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顏虛心 編撰
彭邦明 校點
吴洪澤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據長沙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三卷，卷首一卷，顔虚心編撰。民國二十九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陳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原名汝能，後改今名，人稱龍川先生，宋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喜談兵，著《酌古論》。反對和議，隆興初以婺州解頭薦，上《中興五論》，不報，退而力學著書十年。淳熙間先後六次詣闕上書，極論時事，直斥大臣，以醉後大言，被逮入獄，孝宗釋之。紹熙初再度入獄，以辛棄疾等解救，得不死。紹熙四年策進士，光宗親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到任而卒，年五十二。陳亮以布衣而喜論天下事，反對偏安，又與吕祖謙、朱熹等交往，爲學重事功，反對空談性理。其文章則直擊時事，詩詞亦充滿愛國激情。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龍川詞》一卷補一卷，今人整理本有《陳亮龍川詞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陳亮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

陳亮年譜，有近人何格恩著《宋史陳亮傳考證及陳亮年譜》（《民族雜志》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童振福《陳亮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九三六）等，今人姜書閣有《陳同甫年譜》（《陳亮龍川詞箋注》附）。此譜爲近人顔虚心編，臚列陳亮家世及生平事蹟，引述資料較爲豐富，對其學術活動及著作考述尤詳。今校訂重排，對原版式有所調整。



陳龍川年譜序

我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國家機制、社會型態、以下迄個人身心、人生概念、舉莫不受宋賢所孕毓、所範鑄、所改造。至今日而始革其命焉。大命既傾、好惡隨泯。門户云圮、功罪斯彰。吾曹始得爲之導溯淵源、綜貫流派、而達觀其本末得失之故焉。

蓋嘗論之、自巨唐弘忍、慧能崛起、華嚴、唯識、中邊、百論、乃至毗曇、沙、足發智之學、一切俱廢、唯餘五宗禪悅、涵蓋東土。禪學之影響於中華、其利五而弊亦五。性善之説、創於孟子、而告、郇、楊、韓、俱致誹訾。慧能立旨、始以性善、終以性善（柳宗元文集卷六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碑）。於是近二千年所聚訟不決之説、一旦得以根株碻立、此功之首也。由是而自我解放、浸假人格平等、人性大同之説、得以因緣樹立。故曰蠢動含靈、皆具佛性。是上符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之旨、而下啓姚江滿街都是聖人之教也。此功之二也。諸佛妙理、匪關文字、字即不識、經即能講（景德傳燈録六祖傳）。以是學術之枷鎖解脱、俚俗而平民化、陋淺而大衆化、使貴僧紫師、不復能奇貨自居、劫持剸制。此功之三也。由是而譍及文學、語文合流之風漸興。白太傅參坐於如滿（南嶽派馬祖大師之弟子）。故長慶之集、老嫗都解。韓吏部從遊於大顛（青原派石頭和尚之弟子）。而散文基礎、於焉永奠。此功之四也。皓首窮經、牖下老死、於儒則有陸元朗、孔沖遠之辛勤、於釋則有玄應、慧琳、希麟之巨業。然而於教育之方法、言則爲注入、於性質、言則爲繁瑣。至若覓心安心之指點、風動、幡動之提覺、淨水在瓶、野鵝上天、此後宋儒環境教育、體認教育、生活教育、咸肇基於此。則功之五也。然而其弊則有不可勝言、言之痛疚澈心者、其害之小者三、而大者二。空疏、浮躁、陋妄、愚鄙、學風

之養成。吾嘗謂慧能固可敬而亦可僞、慧琳雖無可敬而絕不可僞。罪一、誇狂驕恣之惡習漸滋、柳州有言、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囂昏、放於淫荒。（柳集龍安海禪師碑。）罪二、躐蹋骯髒、詐僞瘋癇之徒混跡以入、以穢丐爲神僧、以瘡痂爲仙果、以夢囈爲靈示、以癡談爲正覺。（至於宋代市巷猥語乃至產生所謂濟顛活佛其人者、釋氏流品之汙下至斯極矣。禪學未發達以前、無此現象。）罪三矣。至其害之大者、則禪宗大盛以後、驅四民而盡入、既已度牒如山、而益以居士如林、生產驟落、游手激增、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貧且盜也。（韓愈原道。）由是而產銷見絀、供求相迕、經濟機能之毀滅破壞、日益顯露、有如所謂襄陽龐居士者、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坐、共說無生話。（五燈會元。）此真國賊民蠹、治法所必誅、而反播爲美談、習爲羣尚。民族危機、朽索峻阪、黃巢尚讓一呼、而舉天下人食人矣。下至北宋、國族元氣歷百年而未復。此毒氛之中於物質者、其大罪一也。禪定之說昌、人人習其教、而始麻木死腐、如蠶僵眠、如蚓冬伏、不生不死、半鬼半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徹底消滅民族之活力、驅使墮落於退嬰、靜止、萎縮、枯槁、冷寂（略）之邱墓。自貞觀開元以來、少壯民族好勇喜動、活潑前進、豪邁無畏（略）之童心稚態、彈指變化、而成爲佝僂、嗆咳、疲癃、癱瘓、仰臥棺蓋之朽骨。此真千劫百世猶有餘痛者也。此毒氛之中於吾民族之精神者、其大罪二矣。最言其凡、則禪學之興、有大功一、性善說之再碻立也。有大罪二、斲喪國家之元氣、消滅民族之活力是也。

及宋學之中興、其於舶來之禪學、頗能承受其菁華、而糾正其謬誤。然而其謬誤實未能盡糾正、而酷於罌粟之遺毒、其已先天滲入於骨髓者、宋儒亦未能自覺、而時一流露。至明儒而且及春大發、至清



儒而猶深漬膏肓也。

所謂承襲其菁華者何也。則性善之旨、自李翺、陸參以後、遂碻認而奉戴爲正宗。宋賢初祖、必推始於濂溪。而濂溪又以習之爲層冰、以二程爲巨流。李之言曰、性無有不善。復性書中篇。周子遂立宗教人、誠者聖人之本。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通書第一章。直氏今世、性善鑄成國是、已千餘年而未艾。其勢或將更傳於今後矣。所謂糾正其謬誤者何也。禪徒以出世離人爲高、以團坐無生爲業、驅生人而自入於餓鬼。雖李氏猶未能洞燭其罪。至周子始堅決明白、大聲弘播、以詔於人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至二程而始萬語千言、以通經致治、内聖外王、有體有用爲教。參觀河南程氏遺書卷四游酢記、卷五呂大臨記、又伊川文集遺金閑志。深斥買櫝還珠、玩物喪志之謬。參觀上蔡語録及近思録引伊川與方元寀帖。故伊川流派、一衍而爲永嘉九子、再衍而爲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乃至務致用而遺體焉。自宋迄清、下隸顧炎武、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凡不老守佔畢、死殉蠹簡、爲社會之先驅、作生民之喉舌、站政治之前浪、殿國族之後勁者、殆皆理學者流也。古人有言、儒無益於人國。荀子儒效篇。濂溪以後、此恥或可少雪爾。所謂糾謬未盡、時一流露者何也。則元公主静之教也。吾嘗深惟痛歎、思易太極圖説之語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動、立人極焉、不亦可乎。而萬古遺憾、元公乃以主静爲立人極之本、西來魔劑、甘之如飴、至明而繆種廣傳、毒苗蔓罨、定修静悟、捉影捕風。蘭芷不芳、生人僵死、而隆萬以還、正歐西文藝復新、宗教革舊、稍後而科學繁興、生産革命、而東亞老帝、輿櫬待盡、遂致凌遲剮割、慘極人寰。百世追憶、猶將切齒於天竺之造疫、而中華之飲酖也。

吾浙永康陳同甫先生亮語其學實未盡臻於醇粹、晦翁譏其合金銀銅鐵於一爐而共冶、致使金鐵各失其原用者、晦庵集答陳同甫書大意。亦未嘗不中其窾竅。然曷亦試觀其天性乎、則固終其身爲一主動而反主静之健者也、則固終其身爲一髦士、青年而未嘗老者也。精力彌滿、天真爛熳、一世之英雄盡俯萬古之心胸。遂拓悲歌流涕、晝夜六時、思所以雪祖宗戴天之仇、復中原陸沈之土。其心雄、其志哀、其學風生而動、其義趣活潑而前進、其態度是今而非古、主進化而詆倒退。菩提達摩之鐐銬桎梏至陳子而始碎爲微塵虀粉焉。姑舍其餘、第使陳子此旨而得顯、則吾震旦之妖霧盡蕩、天日重朗、當不俟諸他日矣。

蓋後世嘗有自號治龍川之學者、夷考其實、於此旨都不明、而反嗜其未醇粹爲晦翁所戒者、是乃掩其美瑜而彰其疵瑕也。此旨之明、殆自吾友台山顏先生希深始。希深昔從先師新會梁先生於清華、董理宋明先哲之遺業、粤人也、而年又少、其天性固惟與龍川合爾。於是具創年譜爲長編、都十餘卷、往往視余。余時創二程年譜、亦發視於希深。逮先師薨逝、希深亦漫遊於歐西、往來巴黎、羅馬間、轉其學於彼邦之史蹟。余之學亦轉而傾注於殷周。二程譜稿二十餘萬言、扃篋衍而未啓。今希深已從海外歸、龍川年譜殺青行有日矣。余獨竊悲往歲以還、窮寇憑陵、宗邦孔棘、啓居不遑、室家靡鹽、而余與希深操觚成習、執戈未能、徒懔匹夫有責之大義、彌增壯夫不爲之深恥。余流離川蜀、播越西州、歐血廢居於大渡河上。聞希深亦卧疾於香港、念之甚勞。乃者忽接其巨藁、且投函求序、愧憙交集、强起自慰、不啻杜林之獲漆書也。因撮陳十世紀來學術思想之波應影響於國家民族者、綜其利害、核其種果、綴著

成篇、以就正我希深、以弁諸陳氏年譜之首、以警覺自今以往有講學之責者、愼毋再蹈身毒主靜之覆轍、而自召環鄰蠻族之吞噬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海寧吳其昌。

自序

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而子路氏之儒不聞焉。此非一世之故哉。蓋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以當於君子之論。故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陵夷至於戰國、縱横短長、敵謀詐用、其流愈慘矣。彼蘇張輩只知人間富若貴、其人尤不足道。故第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始皆得託於子思孟軻、而爲世所推重矣。此豈一世之故哉。自荀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緒論始發揮於世、而子路氏之儒得以接其統紀、而孔氏亦爲不死矣。李斯相秦、而後儒者之空言始深切著明、見諸行事。李斯車裂五十餘歲、而後有腐遷。遷之死、此道不絶如縷。自是以還、天地架漏、牽補度時日、蓋七百歲而後王通生焉。當此之時、孔氏之微言汩没於記注之書者、爲不少矣。王通始一一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王通死、又五百歲而後陳亮生、始披髮纓冠、爲生民請命、世所謂跳踉叫呼、擁戈直上者也。然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蓋其勢然也。亮之死、世無人矣。余譜先生年事既竟、遂集其語、書於簡端如此、并以諗世之君子云。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顔虚心。



陳龍川年譜卷首

龍川先生之家世 集龍川集語

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後杜應氏宗譜序。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或至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尚矣。方元卿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背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後杜應氏宗譜序、文集卷十五。

先生對於譜諜之見解如是。故自書家譜石刻後文集卷十六。云、陳氏得姓所由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公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

蓋自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逵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用以爲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曰厚陵者、或曰后陵。陵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曰白巖、曰前黃、曰清渭。陳性之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凡七族。陳思正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而譜諜未嘗相通也。於時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將軍者、疑爲陳隋間也。宋咸平以後、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先祖府君墓誌銘。

遠事皆不論、論其耳目所及者。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故家譜斷自七世祖始。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其居於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溯先生而數之、凡八世。陳府君墓誌銘。繇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迴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門坑者、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先生之祖始徙居龍窟、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實據其地之勝處。普明寺置田記、文集卷十五。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野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重建紫霄觀記、同上。故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樂供州縣之役、鄉鄰有無相通、犯而不校、薰陶乎祖宗之德澤、不改其所以自守、事業不出乎鄉閭、遂委於尋常無聞之民。祭三七叔祖文、文集卷二十二。至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至孫諱援、遂大其家、先祖府君墓誌銘。而邑人始有稱焉。陳府君墓誌銘。

六世祖諱伯援、有子四人、長子諱文什、其三則於先生爲高祖。先祖府君墓誌銘、陳府君墓誌銘。

高祖諱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告高曾祖文、文集卷二十二。高祖早世、同上。一子、曾祖也。先祖府君墓誌銘。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時六世祖老矣、家事悉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存孤寡、義不能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陳府君墓誌銘。

曾祖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宣和丙午、丁未之間、以籍隸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軍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鄉井。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再世之墓。告高曾祖文、先祖府君墓誌銘。

曾祖生二子、長子諱益、字進之、是爲先生祖。叔祖高安。祖妣黃氏、①敦武郎諱琫之女。祖生於崇寧二

年正月五日沒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祖妣先祖考一百九十有三日而生，其沒也亦先六閱月（同上）。

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一蹶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閈，自放於杯酒之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誰氏，必盡醉乃止。而其仲氏則以爲其兄之志是或一道，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先祖府君墓誌銘、送叔祖序、文集卷十五）。

父四二府君（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諱次尹（庶弟昭甫墓誌銘），蓋寡兄弟（祭妹夫周英伯文、文集卷二十三）。母黃氏七八孺人（告祖考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九）。黃公大圭六男二女，而先生之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先生父（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文集卷二十五，周夫人黃氏墓誌銘、文集卷三十）。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九）。又二年而生次子充，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一女，自是不復有子（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比先生二十有三，而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父以罥室困於囚繫，大父、大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同上）。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先生自言：方陳氏盛時，以財豪於鄉舊矣，衣食充足，推其餘以及鄉里，歲時聚會，動輒數千百人。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依，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矣（送巖起叔之官序、卷十五，祭三五伯祖文卷二十二，陳府君墓誌銘卷二十八）。綜合上文作世系表如次：

陳通——陳隆——陳援

陳文什　□□□
陳賀　□□□

陳賀——陳知元

陳知元——陳益、陳高安

陳益——陳次尹

陳次尹——陳亮、陳充

校記

①武：原作「五」，據《陳亮集》卷三五《先祖府君墓誌銘》改。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一

台山顔虚心希深甫編纂

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　金皇統三年　一一四三

九月七日，先生生於龍窟本宅。

【文集卷十五】普明寺置田記云：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始祖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又【文集卷十七】頁七至頁八有垂絲釣詞一闋，自記云：九月七日自壽。

先生姓陳氏。

【文集卷十六】書家譜石刻後云：陳氏得姓所由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公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

小名汝能，字同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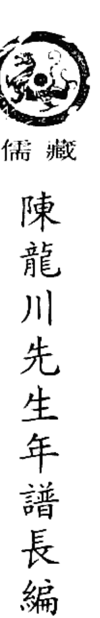
【文集卷二十二】告祖考文云：皇祖妣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恤。

後易名曰亮。

【文集卷二十二】告祖考文云：及亮年二十有六，及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

又易名曰同。

【水心文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十餘萬，用文墨少異，雄其



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上書至再。宋史本傳云、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亮更名同、詣闕上書。

學者稱龍川先生。

【水心文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世所謂陳龍川也。

先世由吳興來籍永康。

【文集卷二十七】先祖府君墓誌銘云、其後家於吳興。又【文集卷二十八】陳府君墓誌銘云、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

至先生、往往近二百年矣。

【文集卷二十八】陳府君墓誌銘云、凡八世、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矣。

前一年二月、金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八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又前年十月、岳飛下獄。十二月癸巳、岳飛死。宋金和約告成。

是歲、朱元晦十四歲、呂伯恭六歲。

紹興十四年甲子金皇統四年　一一四四　**二歲**。

是歲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史。

十月、又戒內外師儒之官、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絕遺書、俾勿傳誦。

紹興十五年乙丑、金皇統五年　一一四五　三歲。

弟充生。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

是歲呂本中居仁卒。

紹興十六年丙寅、金皇統六年　一一四六　四歲。

紹興十七年丁卯、金皇統七年　一一四七　五歲。

一弟生、殤。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

是歲趙鼎卒。

紹興十八年戊辰、金皇統八年　一一四八　六歲。

妹生。

【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昔吾母十四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是歲、葉夢得卒。

紹興十九年己巳、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一一四九　七歲。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是歲劉勉之致中卒。

紹興二十年庚午、金天德二年 一一五〇 **八歲**。

是歲、葉適生。

是歲、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還於宋。或曰、此希世之寶也、不可。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特置之外府耳。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金天德三年 一一五一 **九歲**。

是歲、周必大登進士第。

是歲、金謀遷都於燕。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金天德四年 一一五二 **十歲**。

是時、先生已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往往多讀書山中。

【文集卷十五】送吕恭父知縣序云、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皆聚焉。又【文集卷十六】普明寺置田記云、余稍長、往往多讀書山中。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金貞元元年 一一五三 **十一歲**。

是歲、金徙都於燕、以燕爲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爲北京。①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金貞元二年 一一五四 **十二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金貞元三年 一一五五 **十三歲**。

十月乙未、秦檜卒。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又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宮室。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金正隆元年　一一五六　**十四歲**。

不自愛重、猖狂妄行、鄉里所不齒。口又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甲辰答朱元晦書、文集卷二十。與應仲實、文集卷十九。吏部侍郎章公行狀、文集卷二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金正隆二年　一一五七　**十五歲**。

是歲、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羣臣說夢、言恍惚如親覿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策上將令征某國。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金正隆三年　一一五八　**十六歲**。

從義烏何子剛讀書。不知在何年、繫於此年。

【文集卷二十三】祭何子剛文云、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等倫也。

是歲、金議興兵南侵、又謀遷都於汴。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金正隆四年　一一五九　**十七歲**。

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

【文集卷十五】贈樓元應序云、往二十五年、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細巨

必求觀之。

【文集卷十九】與周葵書云、僕愚不肖、百無一有、顧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又【文集同卷】與韓無咎尚書書云、亮少以狂豪馳騁諸公間、又修飾語言狂人以求知。

文集中有謫仙歌一首、自是年少之作、歌有序、可以見先生此時之心境。

【文集卷十七】謫仙歌序云、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移動、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灑然無留意、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嘆之久、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歌曰、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酲②。欲游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顛、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霞杯、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凜凜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脱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冢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是歲、金主亮謀南侵、大徵士卒、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

又僉中都、南都、中原、勃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

紹興三十年庚辰。金正隆五年　一一六〇　**十八歲**

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中興五論跋尾、文集卷二。送徐子才赴富陽序、文集卷十五。祭宗成老文、文集卷二十四。

弟昭甫明生。百日後、歸養張氏。庶弟昭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歲、先生妻叔何茂恭登進士第。何少嘉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歲、周葵知婺州。

是時國備大弛、而牒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亦曾不爲之備。

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宋史本傳。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　一一六一　**十九歲**。

【文集卷五】酌古論序云：文武之道一也、後世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而已矣。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王伯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



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文集卷五】曹公論云：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以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争、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然雄强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爲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黄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吕布、斃袁紹、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强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强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浸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姿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考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蕃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爲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

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鋭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即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慑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絶吴之援糧、則荆州破、劉備感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吴謀矣。周瑜、魯肅輩雖千百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争、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既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争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慼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吴人争南三郡、

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之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鬥、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文集卷五】酌古論後記云、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覆數過。

是歲、作幕於知州婺周葵。

宋史本傳云、著酌古論、郡守周癸得之、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

是歲秋、金三路入寇。十月、金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十一月、金亮兵敗身死。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金大定二年　一一六二　**二十歲**。

客臨安、與呂伯恭同試漕臺。甲辰答朱元晦、文集卷二十。

閏二月己丑、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六月丙子、高宗内禪。

是歲、辛棄疾始去金歸宋、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特補右承務郎。旋因張安國殺耿京降金、棄疾執

安國獻於臨安、斬之。授江淮判官。時年二十三。

鄭樵卒。胡憲卒。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金大定三年　一一六三　**二十一歲。**

夏六月、周葵參知政事。

客臨安、受中庸大學於周葵、道德性命之學漸開。

宋史本傳云、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大學中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學。遂受而盡心焉。

【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議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

【附】東萊厲齋銘。

陳同甫厲齋銘、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為之銘。泝流之舟、挽之為遲、下板之車、柅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

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斬適其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誠、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規。呂東萊遺集卷六。

【文集卷二十八】陳春坊墓碑銘云、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馳驅之所乎。酌酒弔古。又宋史本傳云、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耳。兩事不知在何年、附於此年。

十一月、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宋名臣言行録。

是歲、呂伯恭登進士第、年二十七。

湯思退力排衆議、與金和約、天下忻然幸得蘇息。

隆興二年甲申、金大定四年　一一六四　二十二歲。

十一月乙酉、金兵越境、陷楚州、朝議欲舍淮保江、乃罷湯思退、尋卒。

周葵罷。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金大定五年　一一六五　二十三歲。

是歲、如義烏就姻。

【文集卷三十】劉夫人何氏墓誌銘云、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

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説、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

又【文集卷二十九】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云、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甚工、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强記如此者。

又【文集卷二十二】祭妻叔文云、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

八月、母卒、先生居憂。告祖考文、先妣黄氏夫人墓誌銘、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二、二十七、二十九。

乾道二年丙戌、金大定六年　一一六六　二十四歲。

纂英豪録、自序寄慨。

【文集卷十三】英豪録序云、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决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呼、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不有人以制

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以死耳、而稍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天下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斵鼻也。蓋其才智過人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媢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③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用、（原本所用之間有不字、非是。）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千金買其骨焉、不踰期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録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不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録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纂例成。

【文集卷十三】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迫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

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閲之所、伯康悖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謂次張曰、後三年此地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之信之、之王本無。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説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爲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談王道、説詩書、一旦得用、從容廟廊、廊原本作朝、今從别本。執持綱紀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

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惡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没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赴功之間、別本有於。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義。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禀、張叔夜、何㮚、劉竘、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寓、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竘。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揚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册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是歲、先生之父因事入獄。

宋史本傳云、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

數不服，又因亮父於州獄。

又【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比我年二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冒

室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

友人徐木子材、胡行仲達可聯登進士第。孫天誠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文録謀臣傳序、忠臣傳序、高士傳序、辯士傳序、義士傳序。

乾道三年丁亥　金大定七年　一一六七　**二十五歲**。

七月，祖母卒。十二月二十七日，祖父卒。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乾道四年戊子　金大定八年　一一六八　**二十六歲**。

四月十二日，先生之父出獄。

【文集卷二十一】己丑與葉丞相衡書云：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免，父子團欒，喜

甚至泣。

【文集卷十八】謝汪侍郎啓云：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

將誰恤，何足以爾君子之念？不圖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維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

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即，而無出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

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説非以爲誇，逢人而輒呼號，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

出於欲脱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維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

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於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五月、叔祖廷俊卒。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九月、易名曰亮、貢於鄉、填成均弟子員。

【文集卷二十一】告祖考文云、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

又【文集同卷】又與葉丞相衡書云、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録、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澀不解對人説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説其窮、固亦自若也。

是歲、陸九淵登進士第。

乾道五年己丑、金大定九年　一一六九**　二十七歲。**

二月、婺州以解頭薦應試禮部、不中。

【文集卷二十二】祭妻叔文云、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

又【文集卷二】中興五論序云、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望清光以遂昔願。

又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婺州方以解頭薦。宋史本傳同。

策問。

【文集卷十一】變文法云、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麗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偁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



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試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馳。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講諸朝廷、參收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漸復、豈必遽變其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何如。

【文集同卷】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云、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救、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自、一

作有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穎脱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脱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脱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説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竭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而與一世一作以其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孔明子房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論議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横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歎其前定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説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乃至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顔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嘆於子房孔明焉

【文集同卷】曹蕭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⑥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嘆鳳鳥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嘆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時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隆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疏闊也周室之衰以迄於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之大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

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殭，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豪傑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黄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遇，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是歲，上中興五論，不報。

【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宋史本傳同。

【文集卷二】中興五論序云：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一本作克。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與？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蹟或近似

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一作追。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懕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身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一作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文集同卷】中興論云：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靈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況今虜首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不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并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一作輸。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緩

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澄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則財自阜、揀一作陳。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而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鬥、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如一本作知。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至。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

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一作夸。）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一有乎字。）故必有批元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謨謀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招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無黃字。）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望、養鋭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坡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牒、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一作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

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虚、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至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撼揺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道、必有奇變。臣謏一作諛。人也、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是歲、吕伯恭除太學博士。

文録、與葉衡丞相又書。

校記

①京：原作「原」，據《金史》卷五《海陵王本紀》改。

②醒：原作「醒」，據《陳亮集》卷一七《謫仙歌》改。

③嗟：原作「歎」，據右引書卷一三《英豪録序》改。

④伸：原作「申」，據右引書卷二六《謝汪侍郎啓》改。

⑤自：原脱，據右引書補。

⑥名於：原脱，據右引書卷一一原題補。

⑦士：原作「仕」，據右引書改。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二

乾道六年庚寅、金大定十年　一一七〇二十八歲。

歲首、在太學有孟子提要。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當細觀深考、却得一二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己事、不敢爲膈上語也。

秋、去臨安。與葉衡丞相又書、文集卷二十一。

乾道七年辛卯、金大定十一年　一一七一二十九歲。

嫁妹。

【文集卷二十三】祭妹夫周英伯文云、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於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妹一作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而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

又【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結、余終面垢。

一下大理。

宋史本傳云、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

又【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比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諭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爲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此言至可念也。

又【文集卷十八】謝陳侍郎啓云、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祈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申。徒費呼號、竟由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準繩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子於九死。子、各本均作父。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乾道八年壬辰、金大定十二年 一一七二 **三十歲**。

是歲始下帷授業。

【文集卷二十七】孫貫墓誌銘云、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

又【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壬辰、癸巳之間、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里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也。

又【文集卷二十一】乙巳復黄伯起書云、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

又【文集卷一】戊戌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云、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

作經書發題以教學者。

【文集卷十】周禮發題云、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黄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虚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

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獨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絕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於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文集同卷】春秋發題云、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

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絶於天。夫子，周之民，傷周之自絶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夫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絶於天。周不爲自絶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况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顯微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非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合也。

【文集同卷】書經發題云：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俱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

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於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删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意也。

【文集同卷】詩經發題云：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文集同卷】禮記發題云：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内則、少儀諸篇群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灑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理而後有所依據。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文集同卷】論語發題云、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説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蓁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内、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至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文集同卷】孟子發題云、昔先孺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相爭奪誅殺、流毒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慨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説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立保社。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略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鋭、則歲晏刈獲、必有倍收。然此固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

與應仲實書闢佛說。

【文集卷十九】與應仲實書云、與仲實别、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原本無自字、今從一本。）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飲、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逃其責。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1]輩人在爾方圓、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絶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齊閣、又思此别、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之衆、此其得之淺

者、不過如槁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横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亂、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不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吻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説以鼓天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陳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説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絶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取界牌所省

不能一二里而迂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吕伯恭喪父往金華哭之。

【文集卷二十二】祭吕治先郎中文云：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藴而奄焉以殁，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首，以受一邦之吊。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或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旁，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伸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忽忽竟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略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却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植。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爲十日款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承興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期也。

是歲，妻叔何茂恭死。

【文集卷三十】劉夫人何氏墓誌銘云：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争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横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旦無病而死。

是歲，陳君舉、陸九淵同登進士第。

【文集卷三十一】與陳君舉又書云：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别，遂如許久。卧病留宿妻家，又失

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梔樓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妥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温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魁中、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己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稍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當決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騖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况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修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

勿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睹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薛士龍呂東萊寄妥齋銘。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某茲被給扎之命、自惟疏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但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亦須勉强一出、但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馳驅、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頗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妥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方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局固鐍乃可耳。人回略此。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并留面剖也。

【浪語集卷二十三】答陳同甫書云、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聞咳嗽之音爲歉。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名藉甚京師、旋沐從者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無虚士之諺非虚語。私以得與從游爲喜、頃舍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别不及面、寧無惘惘。妥齋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换、試更思之。

薛士龍陳同甫妥齋銘云、妥齋、陳同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

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無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欿。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其安哉、神天將子可。浪語集卷三十二。

文録、祭何茂恭文。

乾道九年癸巳 金大定十三年 一一七三 **三十一歲**。

春、以新作寄伯恭求政。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於陳思王贊、舊於汾河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氣象。跋喻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略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

七月、薛季宣士龍卒、有祭薛士龍知府文。

【文集卷二十二】祭薛士龍知府文云、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落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姓字聲

音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2]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八叔疾竟不起。略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肆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此專遣人吊之、尚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却可保、逝者已矣。講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

十二月二日、合葬祖父、祖母於龍窟臥龍山。

【文集卷二十九】孫夫人周氏墓誌銘云：始余蓋七年不克葬其母矣。早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

又【文集卷二十七】先祖府君墓誌銘云：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沒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敦武郎諱瑧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沒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

又【文集卷二十九】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云：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下、一作上。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環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歿。歿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挈妻孥以灑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

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乎。

十二月二十五日，父次尹卒。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蔡元德墓碣銘、文集卷二十七。

既葬，移靈於道旁之居，作先考移靈文。

【文集卷二十三】先考移靈文云：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③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④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⑤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容汝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伊洛正源書成，伊洛禮書補亡成，三先生論事録成。

【文集卷十四】伊洛正源書序云：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天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横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謂二程爲顔子，其學問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叙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問嘗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文集同卷】伊洛禮書補亡序云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龍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龍士龍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不可行者以爲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文集同卷】三先生論事録序云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意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不得不然耳

刊程氏易傳楊氏中庸解胡氏春秋傳

【文集卷十四】楊龜山中庸解序云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説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選擧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俱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

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洊辱教説、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略比遣人吊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支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可念。略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囑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正源録序中説横渠以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録此意甚好、但却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叔⑥一段、方始縷縷説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詞及之、恐亦有説。高明以爲何如。

又【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悤悤作答、殊不究盡。洊沐手筆、從審寒暄。略論事録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并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則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因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横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須深體之、非只爲一書設也。略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下筆多慣耳。

文録、送吳恭父序、書歐陽文粹後、書家譜石刻後、鄧耿贊、武侯贊、陳思王贊、廣惠王祈雨文、跋喻⑦季

直文編、祭章德文侍郎文、與葉衡書。

孝宗淳熙元年甲午　金大定十四年　一一七四　**三十二歲**。

四月、先生之父卒、哭有先考卒哭文。

【文集卷二十三】先考卒哭文云：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月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而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父既卒、哭、伯恭來慰、遂得一款聚。

【東萊集卷五】與⑧陳同甫書云：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歉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即爲三衢之行、往返近兩旬。略此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見、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闊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略此。上布、它祈厚爲遠業節抑。

寄祭薛士龍知府文、與⑨伯恭、伯恭謂爲皆肝膈語。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便介辱手示、區區不勝感悍。即日極署、伏維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曾仲躬爲求祠禄、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爲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孑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然以爲近厚語言也。但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蓋有則焉、又精察不可浸過也。薛士龍墓誌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膈語也。策問當詳讀。人回甚速、略此。上布它祈節哀自愛。

秋、歸自天台、有桂枝香詞寄伯恭。

桂枝香觀木樨有感寄吕郎中、文集卷十七。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凡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回幽獨。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穩、極以爲慰。兩詞興寄所屬、固深感嘆。但兀然枯木朽枝、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甚渴得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稿。近得君舉書云、吾見摘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示、欲得知也。

十月、葬叔祖廷俊府君。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有序。

【文集卷十五】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俯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蹶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之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囊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⑩、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議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申、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歎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

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類次文中子引初稿成。

【文集卷十四】類次文中子引云：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薑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説。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正其主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録，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没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常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誼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攷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楊。荀、楊不足勝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争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稱霸於中國，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

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人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諸春秋著諸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載其變有不可備者往往汩於紀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文中子而竊有感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惠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維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他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但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楊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楊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絶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以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内當謀拜見悃迫當候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乞以時自重

是歲周葵死爲文祭之

【文集卷二十二】祭周參政文云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

則非火炎崑崗、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軀。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動、人事猶有遺憾。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炯炯此心、實昭於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顔。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吊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遺、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尚爲後圖、期以自明。

文録吏部侍郎章公行狀、徐婦趙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乙未 金大定十五年 一一七五 **三十三歲**。

是歲、吕伯恭介朱元晦、陸象山相見於鵝湖。

三國紀年成。

【文集卷十二】三國紀年序云、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



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恒弒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之不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强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

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傳。吴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吴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静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攷。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甲子而并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諭。魏詔疏有志、不知其體制如何。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如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搉。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所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龍川集卷十二附録】東萊又書云：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閏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内白幸遺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制、猶



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吴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繫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吴、則不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繫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繫於此後、不知繫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後叙每君之本末、而繫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覆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絶、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句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吴、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吴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吴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吴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却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七月、弟子孫貫死。九月卒哭、貫友盧任等臨葬。孫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文集卷二十四】祭孫冲季文云、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或亦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吝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賚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是歲、羅點成進士。

是歲、葉衡罷。

文録、商夫人陳氏墓誌銘、孫夫人周氏墓誌銘、蔡元德墓碣銘。

淳熙三年丙申、金大定十六年　一一七六　**三十四歲**

刊三先生論事録、禮書補遺、林勳本政書。

【文集卷十六】書林勳本政書後云、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翟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

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禄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寛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頒降之説、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在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

刊動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悉。便介又頒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近病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擾猶未定也。政欲得一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俟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册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才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氣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三先生論事録、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携一帙來。蓋朱元晦屢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文集卷十九】與吕伯恭正字云、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復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説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本政書版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横流之中而不立己者、所見惟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强飯自厚。

會呂伯恭於長樂、行李至自永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長樂匆匆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殊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姑、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爲佳。略他悉俟面布。

又【東萊集同卷】又書云、專至、辱手字。略審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及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繫之心、亦以少解。略諸公相聚、彼此相互有發明。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爲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豈特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難、亦望少致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款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噉飯處。去歲相聚、覺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⑫甚多、不欲滯來介、尚俟後便。

弟昭甫復歸。庶弟昭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秋、鄭景望來訪。

【文集卷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云、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灑掃以待、然猶差半月而後至。

丁少詹來學。

【水心集卷十四】丁少詹墓誌銘云、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謂謂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

文録胡夫人吕氏墓誌銘、章婦胡氏墓誌銘、林公材墓誌銘、章晦文墓誌銘。

淳熙四年丁酉金大定十七年　一一七七**三十五歲**。

上禮部不中。

林下偶談云、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强辯使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唐爲太學公試、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陳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

【文集卷一】戊戌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云、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

【吕太史外集】與陳同甫書云、試闈得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監魁卷子爲吾兄者、亦可一笑。

策問。

【文集卷十一】度量權衡篇云、昔伏羲氏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製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曆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藴。雖孔子既知

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鐘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鐘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鐘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鐘之重者也。演而爲曆、推而尚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五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鐘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姑以謝明問而已。

【文集同卷】江河淮汴篇云：自洪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攷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未嘗不得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

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止。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文集同卷】國子篇云、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厚重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掩

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實望、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材之道也、師氏天子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教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適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移易、終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録、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况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源流、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生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况其一二之

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文集同卷】傳注篇云：昔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樸、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攷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徵、於是始定周禮、又參攷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删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肊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英豪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肊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淵源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準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

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學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厚重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則獨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聖人之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攷諸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蓋亦思所以先之。

【文集同卷】銓選資格篇云、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

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日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則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勢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選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

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如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依據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預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附】朱元晦癸卯答書：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説，後篇極中時弊，但亦須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

是歲，弟子郎景明來學。郎秀才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淳熙五年戊戌、金大定十八年　一一七八　**三十六歲**。

是歲更名曰同。宋史本傳、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正月十九日丁巳、詣闕上孝宗皇帝書。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云：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李幼武名臣言行録、而奸之間有能字。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之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以是為可四字、一作所以二字。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宗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患、一作禍。也。恭維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

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宋史西北作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宋史逆亮作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卒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遇、一作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猶、一作獨。）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導、一作迫。）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

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吴、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13]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訓、一本作訊。）之於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計〔計、王本作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宋史虜作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宋史作金。〕絕也。貶損乘⑭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宋史代作宗。〕以後、上失其柄、而⑮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一無定字。〕、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

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隽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夷狄、宋史作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别。微澶淵一一一本作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政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一作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争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説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閲以爲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樁樁、一本疑為殖之誤。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商賈、宋史作富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大臣、宋史作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

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一無於下二字。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宋史作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宋史作威四夷。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資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充、一作克。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也、一作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

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一作楚用以虎視齊晉、不能屈也、無視下齊晉而三字。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争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一本作育。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一作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盗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吴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通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争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

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式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一無失字。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一作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

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本傳。由是八日待命，未有聞焉。因再詣闕上書。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云：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内切於心，必一無必字。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絶，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及，一作又。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知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絶，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

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維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現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一作論。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爲一本作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辦、一作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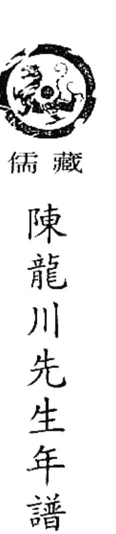
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民主、王本作明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一作辨。夫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

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書既上、乃有都堂審察之命。上孝宗皇帝第三書。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

十日再詣闕上書。本傳。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云、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雪下一有而字。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王本作三。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



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以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大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一作士。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

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言一作臣。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悮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於、一作死。一作昧死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書上、帝欲官之。先生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本傳。

既答吕伯恭一書，述己上書之非獲已。

【文集卷十九】與吕伯恭正字書云：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之，一作也。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恒恒，一作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一本作未。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毁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緑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敬，一作教。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少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决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復何叔厚書，述己上書之不得面對，乃出於人力之沮遏。

【文集卷十九】復何叔厚書云：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却都無事，但既絶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内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阻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毁也。此懷惟吕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絶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絶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是歲，葉正則、徐居厚、王道甫聯登進士第。

【東萊集卷五】致陳同甫書云：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沈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徜徉當有佳處，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抵皆在甲乙科。既經乙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漏落，世間事

往往難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略此問訊、它惟爲遠大業厚自保毓。

【文集卷十九】答呂伯恭書云：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獨遺恨於德遠應光、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命、一作名。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册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一本無爲字。也。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沉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懽悲樂、在天地間去蚊虻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閤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文集卷二十一】與吳益恭安撫云：亮一别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説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其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温、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一作到闕。而後乞祠、祠一作約。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一本作濟。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别、皆應括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一作語。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

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六、一作五。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只、一作以。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顧、一作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磈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石天民書云：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易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平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

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緑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隆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録、尚能盃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秋、葉正則來。與吕伯恭正字第三。

八月、朱元晦差知南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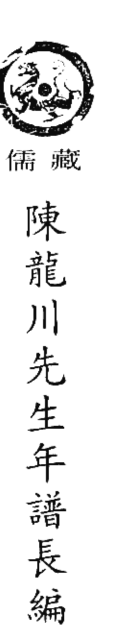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人至、辱示字、頃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沉迷書册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和平、殊少感概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父下世、此公實繫輕重、遺奏惓惓、殊可念也。陳應求尚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爲人摇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却少安。韓丈再臨舊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耳。人回、匆匆作此。它祈厚爲道義護愛。

冬、葉正則母死、爲文祭之。

【文集卷十九】戊戌冬與吕伯恭書云、亮入冬無一事、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

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諭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朱子約在侍旁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文録、中興五論跋、章夫人田氏墓誌銘、錢元卿墓誌銘、宗縣尉墓誌銘、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校記

①仲實：原作「中實」，據《陳亮集》卷一九《與應仲實》改。
②誰：原作「雖」，據右引書卷二二《祭薛士龍知府文》改。
③徒：原作「徙」，據右引書卷三一《先考移靈文》改。
④顧：原作「顯」，據右引書改。
⑤月：原作「日」，據右引書改。
⑥邢和叔：原作「邢叔和」，今按邢和叔指邢恕，爲程顥高弟，兹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書》乙正。
⑦喻：原作「俞」，據《陳亮集》卷二五原題改。
⑧與：原無，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原題補。
⑨與：原無，據文意補。
⑩舊：原作「臼」，據《陳亮集》卷二四《送三七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改。
⑪哭：原無，據文意補。
⑫甚：原作「其」，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書》改。
⑬和：原作「知」，據《陳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改。
⑭輿：原作「與」，據右引改。

⑮而：原作「所」，據右引改。

⑯豁：原作「割」，據右引改。

⑰犬：原作「太」，據右引書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書》改。

淳熙六年己亥金大定十九年　一一七九三十七歲。

四月、作米元章帖跋。

【文集卷十六】跋米元章帖云、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騁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見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十月、送巖起叔之廣東、有序。

【文集卷二十五】送巖起叔之官序云、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戲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思憶、雖相忘而不及見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者、一作省。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涔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坭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



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附】呂伯恭陳同甫恕齋銘、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副、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蘩蕪。頤其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東萊集卷六。

文録周夫人黄氏墓誌銘、汪夫人曹氏墓誌銘、周叔辯夫婦祔葬墓誌銘。

淳熙七年庚子 金大定二十年　一一八〇 **三十八歲**。

是歲、説易説春秋説周禮、呂伯恭恨未得即聽教。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父書云、伏被手況、及正則書信、且審邇日視履之詳、殊以欣慰。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奠枕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即聽教。記得世説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註①、而兄横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爲望。

五月、周必大參知政事、與參政周必大書。

【文集卷二十一】與周參政必大書云、亮不獲瞻拜拜、一作望。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間、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

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豐熟、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産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想痛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斯、一作此。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騖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凋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巋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可爲恥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粗疏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是歲、張南軒栻卒。

文録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淳熙八年辛丑、金大定二十一年　一一八一　**三十九歲**。

五月、鄭景望還永嘉、先生與徐居厚候之於館頭。郎秀才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九日、呂伯恭死。越四日、赴金華哭之。

【文集卷二十三】祭呂東萊文云：唯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於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日辛亥朔、始西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遺香燭恭酒之酬。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争。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書云：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王本無耳字。後生小子遂以某爲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説不得夢。一作不得説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撑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零耳。



岳柯桯史云、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桯史卷十二、頁四五。

又朱元晦甲辰答書云、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亦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朱集卷三十六。

葉水心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追記云、初呂氏沒、龍川陳亮祭之曰云云。夫三代之英、及孔氏、豈於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之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元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常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呂氏既葬明招山、亮與潘景愈使余嗣其學、余顧從游晚、呂氏賢俊衆辭不敢當。然不幸不死、後四十年、舊人皆盡、呂氏之學、未知其孰傳也。

同月、鄭景望卒。

【文集卷二十二】祭鄭景望龍圖文云、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衔寃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蹰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同一作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

有不順之歎、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囑、族舍依然不知今之酬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文録方元卿墓誌銘、胡公濟墓碣銘。

淳熙九年壬寅 金大定二十二年　一一八二　**四十歲**。

春、訪朱元晦於衢、婺間。

朱子年譜云：永康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吕東萊特重之。至是、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朱子文集三十六】答陳同甫書云：數日山間游從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闕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②二書并自注田説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携來。陳叔達説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文集卷二十】壬寅答朱元晦祕書書云：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强

人意者惟祕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癖、一本作僻。）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眷念者甚至。頑鈍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耶。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戰國策、論衡日注爲晛、甚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荊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要是自家氣力可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鬪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祕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三月、子某生。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祕書書云、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

夏、大旱、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貴、影響及於婺。

【文集卷二十】壬寅又書云、不獲③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几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維臨按有相台候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况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墻、解此煩憒。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决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略一春多雨、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一本上龍字作竉。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黄公揭耙、耙、一作抱。歸之説、此細民之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静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静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祕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少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蓄積皆盡矣、矣、一作失。若今更不雨、恐巧婦做不得無麵餺飥、百念所在、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石、一作碩。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惟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并不索取、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求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州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拷、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中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④之事責之、不容其不效力。聞下任乃

是高子演、自是不鳌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祕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大雨之理。祕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禾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椀現成飯吃、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一本無自字。）責之長人、祕書何以處之。（王本無自此以上至一春雨多六百六十餘字。）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然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托、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祕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王本作與。）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

問答成。

【文集卷二十】壬寅又書云、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娱。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録去五篇、或祕書不以爲謬、當繼此（一本無此字。）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思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祕書不以爲異耳。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

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個兩個、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兹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祕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尚須續具記、千萬爲世道崇護。

【文集卷三】問答云、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争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

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於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

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大小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

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脱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説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説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内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

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强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絶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創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而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疏、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誘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周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

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狥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疏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耶。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修德以興矣、未有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争、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摇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

蓋田橫之末、去郡國豪姓之末、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修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册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始終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

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傳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狥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册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歛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

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朱子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書云：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跡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凄涼，亭午慘然，無復更有雨意。維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招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判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的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録示者，幸并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歊煩之氣⑤。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是歲，陳賈請禁道學。

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炳上疏



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然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論道學爲假名濟僞、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後世。

文録石井祈雨文、佑順侯祈雨文、劉夫人陳氏墓誌銘、陳府君廷俊墓誌銘。

淳熙十年癸卯 金大定二十三年　一一八三　**四十一歲**。

正月、朱元晦得祠。

朱元晦按唐仲友不法、仲友嘗疑先生相譖。至是、致書元晦聲辯。

【文集卷二十】又癸卯通書云、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潑、王本作廢。）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此、一本作是。）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些、一本作此。）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王本無得了以上至徐子才云四十一字。）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個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問、每空閑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祕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竪起脊梁、當時（王本無當時二字。）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歸、一作皈。）心而已。徐羡之風度凝重、猶足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羡之者乎。春間（王本無春間至萬福六十一字。）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審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制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維燕居有相、台候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祕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

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盪、王本作益。其血脉、然後以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粗、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黄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九九上一有震字。四之象也。以祕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凡託、一本均作托。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寃、一皆報盡、祕書豈爲此輩所使、一本無所使以下十七字。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既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王本無因其一其字。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祕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祕書以爲何如。若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祕書雖決意草野山岩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祕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既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今在祕書自決之、却因一停房人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仍、仍原本作寧、此從王本。是當時爲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祕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

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説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殺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説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東、一本東作來、言屬上讀。言祕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祕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朱子文集卷三】答陳同甫書云、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説、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於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論、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遊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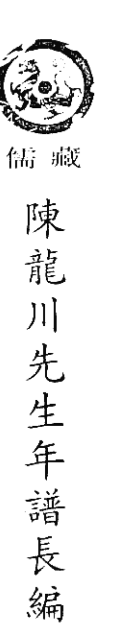
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説、其害將有不可勝捄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以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七月三十日、妻父何茂宏死。何茂宏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文集卷二十四】祭妻父何茂宏文云：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如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敬愛、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粗、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户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凝有遺責、并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耋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水。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文集卷十七】水調歌頭云：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黄。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



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杯酒到陶唐。人未醉、歌宛轉、舉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烟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十一月、弟子錢廓死。錢叔因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年冬、有京口之行。

【文集卷二十一】與尤延之侍郎書云、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星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絕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鐘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班班、知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餗、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淳熙十一年甲辰、金大定二十四年　一一八四　**四十二歲**。

二次入獄。

【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鄉人爲宴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

【文集卷二十七】陳春坊墓誌銘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脱獄。

【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甲辰之春，余亦顛倒禍患。

五月二十五日，脱獄。

【文集卷二十】又甲辰答朱元晦書云：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脱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王本無訊後至萬福二十字。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櫂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一作皈。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録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没，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王本無因來至有感八字。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王本無地有二字。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拉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皆，王本作者。爲嬉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甚一本作其。親近者，亦皆睨視

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内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袴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齏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獄、王本作鞫。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説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曚瞳曚瞳、王本作懜懂。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賄、一本作賂。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揚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内有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説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響、王本作晌。又一本作餉。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

取禍於王茂弘。

【附】朱元晦來書云、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鈍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剛決高明、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悚仄悚仄。

又與尤延之書云、陳同甫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朱子大全文集卷三十七、頁二十六。

又答陳同甫云、昨聞洶洶、嘗託叔度致書奉候、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脱此虎口、此外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



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況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有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為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一。

六月二日到家。一日、復遇强盗於途。

【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書云：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盗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笞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

【文集同卷】乙巳與朱元晦書云：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爲凶徒聚衆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髪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何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静念、以一死決不免矣。

【文集卷二十八】庶弟昭甫墓誌銘云：嗟乎寃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繫囚、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盗邀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書云：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逾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匆匆告違、又逾一月、西望台閎、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

直、足以起士氣、高明遠達、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爲朱元晦作相贊。無攷。

朱晦庵畫像贊、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地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文集卷十。

答朱元晦書、爲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書云：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拓、王本作擴。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内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説、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説、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説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

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説、一頭自如彼做、説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説、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在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者、以其有是氣也。王本無耳夫至氣也二十字、又一本無並立至也十一字。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一段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説、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户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剟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亮亦非

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没、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錢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的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船王本作舡。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崇王本作之。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朱元晦答書云、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皆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飾、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竝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長短、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甫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寫張公集句座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三。

是歲、曾一至會稽、訪韓子師於和平山間。

甲辰朱元晦答書云、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朱集卷三十六。

丙午與辛幼安殿撰、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云云。文集卷二十一。

甲辰、壽朱元晦。文集卷十七。

蝶戀花手撚黄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淡家主寃得道。旖旎妖嬈，春夢而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文録孫天誠墓誌銘、錢叔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乙巳。金大定二十五年　一一八五　**四十三歲**。

是歲仍舊教書。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與王丞相、文集卷十九。

【文集卷二十一】與朱元晦秘書書云：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轉陷於荆榛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三二十秀才，以教書爲行户。

寫定類次文中子，序引作書後，并輯附録。

【文集卷十四】類次文中子引云：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説。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録，以爲王氏正

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常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知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霸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本無末五字。

【文集卷十六】書類次文中子後云、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

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詞、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顔子之迹、往往過多。内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兩予字、一本作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予予、一本亦作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一本亦作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文集同卷】書文中子⑥附録後云、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奬、福奬、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録、故存其録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畤所録、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畤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



之論、人謀天命、有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録。

復祖田二百畝、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書書云、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之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

頗治苑囿亭宇。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書書云、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王本無別字。）賫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旁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窗、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箭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

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堂、土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柏屋、柏屋之間、王本有臺字。東一頭當作六柱榧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即作小王本無作字、又一本作小二字作竹木二字。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且、一本作日。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份當得此教耳。六一本六上有十字。大字不敢强、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便、一本作使。得之爲禱。亮并欲求抱膝燕坐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⑦、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台候萬福。王本無恐不中則以下三十九字。

【附】朱元晦書云、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



意尤篤、令人嘆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受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

【文集卷二十】乙巳又書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

【附】葉水心陳同甫抱膝齋二首。其一、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晚歲、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嘆。儒士所不傳、羣士欲焚删。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内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復徘徊、夜雪迷前山。其二、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擲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墙。水心集。

與朱元晦復爲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與朱元晦秘書書云、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

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略負一世之謗、頽一本作頑然未嘗自辯設、設一本作數、屬上讀。死後誰當爲我明之。略强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數短長於門下哉。略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之存而不復問矣。王本無丘宗至問矣三十四字。略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諸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王本無前書至答也三十二字。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一作伹。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之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一作皈。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安一本作守。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矣王本作也。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

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如、一本作若。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王本無而釋以下七字。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烏、王本作焉。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御者之、一作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

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嘗、王本作常。）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此儒至心也十四字及不止至擴耳十五字、王本無之。）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没、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王本無道非至失而三十五字。）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在、一本作有。）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鬬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比（比、一本作此、屬上讀。）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

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狥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傳、一本作得。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不、王本作無。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小屋宇、更無擧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祕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祕書毋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擧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無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材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材、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木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

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庵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者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禄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王本無君舉以下二百八十八字。

【附】朱元晦答書：來教累紙、縱横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喙、况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説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説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説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説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説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

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月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繫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在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某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其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以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

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個人、道只是這個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

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其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之身。復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容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於義理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説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脱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為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孟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説、古注得之、若以管仲為當得一個人、則是以子産之徒為當不得一個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絶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

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别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則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四。

【文集卷二十】乙巳又書云：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辯。乃承誨復下論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時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

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詞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引紙申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祕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并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

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名、一本作明。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脱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絶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所謂千錢藥却在芭蘺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咏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附】朱元晦答書云：示諭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在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工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没、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

仲之功、伊吕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稍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陶擇不浄、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説、不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絶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笆籬邊物、而不知省者為唤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

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卒、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文墓誌筆勢奇逸、三復嘆息、抱膝吟亦未遑致思、亦是前論未定、恐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虚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的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朱子大全文集卷三十六。

陳君舉調停、被歎作附勢。

【止齋文集卷三十六】致陳同甫書云、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向進、而交遊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庵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在理、此老兄之説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説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盗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盗賊不遠、則是天命可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

覦之臣。二君子之立論、不免於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争、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庵言之、徒若犯分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陳君舉書云、久别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維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溷、一本作滾。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悼、一本作憚。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慴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叠、無不拱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座下物也。番來復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秖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寃、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正平有以逸待勞之氣。嗟呼寃哉。吾兄爲一世儒

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録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説。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真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鎊、聊以問訊。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君舉答書云：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奈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强也。瞻仰歎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朋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閣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此老極以爲然、所不識亦與來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地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棒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趣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漢唐事業、若設没有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忉、與管仲、百里奚



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横作竪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脱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抑揚輕重之論也。止齋文集卷三十六頁二頁四。

秋、壽朱元晦、詞缺。結束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乙巳又書云：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絶品、不能別也。并樗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棵、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分。一本作持愛忘粗。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鬚鬢亦種種矣。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祕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祕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并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没、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

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限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別是法門、王本作別有是法。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裝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的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止、一本作生。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



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王本使眼之下有中字。）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祕書莫把做亮說話、且看做百行俱足之人、忽如此說、祕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文錄、何茂宏墓誌銘、謝教授墓誌銘、義烏減酒額記、與王淮書、與勾熙載書、與章德茂侍郎書。

淳熙十三年丙午、金大定二十六年 一一八六 **四十四歲**。

秋、壽朱元晦。詞缺。

【文集卷二十】丙午覆朱元晦祕書書云、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教、備細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遙望門墻、每欲飛動。即日秋氣清高、伏維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棵、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疏不甚佳、只堪粗衷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闋、薄致贊祝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耳。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

漢唐之辨之餘波。

【文集卷二十】丙午復朱元晦祕書書云、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説、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之大賢君子、祕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絶之、亮亦不敢自外於門下耳。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王本無此數至一句一百四十三字。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説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温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并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王本無就能防之二句。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王本無此二句。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王本無世疑以下六十三字。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説周禮之過耳、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慧、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祕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祕書之爲人、掃盡

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皈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之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録說張體仁太傅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更擺脱不暇、且看仲冬如何。始一本作如。聞生理亦頗費力、王本無始聞以下一百三十六字。葉正則以爲祕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輳合哉。要之、今世學者尚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爲學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耳。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是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娱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頗試作意而爲之、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否。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間、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朱元晦答書云：方念久不聞動静、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况、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

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凄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朋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來諭衮衮讀之惘然、反覆數過、尚不能該其首尾、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脱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毁譽、何足掛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真是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⑧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説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却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凉、紅緑紛葩、霜木清脱、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朱子大全集文集卷三



十六。欲與元晦講切求、一定論、恨無個伯恭在中間撋就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辛幼安殿撰書云：亮空閑没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别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强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强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遠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説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日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强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凋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撋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胛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説曾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鶬鶵肖鵾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幸甚。餘維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患脚氣病。

【文集卷二十】丙午覆朱元晦秘書書云、入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祕書必察其非敢謾也。

文録、陳性之墓碑銘、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校記

①注：原作「駐」，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書》改。

②二：原作「一」，據《龍川文集》附録朱熹《答陳同甫書》改。

③獲：原脱，據《陳亮集》卷二八《又壬寅夏書》改。

④災：原作「哭」，據右引改。

⑤敵：原作「敵」，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與陳同甫書》改。

⑥子：原脱，據《陳亮集》卷一六原題補。

⑦惶：原作「煌」，據右引書卷二〇《與朱元晦秘書》改。

⑧兢：原脱，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補。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三下

淳熙十四年丁未 金大定二十七年　一一八七 四十五歲。

是歲十月乙亥，高宗皇帝崩，年八十一歲。

春，上禮部，復不中。

四朝聞見録云：亮試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偏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之。甲集天子獄條。

二月十三日，庶弟昭甫死。入夏，脚氣復作梗。

【文集卷二十】乙巳與朱元晦祕書書云：後年隨衆赴省一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

又【文集卷二十一】與周丞相必大書云：今春以年勉上禮部，略臨試一病狼狽，掩强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諸弟接之江頭，携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

又【文集卷十八】與章茂德侍郎又書云：歲之二月，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携手而歸。一庶弟染病以死，亮亦轗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

策問。



【文集卷十一】四弊篇云、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卹、有無相通、民病則求諸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商農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盻盻相視、以虞其隴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卹也。嗟乎、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支吾。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盻盻相顧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卹之義、不待乎事爲之法、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綢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支撑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虚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

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奸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一作文。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考，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文集卷十一】制舉篇云：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或亦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如何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去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一有人字。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朝，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

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公首薦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規模宏廓、其所以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恨、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材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霸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勵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因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決斷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大計非小、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勵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1]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

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陳君舉寄壽詩。與章德茂侍郎又書，文集卷十九。

壽陳同甫。南國雨初潤，西風水微波。持酒欲勸君，奈此道阻何。天地自長久，日月良蹉跎。志士惜少年，用意矢靡他。豈無文字功，百代名不磨。胡然朝攬鏡，夜起瞻星河。思婦視貞操，驕人視勞歌。曾微强飯書，復出爲詆訶。永懷姑射神，尸居養天和。下視塵冥冥，鴻鵠謝網羅。身將世誰親，得孰與喪多。請君以尊生，我亦以養疴。止齋文集卷二。

壽朱元晦。與章茂德侍郎又書，文集卷十九。朱元晦抱膝吟成。

洞仙歌。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鵬鶚摶空，籬底下只有黄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座。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文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文集卷十七。

【附】朱元晦答書：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為進，後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闇，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亦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説，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絶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耳。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决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自告邑，不利



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則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所謂正與大者為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哀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而為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而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之所守以狥之哉。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

十月八日入都。

【文集卷二十一】與周丞相、必大、書云、亮至節後、以小故一至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又【文集卷十九】與章茂德侍郎又書云、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是歲、周必大爲右丞相、羅點知樞密院、朱元晦得江西憲。

文録、庶弟昭甫墓誌銘、何夫人杜氏墓誌銘、劉夫人何氏墓誌銘、陳元嘉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戊申、金大定二十八年　一一八八　**四十六歲**。

是歲夏四月丙戌、復上孝宗皇帝書。是時孝宗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本傳。

【文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云：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没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也、一作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②。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

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以恃之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册不足憑、故曾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如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振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③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虎罴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

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絶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慮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之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手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宫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

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其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垂、一本作無。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稍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太怯、一本作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稍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亦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

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察察、一作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以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治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寸、一作下。名於帛竹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冬、偕辛棄疾同游鵝湖、且會朱元晦於紫溪、仿乙未鵝湖故事也。元晦不至。

【朱子文集卷二十八】答陳同甫書云：熹懇辭召令、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内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踖踧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説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大早計乎。然世間之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説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個身心、尚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輕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器識略、迥絶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虚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踪尤是不可復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則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

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怱怱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稼軒集】賀新郎小序云: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遊鵝湖、且會朱晦庵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鷀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荒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爲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甫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

賀新郎懷陳同甫　辛棄疾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殘雪。安破帽、多添華髮。賸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　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消骨。問誰使、君來愁絶。鑄造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稼軒詞

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陳同甫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仇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絶。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文集卷十七。



賀新郎同甫見和再用韻答之　辛棄疾

老大那堪說、似如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髮。硬說盤胸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　事無兩樣人心別。向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此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稼軒詞。

賀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陳同甫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摇肢動骨。這話欛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韛、算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文集卷十七。

是歲王淮罷、林栗攻朱熹。

淳熙十六年己酉、金大定二十九年　一一八九　四十七歲。

文録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是年二月、孝宗内禪、光宗即位。

初夏至金陵、晤章德茂。五月自金陵歸、正則來宿一日而行。六月往哭石天民。七月大病幾死。此行、在京口購得屋子。

【文集卷二十一】與范東叔龍圖書云、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温接獎與之意甚厚。連歲到行都、自顧踪跡日以陸沈、無顔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至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有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款、良用怏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耳。

【文集卷十九】復陸伯壽書云、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伏惟台翰恭審即目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萬福。舍試揭曉、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朋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夭折、純叟中廢、何以强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皇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如何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唧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裹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入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相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文集卷十九】復吕子約書云、二月間怱怱告違、即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王本無五月至萬福四十七字。）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衮衮、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死生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潯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僕茂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幾成一不刺眼人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護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平叔、一本作同知。）所謂臣於修蹤跡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麽之蹤、遂累大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而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宿、一本作留。）一日而行。云二（王本無云二至便然五十四字、近嘗至台懇五十九字。）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意絶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并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凋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文集卷二十四】祭石天民知軍文云、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强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

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修、淡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孑孑、鄉愿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概、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册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歎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囑、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卧於床、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因、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否。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詞紀金陵。文集卷十七。

念奴嬌、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上皇帝鑒成箴不報。名臣言行録。

【文集卷十】上光宗皇帝鑒成箴云、五閏失序、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分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仞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慴。一鼓孟昶、蜀城斷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④。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收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⑤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狩、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城市、暫都於浙。奪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皇嗣位、祖宗是則。無湎於酒、無沈於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杤。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

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悔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瑶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没溺。如御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絶牙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五月、周必大罷。八月、王淮卒。

文録金元卿墓誌銘、陳思正墓誌銘、復樓大防郎中、陳春坊墓誌銘。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一一九〇　**四十八歲**。

是歲、辨道學。

【文集卷十五】送王仲德序云、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説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説一之、而天下靡然、如黄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説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説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説、高自譽

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秀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文集同卷】送吳元成運幹序云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元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名適（一作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

子盍爲我誦數前輩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憫然失歎，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臾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并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最慘，而元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元成方俛首於將漕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文集卷十九】與韓無咎尚書書云：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考。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文集卷十六】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云：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世人共之。其不得

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吕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之不厭、豈悦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刊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新安云。

書趙永豐訓之行録後。

【文集卷十六】書趙永豐訓之行録後云、太史公論婢妾之引决、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内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阻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甚明、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逾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隨渺茫、上下融合、實關勵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誤

也。公之孫彦槦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正月，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出爲吏部員外郎。

【文集卷二十一】與范東叔龍圖又書云：亮竊維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翻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僚，託契至厚，今兹游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定。仁聞交發，并見無從一游其間，睹此盛事，悵恨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於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鋭爲郴[6]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温顔，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涖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欄門户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閈，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涣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餗，終爲四海一出，素藴不勝千萬之禱。

妻弟何少嘉死。

【文集卷二十八】何少嘉墓誌銘云：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

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

十二月、獄事再急。

【文集卷十二八】何少嘉墓誌銘云、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證也。

文録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熙二年辛亥 明昌二年　一一九一 四十九歲。

二月、辛棄疾爲安撫使。

三次入獄。

【文集卷二十八】何少嘉墓誌銘云、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二年興獄、而僅以不死。

【文集卷二十八】喻夏卿墓誌銘云、紹熙辛亥八月十有九日、余猶繫三衢獄中。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書云、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却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

紹熙三年壬子 明昌三年　一一九二 五十歲。

二月、出獄。

【文集卷二十八】喻夏卿墓誌銘云、紹熙辛亥、余繫三衢獄中、明年二月出獄。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書云、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詗知洞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悼歎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杜事也。

【止齋文集卷三十六】與陳同甫第三書云、自兩堉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絶人事無從問訊。其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短歎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阱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廷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叫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絏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脱於禍、目今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别業、稍有倫序、漸爲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説、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出獄謝啓 文集卷十七、八。

謝陳同知啓云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縶。至遭毒手、蓋坐客竟知其爲寃。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

謝羅尚書啓云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維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闢。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

謝梁侍郎啓云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墦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睹、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

謝鄭侍郎啓云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沉、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無恤。

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寃、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

謝曾察院啓云：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宁、厚禄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

謝何正言啓云：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强。欲爲飽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

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耳、正命謂何。

謝王丞相書云：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級、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但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横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煢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

謝留丞相啓云：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厭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

謝葛知院啓云：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

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寃、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⑦、久遂闊疏。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採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於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强、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内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毁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醖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尚及今兹。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

謝胡參政啓云、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墻壁。老之將至、乃罣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爇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⑧。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鞫之又鞫、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

避宅京口。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第四書云、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歘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亮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奬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黄、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詎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

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却於垂虹之旁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訪范張陸輩於吳淞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内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重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詞色耶。滂漉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轂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奬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是歲、鄭景元卒。祭鄭景元提幹文。

文録、喻夏卿墓誌銘、姚唐佐墓誌銘。

紹熙四年癸丑、明昌四年　一一九三　**五十一歲**。

是歲成進士。

林下偶談云、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義破、止齋曰、又休了。舉第二



場勉强行道有大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曰、出門便見哉。然此句却有理。又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曰、此番得了。既而果中選。知不足齋叢書。

【文集卷二十二】告高曾祖文云、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閲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之選首。拆其號則亮也。

又【文集同卷】告祖考文云、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越二十六年、始見録於禮部、及對策大庭、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不涉於有司。

又【文集卷二十二】祭妻叔文云、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録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之選首、衆讙曰宜。

廷對。文集卷十一。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於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寃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虚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説殄行、乃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歸於

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乎。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弟、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乎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乎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凉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切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於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源、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

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存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於極、不羅於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則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正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氏者、乃六三德之事也。⑨彊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

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説以爲教之不至，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者，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惟不謹，而寬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而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寃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諸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而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聞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乎？臣願陛下明君道，師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説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説之横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説；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説有以横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争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説殄行者，一變而爲鄉願，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

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説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存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皐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温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皆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稍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恩愛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説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

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説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主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文、一作又、屬下讀。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以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

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於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處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文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論云：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功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機，必盡吾心焉，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

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功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强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强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怛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刑於天地而被色以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勉强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因其理也。武帝雄才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

耳。使武帝之勉强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狄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不知驚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勉彊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勉强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勉强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與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君沒親、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色好貨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勉彊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庶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功哉。

【文集卷十七】廷對應制詩云：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簫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文集同卷】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云、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分平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修明當正宁、皇威霞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文集同卷】皇帝正謝表云、伏以天之生材、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材、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以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文集同卷】重華宮正謝表云、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由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出世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留丞相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

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禆宋廣平而冠羣儒。静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嘘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温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又謝葛丞相啓云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甚有幸。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何如。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燄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嘘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墻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諓言、亦無心於任運。

又謝趙同知啓云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脱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又謝羅尚書啓云伏念亮少張虚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可知也。

又謝曾察院啓云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

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脱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

秋七月、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宋史本傳云、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邪説殄行者、一變而爲鄉愿。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説既偏、而有志之士固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去其偏、止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又曰、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親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親擢果不謬。孝宗時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建康軍節度判官、賜誥云、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皇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送諸生赴補有序。

【文集卷十五】送諸生赴補序云、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妥齋。

衆祭孔子、顏子、孟子、作告先聖文、告先師文、告鄒國公文。

【文集卷二十二】告先聖文云、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争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嘆、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

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嘆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視、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文集同卷】告先師文云、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文集同卷】告鄒國公文云、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説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家祭作告高曾祖文、告祖考文。

【文集卷二十二】告高曾祖文云、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瀹、沃、涣、涵、女繆、繒、謹以家殽常饌、致奠於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吕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

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沒、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廷、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享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邈、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文集同卷】告祖考文云：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瀹、沃、渙、涵、女繆、縉等、謹以家殽常饌、致奠於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也、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弗恤。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録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重、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

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愳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没有論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庶或有在。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薄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九月，壽朱元晦。詞缺。

【朱子全集】答陳同甫書云：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歲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維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强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説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别，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它日不

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强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十月、作劉和卿墓誌銘。

【文集卷二十八】劉和卿墓誌銘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余銘其墓。其後余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余寶婺觀、爲余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余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跌行、與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余自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争名於朝、争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横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⑩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名利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争名、出入於市而不就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

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池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頤、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争、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文録、祭周賢塵文、何少嘉墓誌銘、黄夫人樓氏墓誌銘、俞德載墓誌銘、祭俞德載知縣文。

紹熙五年甲寅 明昌五年　一一九四　**五十二歲**。

二月、作吕夫人夏氏墓誌銘。

【水心集卷十四】吕君墓誌銘云：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强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

【文集卷三十】吕夫人夏氏墓誌銘云：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吕君師愈。吕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没。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吕氏、家道未爲甚裕。吕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内、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吕君之志。又贊吕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旁、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耳。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乃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詔連吕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慚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

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於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余門而哭。盍亦哀吾母得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加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余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情而繫之銘。銘曰、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余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是年、先生卒。

皇朝名臣言行録云、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

本傳亦云、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校記

①悟：原作「悮」，據《陳亮集》卷一二《制舉》改。

②旦：原作「但」，據右引書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改。

③忠：原作「宗」，據右引書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改。

④櫛：原作「節」，據右引書卷一〇《上光宗皇帝鑑成箴》改。

⑤鞍：原作「案」，據右引書改。

⑥郴：原作「彬」，據右引書卷二九《與范東叔龍圖書》改。

⑦宕：原作「岩」，據右引書卷一八《謝葛知院啓》改。

⑧吏：原脱，據右引書卷二六《謝胡參政啓》補。

⑨彊：原作「疆」，據右引書卷一一《廷對策》改。

⑩貌：原作「邈」，據右引書卷三六《劉和卿墓誌銘》改。



【附録】朱子年譜

淳熙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幸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吕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

【文集】答吕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攷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疑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説，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孟子、子思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甲辰。

又答吕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智愚，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

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説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窩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乙巳。

又答吕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卯。

又答吕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什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乙巳。

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争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的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則孟子果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

宗者、尤可駭異。癸卯後。

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説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説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强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旛也。乙巳。

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説一般差異的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乙巳。

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

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説。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以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孰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蠭起、高者溺於虚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後。

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癸卯。

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乙巳。

答黄真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吕氏、而實主同甫、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續集庚戌。

淳熙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辨陸學之非、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

【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卯。、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八乙巳。、書十丙午。。

【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

【語録】説同父因爲伯恭、爲得爲無罪。恁地横論、却不與他剖説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説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説、只是他見不破。

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説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説，也須回轉得幾人。葉賀孫。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夫。同父在利欲膠漆盤中。李閎祖。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卻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的道理，待學他做。輔廣。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説張良、蕭何，只説王猛，不説孔、孟，只説文中子，可畏，可畏。鄭可學。或問同父口説皇帝王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説個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葉賀孫。

【年譜】先生嘗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説，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争辯，此道無由得明。



葉文定公年譜

清・孫衣言 編撰
尹 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舊鈔本

《葉文定公年譜》一卷，清孫衣言編撰。舊鈔本。

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字正則，號水心居士，宋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太學博士、國子司業，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累官權兵部侍郎。開禧間爲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後以附和用兵奪職，奉祠十三年。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葉適是南宋中後期著名思想家，永嘉學派鉅子，對南宋弊政多有批判，反對妥協，主張抗金。著有《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别集》十六卷等。《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葉適年譜，有清孫衣言所編《葉水心年譜》一卷，今存稿本、鈔本；清葉嘉棆所編《葉文定公年譜》一卷，有述舊齋鈔本。今人周學武撰《葉水心先生年譜》（臺北大安出版社，一九八八），在諸譜中最爲翔實。其次即孫衣言所編譜。孫衣言（一八一四—一八九四），字琴西，浙江瑞安人。喜整理鄉邦文獻，輯有《永嘉叢書》、《甌海軼聞》。著有《遜學齋文鈔》，中有《大郑公行年小紀》，可見其留意於年譜與永嘉學派。是譜考證精當，敘事大體可信。今考年譜多載「葉譜」云云語，則嘗參考葉嘉棆譜，然葉譜極簡略，且多舛錯。孫氏此譜，雖對葉譜有所是正，然仍屬草創，疏漏之處，實所難免。且未及刊刻，其所引諸書，往往不及檢核，如隆興元年一條，兩引「余與兒嬉同縣林元章家」，不唯文句重出，所據底本亦復可疑，刊字錯訛較多。然葉適舊譜仍以此爲尊，且版本不易得，今據以影印。

葉文定公年譜

瑞安孫衣言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生。　先生諱適、字正則、其先處州龍泉人、自先生之曾祖公濟遷居溫州瑞安。父諱光祖、字顯之。母杜氏、生先生。兄弟六人、長逮、次先生、次還、次過、次邁、次造、女兄弟三人。　先生生於瑞安、其後隨父遷永嘉松臺山下。

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

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夭、曰宣、曰阜、曰寀將仕郎、曰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嫒、曰季、皆先夭、曰淑、曰止、曰雅。

黄漈梅莊葉君墓誌銘、其先自宋贈朝散大夫諱公濟、從括之龍泉始遷於溫。再傳諱顯之。生六子、次為水心、兄逮、四則諱過、定居沙城英橋、支流蔓衍、人遂名其里為上葉。見永嘉葉氏譜。按水心父名光祖、顯之其字也。

母杜氏墓誌、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為縣吏、外王父不願為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　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没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我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

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

陳昉潁川語小下，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皆曰龍泉葉。其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目爲水心集，當爲公辨之。

水心集二十四周鎮伯墓誌銘，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

鎮伯，忠文公端朝父，然則先生嘗與周氏爲鄰。

水心集宿覺庵記，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余慨然憐之，爲於絶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没，以爲風雨明晦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

宿覺庵在淨光山，即松臺也，公蓋居此山下，記作于嘉定二年二月，先生年五十九。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二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三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四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五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六歲。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七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八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九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十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十一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十二歲。

水心集十八李仲舉墓誌銘，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

先生祭陳君舉文云，自我獲見，四十餘冬。文節卒於寧

宋嘉泰四年，上溯四十餘年，當在紹興庚辰、辛巳歲矣。止齋集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詩云：相從自束髮。則先生之見止齋，其齒甚稚。又按先生爲文節墓誌言：公未三十，心思挺出。則當隆興元、二年，文節年廿七八時。按浪語集劉進之行狀，進之卒於乾道二年七月，年五十。時先生年十七歲，其從進之學當在十五歲時。

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斷為棄戲斂衽。　按仲舉名伯鈞，永嘉柟溪人。深之名源，仲舉子。誌言仲舉與鄭景望、薛士隆親善，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則其父子皆有行義。仲舉使先生與其子游，蓋慕先生少年好學，欲為深之取友也。時深之與先生皆尚幼，而柟溪離郡城百餘里，其與游必在居郡城之後。誌言柟溪山水草樹之美，則先生嘗至柟溪也，不知事在何年，姑記於此。又按先生為劉子怡墓誌，詳述其父進之之義行，而云少學於君。進之，柟溪人，先生從進之學，亦當在游柟溪時。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十三歲。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十四歲。

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誌銘：余與①兄、嬉同縣林元章家。　按元章名文質。止齋集十七林懿仲墓誌銘：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

祭陳待制文云、四十餘冬。是先生與止齋相見當在紹興十八九年間、此殆舉其成數耳。自紹興六年

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又本集十六林正仲墓誌銘、余與②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樸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生、門牆洞澈③、表以梧桐、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飲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陳君舉為師、一州文士畢集。據此、則元章蓋在今邑南門望江橋一帶、今南門林氏猶為邑中著姓。而縣署前鋪後街有明時林公竹崖祠堂、（竹崖名壕、官吉府紀善。黄介庵墓記以為林先生世孫。）疑林氏舊居在此。其西數百武有水心殿、恐即先生所居。陳叔方潁川語小所謂水心寺、想即此處。蓋水心幼時已與正仲兄弟游、遂因以見止齋也。

水心集十瑞安重建廳事記、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按以上二條、皆先生生於瑞安之証。

水心集十六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　按止齋先生卒於嘉泰三年癸亥、是時先生年五十

至嘉泰 二年、四十年。

四、則所謂嬉林元章家、正當在十三四歲時、蓋即在是時與止齋游矣。葉譜繫之隆興癸未先生十四歲、似為得之。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十五歲。

葉譜據葉宗儒志、謂先生是年在樂清、蓋以誌末有去之五十年語。攷宗儒卒於嘉三年、誌作於四年、上距隆興二年為四十六年、至紹興三十年庚辰方五十年。先生年甫十一、尚居瑞安、無由即至樂清、意先生隨父遷永嘉在十二三歲時、而游樂當在十五以後。宗儒墓誌所謂去之五十年者、舉成數耳。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十六歲。時先生已能為詩、以長老言、間亦為時文。

水心集二十九題周簡之文集、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献、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媿、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精也。

是年先生遊樂清、讀書於白石山北學舍、與黄氏父子漁釣、又從

種花楊翁翫花。往來淨慧院、與詩僧擇饒為方外之交。

水心集九曰⑤石淨慧院藏記、樂清之山、東則雁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黄、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黄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黄氏子、終老不出户、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為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浴之適、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又按記作於湻熙八年、而記中又云他日仲參忽來謁余、叙其所以為别者、葢已十五六年。自湻熙八年上溯乾道元年、正十七年。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十七歲。在樂清。東鄉人王忠文公弟子葉士

盂來與先生游、甚相得、欲與先生爲兄弟、先生謝之。

水心集十八葉君宗儒墓誌銘、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爲。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爲宗。謝不敢當、然内嘉其意。 按誌言、士盂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利。又言、宗儒習見其父賤糴薄責、休病良死。又言、士盂及從王公詹事游、則良臣蓋樂人之富而好禮者、而士盂蓋趣於學。或良臣知先生在白石讀書、而遣其子來定交也。士盂卒于嘉定三年、年六十六。先生以次年爲之作誌、時先生年六十一、則士盂長於先生六歲。先生年十七時、士盂年二十三、故謂之尚少。自與先生相識至作誌時、蓋四十五年。誌末云、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乃舉成數言之。葉譜據此語、謂公年十五在樂清、未得其實。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年十七歲。是年郡大水。

水心集二十一宜人鄭氏墓誌銘、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啟滕没、及霤盪胄、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者數萬人。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十八歲。時先生有志於古人之道、當世之學。台州林鼒兄弟來從學。

水心集十五林伯和墓誌銘、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與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　按伯和名鼐、台州黄巖人。弟叔和、名鼒、皆水心弟子。誌言未冠、莫定為何年。據本集十四姚君俞墓誌云、二十許、客烏傷。則在樂約四年、乾道戊子當即為烏傷之游矣。姑繫於此。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年十九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歲。先生家故貧、自丙戌遭大水、室廬什器皆盡、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父朝請公授徒以自給、母夫人杜氏至拾滯麻遺紵緝之、而卒不改業、益督先生

以學，出從名師友游。

水心集二十五毋杜氏墓誌銘，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没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為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為

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

是年、先生客烏傷、與姚秀才君俞游。間一至武義、始識平陽鄭仲酉璽、時璽為武義丞。

水心集十四姚君俞墓誌銘、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蔽著松襟閒、行吟緣川湖岸、望山際桃杏花、蹈緣蕪至郭西閒、耕者方饁、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烟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為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

水心集十五鄭仲酉墓誌銘、予始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溆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閉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 余一夕宿茭道廐、夜參半、回風飛雪、瞢瞢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啟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曰、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

不自立、辱君知、生念太息。
按仲酉以紹興三十年庚辰登第、先生方十一歲、後以淳熙十一年甲辰卒、年五十六、先生三十五歲。攷墓誌言、仲酉中進士第、爲天台尉、武義丞、臨江軍錄參、知新淦而卒。又言、爲武義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謂由錄參改爲知縣也。又言、在新淦三年、縣以大治。其丞武義、去卒時十餘年矣。先生自言氣盛未甚歷事、正其二十歲以後游烏傷時也。

訪薛公季宣於婺州、投以書。薛公答書、以返約爲勸。蓋是時先生年少才高而氣盛也。
薛季宣浪語集答葉適書、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于⑥

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醜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恥下問、一日行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為邦、將無着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某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為軒輕、以孤之來之意甚恐。⑦

按止齋集薛常州行狀、公由武昌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于是上在位七年矣。薛公蓋以孝宗隆興元年為婺州司理、先生方十四歲、及乾道五年薛公被召、公正二十歲、蓋薛公尚在婺、而公適遊婺、因往訪而投以書也。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二十一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二十二歲。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二十三歲。母杜夫人得異疾、先生家居侍疾、已而復為婺州之遊。

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申、紘道衢、從太守㒸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握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床、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所以見訝者。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竢、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按此四朝見[8]聞見録甲胡紘李沐條。後偽學事起、紘遂論先生所　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

水心集二十五母杜氏墓銘、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為、但相聚環匍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

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

按、據此則先生之出游蓋亦爲貧所迫、故明年遂如京師。又按、此蓋先生侍疾家居、又以貧故、無以爲養、復從毋命出游至衢、婺之間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二十四歲。如京師。

水心集二十七上西府書、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濶。自度無以求知于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

按西府者、樞密院也。公所上書、不知爲何人。自言行年二十五、又在京逾年、則先生以九年至京、而此上於十年、蓋亦爲甘旨之奉而出、無所合而將歸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二十五歲。在京師、上書樞密院、極言治亂强弱之故、卒無所合。遇黃巖丁希亮。

本集二十八、祭宋廐父文云、淳熙初載、實皆我游。廐父名駒、蓋從先生於錢塘。

水心集十四丁少詹墓誌銘、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為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為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為不至於所至不止也。⑨復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

按墓誌、少詹卒於紹熙三年、年四十七、當生於紹興十六年丙寅。所云年二十九、與先生遇于錢塘、則淳熙元年甲午、先生年二十五。後二年、先生年二十七、淳熙三年丙申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二十六歲。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二十七歲。教諸生於樂清。黃巖丁少詹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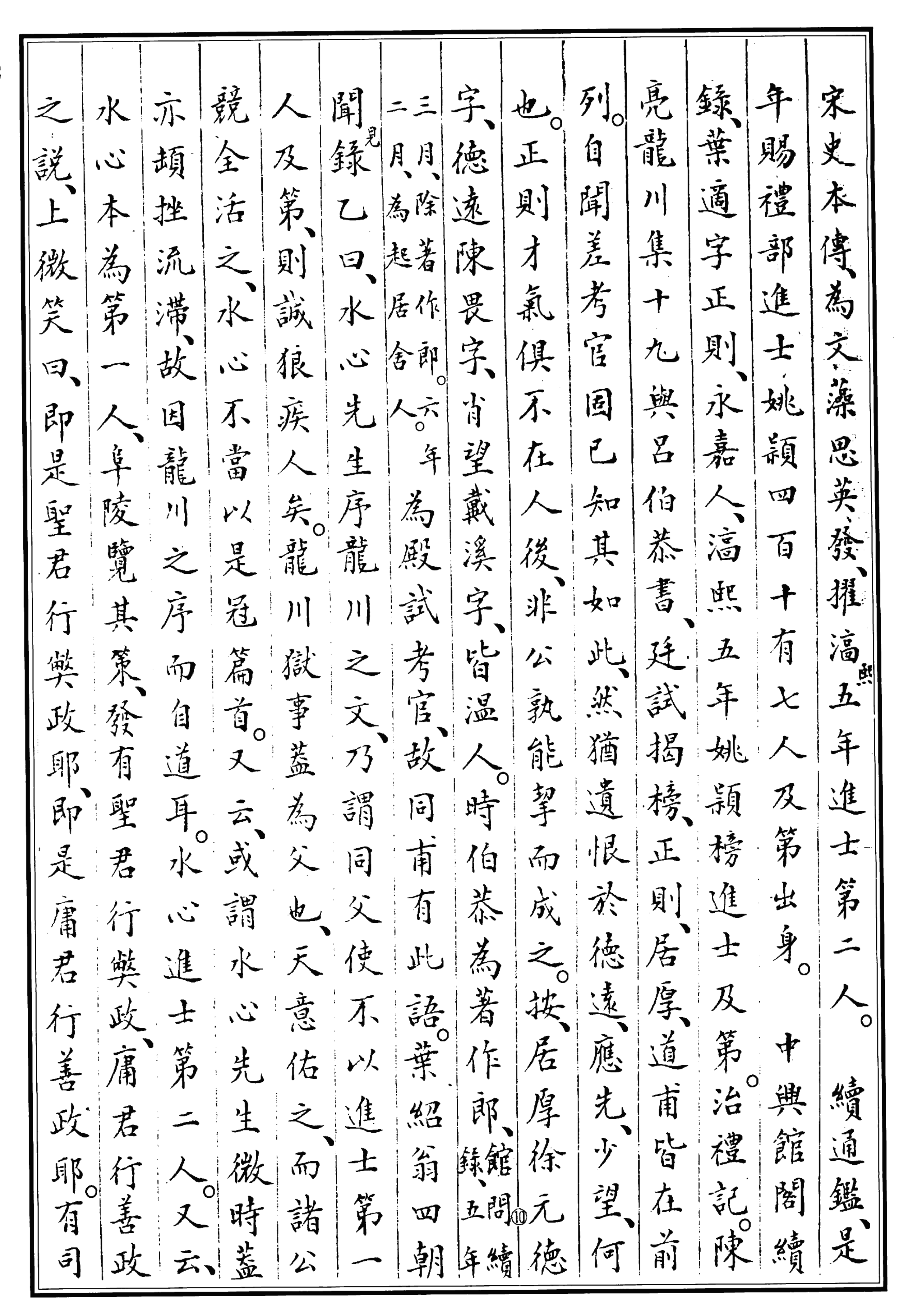
按少詹墓誌、先生以淳熙元年甲午遇於錢塘、後二年、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則先生以三年丙申授徒樂清、而少詹來就學矣。

滈熙四年丁酉、先生二十八歲。是年戶部尚書韓公彥直來守溫州。其九月、大開城内河道、既畢役、請先生爲之記。

按、先生娶高令人不知何年。集中答少詹書云、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省約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贈錢二十千謹用田納。蓋先生婚時、少詹致賀禮耳。是先生之婚在丁少詹來後、當即二十八歲時也。

水心集十東嘉開河記、滈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閒民、爲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甓、兩岸成丘。村農聞之、爭相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洒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

滈熙五年戊戌、先生二十九歲。中姚潁榜進士、廷對第二人。



宋史本傳，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續通鑑，是年賜禮部進士姚穎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身。中興館閣續錄，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姚穎榜進士及第，治禮記。陳亮龍川集十九與呂伯恭書，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按，居厚徐元德字，德遠陳畏字，肖望戴溪字，皆溫人。時伯恭爲著作郎，⑩館閣續錄，五年三月，除著作郎。六年二月，爲起居舍人。爲殿試考官，故同甫有此語。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曰，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不當以是冠篇首。又云，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頡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又云，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

遂以爲亞。予按水心集二十七登科謝宰執啟云、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驚歎、鄉黨誇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則先生雖登高第、而於當時取士之法、實未以爲然。其視科目甚輕、又何至以抑居第二耿耿不忘耶。葉紹翁蓋以私意測君子耳。

是年、授平江府節度推官、旋歸温州。

宋史本傳、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葉譜繫授官於九年、與史迕、辨見後。

閏月二十三日、母杜氏夫人卒。

按通鑑、是年閏六月。　水心集二十五母杜氏墓誌、淳熙五年

春、夫人臥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侄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禄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

龍川集十九與呂伯恭書、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

龍川集二十五祭葉正則母夫人文、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稺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

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脱，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由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友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甫匐之救，有靦古人。　按，據此水心又嘗客居永康，蓋皆其游婺州時事。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三十歲。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三十一歲。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三十二歲。改武昌節度判官。六月，史丞相浩以先生與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同薦，

詔赴都堂審察，先生已改武昌節度判官，辭不就。

宋史本傳：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宋史三百九十六史浩傳：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

按：浩傳不言薦士在何年，而言浩以淳熙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則通鑑繫此事于八年，是也。

水心集二十七與趙丞相書：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即登科謝執政啓而不敢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搢紳羣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為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名姓，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絶之罪。

按宋史、趙雄字温叔、資州人、淳熙二[11]召為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書中所謂在政府、正五年三月參知政事時、所謂進位上宰、則十一月以後事。又按通鑑、淳熙八年八月、趙雄罷、出知瀘州。此書因史丞相浩與薛叔似等十五人同薦、召赴都堂、先生辭不就、致書丞相、求免審察、則是雄猶在位。而先生以五年六月丁母憂、服闋當在七年冬閒、而書中云免喪幾年、則當在八年夏秋之交、雄於不久即罷相矣。本傳於先生登第後即言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史浩薦、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則為節推時尚未丁憂、免喪始改武昌節判、蓋雖授官而尚未見缺、書中所謂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學問讀書之閒是也。葉譜繫平江節推于九年、明與史迕。宋制、進士高第、即授幕職、然亦待次于家、俟有缺而後上。葉氏不知其制、疑公得第甫歸、即遭母喪、不應有授官之

事耳。又史言浩薦十五人、與先生書合、通鑑作十六人、蓋字誤。

是年樂清錢易直來學。水心集十八著作郎錢君墓誌銘、嘉定四年卒、年四十四。銘曰、纏綣我從兮、三十兩霜。由嘉定上溯淳熙八年爲三十年、是來學當在此年。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三十三歲。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居葑門、士多從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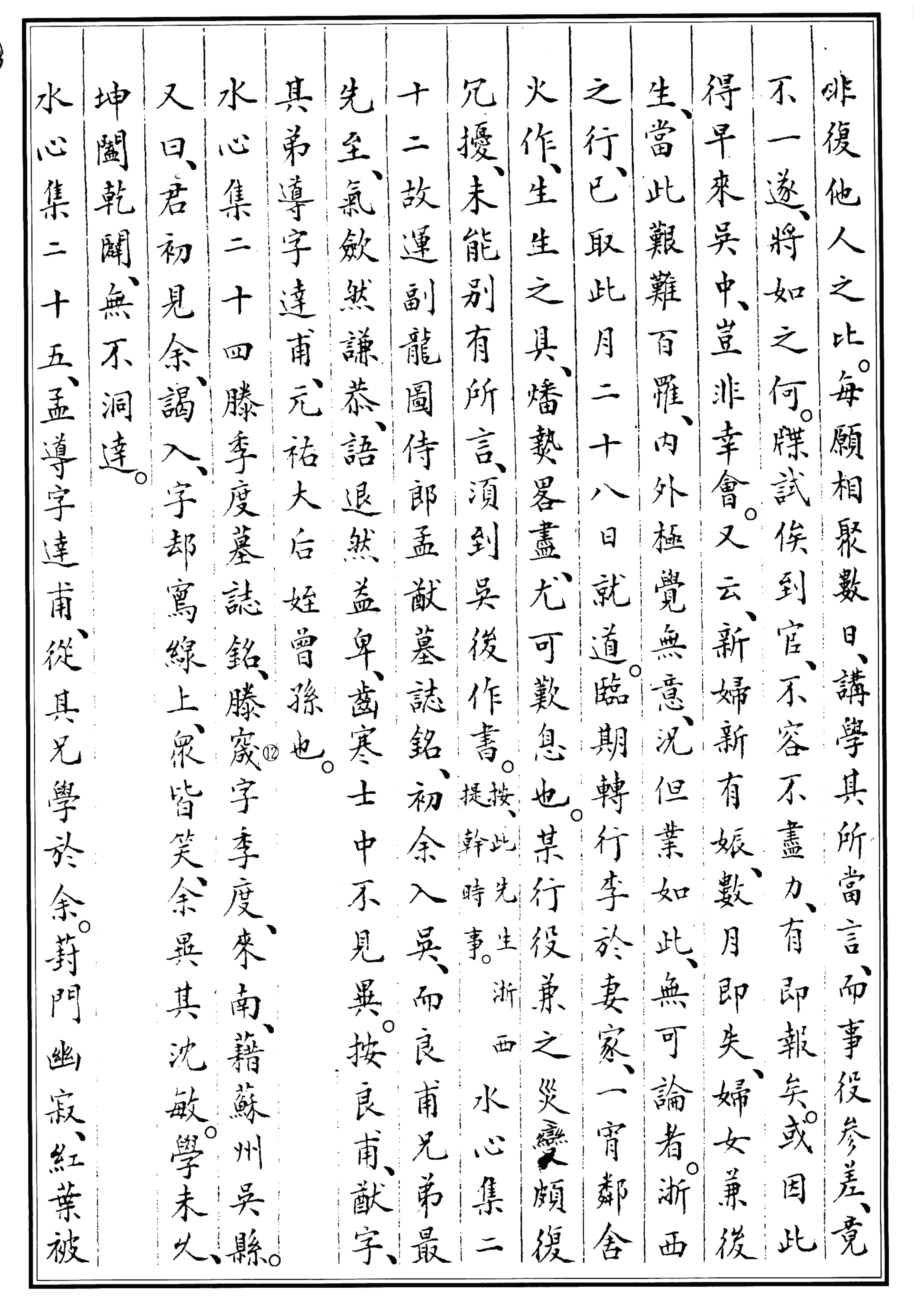
宋史本傳、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按浩傳、浩以十年致仕、薦先生在八年、則改官浙西必九年事也。

祝穆方輿勝覽、兩浙西路平江府、兩浙西路提刑使置司、蓋提刑治所在平江。

本集二十三故大理正羅克開墓誌銘、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囊。余固歎其質易不作

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吏顧失笑、而公齊比歎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返、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為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

按、葉譜以平江節推繫之九年、注云見本傳。不知本傳言授節推在丁憂前、先生以五年閏六月丁憂、是授節推必在六月前。蓋宋制高第即授幕職、但待次于家、未得即上。公既丁憂不復之任、及服闋、即改武昌節度判官、亦待次而未上、與趙丞相書言之甚明。葉譜誤以平江節推在服闋後、復引羅達夫志為証、而不知宋時惟提刑稱憲、其幕職可稱憲屬、節度則知軍之兼官、平江節推知平江府屬官、非憲屬也。又羅誌自言為憲屬者、正指提刑幹辦、而檢法偶無官者、謂檢法缺官也。葉譜誤以憲屬檢法為一句、不知先生為提刑幹辦官、非提刑檢法官也。水心集二十七與黃巖林元秀國材書、與二君親厚、



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又云、新婦新有娠、數月即失、婦女兼從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爇畧盡、尤可歎息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冗擾、未能別有所言、須到吳後作書。按、此先生浙西提幹時事。水心集二十二故運副龍圖侍郎孟猷墓誌銘、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歛然謙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按良甫、猷字、其弟導字達甫、元祐太后姪曾孫也。

水心集二十四滕季度墓誌銘、滕宬⑫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又曰、君初見余、謁入、字郤寫綫上、衆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洞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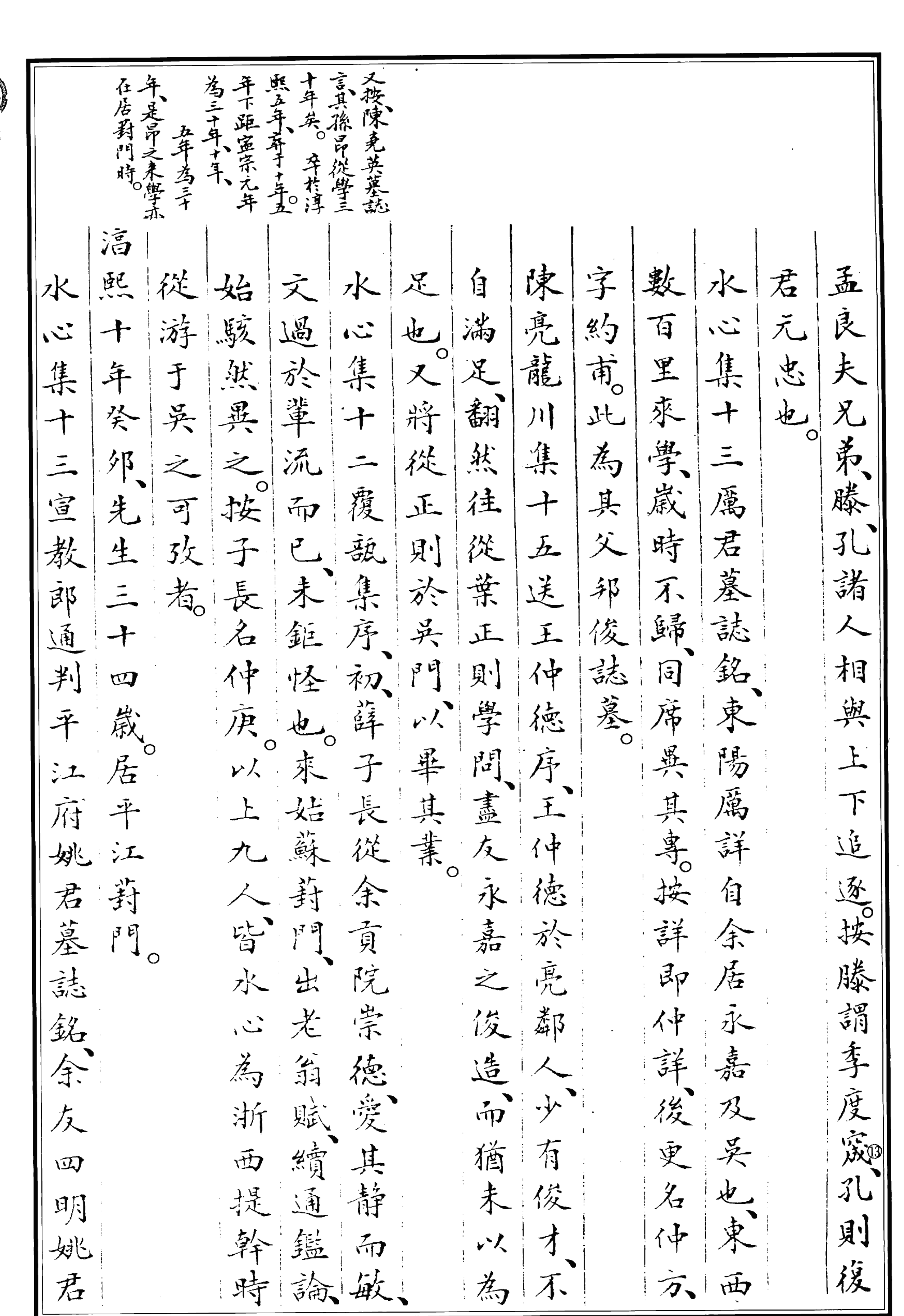
水心集二十五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葉被

野如萊、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歎、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

水心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益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又云、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于荆、距讀銘之歲八年。按上即位之元年、謂紹熙元年也、上距淳熙九年、正八年、蓋大受亦以此時從學。黄氏宋元學案、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吴、水心弟子。

劉宰漫塘集三十五寺丞孔公行述、侍郎葉公適初爲部從事、見公所著論語説、深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衆、公爲高第。按部從事、謂爲提幹也。

水心集十二周南仲文集序、自余吴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



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按滕謂季度嶸⑬、孔則復君元忠也。

水心集十三厲君墓誌銘、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異其專。按詳即仲詳、後更名仲方、字約甫。此為其父邦俊誌墓。

陳亮龍川集十五送王仲德序、王仲德於亮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友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

水心集十二覆瓿集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鑑論、始駭然異之。按子長名仲庚。以上九人皆、水心為浙西提幹時從游于吳之可攷者。

又按、陳克英墓誌言、其孫昂從學三十年矣。卒於淳熙五年、壽于十年。五年下距寧宗元年為三十年、十年、五年為三十年、是昂之來學亦在居葑門時。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三十四歲。居平江葑門。

水心集十三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余友四明姚君

洪卿、湻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按洪卿名顥，公登第時進士第一人，終于滁差通判平江府。是時先生為浙西提刑司幹官，亦居平江，故誌又云，余復與之同官於吳也。又按龍川集十九與王季海丞相書，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為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⑭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當即此時事，時王淮方為右丞相，至湻熙十五年始罷。

湻熙十一年甲辰，先生三十五歲，居平江葑門。

湻熙十二年乙巳，先生三十六歲，居平江葑門。

水心集十三厲君墓誌銘，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

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弗遯、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又曰、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月⑮、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沿震澤絕浙江以斂。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按此為詳父邦俊誌墓、時詳從先生於吳、聞父死而後歸、故有沿震澤絕浙江之語、則是年秋間先生尚在平江。

是年、有太學正之召、將以十月自姑蘇入都。作外藁四十餘篇。水心別集十五先生自跋外藁云、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藁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乙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

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吁、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宷、宓焉。十月日、龍泉葉適。按水心為父朝請墓誌云、孫男八、有宷與宓。其高令人壙誌則曰、晚歲三子始育。又祭子三郎文云、始葬汝母。則水心蓋三子、而幼子於高令人卒後繼夭、朝請卒時、水心僅有宷、宓二子也。

四朝聞見録甲集宏詞條、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余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為進卷外稾、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

之人也。既已為詞科，則其人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稾蓋草于湻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為。

湻熙十三年丙午，先生三十七歲，以宣教郎行太學正。

宋史本傳，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　按，宋史龔茂良傳不言其為參政年月，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孝宗湻熙元年十一月戊戌，龔茂良參知政事。三年六月（宋史作四年，誤。）丁丑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尋落職安置英州，遂卒。則茂良之薦當在史浩之前，太學正之召，必非由茂良之薦，宋史誤也。

周必大奉詔錄七繳薦士奏貼黃云，葉適是王淮由監學官，則先生之仕蓋王淮薦之，非茂良也。

水心集十三將仕郎稽君墓誌銘，以湻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墓右始盜鄉宋家奧葬焉。夫人

趙氏、余婦之異姓姑也、故未[17]求銘、末云、宣敎郎、行太學正葉某記。

水心集十六夫人徐氏墓誌銘、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又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即矯屈為是、何也。及在荆州、必明官博士、間携子克勤相與遨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為亢而昧進、毋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

水心集十四安人張氏墓誌銘、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為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

湻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八歲。遷太學博士、上書極論時事。孝宗深感其言。尋除奉議郎、太常博士。



宋史本傳、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

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寖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虚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

水心集二十六昭慶軍承宣使崇國趙公行狀，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又云，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臨安府餘杭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末云，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葉某狀。按趙公名不息。又謚議云，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葢行狀作於十五年，其遷太常博士，當在十四年。

水心别集十五淳熙上殿劄子，注淳熙十四年。黄氏日抄六十八，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

上丞相書，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

宋史本傳：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按宰輔編年錄，左丞相王淮冀國公，右丞相周必大濟國公，故書言丞相國公。

七月二十八日，女媛以病癎殤，甫四歲，瘞之錢塘門外寶勝寺後。

水心集十二媛女瘞銘：余多險艱，垂四十年，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葢公先喪一女矣。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三十九歲。六月，侍郎林栗劾朱子，先生上書爭之。七月，以太常博士兼實錄檢討官。

書見本集二。李心傳傳道命錄六載此狀，首云：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注云：淳熙十五年上。時尚未兼檢討也。

中興館閣續錄，實錄院檢討，淳熙以後，葉適，十五年七月以太常博士兼，十六年五月爲秘書郎，仍兼。按葉譜繫兼實錄院檢

討於十四年，失攷。

水心集十九中奉大夫林湜墓誌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按中奉字正甫，長溪人，後居平陽之松山。元善名體仁。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四十歲。五月，除秘書省秘書郎，旋出為湖北參議官。

中興館閣續錄，秘書郎，淳熙以後，葉適，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為湖北參議官。葉譜繫薦陳傅良狀于是年。按本傳，先生薦陳傅良後，言爭林栗劾朱子。據道命錄，爭林栗狀十五年六月上，則薦士當在十四年初造朝時也。譜言旋返永嘉，不知何據。又繫江陵參議于紹熙元年，亦失攷。

陳亮龍川集二十一與尤延之侍郎書，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大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按是時周必大為右丞相，又

按止齋先生以淳熙十四年冬赴桂陽，至十六年光宗受禪，始



召為湖南常平、故有君舉邈然與蠻夷為鄰之語。

是年孝宗内禪、應詔上書條陳六事。

劄子見本集一。日抄六十八作應詔條陳六事、注云、當在光宗受禪初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一歲。為江陵府參議、府帥則閤公蒼舒也。在荆州無事、讀浮屠書盡數千卷。

水心集九江陵府修城記、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末云、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又漢陽軍修城記末云、紹熙元年十月。

水心集二十九題張君所注佛書、昔余在荆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劉壎隱居通議一、先生以荆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

水心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云、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

按、陳同甫集有六月十日送葉正則如江陵祝英台近詞一闋、有云、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又云、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蓋先生以淳熙十六年除江陵參議、六月始行就道、而同甫賦此為別。玩詞意、同甫亦似客行在所。

於荆。又云、紹熙二年、去荆過吳。

水心集九時齋記云、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又云、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自溫陵召還、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四十二歲。由江陵歸永嘉、復出知蘄州。

宋史本傳、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按先生以十六年五月出為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州、謝表言之甚明、史言由秘書郎出、蓋失攷。

水心集二蘄州到任謝表、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顒、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祗見祖宗之初、頗預討

宋文憲集喻南強傳言、同甫罪且不測、南強走東甌、陳亮於水心。攷陳同甫集二十八、⑳何少嘉墓誌銘、紹興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又云、二年無獄、得以不死。又俞夏卿墓誌言、紹熙辛亥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明年二月出獄。則同甫最後下大理獄實在二年辛亥、而南強至甌求救正水心由江陵歸永嘉時也。

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攬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黄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虚。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予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僞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絶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廩給經費。懼非孱拙、所克堪勝。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簡擢疏賤、即為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邉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静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本集十四高夫人墓誌銘、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濵、有訣別語、蓋知其不再見也。按誌、夫人以紹熙三年三月卒、又

按時齋記言、李公君亮同年同館、相善也。又言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據館閣續錄、著作佐郎紹熙以後李寅仲元年五月除、二年以月知　州(21)。是先生歸過錢塘、當在二年二三月間。

按本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紹熙二年去荆過吴。又本集九時齋記、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按、據此則公知蘄州之前、嘗一歸永嘉。及聞蘄州之命、復携家以出、故有高夫人送至江濱語。江濱、謂甌江也。

陳亮龍川集十九與章德茂侍郎第四書、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鐵内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按宋時蘄州屬淮南西路、時陳文節方為湖南運判、薛叔似為江東運判、徐誼為兩浙提舉茶鹽、皆温人。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四十三歲。在蘄州、就除淮西提舉、上書言鐵錢五事。

水心集二淮西論鐵錢五事狀、臣竊見近當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摇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换、始得寍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暫

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按宋時蘄州有蘄春錢監、此蓋因鐵錢法弊、特置鐵冶司、命公提舉。其事狀中所謂臣僚初請專置一鐵冶司是也。宋職官志、淮西無此官、蓋出於一時權置、故有暫領兼司之語。葉譜以為提舉錢粮、宋時亦無此官名。

除淮西提舉謝表、素抱迂愚、自投閒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傍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息。而錢之官私、尚難辯其真偽。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亦為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註

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祇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爲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遹寧。

水心集九六安新學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皋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

水心集十烟霏樓記、余自湖口渡江、沿淮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止。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黄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蘄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

本集十四武學博士蔡鎬墓誌、淑走怨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久雪始融、泥潦尺餘。亦當爲此時事也。

水心集十六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王公名聞詩、字興之。）按、此當是為提舉時行部所至、故由舒、和、潁州以北至光州、而又南回蘄州、皆淮西一路之地。

四月、先生奉召為尚書左選郎官。見上、力請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按通鑑、光宗二年十一月、帝得心疾、至三年四月、始朝重華宮。是年閏二月、正所謂不朝重華宮者七月。是先

生以三年奉召至京，爲左選郎官也。又通鑑於三年四月書朝重華宫，又於十一月書羅點、尤袤及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朝重華宫，不從。既而因汝愚入對，遂與皇后先後過宫，從容竟日。又于四年正月書朝重華宫。此所謂兩朝重華也。至十一月，因趙彦逾請復朝重華，先生乃有宰執侍從先詣起居之請，是本傳于先生再請過宫失載，而葉譜以初次見上之言繫於四年，亦爲失攷。

十一月，先生又疏請朝重華宫。不報。

通鑑：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宫，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黄裳、御史黄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朝重華宫，不從。

紹熙四年癸丑，先生四十四歲。時上久不朝重華宫，十一月，以趙彦逾力請，乃過宫。先生疏請自今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以通兩宫之情。不報。

紹熙五年甲寅、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孝宗不豫、上以疾不往朝。先生言於宰相留正、請以俟疾瘳朝重華宮、播告中外。六月戊戌、孝宗崩。

宋史本傳、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按、葉譜以此事繫之四年、今據通鑑正之。

六月、孝宗崩、光宗不能成服。先生言於宰相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釋疑謗。宰相以先生言入奏、不報。七月、先生為丞相趙汝愚建議、以皇太后命嘉王即皇帝位。

宋史本傳、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藉藉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通鑑云、不報。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

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宫㉒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内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翊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始㉓知其預議焉。

按四朝聞見録四寍皇即位條、嘉王即位、為七月五日。又按通鑑、以其建議事屬之徐忠文公。四朝聞見録四慶元丞相考異第四條、則以趙彦逾、趙汝愚為首謀、而因韓侂胄以達太后、則由知閤蔡必勝因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吏部員外蓋即左選郎官。宋制、左選主文職、右選主武職。先生時主文職選也。

四朝聞見録三寍皇登位條、懶庵趙蹈中載寍廟之立、實出于

水心先生之建議。又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按、蹈中、趙汝譡字、先生門人也。據此、則先生不但為丞相謀、而又密贊嘉邸、以定大事。孝、光危疑之際、社稷大計決於我溫三人、而先生之忠誠剛毅、至今猶可想見、惜其文不復可攷矣。

是月、趙汝愚為右丞相、尋為樞密使。十月、先生為國子司業、以議處韓侂胄不合、力求補外。十一月、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中興館閣續錄、實錄院檢討官、紹熙以後、葉適、五年十月以國子司業再兼。

水心集十四楊夫人墓表、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檢討官龍泉葉適述。

宋史本傳、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

始矣。遂力求補外。遷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

四朝聞見録一、及劉爲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顔色頓異。劉即揖之、叙寒温、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宦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爲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況

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辯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為道學、而以我為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而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為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偽徒也、謂之偽學無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盡逐之、偽學之名自此始。按、劉名德秀。

水心集二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序遷學校、因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困薄。[24]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

吳子良林下偶談、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為之。水

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去國。徐子宜本為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侂胄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按、游丞相名似、忠公其父仲鴻也。

陳傅良止齋集十八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制、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原注十一月十二日。

盧憲嘉定鎮江志十七總領所、葉適、朝請郎、試太府卿、紹熙五年十二月到、慶元二年三月罷。

慶元元年乙卯、先生四十六歲。御史胡紘以韓侂胄指劾丞相趙汝愚并及先生。

水心集二十六通直郎致仕黄公行狀、今念去歲臨於重華、旦

晡輒與子由同侍事殿門外。末云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粮葉某狀。

慶元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七歲。二月、罷主冲祐觀。

宋史本傳、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冲祐觀。

四朝聞見錄一、紘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為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通鑑寧宗紀、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按通鑑、時監察御史胡紘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以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蓋紘言先生無君、即此疏也。

朱子集三十一答蔡季通書、葉正則遭論、鐫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按此即先生降兩官、時論者御史胡紘

也。葉譜繫罷官於元年，失攷。

是年，余端禮、京鏜相，召陳賈爲侍郎。朝廷方以禁用僞學之徒，削朱子官，竄蔡元定於道州。

慶元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八歲。時朝廷申嚴僞學之禁，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用知綿州王沇言，籍僞學黨五十九人，先生與焉。

李心傳道命錄七下：臣僚上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説試題，陰通私書，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三溫人蓋謂先生及文節陳公、忠文徐公也。

續通鑑寧宗紀：慶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㉕，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黄由、

黄巋、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游仲鴻、吴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巋、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吴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按李心傳道命録七下僞學黨籍，葉適，太府卿。時吾温同列僞籍者，知臨江府徐誼，中書舍人陳傅良，户部侍郎薛叔似，校書郎陳峴，國子博士孫元卿，國子正陳武，福建提舉蔡幼學士人周端朝，與先生共八人。又據道命録姚愈疏，慶元四年上。與通鑑稍異。

慶元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九歲。朝廷以諫議大夫張釜、姚闢言，申嚴僞學之禁。先生始定居于永嘉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之來學。

通鑑寍宗紀、慶元四年夏四月、右諫議大夫請下詔禁僞學。又按道命録七下、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於是下詔戒飭、有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知實類乎紹聖之姦黨等語。而通鑑又言、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爲郡。四川茶馬丁逢極言元祐、建中時調停之害。攷先生重起典郡在嘉泰二年、通鑑誤也。

水心集十六莊夫人墓誌銘、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之實來。㉗於是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重、從余窮絶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執㉘厓、且誦且思、聲悲苦。

水心集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吴民表宣義云、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禊飲、明門闔郭共燒香。又云、我久無家今始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填高幫濶爲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又云、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晒枯。花草只今如

右集十五陳氏[30]表墓誌云、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啓、其居實近水心。

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又云、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榜單槳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29]日上還當處處門。又云、吳翁肥遯逾七十、朮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比亦堪書。按水心村在郡城三角門外會昌湖最勝處也。生薑門於圖經無攷、或即今所稱三角門、先生嫌其名俚、而以雅馴語易之耶。吳氏表為潛室先生、考其所居、蓋與水心相近、故有西鄰之語。先生蓋於是年始歸、而卜居於此。

水心集二十九題周子實所錄、余久居水心村落、農蓑圃笠、共談隴畝閒閒。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按、子實不知其名、蓋亦永嘉人。

水心集祭何知院文、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蓋[31]何知院蓋謂何溥、當亦與公同居水心左近。

慶元五年己未、先生五十歲。夏、得風眩疾。

水心集十五高永州墓誌銘、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爲、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於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爲。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操筆矣、乃次而銘之。

孫永叔墓誌銘、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値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于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

水心别集先生自跋、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

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蘇而未愈也。

慶元六年庚申、先生五十一歲。以有疾居家。

嘉泰元年辛酉、先生五十二歲。以有疾居家。

嘉泰二年壬戌、先生五十三歲。朝廷弛僞學禁、復畀先生祠祿、尋起知衢州、辭、復命爲湖南轉運判官。是年夏、赴任。

乾隆泉州府志宋文職官、知泉州軍州葉適、永嘉人、嘉泰三年四月任、九月赴召。按據此則先生知泉州以嘉泰三年到官、其召爲秘閣修撰在三年九月、惟不知泉州之令確在何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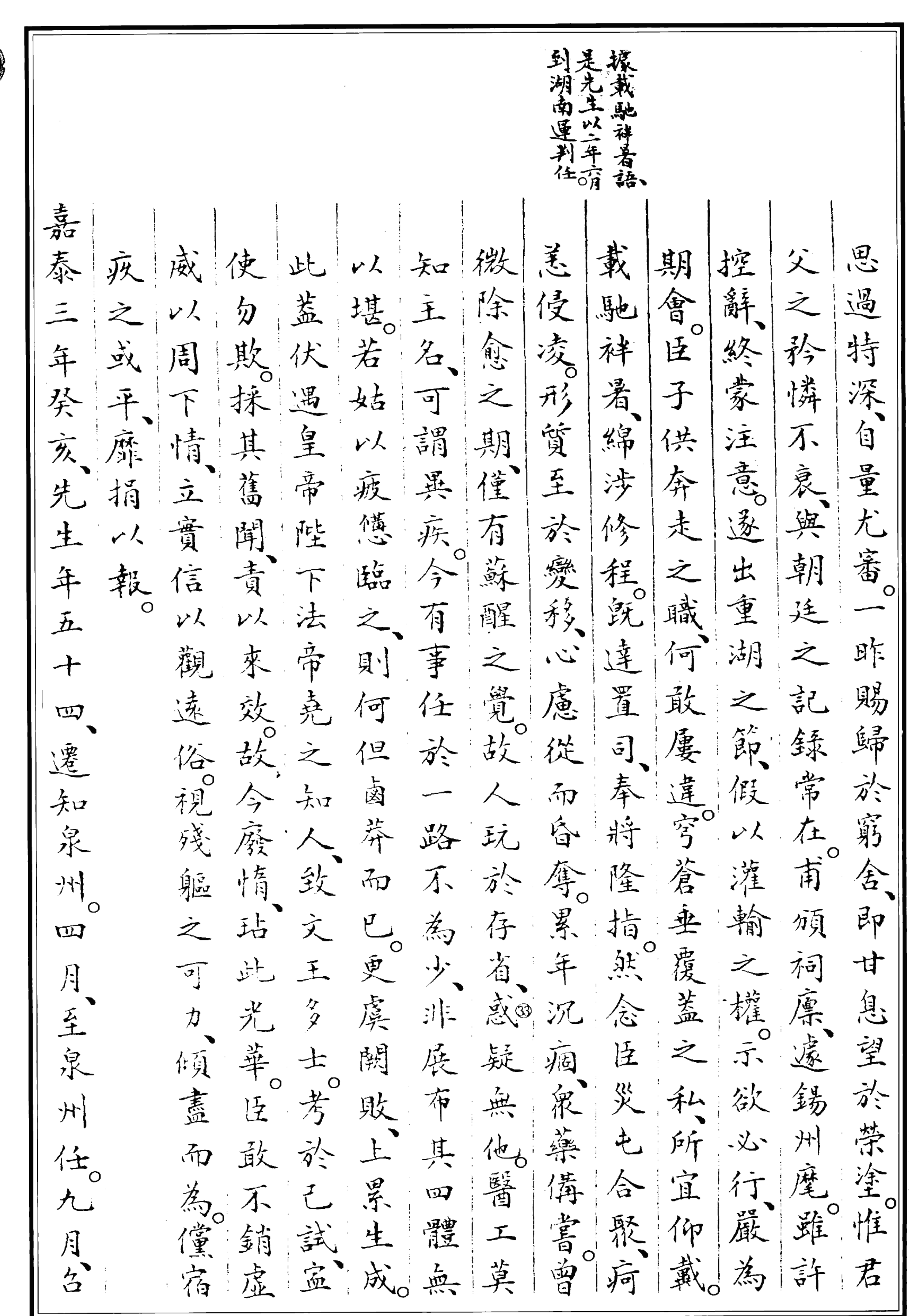
道命錄七下、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温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侂冑、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姚愈此疏上於慶元二年、或其時已起先生典州郡、而史失書耶。按水心集、慶元二三年間、先生方以疾居家、無出典州郡之事。或道命錄所云、即謂嘉泰三年以後事耶。

道命錄七下、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侂冑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

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僞學之徒餘蘖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愉盡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説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其年二月朔、此嘉泰二年二月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黄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官㉜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無復有言、自是學禁稍稍解矣。按、嘉泰二年、臣僚乞禁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説、上從之、即此疏也。先生遂以是年復典州郡。

宋史本傳、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至泉州、召入對。

本集二湖南運判到任謝表、冒選擇於久閑之日、厚矣曷酬。拜恩除於尚病之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



據載馳祥暑語、是先生以二年六月到湖南運判任。

恩過特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廩、遽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為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祥暑、綿涉修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然念臣災屯合聚、痾恙侵凌。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痼、衆藥備嘗。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33]疑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為少、非展布其四體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多士、考於已試、宜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今廢惰、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虛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為。儻宿疢之或平、靡捐以報。

嘉泰三年癸亥、先生年五十四、遷知泉州。四月、至泉州任。九月、召

爲秘閣修撰。上書言人才離合及湖南泉州財賦事。尋權兵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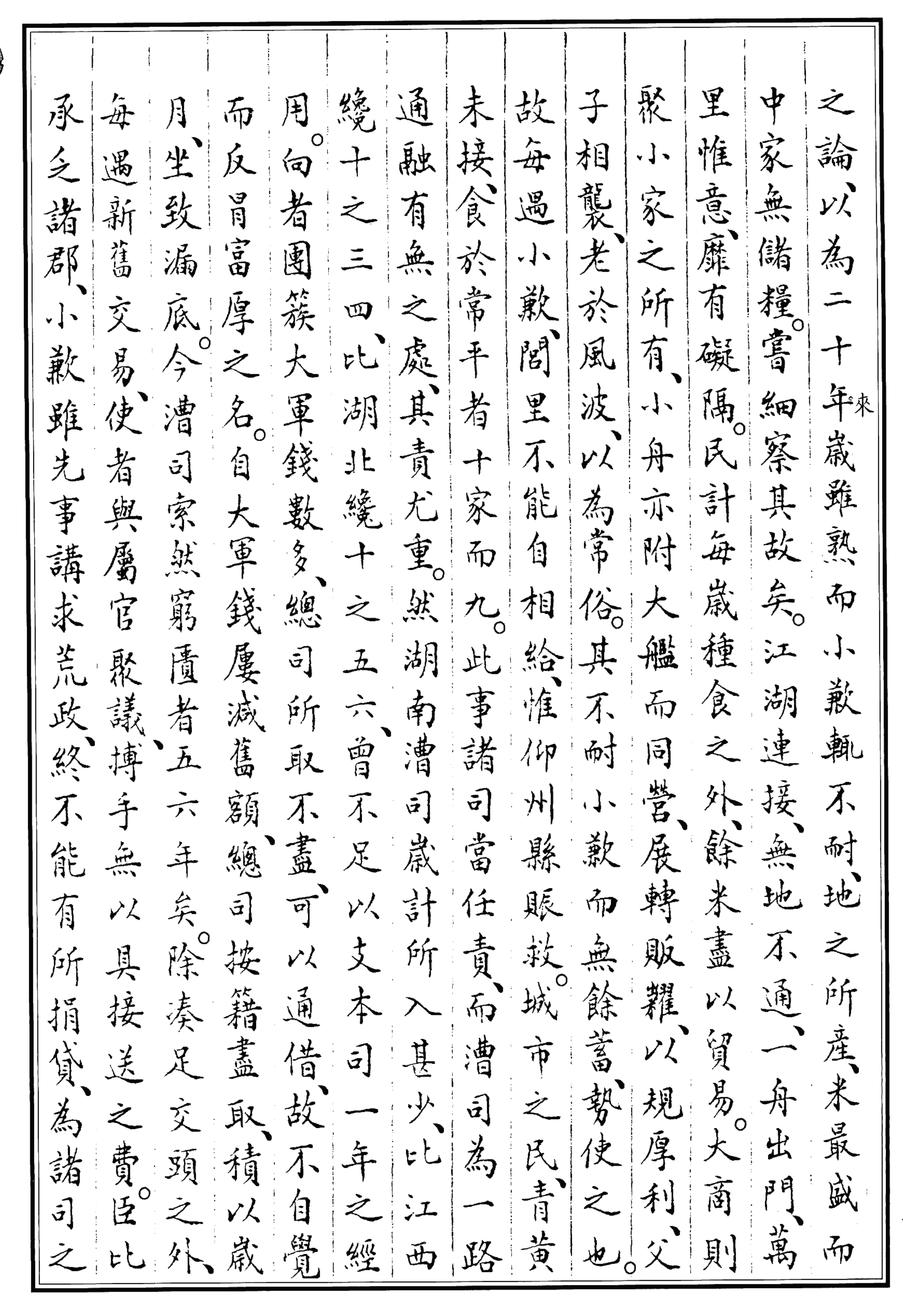
乾隆泉州府志二十六文職官、知泉州軍州葉適、永嘉人、嘉泰三年四月任、九月赴召。

本集二除秘閣修撰謝表、諗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秘、肇自政和。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猷時望、積累外庸。不虚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遽過以挺災。坐閲寒凉、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襃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蹴是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疏、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

矣賁賚、燁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痾之縈薄、未測頹齡。恐綿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水心集上寍宗皇帝劄子、曰抄六十八作嘉泰上殿三劄。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為成王賦㉟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己、竊嘗中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啟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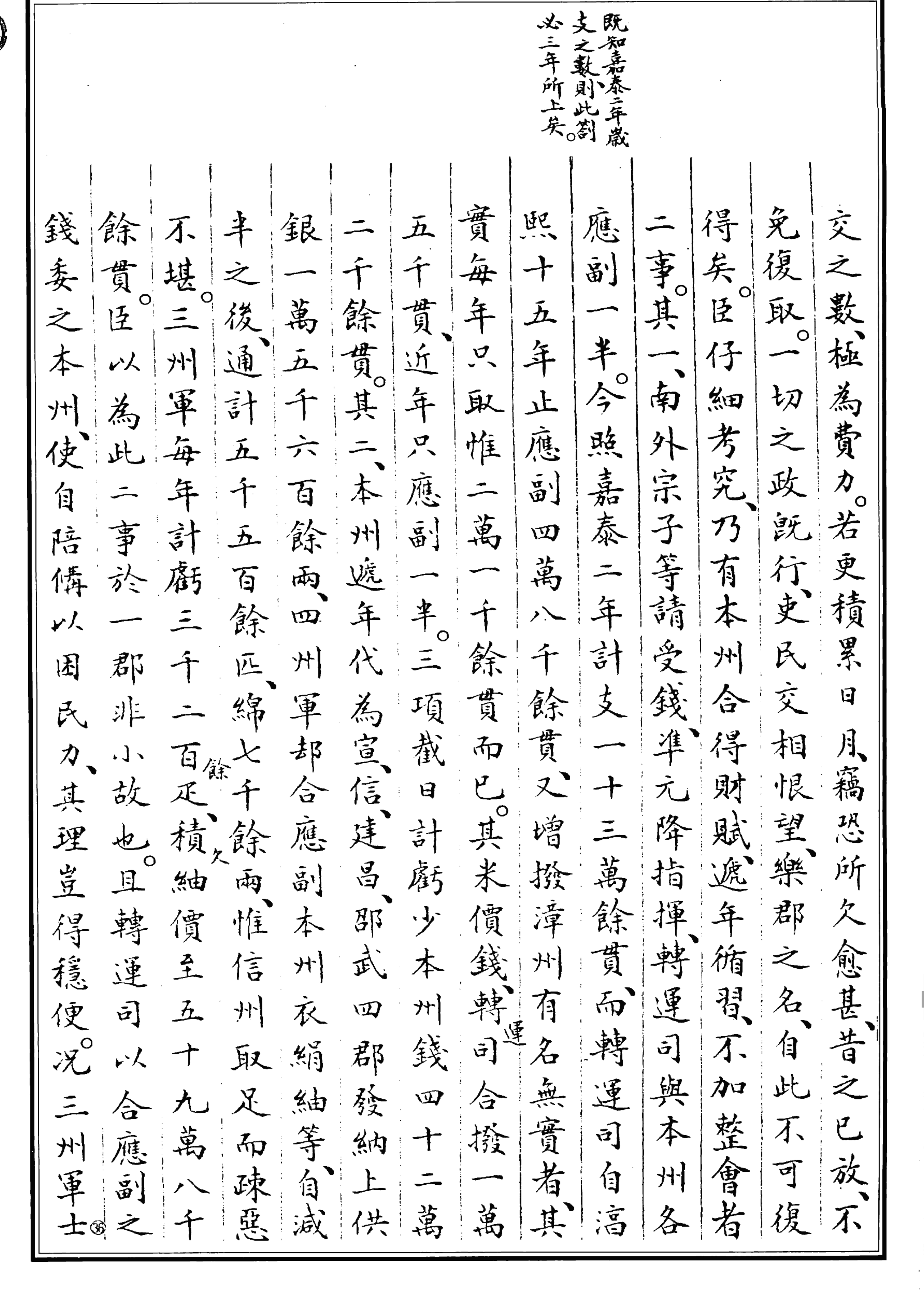
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狥，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劄子二：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



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為諸司之

倡。去歲祁陽蔣圜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閟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叛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臣竊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産錢定入、横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吏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



既知嘉泰二年歲支之數，則此劄必三年所上矣。

交之數，極為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為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卻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疋〔餘〕，積〔久〕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為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

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聰、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搪拄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按、本集云嘉泰三年、日抄六十八作嘉泰上殿三劄。蓋是時先生雖已復官、而疾尚未愈也。

通鑑、嘉泰二年正月、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

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所長、罪莫贖也。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並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摳衣贄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說於淺俚不

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徧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獘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由慶元初今亦八年、㊴陽内陰外、其類已分、眞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禄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説、召見而賜對、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僞㊵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有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照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

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胡紘、劉德秀既罷、京鏜已死、何澹復罷、韓侂胄亦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讎之説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

二月甲申、弛僞學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會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爲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黄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宋史本傳、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

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丁父朝請公憂。

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又曰、子男六、曰達、曰

適、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遜、曰過、曰邁、曰造。

嘉泰四年甲子、先生五十五歲。二月初八、葬父朝請公于無相院山。疾稍間、復自修所著外稿。

水心集十五朝請郎葉公壙誌、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夫人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

別集自跋、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惧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絶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説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于後、他日以授寀、宓焉。

白珽湛淵静語二、韓侂胄為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

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飲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寍人、後舉進士。

奏賜滕宬號康靖處士。

水心集二十七奏薦滕賢良、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宬、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淳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為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為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宬者。而康靖自樂、不競不絿、年逾五

按水心集二十四滕季度墓誌銘云、余為奏援康靖處士、佗胄猶靳、悔不滅事。又云、嘉定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五。按嘉定十年戊寅、上距嘉泰四年甲子十五年、季度年止五十、此言年逾五十、則

當在開禧間先生在建康時。此条宜移於後。

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廛，甘於退老，遁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嵗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沖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康靖處士。

補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夭。曰宣，曰阿阜，曰寀，將士郎。曰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夭。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

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及是不克合。吳人滕宬記壙。按、此先生自誌父墓、而屬名于門人滕宬、猶今日使它人填諱之意。又按先生自跋外藁言、以授宲、宓。及祭高令人文則言、宓滯下夭。高令人墓誌又言、晚歲三子始育、而集中又有祭子三郎文、則先生本有三子、後宓與令人相繼亡、三子亦不育、主後者惟宲一人。又按媛女壙誌言、連失二女、則季亦先生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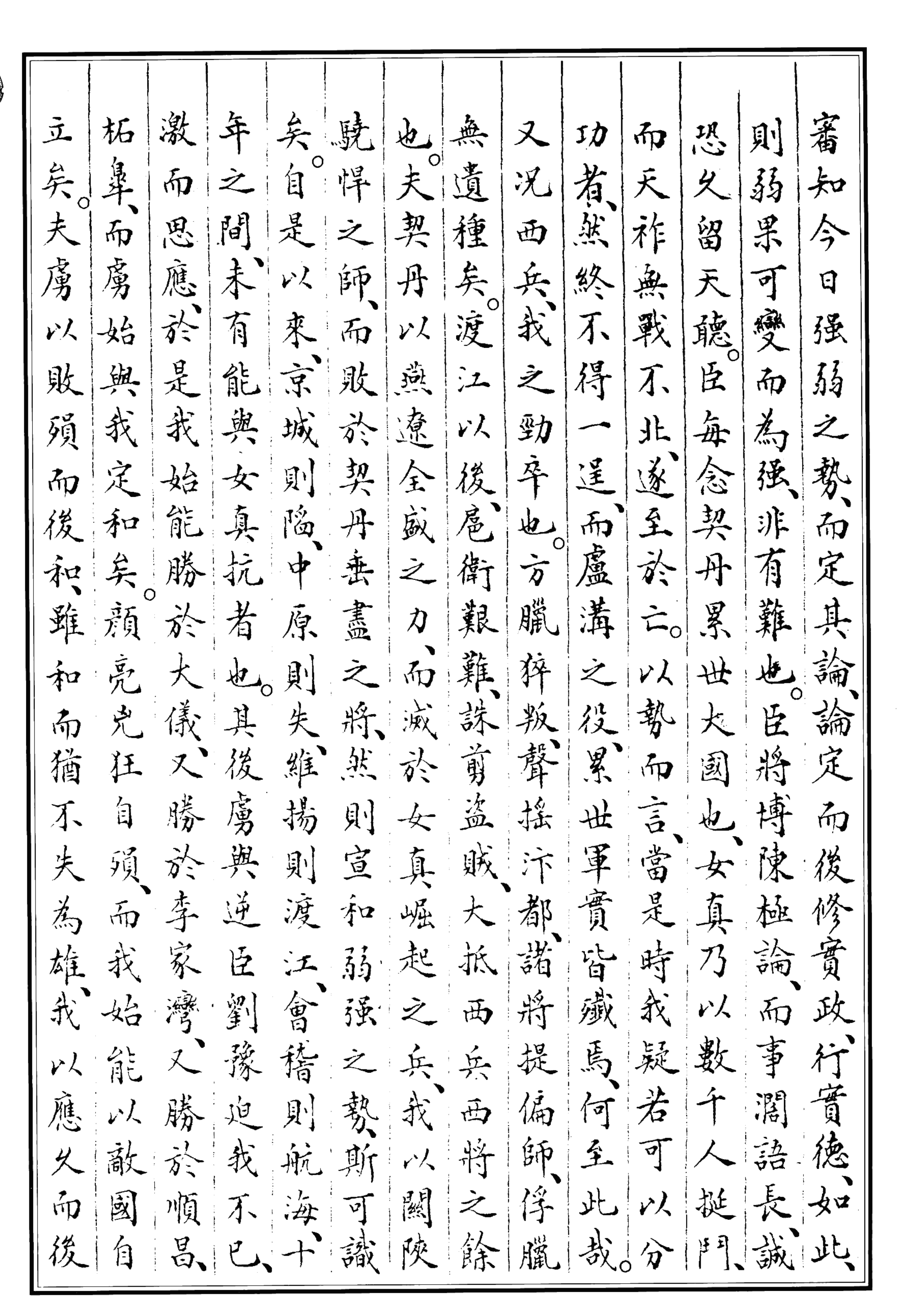
開禧元年乙丑、先生五十六歲。韓侂冑謀伐金。

開禧二年丙寅、先生五十七歲。免父喪、召入對延和殿、極言恢復大計。尋除權工部侍郎、改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辭兼職。

宋史本傳、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

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閑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敗、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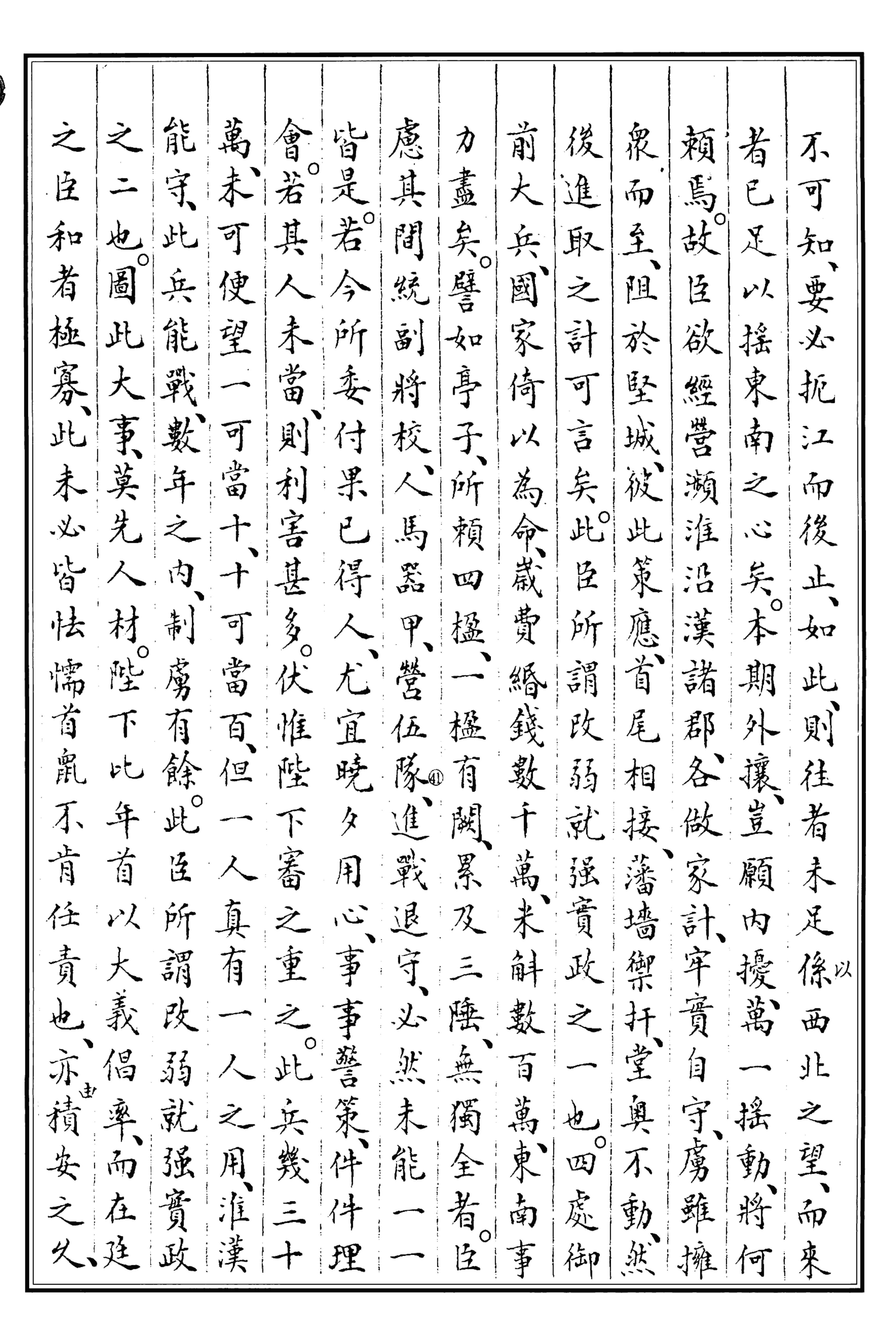
水心集一上寧宗皇帝劄子、日抄六十八作開禧上殿劄子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彊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



審知今日强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强、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鬥、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翦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弱强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顔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

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强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强、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鋭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强、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邉、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専倚大軍迎敵、勝負



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顧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墻禦扞、堂奥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積安之久、

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材、隨其大小、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就麤澁、易脆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内、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虚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實、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内窮奢侈、外黷兵革。宣和之後、方臘

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㊷始立、燕雲作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自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足㊸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捐、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可㊹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

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强、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集二除工部侍郎謝表、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忝掌土之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遂羅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强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逾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漸甚衰遲之迫。鎡稱銖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細得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

毖而求助、謙以圖終。拔臣寡特之中、冀銷近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湛涓勺之輸、穹昊益高、尚竭厶微之告。

又除吏部侍郎謝表、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强、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胥疏退惰之中、功名絶紀、蹇産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内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為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屬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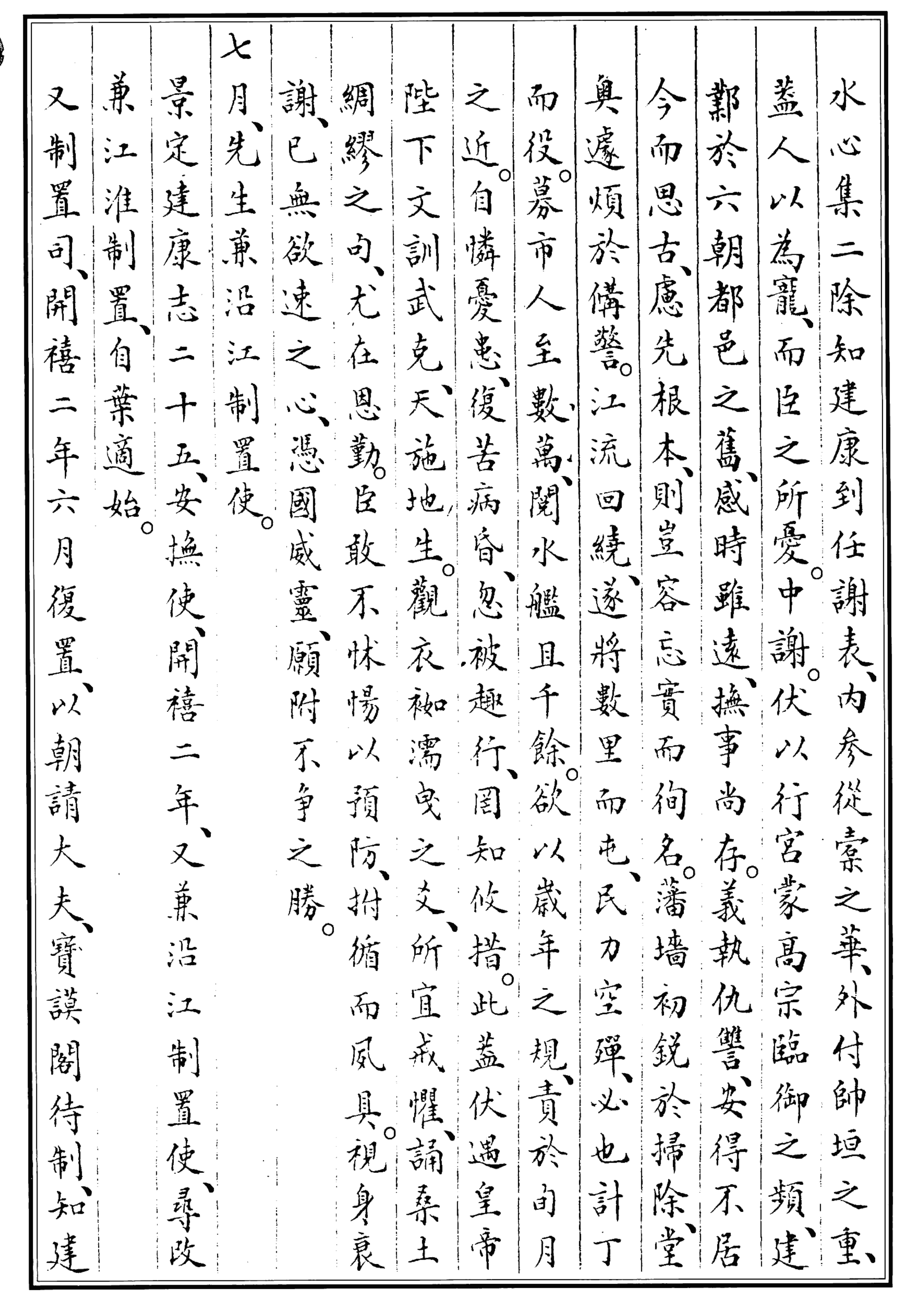
林下偶談二、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

其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

林下偶談三、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彦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擧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憫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朝野雜記、韓侂胄將擧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

六月、先生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



水心集二除知建康到任謝表、内參從槖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葢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宫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於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讐、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墻初鋭於掃除、堂奥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數萬、閲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袽濡曳之文、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争之勝。

七月、先生兼沿江制置使。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安撫使、開禧二年、又兼沿江制置使、尋改兼江淮制置、自葉適始。

又制置司、開禧二年六月復置、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建

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葉適兼沿江制置使。景定建康志十四、開禧二年丙寅六月二十二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七月十一日、兼沿江制置使。

景定建康志留都錄一、行宫留守、葉適開禧二年六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公事。

水心集十葉嶺書房記、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爲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顫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闚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背復邀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僎雖敗、而亦

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按子重名任，必勝子，時公辟為幹辦。

開禧三年丁卯，先生五十八歲。二月，除寶文閣待制，改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尋召歸。

宋史本傳，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絃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

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三年二月十六日、除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七月、召赴行在。

水心集二安集兩淮申省狀、右遂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未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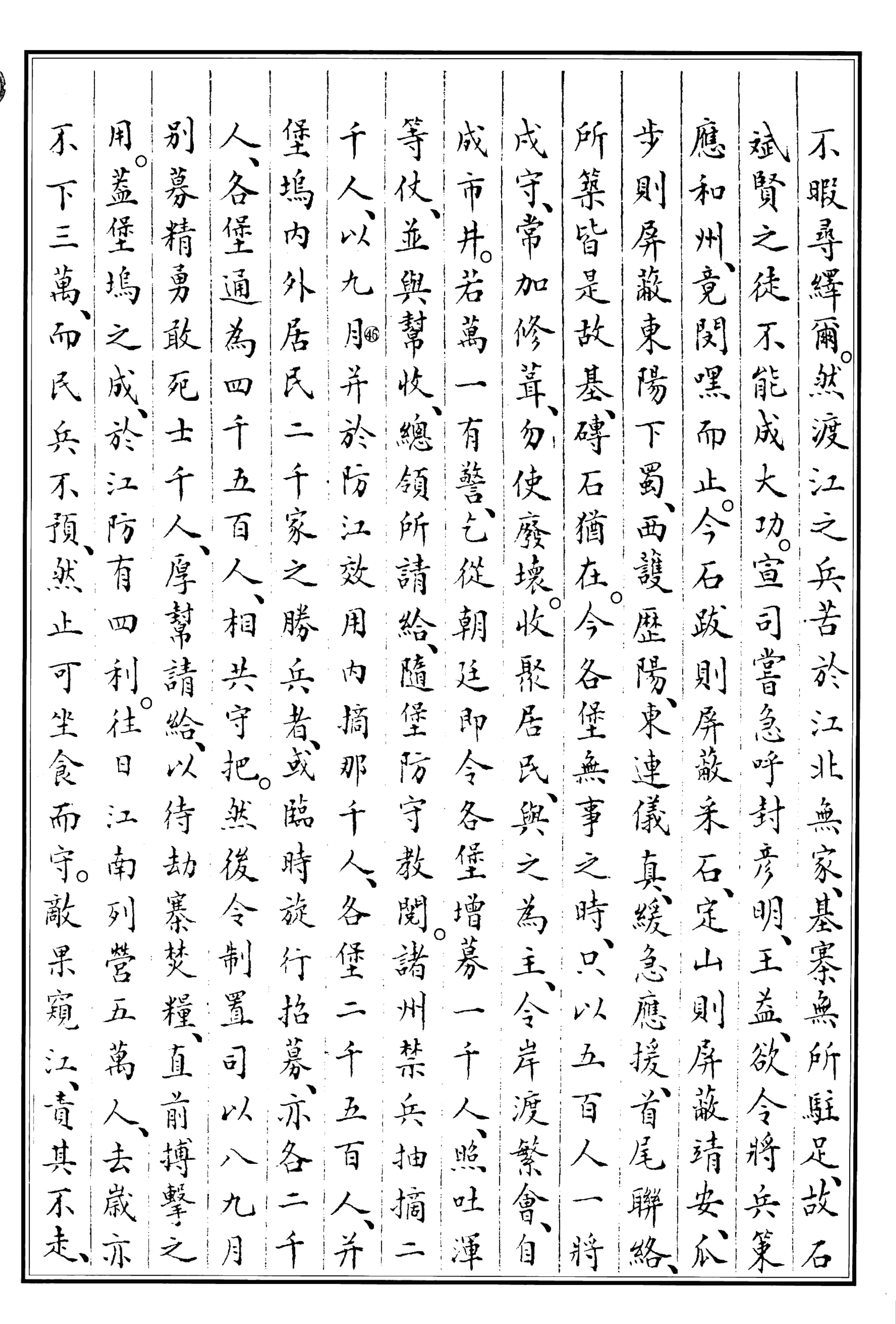
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

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以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内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於驗也決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强力、少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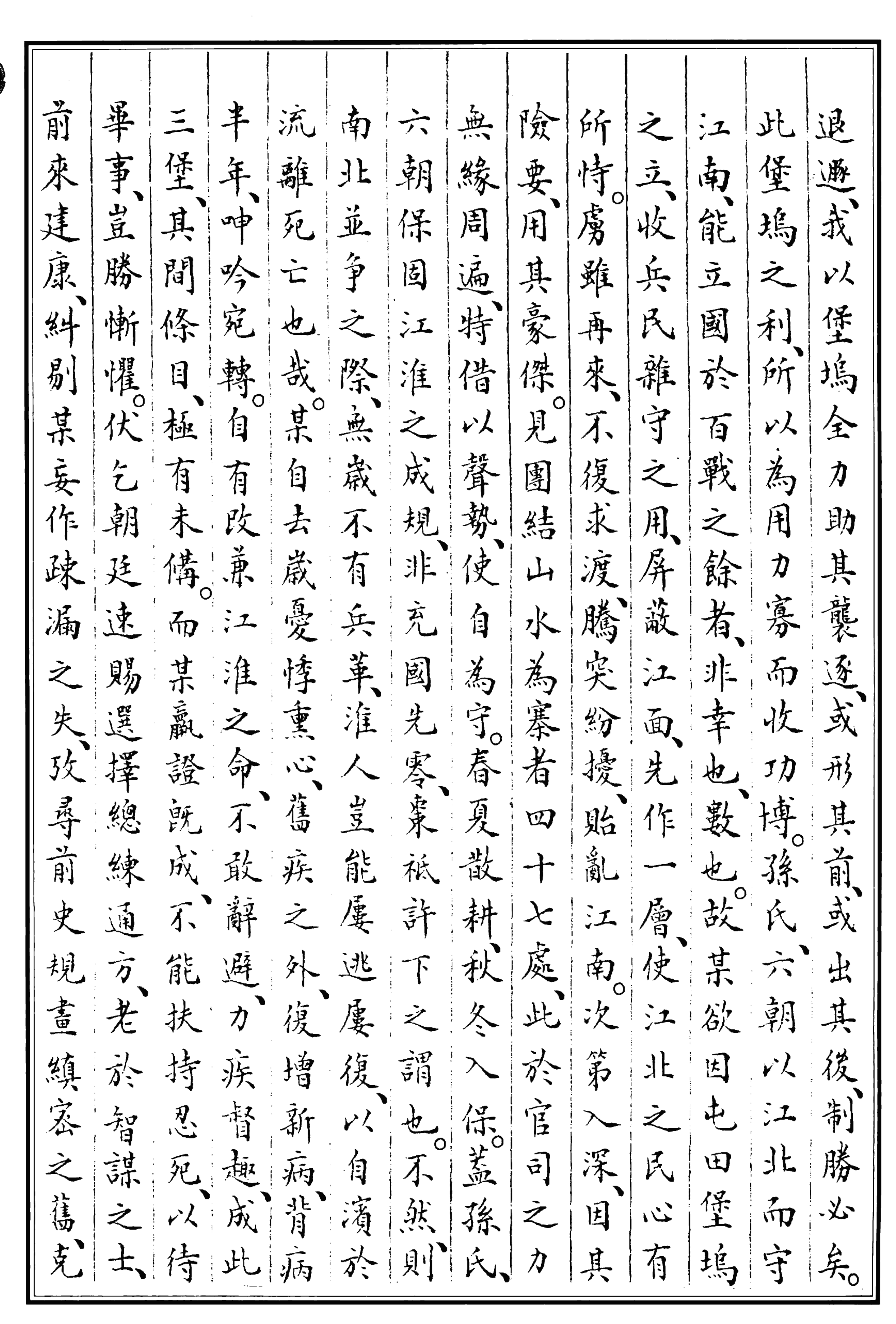
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㊺

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令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内，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内，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説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壍，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有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

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攣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濶，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摇，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术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繫壘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


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祛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彥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令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46]并於防江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江防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

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我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却，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為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而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决死鬥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强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脱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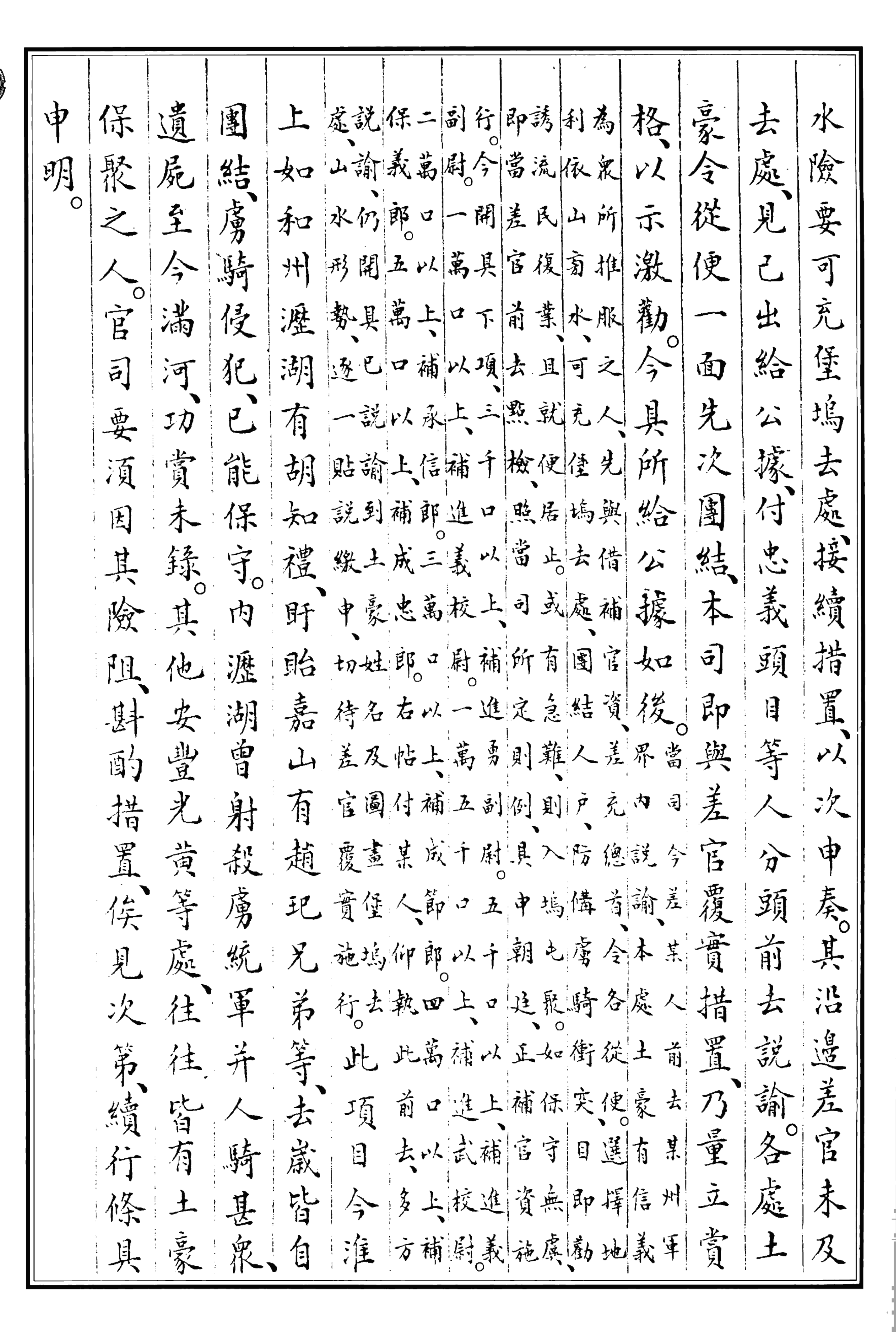


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保。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瀕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歲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攺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

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按景定建康志三十五、有堡塢事宜五條、當在此狀之後。今據志補載。

景定建康志三十五、葉適議安集淮民以扞江面。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梁殘寇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真、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真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定山一帶係屬真、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一帶最為徑便。其滁州人戶願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稅役、自合仍舊屬真、和州。和州則於揚林石跋、不但緩急之際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虜騎蹂踐兩淮、曾於瓜步、定山一帶劄寨、及於揚林石跋窺覘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為緊切去處。

一、上項瓜步、定山、揚林、石跋竝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或依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擇別有山



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團結，本司即與差官覆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為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便，選擇地利依山負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户，防備虜騎衝突，目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止。或有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照當司所定則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具下項，三千口以上，補進勇副尉。五千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口以上，補進武校尉。二萬口以上，補承信郎。三萬口以上，補成節郎。四萬口以上，補保義郎。五萬口以上，補成忠郎。右帖付某人，仰執此前去，多方說諭，仍開具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山水形勢，逐一貼說繳申，切待差官覆實施行。此項目今淮上如和州歷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等，去歲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已能保守。內歷湖曾射殺虜統軍并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他安豐光黄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俟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

一、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為淮民保聚之計、合於内起蓋蘆蓆屋、屯駐官兵、及應副本司官吏安泊樁頓錢糧軍器等。内倉敖甲仗庫等合用瓦屋。仍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虜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措、歸一數目、欲乞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樁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遣、即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申朝廷出豁施行。兼照若與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

一、今來所立堡塢、蓋為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即互策應、燒劫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尅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為率、欲乞朝廷行下内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

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濠、光、揚、楚、真、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鎮無為、巢縣等處、竝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按、建康志此五條繫于安集淮民議後、本集所載申省狀及堡塢狀即此議、而佚後五條、今補載於此。

水心集六禱雨題張王廟詩跋、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秧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建鄴守龍泉葉適。按、公以七月召赴闕、替之者徐忠文公誼也、亦吾溫人。

十一月、韓侂冑誅、中丞雷孝友並劾先生、奪職奉祠。

宋史本傳、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

自金陵歸、舍舟山行、過寍國、訪知寍國縣金華應懋之。

水心集十六夫人林氏墓誌銘、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寍國

號令清省，絶少笞朴，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舍舟山行，始識君。按懋之，簽樞林大中壻，侍郎孟明弟也。

宋元通鑑，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

嘉定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九歲。奉祠家居。

嘉定二年己巳，先生六十歲。奉祠家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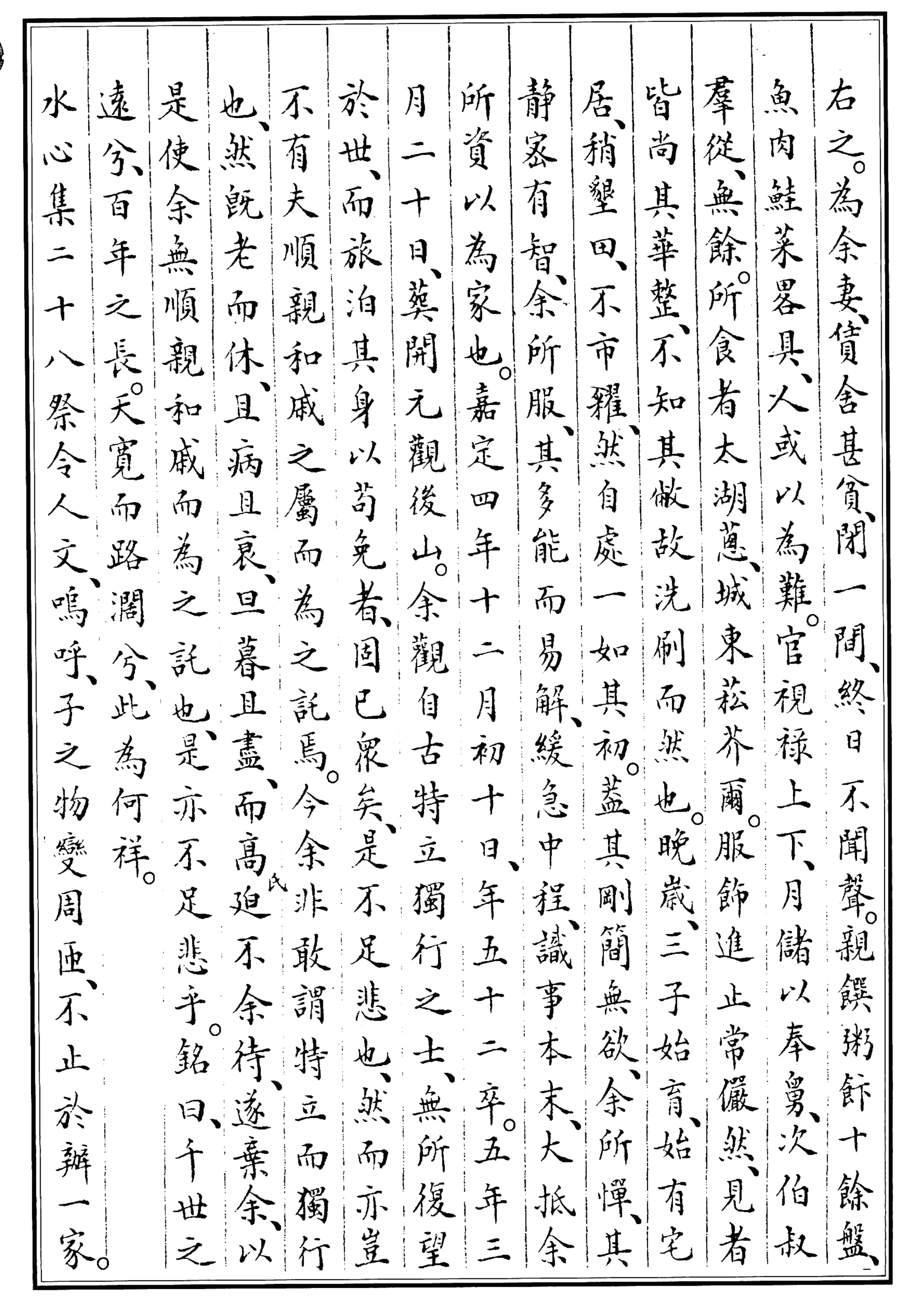
與同邑薛奉常紹爲真率之會。

水心集十九中奉大夫薛公墓誌銘，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末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按承之嘉定五年卒，年七十四，先生以三年甫及六十。

嘉定三年庚午，先生六十一歲。奉祠家居。

嘉定四年辛未，先生六十二歲。十二月，高令人卒。

水心集十八高令人墓誌銘，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



右之。為余妻、賃舍甚貧、閉一間、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飦十餘盤、魚肉鮭菜器具、人或以為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叔羣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蒐、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儆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壟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為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為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為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路濶兮、此為何祥。

水心集二十八祭令人文、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辨一家。

材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新。動息先至、如鶴警分。尺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為、丘虛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既罔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亦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噤野鴈而吞聲。大塊漫漫、誰濁誰清。昭子無昧、浩乎獨行。

又代子祭令人文、某僅脫童丱、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按、此蓋代子寀輩祭其母也。

嘉定五年壬申、先生六十三歲。子寀卒。三月二十日、葬高令人于開元觀之後山。

水心集二十八祭內子令人文、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

私、黎本涼本作使。

按、傫其下、黎涼本缺四字。國初大字本及永嘉乾隆本均有玄孃童子四字、似以肌補也。

成、黎本作我、今以意改。

按、誤下、黎涼本缺三字。敗、黎本缺。化、黎本缺。罹、黎本作我、姑從大字本及乾隆本。

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私顧既然、使有中專、侃侃雝雝、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宓滯下夭、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傫然枯峙。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縻其[49]　若孩、遲我同往。按、此蓋葬時祭文。令人以十二月初十日卒、其葬在此年三月、而墓誌及前祭文均不言喪子、則宓卒在此年春間。

子三郎殤。

水心集二十八祭子三郎文、噫嘻、汝其幼成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怪病、如追冦讐。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葬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誤　事雖麤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化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按、三郎蓋以令人葬後卒、墓誌言晚歲三子始育、然則先生是時獨存一子冢耶。

嘉定六年癸酉、先生六十四歲。

嘉定七年甲戌、先生六十五歲。

嘉定八年乙亥、先生六十六歲。

嘉定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七歲。

嘉定十年丁丑、先生六十八歲。

此事在先生謝待制提舉崇福宮後。耆卿書稱崇福待制侍郎、可見不應繫之丁丑。

是年、臨海陳耆卿自青田來永嘉、以所著篔窗初集及論孟紀蒙求教于先生。先生深歎異之、遂授以文法。及先生卒、篔窗以文鳴天下。

同治青田志八秩官主簿、陳耆卿、嘉定十年以廸功郎至、十三年陞。

又名宦傳、時水心葉適倡道永嘉、以斯文為己任。耆卿上書請益、躬造其廬。水心一見歎異、作詩送之、有云、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唯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為失。其推許之者至矣。十三陞從事郎、慶元府教授。

陳耆卿篔窗集五上水心先生書、十月五日、廸功郎、處州青田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蓺之以為穀者也。經麴蘖也、四書釀之以為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蘖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上、倀倀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戶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為八珍大饗也。耆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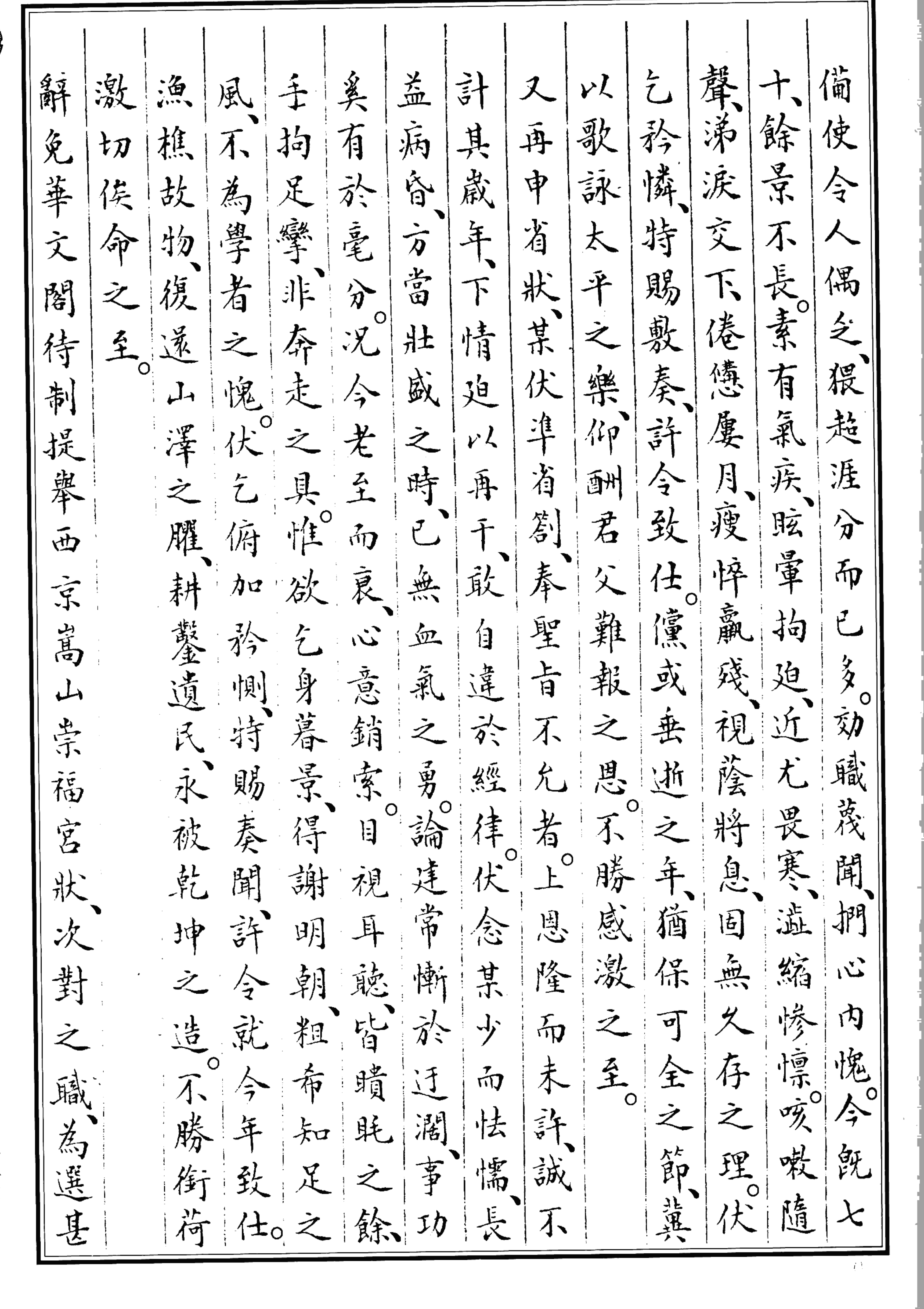
起山林中、不敢自絶於斯道。竊闚先生學十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嘘吸太極、軫轄三元、駕風鞭霆、幹[51]乾轉坤。闡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林下偶談二、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52]篔窗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為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為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嘉定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九歲。

嘉定十二年己卯、先生七十歲。再乞致仕、不允、尋授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水心集二中省乞致仕狀、某伏自帖[53]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



備使令人偶乏、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懍。欬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之至。

又再申省狀、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瞶眊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為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次對之職、為選甚

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因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老、則或容賦禄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姓名已没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信己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違忤、暨乎外專屏翰、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憶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恭告請、

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除、俾再通於禁籍。尚靡素廩、仍躡真游、為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為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益欲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兢惭罔措。按、乞致仕狀云、今既七十、餘景不長。辭待制狀云、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又云、特畀新除、復還舊物。又謝待制表云、至于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除、俾再通於禁籍。[55]是先生以老引年、請致祠祿、而朝廷不允其請、復除待制、更俾觀[56]提舉祠錄。蓋前奪制置時、猶主宮觀、而今復還待制、又畀以提舉祠祿、則其體更崇。故辭待制表云、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之語、而謝待制表又云、命賜忽超於新特也。所謂本官者、蓋即前為制置使時之朝請大夫傳未及詳、葉譜繫復待制于六十九、似亦未詳攷。

藏栩浣川集二賀水心先生七十詩，欲盟鷗鷺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許何。遲此經綸今日後，定須酬折得年多。著書新藁天無盡，閱世閎心海不波。七十郤嫌人賀壽，繚牆門雨長庭莎。

是年五月，弟子宋駒廐父卒於山陰，先生聞而傷之。

水心集二十五宋廐父墓誌銘，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予老矣。

水心集二十九題拙齋詩藁，而余既七十，無會合期。

嘉定十三年庚辰，先生七十一歲。

嘉定十四年辛巳，先生七十二歲。

嘉定十五年壬午，先生七十三歲。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宋史本傳，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

水心集二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為之改祠賦

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為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頹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祗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為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朝廷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為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按、本傳無直字、謨作文、當從本集。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啟沃前旒。顧慚良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必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為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跻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會無曝背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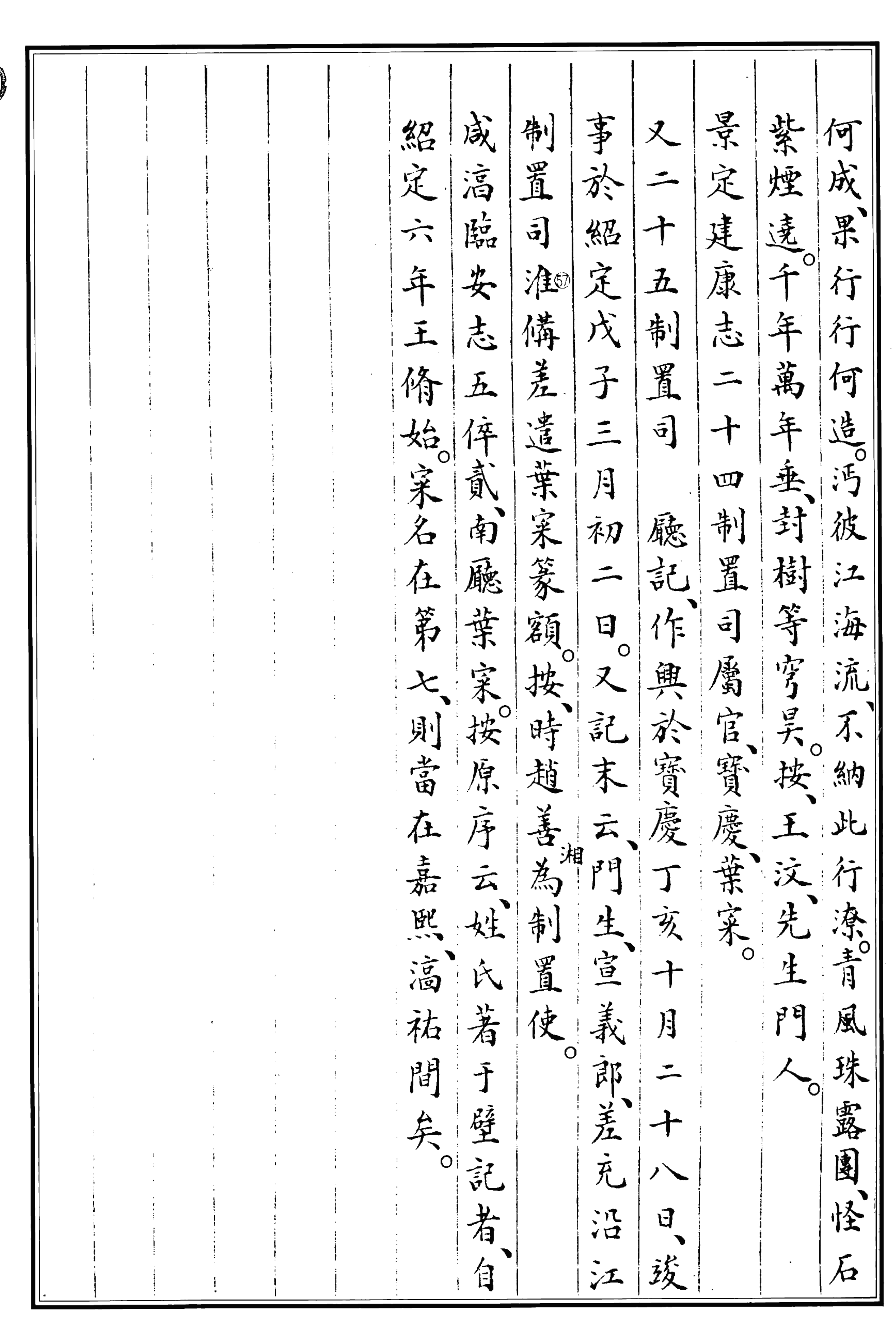
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畏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恩。

嘉定十六年癸未、先生七十四歲、卒、贈光祿大夫、謚文定、葬慈山。

子寀、寶慶間為沿江制置使屬官。

宋史本傳、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文定。萬麻溫州志、葉文定適墓在城內慈山。按、慈山不見郡志。

南宋羣賢小集拾遺王汶水心先生墓下作、排雲上殊庭、儛物儼神道。含酸步逶迤、積疹思邂逅。乘風來帝旁、說駕落窮島。百聖集會期、萬化資斧藻。瞻前鳳飄飄、顧後龍矯矯。寶璐列中華、韶音被夷獠。肅肅閎里牆、萋萋墓林草。誰尸兩極夢、而復悲一老。叢余稚養蒙、今日幸茹蓼。超然欲徑陳、宵爾竟虛抱。育德德



何成、果行行何造。沔彼江海流、不納此行潦。青風珠露園、怪石紫煙遠。千年萬年垂、封樹等穹昊。按、王汶、先生門人。

景定建康志二十四制置司屬官、寶慶、葉寀。

又二十五制置司　廳記、作興於寶慶丁亥十月二十八日、跋事於紹定戊子三月初二日。又記末云、門生、宣義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准[57]備差遣葉寀篆額。按、時趙善湘為制置使。

咸淳臨安志五倅貳、南廳葉寀。按原序云、姓氏著于壁記者、自紹定六年王脩始。寀名在第七、則當在嘉熙、淳祐間矣。

劉宰挽葉水心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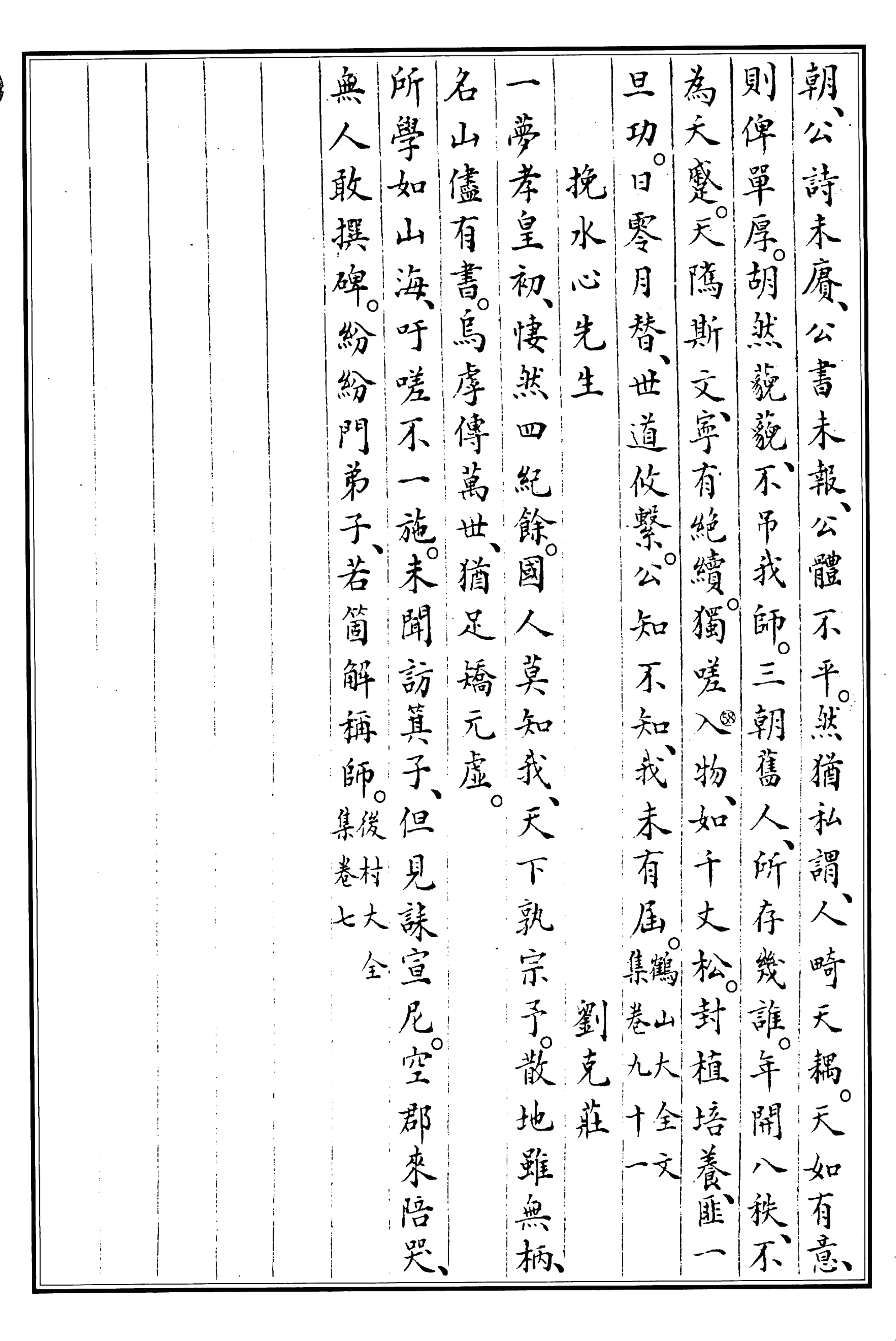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羣心知未昧、諸老屹相連。百歲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山川。

嘉會欣千歲、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禁路無停轍、江流有巨防。空餘遺藁在、萬古日爭光。

憶袖禰衡刺、嘗登元禮門。相忘如舊識、一笑等春温。東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遥憐人築室、煙鎖暮江昏。漫塘集三十六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魏了翁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霣。非傷吾私、我憂孔殷。舟流莫屆、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才弗乂。苟常有存、毋間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内同氣、睎為榮顇。門牆孤峻、基宇邃深。披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戢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慭。前年為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踔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



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藐藐、不弔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袟、不為天毖。天隲斯文、寧有絶續。獨嗟[58]入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屆。鶴山大全文集卷九十一

挽水心先生　劉克莊

一夢孝皇初、悽然四紀餘。國人莫知我、天下孰宗予。散地雖無柄、名山儘有書。烏虖傳萬世、猶足矯元虚。

所學如山海、吁嗟不一施。未聞訪箕子、但見誄宣尼。空郡來陪哭、無人敢撰碑。紛紛門弟子、若箇解稱師。後村大全集卷七

校記

①與：當作「爲」，見《四部叢刊》本《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六《林正仲墓誌銘》。

②同①。

③澈：當作「徹」，見右引書。

④「樂」下當脱「清」字。

⑤曰：當作「白」，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九《白石淨慧院藏記》。

⑥于：當衍，見《浪語集》卷二五《答葉適書》。

⑦之來：當作「從來」，見右引書。

⑧見：當衍。

⑨復：當作「後」，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四《丁少詹墓誌銘》。

⑩問：當作「閤」。

⑪「二」下當脱「年」字，見《宋史》卷三九六《趙雄傳》。

⑫滕宬：當作「滕宬」，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誌銘》。

⑬同⑫。

⑭「相」上當脱「丞」字，見《陳亮集》卷一九《與王丞相淮》。

⑮月：當作「日」，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三《厲君墓誌銘》。

⑯稽君：當作「嵇君」，見右引書卷一三《將仕郎嵇君墓記》。
⑰未：當作「來」，見右引書。
⑱傳傳：當衍一字。
⑲進祠：當作「近詞」，見《龍川詞箋注》。
⑳紹興：當作「紹熙」，見陳亮《龍川集》卷二八《何少嘉墓誌銘》。
㉑「州」上闕字當爲「眉」，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
㉒官：當作「宫」，見《宋史》卷四三四《葉適傳》。
㉓「始」上當脱「人」字，見右引書。
㉔困薄：當作「寡薄」，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㉕藉：當作「籍」，見《宋史全文》卷二八上。
㉖曾三：當作「曾三聘」，見《慶元黨禁》。
㉗是：當衍，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六《莊夫人墓誌銘》。
㉘執：當作「循」，見右引書。
㉙日：當作「月」，見右引書卷八《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吴氏表宣義》。
㉚陳氏表：當作「陳民表」，見右引書卷二五《陳氏表墓誌》。
㉛蓋：當衍。

㉜官：當作「宮」

㉝惑：當作「或」，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㉞壁：當作「璧」，見右引書卷二《除秘閣修撰謝表》。

㉟「卷」下當脱「阿」字，見右引書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

㊱三州軍士：「士」字疑衍。

㊲「非」上闕字，《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三》作「自」。

㊳照：當作「昭」。後文「照聖朝公正之心」亦同。

㊴「臣嘗謂」句：《道命録》卷七下作：「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於茲八年。」

㊵「僞」上當脱「習」字，見《道命録》卷七下。

㊶「隊」下當脱「陣」字，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二》。

㊷色：當作「邑」，見右引書《上寧宗皇帝劄子三》。

㊸足足：當衍一「足」字，見右引書。

㊹「可」上當脱「不」字，見右引書。

㊺「堡塢」下當有「狀」字，見右引書卷二原題。

㊻「九月」下當脱「至」字，見右引書。

㊼詞山：當作「祠山」，見右引書卷六《禱雨題張王廟》。

㊽亦：當作「忔」，見《水心集》卷二八《祭令人文》。

㊾「其」下闕字，右引書作「玄壙童兮」。

㊿「十三」下當脱「年」字，見前引同治《青田志》。

51幹：當作「斡」，見陳耆卿《篔窗集》卷五《上水心先生書》。

52「晚」下當脱「得」字，見《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53帖：《水心集》卷二《申省乞致仕狀》作「惟」，當是。

54「諧」下當脱「告」字，見右引書卷二《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狀》。

55藉：當作「籍」，見本譜前引文。

56「觀」上當脱「宫」字。

57淮：當作「準」，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58入：當作「人」，見《四庫全書》本《鶴山集》卷九一《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清・真采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一卷，清真采編撰。乾隆二十九年拱極堂刊《真西山全集》附録。

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字景元，一字希元，號西山，宋浦城（今屬福建）人。慶元五年進士，開禧元年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正、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奏言金國將亡，直聲動朝野。理宗即位，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再忤史彌遠落職。居家，修《西山讀書記》、《諸老先生集略》、《文章正宗》。紹定間起知泉州，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端平初召爲户部尚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年拜參知政事，尋致仕，卒，年五十八，謚文忠。德秀在當時以學術、政事、文章享盛名，與魏了翁並稱「真魏」。其學力崇朱熹，號稱一時大儒。爲文倡義理，主實用。著述甚多，有《大學衍義》、《三禮考》、《四書集編》、《讀書記》、《心經》、《政經》、《西山文集》等，清康熙中家祠刻爲《真西山全集》。又輯有《昌黎文式》、《文章正宗》、《文章正宗續集》等。《宋史》卷四三七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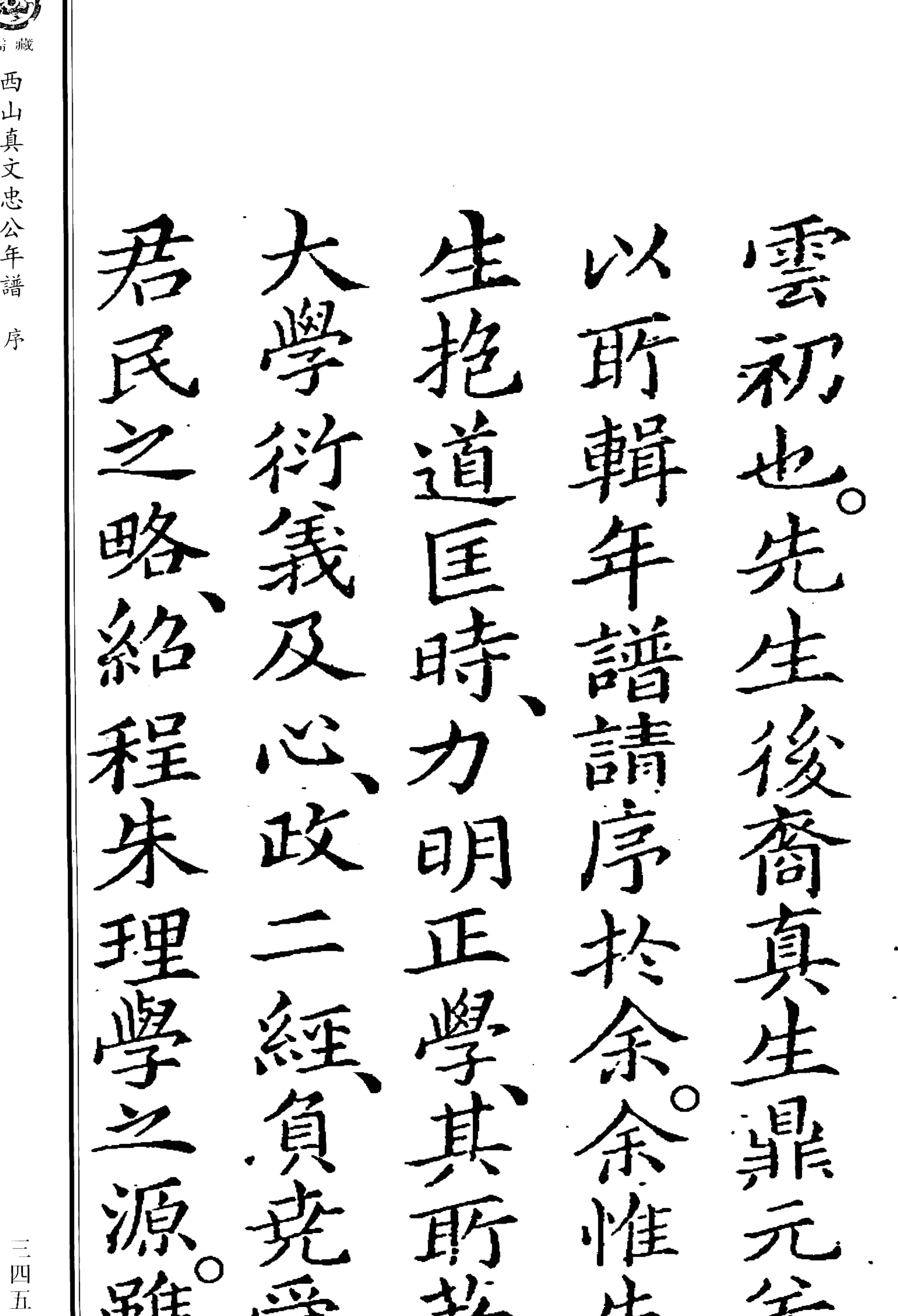
真德秀年譜，在宋有其子志道所編，見於劉克莊《西山真文忠公行狀》，然久已失傳。本譜爲德秀十九代孫真采編，附集刊行，初刊於乾隆二十九年，又有同治間祠堂本及光緒間刊本。是譜前有林鴻、吴鏞、李青震及真采序文四篇，而正譜則極簡略，譜末則多載後代崇祀，以彰顯其後世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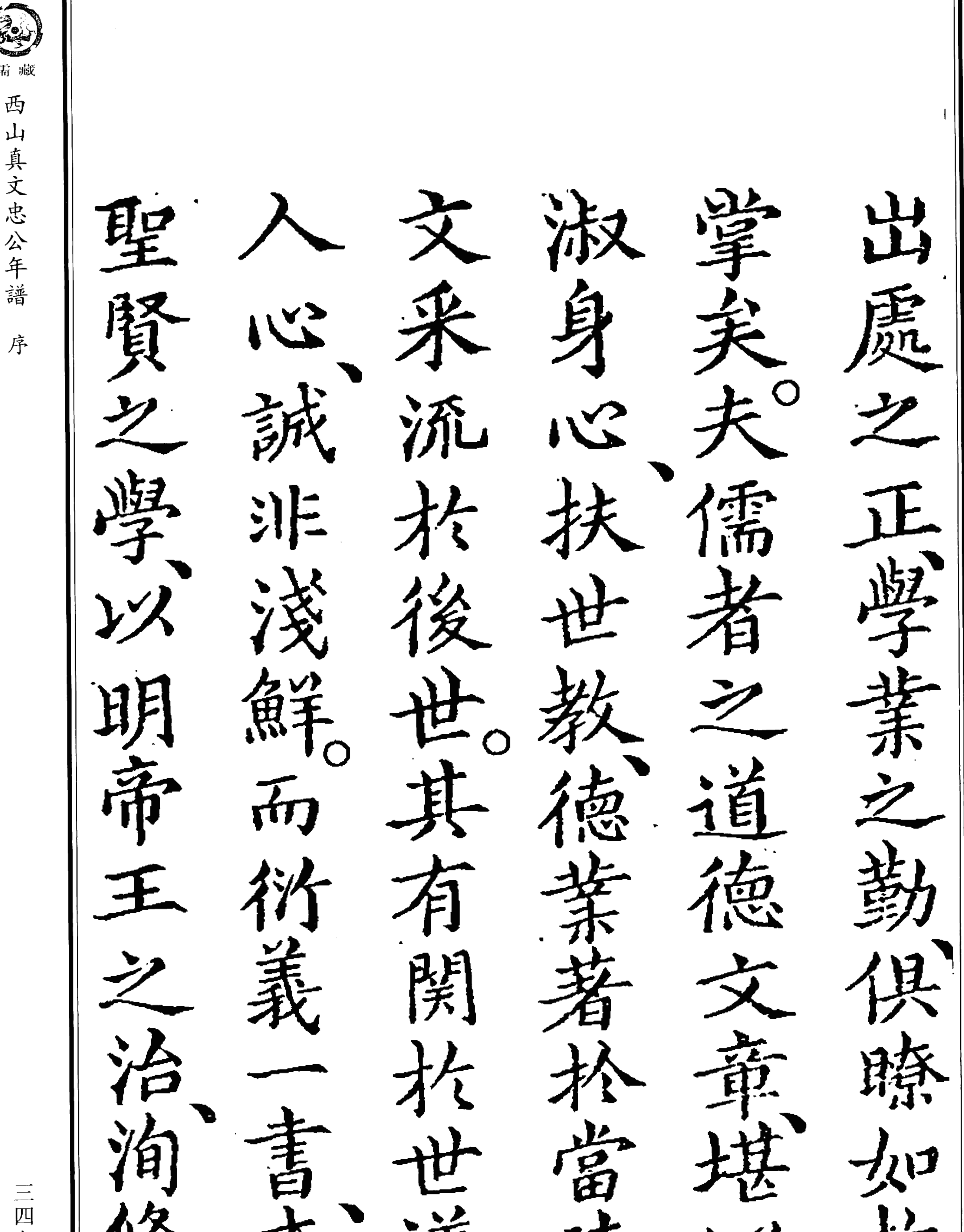
西山真夫子年譜序

自古通都大邑、必有鄉先生焉、所謂殁而可祭於社者、其道德文章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世世稱道不衰、則流風遺韻歷千百年如一日也。若浦城之有

真西山先生、是其人矣。先生歿後距今五百餘年、邑之士大夫以至於委巷之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真文忠公、爲宋代理學名臣云。此所謂民々秉彛、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談道之士、


孰不欲闡揚而表彰之、而況在雲礽也。先生後裔真生鼎元等以所輯年譜請序於余。余惟先生抱道匡時、力明正學、其所著大學衍義及心、政二經、負堯舜君民之略、紹程朱理學之源。雖

受知理宗，入典絲綸，而時值奸相柄國，不克大展其經濟之才，此固先生之不幸，亦由宋祚之將衰也。今閱年譜而知先生之立德、立言與年俱進，則讀先生之書者，當先閱先生之年譜，而



出處之正、學業之勤、俱瞭如指掌矣。夫儒者之道德文章、堪以淑身心、扶世教、德業著於當時、文采流於後世。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誠非淺鮮。而衍義一書、本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洵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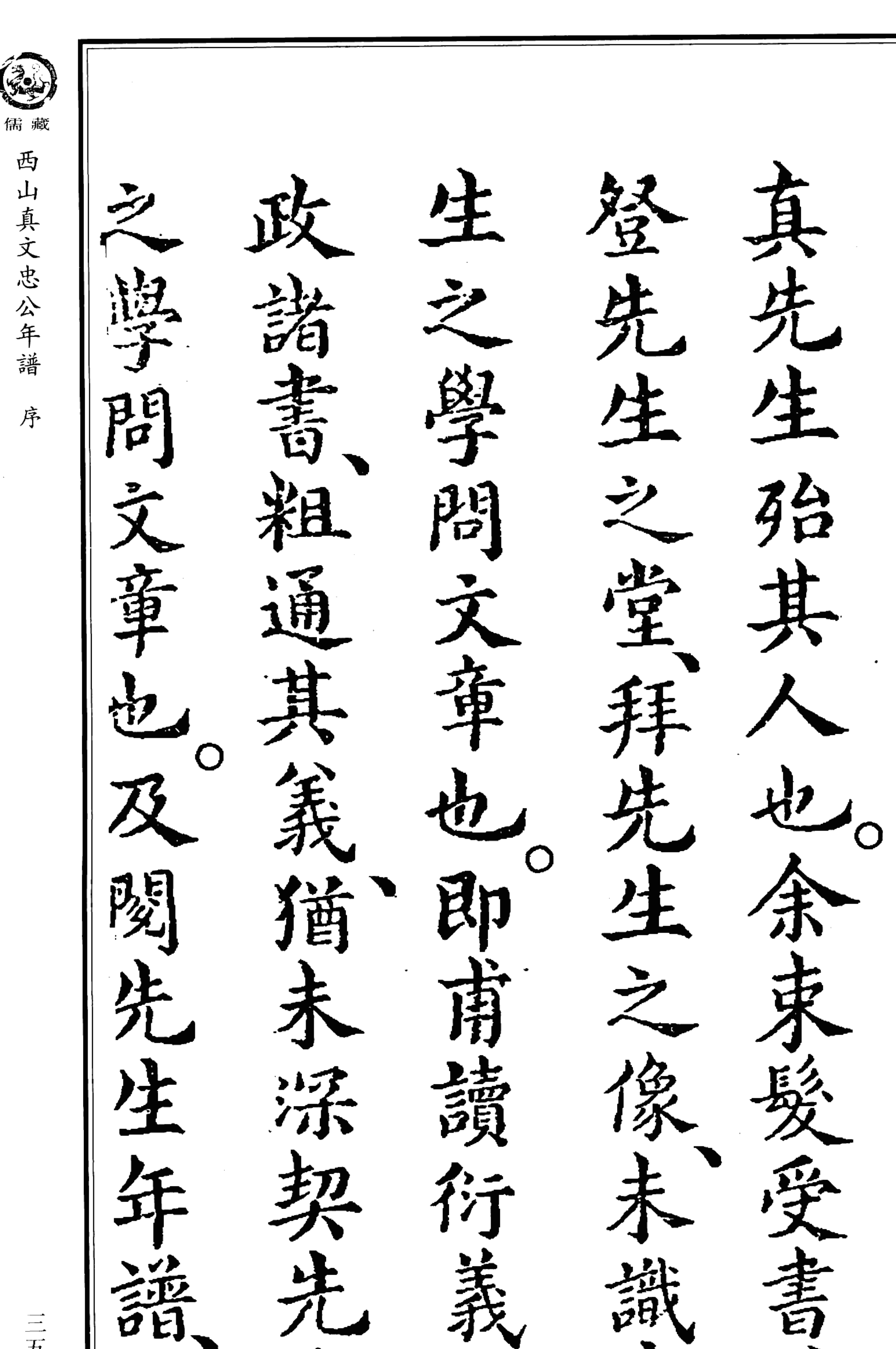
人君之軌範焉。鴻維
聖天子崇儒重道、
御製詩跋、加意褒嘉、凡屬學者、自應
感激奮興、私淑前賢、務爲有體
有用之寔學、以仰副
熙朝棫樸作人之雅化、庶不虛讀



先生之書也歟。余因序先生之年譜而廣其說、以為多士勗。邑有君子、諒不以余言為河漢也。是為序。

乾隆甲申仲夏、知浦城縣事錢塘後學吳鏞謹書。

學問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章闓靡云乎哉、必也達乎用。故學為有體有用之學、文則布帛菽粟之文、可以翼聖經、羽賢傳、擧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朱、二程相傳之道、無不源源委委、措諸躬而建諸



言、是之謂三不朽。吾鄉西山文忠真先生殆其人也。余束髮受書時、登先生之堂、拜先生之像、未識先生之學問文章也。即肅讀衍義心政諸書、粗通其義、猶未深契先生之學問文章也。及閱先生年譜、而

後知先生之學隨年進、真所謂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而其嚴氣正性、則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浩然獨存者乎。先生四歲過目成誦、七歲能文、十二遊庠、十四五研經史旨趣、其似吾夫子十五志學



乎。舉鄉登第、應博學宏詞、即上疏斥僞學、崇明節、其似吾夫子三十而立乎。不與金人歲幣、言事不避權貴、他如守邊救荒善政纍纍、非似吾夫子四十不惑乎。若夫衆犬羣唁、退而脩書、覯吳粵之秀、契羲

文之心、則有合於吾夫子知命也。既而召用、恭進衍義、上佐太平、
帝嘉予之。惜乎天不憖遺、未躋耳順之年、遽騎箕尾而逝也、豈天不欲先生大用歟。抑宋之不幸耶。然、先生之學問文章、雖不大展於當時、



而其爲後世之軌範、正未有艾、則又有合於吾夫子之有志未逮、卒老於行而俎豆萬世也。先生之生豈偶然也哉。

乾隆甲申歲菊月重九日、東溪後學林鴻頓首拜序。




賢喆之生，由少而壯而老，所歷年華，於凡人無甚異也，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日起而大有功者，獨按時而可驗。古非無聰明人傑也，文采卓絕，總角時即讀書等身，人咸有神童之目。迨歷日彌長，孜孜所就，或以文藝終其身，外此鮮可紀焉，以分文林一席可耳，即或勛業爛然，堪銘竹帛，而於聖賢大學之道，又或尚扞格焉，而未必

寔有所得。夫惟希聖之賢、明體達用、罔弗歷歲月而綜其全。每覽洙哲所垂、稽其閱歷、未嘗不憬然於醇儒之學與年俱進也。

我浦

西山真文忠公當宋祚式微之時、力明脩己治人之學。四歲受書、即過目成誦。七歲操紙筆、已能文章。嗣是而名隸賢書、嗣是而身登仕版、嗣是而敭歷中外、奉使膺疕、

安撫區夏。當是時、文學日充、著作日富、舉凡匡君善俗、直言抗疏、斥偽學、却歲幣、發為言語者即見諸政事、施諸政事者皆本諸德行。使天而祚宋、假公以年、其學之所暨、又當何似。然是時、權奸史彌遠輩、雖能阻其大用於服官之年、而卒不能掩抑其德業文章不光昭於天下後世、亦足見醇儒之學其日進無疆者、自不朽也已。予惟

賢哲出處、關乎氣運、而道學所係、無有隆汙。南渡自孝、光以還、迄理宗時、國勢愈蹙、而公適閲少、壯、老於其間。生平志在術義、雖未得盡展而具學、老而益明、久而愈光、蓋以一身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全焉。天殆不忍斯文之将喪、而以公踵接閩閩濂洛、爲之殿而衍其傳也歟。降嶽騎箕、其生其逝、皆非偶然、閲公年譜也而益信。

旨

乾隆甲申中秋九月上澣、

雲村後學李青震頓首拜。

〔印〕

〔印〕

年譜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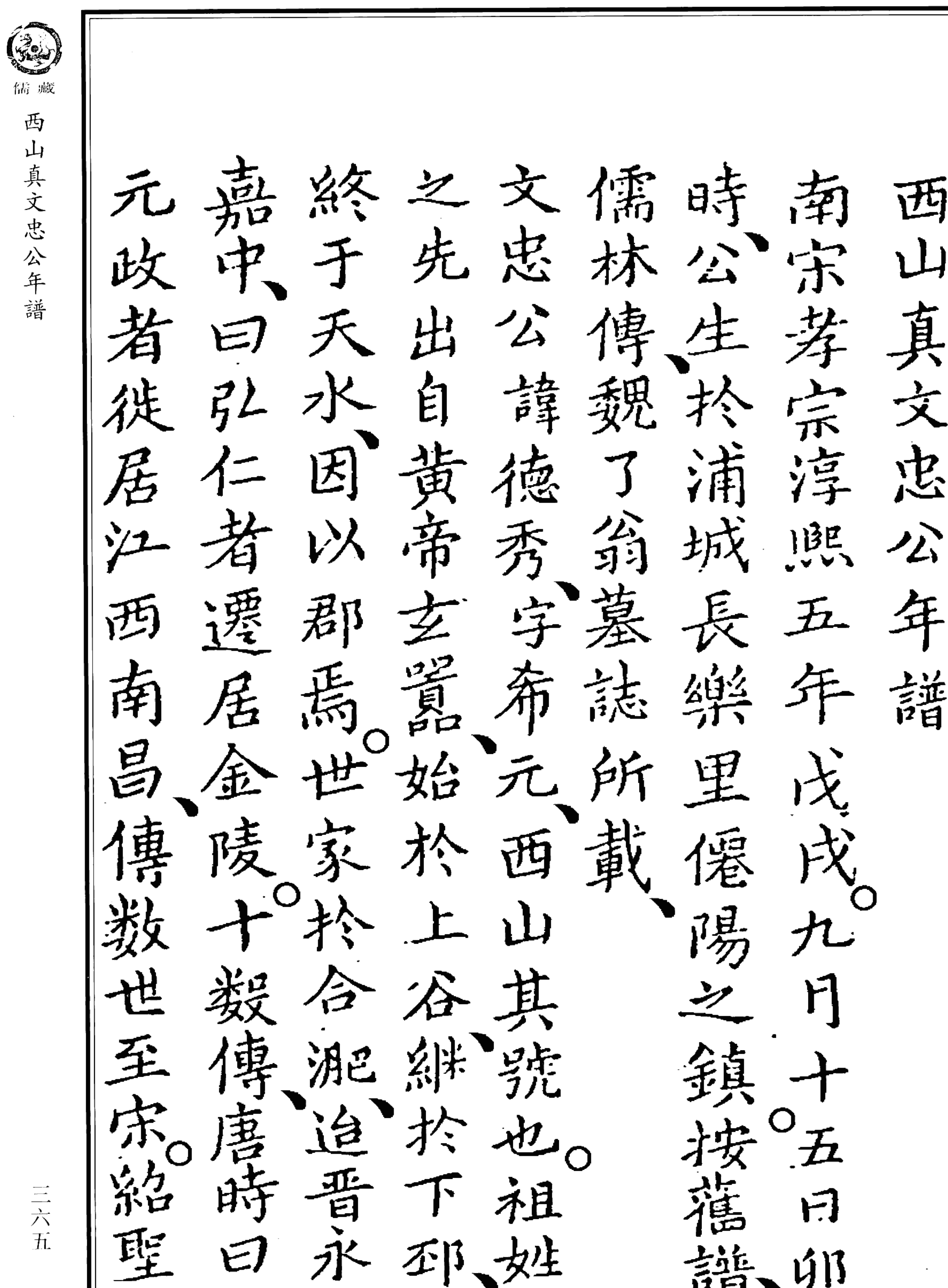
嘗讀四子年譜、而知四子之道德文章、事蹟功業與日俱長、與年俱進、殆非偶然而已也。四子維何。龜山楊夫子、豫章羅夫子、延平李夫子、紫陽朱夫子是也。四子俱有年譜、而吾祖獨可無年譜乎。吾祖西山真文忠公、生于宋末朱夫子之後。時值四木當塗、三凶塞路。前以韓侂胄僞學

斥、繼以史彌遠黨禁抑。公能私淑朱子，力明正學，上接五子，下超諸儒，集羣聖之大成，標入道之程式。所著大學衍義、讀書記、心政經、文章正宗、西山文集、唐書考疑、易圖解、四書輯編等書，其生平事蹟、功業、道德、文章不少概見。但姓氏、里居、生辰日月，自少而壯，壯而老，出處閱歷，非年譜莫能傳。吾弟　丰暨兄　傑，每以不得年譜爲遺恨。

予也向曾受業于建郡馬先生肇樞之門，偶于塵架中得一四子年譜，披而讀之，由來久矣。去秋癸後，族尊鼎元諱以韓年譜命予。予不敢辭，迺搜採南北宋史、綱鑑、明紀、儒林傳、人物志，徵諸墓誌、家乘，式倣四子年譜，集成一帙，名曰西山年譜，呈諸邑侯吳公鏞筆削考證，撰冠序言，命梓開剞，并質諸邑紳林公鴻、李公青震，均詳加

較訂，各弁簡以序，而年譜遂成。是譜也，尋章摘句，編年紀月，焚膏繼晷，燃鬚拭目，雖不能闡吾祖萬分之一，亦聊以見爲子若孫者，猶能廢一斷若心，爲厥祖稍表大畧云爾。

乾隆甲申歲臘月朔日，第十九代裔孫邑庠生𥝢百拜謹識。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戊戌。九月十五日卯時、公生於浦城長樂里僊陽之鎮按舊譜、儒林傳、魏了翁墓誌所載、文忠公諱德秀、字希元、西山其號也。祖姓之先出自黃帝玄囂、始於上谷、继於下邳、終于天水、因以郡焉。世家於合淝、迨晉永嘉中、曰弘仁者遷居金陵。十數傳、唐時曰元政者徙居江西南昌、傳數世至宋。紹聖

間曰齊者居浙江之龍泉西鄉木岱口。傳三世、曰嵩者愛建之浦城長樂里僊陽山水佳勝、遂家之、而公生焉。本姓慎、漢時慎祐去心爲真、而裔祖以避寧宗諱改慎爲真而真姓實裔祖之所崛起也。公伯仲有四、而公其次也。公蚤孤、吳氏夫人劬勞教育。公幼而穎悟、時建郡進士楊圭見公貌三犀貫頂、曰、此異人也。使歸居建郡甌地、同諸子學、以女妻之。故府志甌邑地方載



有真德秀宅。

淳熙六年己亥、公二歲。

淳熙七年庚子、公三歲。

淳熙八年辛丑、公四歲。少師父嵩授之書、已能過目成誦。

淳熙九年壬寅、公五歲。

淳熙十年癸卯、公六歲。

淳熙十一年甲辰、公七歲。即能文。

淳熙十二年乙巳、公八歲。

淳熙十三年丙午、公九歲。

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十歲。

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十一歲。

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十二歲。入黨庠。

光宗隆興①元年庚戌、公十三歲。

隆興二年辛亥、公十四歲。凡六經子史皆研窮旨趣。

隆興三年壬子、公十五歲。少師父嵩公卒、丁父艱。



隆興四年癸丑、公十六歲。

隆興五年甲寅、公十七歲。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公十八歲。舉于鄉。

慶元二年丙辰公十九歲。

慶元三年丁巳、公二十歲。

慶元四年戊午、公廿一歲。

慶元五年己未、公廿二歲。登進士、曾從龍榜、特授南劍軍判官。

慶元六年庚申、公廿三歲。

嘉泰元年辛酉，公廿四歲。
嘉泰二年壬戌，公廿五歲。
嘉泰三年癸亥，公廿六歲。
嘉泰四年甲子，公廿七歲。
開禧元年乙丑，公廿八歲。中博學宏詞科，奉
旨建宏博坊于僊陽鎮安廟前。
開禧二年丙寅，公廿九歲。奉
命入闆帥幕，召爲太學正。



開禧三年丁卯、公三十歲。子志道生。

嘉定元年戊辰、公三十一歲。遷博士。上疏言、自韓侂胄專政、以僞學斥忠良、今宜褒崇明節、以示好尚。是月、召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正字、充差充②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

嘉定二年己巳、公三十二歲。十二月、辭學士院權直、除校書郎、論玉牒、要會③迎合柄臣、乞加辨正。是月、召充沂王府教授、兼學

士院權直。

嘉定三年庚午、公三十三歲。夏月、特授秘書郎。

嘉定四年辛未、公三十四歲。春、除著作郎④。秋八月、兼禮部郎官。

嘉定五年壬申、公三十五歲。夏、除軍器少監、復陞權直學士院。

嘉定六年癸酉、公三十六歲。作春端貼子。七月⑤、辟起居舍人、擢起居舍人。虜以易主、



充金國賀即位、至盱眙而復。凡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及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識於册。

嘉定七年甲戌、公三十七歲。三月、金人来求歲幣、勿與。時以金人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来督之、公以為不宜與、上從之。

嘉定八年乙亥、公三十八歲。春、領江東計度轉運副使、論邊事上奏。時值蝗旱、荒政

畢舉、所活甚衆。

嘉定九年丙子、公三十九歲。冬、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

嘉定十年丁丑、公四十歲。夏月蒞郡。先是、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二三、聞公下車、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揭示姓名、人自無敢後者。久之、囹圄皆空。

嘉定十一年戊寅、公四十一歲。辭轉官。夏、温陵海賊犯境、公授方畧討捕。五月掃平、



以功轉朝散大夫。泉人立衛民祠以祀公。

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四十二歲。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七月四日辭，八月二十日奉

旨不允。

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四十三歲。太夫人吴氏卒，丁母憂，歸浦城故居。是年，營親之封于銀山之麓，遷兄婦氏之柩于屛山之陽桐山之塢。有贈偶然居士鄭彦祥售錦囊

玉函之術序。

嘉定十四年辛巳，公四十四歲。夏月，築西山精舍，日與詹體仁、黄叔通、徐鳳、親長朋友輩講學而語論焉。

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四十五歲。服闋，補復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守撫使，辭。夏，建睦亭于縣北長樂里僊陽鎮之西山，爲讀書處。門人劉克莊、湯漢、徐華老輩相與講習討論。纂文章正宗、大學衍義成。



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四十六歲。奉詔擢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于復仇。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公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任。

嘉定十七年甲申、公四十七歲。作志道字說。九月九日、辭除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轉兼權轉運副使、知潭州。湘中翕然向化、潭人為立生祠。至是自潭州召還、入對、勸

帝容納直言、固結人心、帝嘉納之。除兼侍讀、工部侍郎。秋、轉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公四十八歲。時四木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三凶者梁成大、李知孝、莫澤、諂事史彌遠、遂相與交相排劾公所言糾論、簡節上語、遂落煥章閣待制。李知孝、梁成大、史彌遠交奏、與魏了翁宜削秩貶竄一等施



行。

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兩秩罷祠。公既歸浦城，以田易夢筆山地數畝，搆堂于山之麓，日與門人劉克莊、湯漢、徐華老輩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魏了翁爲撰夢筆山房記。

寶慶二年丙戌，公四十九歲。置菴於招賢里百丈之源，爲讀書處。纂四書輯編、唐書

考疑成。

寶慶三年丁亥、公五十歲。還居花園東粤山下、豎拱極堂、著心政二經、易圖解、名其堂曰學易齋。有聯句云、坐觀吳粤兩山秀，默契羲文千古心。諸儒退避三舍。

紹定元年戊子、公五十一歲，以恩復寶謨閣待制。

紹定二年己丑、公五十二歲。除提舉玉隆觀萬壽宮。



紹定三年庚寅，公五十三歲。秋八月，除徽猷閣待制。

紹定四年辛卯，公五十四歲。冬，除顯謨閣待制。

紹定五年壬辰，公五十五歲。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紹定六年癸巳，公五十六歲。春正月至郡。四月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尚書。九月入見，越十日，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公

以大學衍義進、

帝嘉曰、衍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

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公五十七歲正月、奉

差知貢舉、事竣、除叅知政事。時已得疾、三

上表乞祠、不允。四月、授資政殿大學士提

舉萬壽宮、兼侍讀、公固辭。

端平二年乙未、公五十八歲。公疾愈篤、迨

五月初十日疾亟、公冠帶起坐、神爽不亂、

迨午時謝事。遺表聞、

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文忠。厥八月、葬䓁悌里株林之陽。魏了翁爲撰墓誌。子志道、字仁夫、以蔭補承奉郎、轉陞户部侍郎、娶丞相趙汝愚子趙崇度吏部侍郎女爲妻。一世祖齊、以公貴贈太子少保。二世祖京、以公貴贈太子少傅。三世祖嵩、以公貴贈太子少師。公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中外交頌。都人士驚傳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

果至，衆又填塞聚觀。時權相史彌遠益忌之，擯而不用。迨權相没後，復朝大用，則已衰矣。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正學不明於天下，公晚出，獨私淑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公之力居多焉。

嘉熙三年己亥

詔配朱文公祠。

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命王約等進讀大



學衍義、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刊行、以賜臣下。

仁宗延祐四年丁巳、孫淵子築宮祀公。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欽賜扁額曰西山書院。刊字於縣治照墻、曰西山真夫子之鄉。又豎西山故里坊於北鄉仙陽鎮、虞集爲之記。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二月、浙江行省左

丞趙簡進講大學衍義。

順宗至正九年己丑、諭德李好文上皇子書曰、殿下以臣所進大學衍義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至矣。

明洪武元年戊申、新殿成、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以備朝夕省覽。

永樂九年辛卯三月、御製大學衍義贊文。

正統三年戊午春、



詔從祀孔子廟庭。
成化三年丁亥夏八月、大學士商輅奏議
封爵、奉
旨追封浦城伯、通行南北二監、天下學校
改正從祀牌位。
勅建特祠於精舍之所、中棟殿守塑公遺
像、前監兩坊、頭門、儀門、東西兩廊、后棟安
奉三代。給蔭奉祠生、春秋丁期、支動額、編
祀典、邑侯、學師、僚屬、官員同致祭焉。

正德十二年丁丑、蒙
巡按胡公士寧題請西山文忠真公祭田永免差徭、凡嫡派子孫一體均免。奉
俞允、給照准行。
嘉靖六年丁亥、七月、
上聽講大學衍義、
御製五言詩一首。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荷
學政　姚、　邵　二公、



都察院胡、施、徐、陳、曾諸公、
叅議裴公、
僉事鍾公、各捐增按撥祠田、以供祀事。
隆慶六年壬申九月、蒙
邑侯詹公全覺甃刊照墻石字、内面刊三
代直道而行、外面刊西山真夫子之鄉。
萬曆二年甲戌、建大儒坊於十字街頭。
萬曆二十五年乙未正月、荷
邑侯王公訓重脩。

國朝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蒙

學使沈公涵疏請、奉

聖祖仁皇帝

御書力明正學牌扁、遣内閣中書明公德賫賜公

祠、懸掛正殿。

乾隆二年丁巳、恭邀

皇上讀大學衍義

御製詩、跋、刊載樂善堂全集、布行天下。乾隆三



年戊午、奉
部給照祠生。
乾隆六年辛酉春、荷
邑候李公　藩詳復、
額編祀典。荷
撫院周公學健題咨
俞允、每歲春秋給祀典銀三兩。
乾隆八年癸亥、荷
學使吳公華孫題請修建殿宇。荷

撫院陳公大受覆咨、奉
旨給發帑金四百五十三兩、修建正殿及頭門、兩坊、左坊文章山斗、右坊道學淵源、并縣城十字街頭大儒坊。是歲又荷邑侯李公　藩重修縣誌、將石刊西山真夫子之鄉七字載入縣治屏墻。

乾隆九年甲子、恭奉
俞旨、特飭地方官時加防護、每歲取具無悞甘結、造冊報部。



乾隆十八年癸酉、街頭被火、荷分巡道憲来公謙鳴勘清坊基、荷邑侯涂公光範督造大儒坊。乾隆廿三年戊寅、又被火、荷邑侯邊公廷魁勘清基址監造、荷府憲段公汝霖題拜中樑、復給示一道、兩傍坊下設立水楻、以防火患、并禁居民堆積穢物、立禁、永為遵行。

校記

①隆興：當作「紹熙」。按，隆興乃南宋孝宗年號。光宗繼位，改元紹熙，凡五年。本譜以下諸條均應是正。

②充差充：首一「充」字當衍。

③要會：當作「會要」。

④著作郎：《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作「著作佐郎」。

⑤七月：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六九《真公神道碑》作「二月」。

⑥守撫使：當作「安撫使」，見《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

魏文靖公年譜

繆荃孫 編撰
張尚英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民國間徐氏刊《煙畫東堂四譜》本

《魏文靖公年譜》一卷，繆荃孫編撰。民國間南陵徐氏刊《煙畫東堂四譜》本。

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字華父，號鶴山，宋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除國子正，召爲秘書省正字，歷知嘉定府、漢州、眉州，擢潼川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判官，知瀘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召爲兵部郎中，累遷秘書監、起居舍人。理宗立，遷起居郎。寶慶元年，謫居靖州，撰《九經要義》百卷，士子多從其學。紹定五年起爲潼川路安撫使，再知瀘州。端平元年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還朝六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又以簽書樞密院事召回，改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卒，年六十。了翁在當時號稱「真儒」，以學術、文章、政事得享盛名，與真德秀並稱「真魏」。著述極多，合編爲《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一十卷。《宋史》卷四三七有傳。

清末繆荃孫編有《魏文靖公年譜》一卷，民國間南陵徐氏刊入《煙畫東堂四譜》，又有江陰繆氏刊《藝風堂叢刻》本。譜末有跋，稱因校勘《魏鶴山大全集》，「繙閱既多，因編爲年譜一卷」，然是譜實較簡略，繫事亦不盡準確。今人彭東煥撰有《魏了翁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可參考。

魏文靖公年譜

煙畫東堂

江陰繆荃孫編

宋孝宗淳熙五年戊戌，一歲。

公諱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曾祖大昕，祖革，父士行，本生父高孝璹。公以戊戌六月八日生。　公祖七子，祖母同邑高氏長敏孫，次朝散郎士行，次和孫，次南壽，次直行，次承事郎孝璹，次朝奉郎孝壽，孝璹與高氏之兄黄中爲子。士行無子，又以公還爲後焉。

高氏同產六人，長載，次稼，次崇，次定子，次公，次茂。

六年己亥，二歲。

七年庚子，三歲。

八年辛丑、四歲。

九年壬寅、五歲。

十年癸卯、六歲。

十一年甲辰、七歲。

從杜德稱希仲游、隨諸兄入學、儼若成人。未詳年月、附識於此。

十二年乙巳、八歲。

十三年丙午、九歲。

十四年丁未、十歲。

十二月十八日、祖母高孺人卒。喜小學。荅群檢法書、某爲兒童郎喜小學、如鐘鼎款識及篆韻、皆有善本。未詳年月、附識於此。

十五年戊申、十一歲。

十六年己酉、十二歲。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十三歲。

二年辛亥、十四歲。

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本傳系於十五年前、附識於此。伯父敏孫卒。

三年壬子、十五歲。

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四年癸丑、十六歲。

五年甲寅、十七歲。

從章先生寅臣游、先生迪以義理、不以凡兒畜之。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十八歲。

二年丙辰、十九歲。

受知於蘄江令□仰之、卷在第三。

三年丁巳、二十歲。

受知於邛守范季才蓀。按、謝啟有二十作文賦、未嘗陸士衡擬異之年云云、姑繫於是年。

四年戊午、二十一歲。

廳省試受知於吏部郎趙大全、知邕州李□□、簽書樞密院宇文□□、以易經冠同經生。

五年己未、二十二歲。

廷對、登會從龍榜進士第三、由第一改。賜及第。賦謝恩詩。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

六年庚申、二十三歲。

到成都府錄事任。叔父南壽卒。後族人之伯父和孫亦卒。

嘉泰元年辛酉、二十四歲。

往眉州主文。問以漢中朝、唐入閣本末、得丹稜史守道孟傳。在闈中答老生唐明宗一日九開延英問。

二年壬戌、二十五歲。

召爲國子正、過漢嘉、交游忠公仲鴻。由淮西入朝。同產兄高南叔定子舉進士。

三年癸亥、二十六歲。

造朝。女璧海生。夏、楊孺人得疾卒。提刑楊熹之女。秋、葬楊孺人於何村。

四年甲子、二十七歲。

改武學博士。九月、女璧海殤。

開禧元年乙丑、二十八歲。

正月、召試館職於摛文堂。公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軍、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大忤韓侂胄、御史徐柟欲劾之。侂胄曰、得無成其名。乃止。

改祕書省正字。十二月二十七日、金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見於紫宸殿、倨傲不如儀。公言虞公允文乾道折金使事、韓平章侂胄上聞、請駕還內、如乾

道故事。

二年丙寅、二十九歲。

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改知嘉定府。上建康留守葉適書論學。奉親還里。

三年丁卯、三十歲。

春、行至蜀口、聞吳曦叛、倉卒還荆州。湖北宣撫使吳公獵命公攝參議官、訪以西事。曦誅、仍還蜀。朝廷收召、不赴。以明堂恩贈考承事郎、妣孺人、焚黃告墓。

嘉定元年戊辰、三十一歲。

里居。二月、葬大母及世父、叔父、葬女璧海。娶

杜夫人，知威州杜子仁益之女。

二年己巳，三十二歲。丁本生父憂，解官心喪。偕王直夫卜葬地馬鞍山，曰長甯阡。築室白鶴山下，創鶴山書院，榜所居曰自庵。開門授徒，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教士，士爭負笈從之。書鶴山書院始末：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聘召，遂得遣延歲月，亭邱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巔，脩竹緣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爲李唐望敵之所，居一縣之最高，面前一峰，除翦荆蕪，蒙犯硊蝪，側足而上，則地平袤，衡二百尺，縱數里，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閟而地藏者。遂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

三年庚午，三十三歲。鶴山書院落成。秋試士，自首選而下獲雋八人，院

幾空焉人傳爲美談。差知漢州。

四年辛未、三十四歲。

在漢州任以化民善俗爲治。漢州到任謝表、六年去國、蔦叨趨詔之嚴、三命循牆、實獲使麾之請。按公丙寅去國表云六年、蘼繫於是年。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甯府武夷山沖佑觀。八月、復原官、知眉州。撰永康軍花洲記、撰長甯軍貢院記。從父弟嘉甫文翁舉進士。

五年壬申、三十五歲。

在眉州任。開環湖。新開環湖記、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字訟清、郡故有沼、迺宣迺逕、於圃之西爲洞、循洞之西爲亭、榜曰西港、港西爲高梁、榜曰環湖。湖光渺莽、從廣百丈、其衍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截松菊亭、又東爲菱嶼、又東北爲雪橋、又東爲起文堂、於是環圃皆湖也。

撰石泉軍軍學記。

六年癸酉、三十六歲。

在眉州任。開蟇頤堰灌眉山、青神田七萬二千四百有奇。同產兄高東叔戴、西叔崇同成進士。

七年甲戌、三十七歲。

在眉州任。公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額、治行彰聞。蟇頤堰成、撰記。修江鄉館、撰壁記。表史少弼公亮之閭日節間、爲撰雲莊集序。同產兄高南叔稼成進士。

擢潼川府提點刑獄公事。本傳繫之嘉定四年。按、公集內環湖修蟇頤堰記、修江鄉館均在五、六、七年、是史誤、今改繫此年。

八年乙亥，三十八歲。

兼提舉常平等事，攝轉運判官。爲游仲鴻乞獎。

二月，攝遂甯府事。修城浚隍。史言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見有備，不敢逞。按，張福之亂在嘉定十二年，非後一年。撰遂甯府勸農文。宴新進士，賦詞二闋。

九年丙子，三十九歲。

授轉運判官。春培城葺臺。秋造極堂。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眞蹟。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朝論韙之。

十年丁丑，四十歲。

在轉運任。撰玉臺極堂柱識。再上疏，乞早定周、

程三先生謚議。疏有云下之有司二年於茲當系於是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本生母憂。七月、同產兄高東叔卒。

十一年戊寅、四十一歲。

心喪去官。本傳前云丁生父憂、解官心喪、後云丁母、憂不云生母。玫高東叔、西叔行狀、寔生母、傳落生字。又按蔭補袁姪高斯謀狀云、比歲、本生父母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與此合。

十二年己卯、四十二歲。

撰潼川新城銘。潰卒張福變起、詔起安丙為安撫使公與安書言馮安世及根括局事。

十三年庚辰、四十三歲。

差知潼川府。游似、吳泳、牟子才皆京㟁門受業。禮官以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與其貳付元奏請官公得受而藏之。

十四年辛巳、四十四歲。

元旦收召。撰綿州新城記。申尙書省賜横渠先生謚狀。

十五年壬午、四十五歲。

入都。按、季季楊①字說、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是十四年元旦被召、次年始至。召對、上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疏。進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月二十一日、輪對上劄子二。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辭。

十六年癸未、　四十六歲。

爲省試參詳官、得無錫蔣重珍爲第一人。　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定張橫渠謚曰明。　撰潭州惠民倉記。

十七年甲申、　四十七歲。

遷祕書監、起居舍人。　上直前奏事劄子。　八月八日、被命上會稽朝陵、歷九日回。公詩注、嘗例朝陵、俱有期程、往返不過九日、歸即以名銜至閤門放見。　閏月、甯宗崩、理宗即位、時享變異、公積思成疾、三疏乞免、不得請。　遷起居郎。　撰道州甯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　四十八歲。

正月、雷召對、亟言時政。　濟王薨。　二月五日、上殿進劄子、言濟王冤。戶部張忠恕上封事、公歎曰、忠獻有後矣。　胡夢昱因直言爲史彌遠黨右正言李知孝劾罷、竄嶺南、公出關餞別。知孝將擊公、彌遠畏公議、改公權工部侍郎、公以疾辭。　七月三日、上封事。

十一月、以集賢殿修撰出知常德府。　越三日、朱端常劾公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落職、罷新任、追三官、竄南安、復改靖州。　公離都、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致餽贐、具四大舟。　過呂城、觀呂氏世藏名帖。王實齋遂同劉漫塘宰來訪、見讀易亭詩、漫塘最擊節。

二年丙戌、　四十九歲。

赴靖州、眉山李肩吾同行。四月七日、渡湘。壽甯觀道士掘得陳忠肅公嶽山壽甯觀留詩。到靖、靖州守洪倬遇之如使客。答靖州士人生日啟。

三年丁亥、五十歲

在靖州。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跋云、正獻公以乾道五年升昭文相後五十八年推之當在是年。跋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紹定元年戊子、五十一歲。

在靖州。築室城東、亭沼華木略具、亦名鶴山書院。

撰靖州鶴山書院記。記略、某泰禧間築室於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又以罪戾徙靖、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屏剔菑翳、爲室而居之、迺即

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來學者二三十人、清湘蔣成父公順、巴郡稅巽甫與權、清湘滕謹仲處厚、靖州蔣得之山、吳門葉元老□□、嚴植均從游。

二年己丑、五十二歲。

在靖州。丹稜程叔運掌來山中從游。跋張魏公帖。跋云紹興七年後九十二年、推之當在是年。

答袁衢州甫書。

三年庚寅、五十三歲。

在靖州。著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案宋藝文志分易十卷、書二十卷、詩二十卷、易儀禮②五十卷、禮記三十三卷、周禮三十卷、春秋六十卷、論語十卷、孟子未著錄。文淵閣書目存孟子二冊、亦無卷數。四庫收周易、尚書、儀禮、春秋四種。儀徵阮氏呈進禮記三十四卷、暨尚書闕卷、毛詩三十八卷。豐順丁氏刊行周禮、爲常熟張氏所得。惟論語、孟子無傳本。据宋志所收止二百三十

三卷、今禮記三十四卷、毛詩三十八卷、溢出十九卷、孟子僅不過十二卷、與本傳所紀卷數尚合。周易集義六十四卷。方回跋云、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注疏摘為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為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仲子太府卿靜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歲以軍器監丞出知徽州、刊要集義、置於紫陽書院。至丙子歲、書院以兵興廢、書版盡毀。尋草創新書院於城南門內、蜀集義僅有存者。今戊子歲、山長吳君夢炎首先禱刊。會江東祥刑使者太原郝公頁衞割貲招工、得回所藏墨本、率總府部領協助兩山長及書院職事生員、隊泉詮役、半年而畢。虞兟從游。這見字跋。

四年辛卯、五十四歲。

公愛渠江之右修篁巨木、欲為亭其上、張仲平鍩為築之、四月亭成、為之記。靖州通判江塤有詩落成、公依韻答之。置興賢莊、有記。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去靖州、還蜀。過公安、跋張氏所

藏東坡帖。兄高瞻叔知縣州，公至縣，次兄南叔亦由利路提刑歸，瞻叔爲築棣萼堂，飲酒賦詩，極歡。

交邛州通判常有開。從父弟文翁卒。

五年壬辰，五十五歲。

里居。蘇叔明訪公山中。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知遂甯府，不拜。八月，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公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兄高西叔卒。

六年癸巳，五十六歲。

在瀘州任。遷葬楊夫人於茅林。九月、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時上親政、公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

端平元年甲午、五十七歲。

五月、召赴闕。九月、補刊通典二千葉。十月、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

二年乙未、五十八歲。

五月、造朝。傳云還朝六閱月、推之當在是年。入封③、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

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　兼同修國史、兼侍讀、再兼吏部尚書。　七月上十事、不報。　閏七月、進講大學。　十月、元兵陷泗州、兄高南叔死之。　詔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給金千兩、銀五萬兩、度牒千、緡錢五百萬緡爲隨軍資。　十二月、曾從龍辭、并命督視江淮、五辭不獲命。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　進封臨邛郡開國侯、　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　詔官告院制修武郎以下告、給督視府。陛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餞於關外。　辟吳潛樞密都

承旨、督府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督府參謀官。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至鎮江度歲。王德文爲注渠陽詩。

三年丙申、五十九歲。

元旦發京口、到江州。二月、召爲簽書樞密院事、依舊端明殿學士、赴闕奏事、力辭不拜。上備邊十策。四月、乞歸田里、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還、感熱證、在蕪湖舟中命醫、力疾講禮記一節。七月、至金陵、偕兄高瞻叔游蔣山。十一月、依舊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嘉熙元年丁酉、六十歲。

正月改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

三月十八日、薨。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輟視朝、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封秦國公④　王實齋時知平江府、經紀喪事、甚爲周摯。子克愚字明已、號靜齋、寶祐中軍器監、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闢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据姓譜。）守温州、陳宜中之父坐贓、當黥、宜中上書請貸、克愚卒寘之法。及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民下⑤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宜中陰摭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

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據宋史陳宜中傳。

子近思字求己號已齋。見詩苑衆芳。

堉劉朔齋中。

同治甲戌、荃孫在蜀帥吳勤惠公幕公、持舊鈔魏鶴山大全集屬校勘付梓、因魏公蜀人也。舊鈔本出自梁溪安氏、脫誤特甚、又無他本可校、僅取文字之完整者及汲古所刻題跋與碑版之搨本對勘、刊成文鈔四十卷。

然空白尚多，未敢臆定。後於錢塘丁氏傳鈔一部，亦出梁溪安氏，以邛州高氏發刊本校過，較吳本略爲完善。世有宋本，今歸吾友孫問青編脩，即錢辛楣所跋者。他日如能假讀，以成完璧，或亦鶴山先生所默許者乎。繙閱既多，因編爲年譜一卷，分年隸事，容有訛舛，閱者教之。江陰後學繆荃孫識。

校記

①季季相：當作「李季相」，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原題。

②易儀禮：「易」字當衍。按，魏了翁《儀禮要義》今存五十卷，合於年譜所述之數。

③入封：當作「入對」，見《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④封：當作「贈」，見右引書。

⑤部民下：當作「部下民」，見《宋史》卷四一八《陳宜中傳》。

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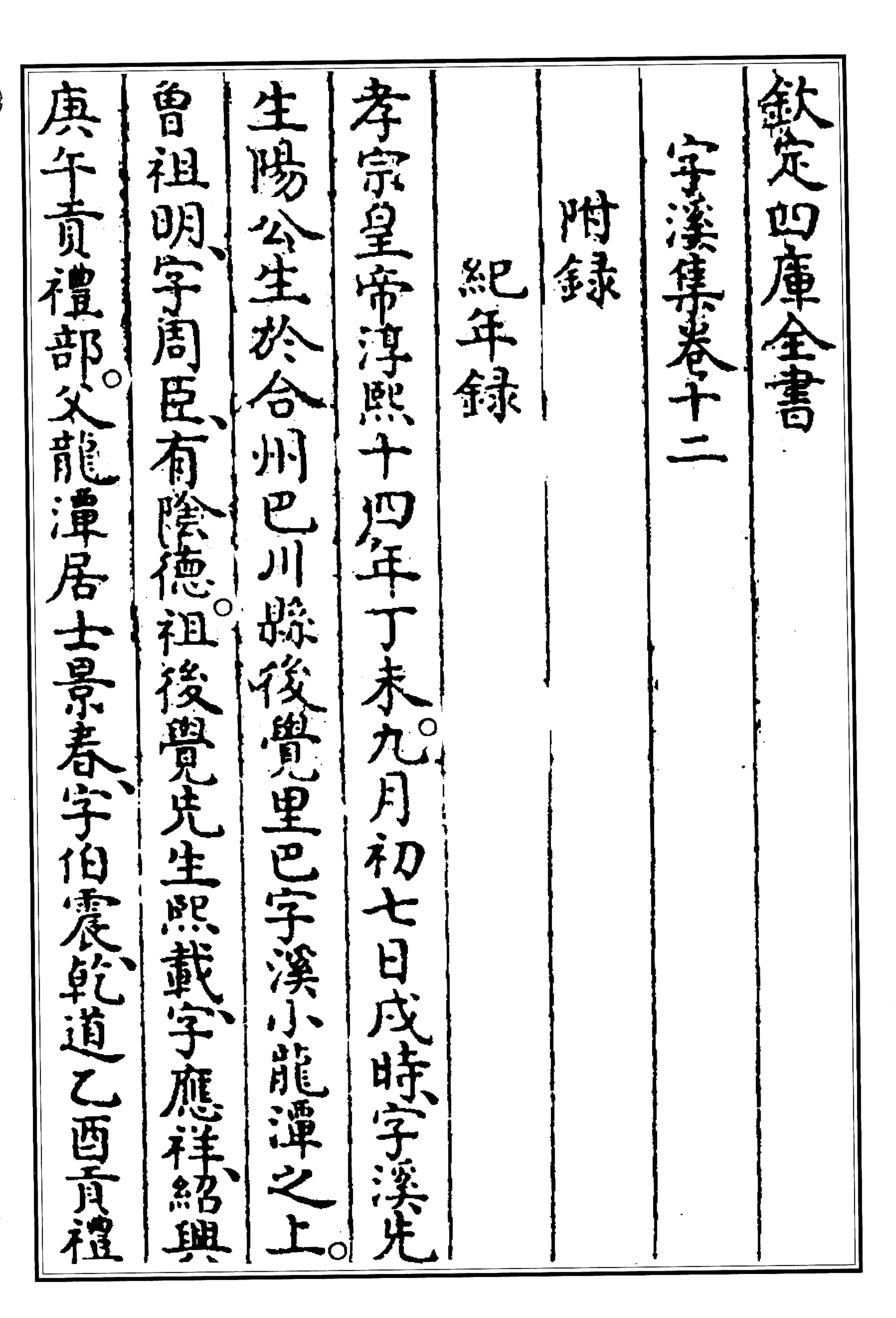
宋・陽少箕 編撰
陽炎卯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録》一卷，宋陽少箕、陽炎卯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字溪集》卷一二附録。

陽枋（一一八七—一二六七），字正父，原名昌朝，字宗驥，宋合州巴川（今重慶銅梁東南）人。居巴字溪小龍潭之上，因號字溪。嘉泰二年，受業於朱熹門人度正。端平元年冠鄉舉。淳祐元年，以蜀亂免入對，賜同進士出身。五年，攝大寧監司法參軍。八年，爲紹慶府學教授。十一年去官，就養於夔州。咸淳三年卒，年八十一。陽枋講求理學，孜孜不倦，尤精於《易》學。著有《易説》、《圖象》、講義、詩詞等，原稿已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爲《字溪集》十二卷，多講學之語，大抵明白篤實，不涉玄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事蹟見《字溪集》附《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

《字溪集》卷一二附《紀年録》，未署編者。據譜末陽枋姪昂跋，稱「二弟自白水墓廬，以叔父字溪大夫年譜見示」，則此譜與《行狀》一樣，皆陽枋子少箕、炎卯所撰。譜中多述親屬生卒、及第及子姪仕宦履歷等，亦符合後裔編譜之例。是譜於陽枋問學、交遊事蹟，多有記録，是研究陽枋其人及程朱理學在蜀中傳播的重要資料。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十二

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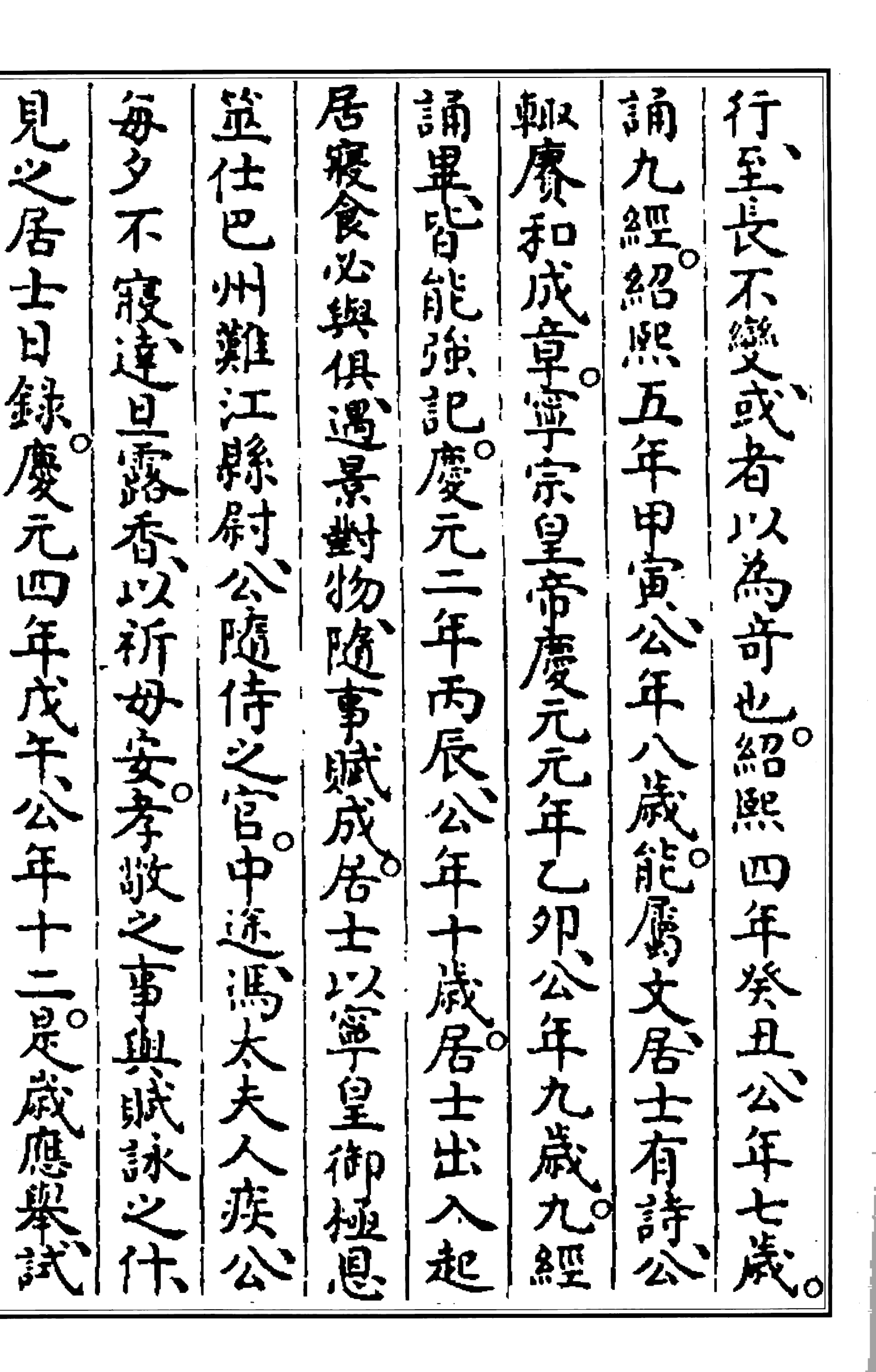
紀年録

孝宗皇帝淳熈十四年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時字溪先生陽公生於合州巴川縣後豐里巴字溪小龍潭之上。曾祖明字周臣有隂德。祖後覺先生熈載字應祥紹興庚午貢禮部。父龍潭居士景春字伯震乾道乙酉貢禮

部、後官從政郎、贈宣義郎。母馮氏、懿字德卿、贈孺人。先是龍潭之弟斗山先生伯高甫夢宗氏子來兄舍寄生、至是有詩曰、昔年曾夢宗家郎、受生所自言其詳。拳鬆有髮重覆頂、夢裏恍然如在傍。大人占之兆惟吉、惟熊惟羆男之祥。今朝誕慶果如夢、始生三日逢重陽。嘯聲已覺是英物、一門四子誠生光。小魚嬉戲已成隊、雛雁飛騰終作行。曉來搔首搜句喜、舊筆倉皇書弄麞。端由乃祖積德厚、詩禮有傳應異常。新醅喜醱蒲萄綠、開

樽共對籬花黄。掀髯一笑共引滿、拜賀巽袞宗派長。居士詩曰、黑貂敝色嗟癡郎、苦茶兩餅話難詳。老嫗糟糠未鼎內、漫勞戲綵啼其傍。造物寄意知何許、慈竹生舍貽嘉祥。是歲慈竹不種自生于龍潭之上。晚年慰見萬事足、無乃宗子為小陽。當時頗後悲不孝、今日兒女還成行。難弟二珠奇男子、已角既鹿未角麞。先人有後欲昌熾、繹思為善寧無常。菊閑佳色采盈手、酒浮蟻綠仍藏黃。喜有詩書起門戶、佳興吹入秋風長。龍潭居士因小字之曰宗驥、

名昌朝、貢名枋、字正父。龍潭生四子、公其仲也。淳熙十五年戊申、周晬陳物試之、公惟取墨。居士詩曰、俚俗兒周晬、羅陳試子材。怡愉觀物色、揀擇取煙煤。志在文章富、毫揮錦繡開。弟兄心筆硯、伯同父周晬試取硯。于豈憫貧哉。光宗皇帝紹熙元年庚戌、公年四歲、知長幼尊卑之叙。隅坐儼然成人。羣兒戲誘、不為之動。居士口授書、再過成誦、終身記憶。紹熙二年辛亥、公年五歲。隣舍焚、居士舉家往救。獨留顧家、心忽為之動、右手脈因轉入外腕外



行。至長不變，或者以爲奇也。紹熙四年癸丑，公年七歲。誦九經。紹熙五年甲寅，公年八歲。能屬文，居士有詩，公輙賡和成章。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公年九歲。九經誦畢，皆能强記。慶元二年丙辰，公年十歲。居士出入起居寢食必與俱，遇景對物，隨事賦成。居士以寧皇御極恩並仕巴州難江縣尉，公隨侍之官。中途馮太夫人疾，公每夕不寢，達旦露香，以祈母安。孝敬之事與賦詠之什，見之居士日録。慶元四年戊午，公年十二。是歲應舉試

仁人用國日明論曰、君子致治之效、至於光顯盛大而無已者、皆天理之流行也。同場鄉前輩觀其文而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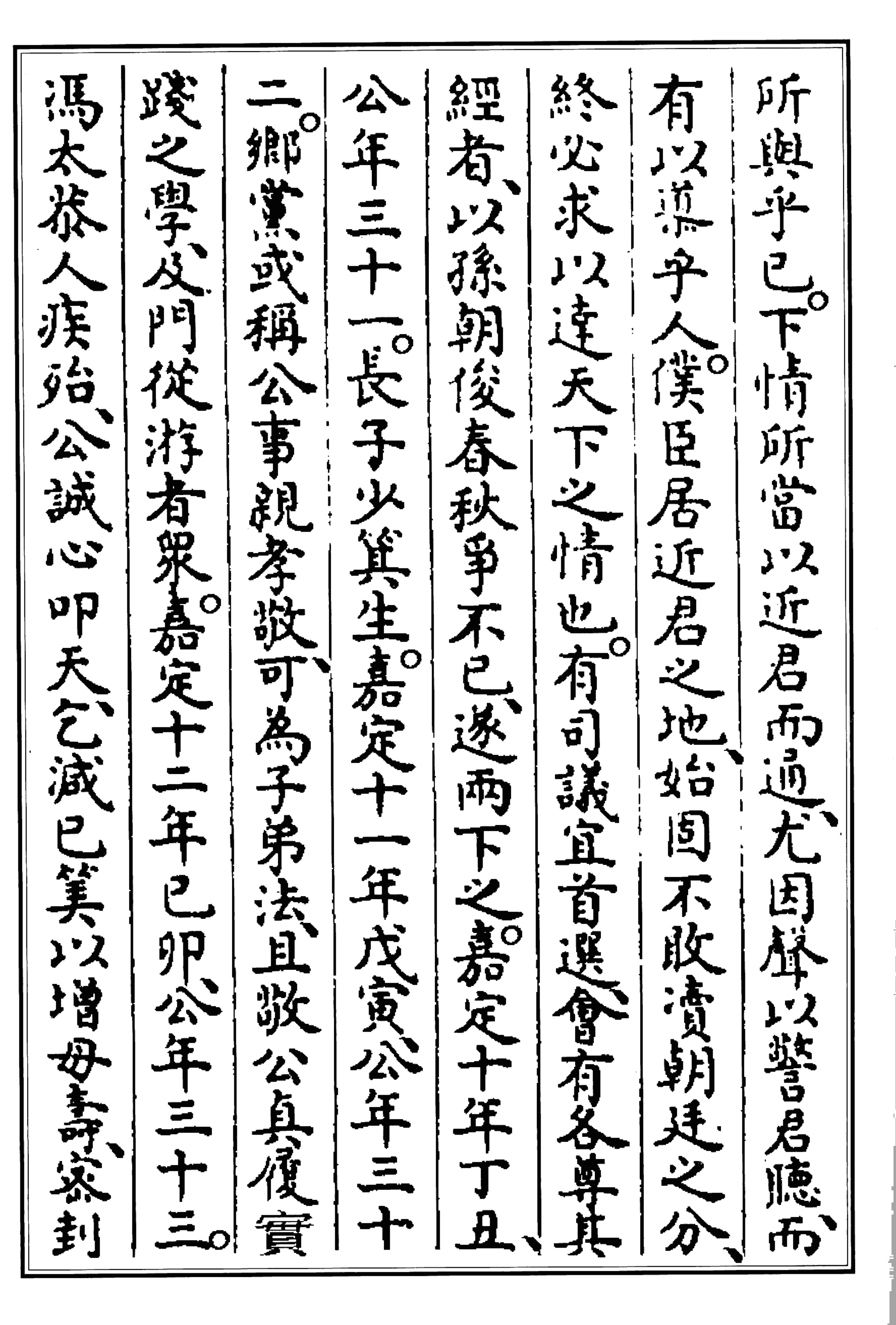
慶元五年己未、公年十三。居士再調南平軍南川鎮酒務、公實侍。嘉泰元年辛酉、公年十五。淹貫經史、出入諸子百家之書、天文地理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下而醫藥卜筮、莫不博極而究其蘊。嘉泰二年壬戌、公年十六。居士以鄉友梁南峯公壽、度樂活周鄉、皆以周禮擢顯第、陳君爐峯子由又以此經亞辛酉省、乃命公執經

於爐峯陳公、樂活度公。時度始自建昌問學於考亭朱夫子以歸、公於是受業焉。嘉泰三年癸亥、公年十七。有題南平萬山亭詩、南川觀江漲詩、見文集。嘉泰四年甲子、公年十八。娶部使者毋丘公辟居士爲義學理曹、公侍行。大井族人陽光遠兄弟邀至飲餞。十二月初六之夕、居士吟故人輓詩甫一聯、命公書。未竟、則居士忽坐逝。公於逆旅中、具斂含飯、扶護以歸、盡哀毀、問禮於度公。時家禮未見於世、公得於師而行之、鄉人始驚怪、後

皆化焉。家貧無以葬、公贊兄伯同父請於馮太恭人、貿所居之屋、以辦大事。公於讀禮之暇、則悉覽老、釋之書而窮其説。開禧三年丁卯、公年二十一。除喪、遍爲書闢異端以上性善度公、度喜曰、吾友伯霞可謂有子矣。乃以太極通書、伊洛語録授公、俾潛心焉。是歲、從兄元澤居喪致毀、以病不起、人以爲傳染之疾、親戚皆奔避。公獨朝夕侍、躬藥餌、暨斂殯皆身親之、人稱其信道篤、親族厚。元澤即斗山仲子、治易篤學、甲子嘗冠鄉試、主司

以次經年高易置之、乃冠後榜得年纔二十三、公終身敬悟之。元澤二子、萬、昂、公誨之猶己子。嘉定元年戊辰、公年二十二。東書游石室家園窮、馮太恭人年高、季全父甫成童、伯同父曰、養孀母、育孤弟、我之責也。適四方、求師友、以紹家聲、汝之事也。於是往石室。時鄉親同行者頗輕公、榜揭、獨高中、公論始推服。教官石公鼎器重之。嘉定三年庚午、公年二十四。度公以成都華陽宰奠罰學訓導公、於是留石室、因請業焉。嘉定六年癸酉、公

年二十七。娶恭人張氏，唐相曲江公之胄，派自遂寧蘩溪，分於合之巴州，僅一世焉。嘉定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馮太恭人以子舍居貧，命公出郊營生。公與張恭人曰：「忍以生事疎孝敬耶。」乃留侍，躬理曲園，植蔬果以奉甘旨。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而啜菽飲水，盡孝奉養，甚得歡心。嘉定九年丙子，公年三十。應鄉舉，有司發題，王眂治朝，則前正位而退。至闈鼓聲，則速退。御僕、御庶子。公對曰：大分不可以近臣而褻，固隨寓以正君身，而無



所與乎已。下情所當以近君而通、尤因聲以警君聽、而有以導乎人。僕臣居近君之地、始固不敢瀆朝廷之分、終必求以達天下之情也。有司議宜首選、會有各尊其經者、以孫朝俊春秋爭不已、遂兩下之。嘉定十年丁丑、公年三十一。長子少箕生。嘉定十一年戊寅、公年三十二。鄉黨或稱公事親孝敬、可為子弟法、且敬公真履實踐之學、及門從游者衆。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年三十三。馮太恭人疾殆、公誠心叩天、乞減己筭以增母壽、密封

股而進餽，一家不得知。隣有察知者，太恭人病閒，以告。因以語公，而公終不言其事。是歲饑，一夕，盜將穿窬，公覺而視之，適有虎躡盜後，盜初不知。公急啓關呼盜入避，盜得免，乃愬謝而去。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年三十四。引季弟全父族姪存子登性善之門，共叩理學。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年三十六。季子炎卯生。理宗皇帝寶慶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九。二月十八日，馮太恭人卒，公居廬致毁，幾不勝喪。有白蛛自燈籠垂下，七日始去，隣里以

爲孝所感。夏、葬大恭人于龍潭居士之北。秋九月、兄同父卒。公悲號、因感心悸。紹定元年戊子、公年四十二。先是、性善先生於丙戌召對、偕季全甫至涪謁其同門友𡨋公亞夫、且謂門弟子曰、亞父從考亭受業久、於我盡得易學以歸、其往師焉。公於是偕季弟全父、族侄存子造𡨋公於涪之蓮蕩、師友問答、詳見語録。公作陰陽消長圖、𡨋公披圖熟視久之、謂公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消、子得之矣。紹定二年己丑、公年四十三。公既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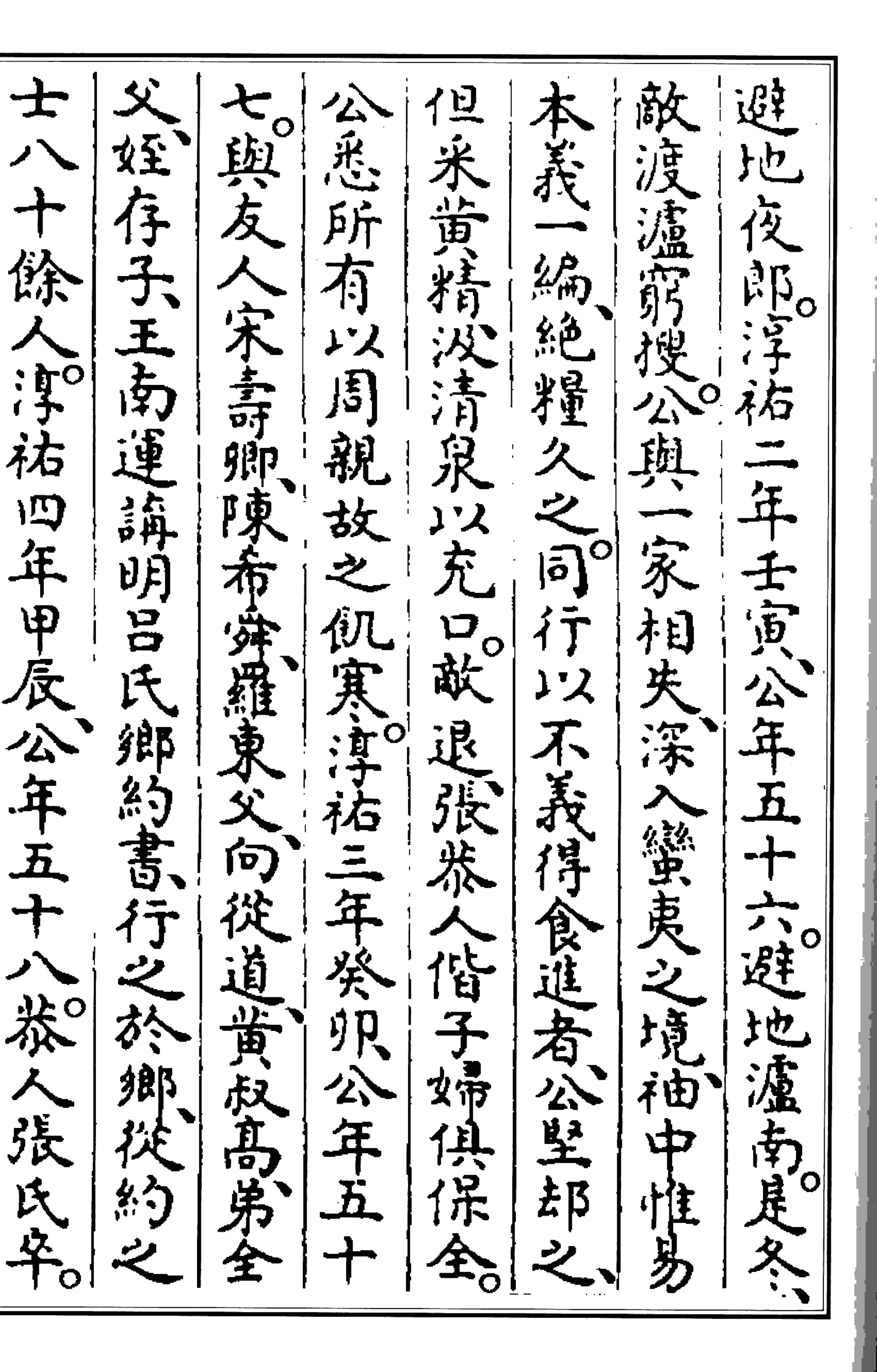
於師傅，迺退居家山，閉室靜觀，以求所至。紹定三年庚寅，公年四十四。有及門從游者，公曰：賢輩欲獵科第，則師之時文可也；若欲求孔門顔子貧而樂、曾子詠而歸胷中氣象，則當熟看語、孟、中庸、大學，以求其至。吾之學如是而已。紹定四年辛卯，公年四十五。編類文公語録。四書。紹定五年壬辰，公年四十六。攜二子遊遂寧。教官黄循齋禮請公長明善堂。魏鶴山高弟、前進士嚴君師夔敬公之學，相與爲友，講論中庸、大學、易圖象數。紹定

六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在武信，四方之士聞公學，從游彌衆。夏六月，遂與心友羅東父、宋壽卿偕門人講學於巴嶽精舍，究濂溪易通、邵子經世、横渠正蒙、朱子啟蒙等書，理與數咸詣精純，各有義疏。端平元年甲午，公年四十八。馮太恭人既没，公不復着意科舉，而專務爲己之學。是歲不願就試，女兄鄧宜人聞而責之曰：吾父龍潭居士博學多聞，不得一第以報祖先，俯首就試，一再調官。書窗夜燈，篤於教子，期見成名，而又不幸賫志以没。

弟其忍負之哉。公泫然、始應舉。有司發題、仕者無數、以其藝為貴賤之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公對曰、明造化之學者衆聖人、因竭其能以勉天下。主造化之理者獨聖人、必專其任以安天下。大率貫三才以立太平之基、非曲於藝者之所能為、必達於禮者之所能任。考官袁公漸國綫得公文而偉之、遂以冠鄉選。公追念不及親見日涕下。端平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性善度公貽書、俾公及姪存

子往問於鶴山魏公。會魏以命名、不果。遂於是慨然萬里尋師。入京造性善文函以請業焉。謁文公門人毅齋徐先生、問人心道心之說。是歲上魏鶴山書、上洪平齋書、上趙冀國楊西巖書。詳見文集。性善公卒。公與弟姪爲之含斂。心喪三年。端平三年丙申、公年五十。先是、弟全父從性善於京師者七年、文公高弟西山葉公味道、毅齋徐公僑、郭公友仁、趙公師恕、皆得師事之。洎歸、公兄弟叔姪別諸老。徐先生曰、諸公今襄易而西矣。嘉熙、

元年丁酉、公年五十一。蜀有萑難、公與弟全父、姪存子舉家避地夜郎、疏食飲水、以所得於師者而訓諸子。有雲山諸詩。嘉熙二年戊戌、公年五十二。避地南川、講學目樂集。晦翁詩譜成而爲之序。嘉熙三年己亥、公年五十三。避地於清溪、有雪中約舍弟等詩。嘉熙四年庚子、公年五十四。赴嘉定類省奏名、公泣下曰、不及榮親、富貴非吾願也。姑守青衫、酬先志足矣。淳祐元年辛丑、公年五十五。聖恩以蜀難進士免入對、賜公同進士出身。公



避地夜郎。淳祐二年壬寅、公年五十六。避地瀘南。是冬、敵渡瀘窮搜。公與一家相失、深入蠻夷之境、袖中惟易本義一編、絶糧久之。同行以不義得食進者、公堅却之、但采黄精、汲清泉以充口。敵退、張恭人偕子婦俱保全。公悉所有以周親故之飢寒。淳祐三年癸卯、公年五十七。與友人宋壽卿、陳希舜、羅東父、向從道、黄叔高、弟全父、姪存子、王南運講明吕氏鄉約書、行之於鄉、從約之士八十餘人。淳祐四年甲辰、公年五十八。恭人張氏卒。

是歲、樵隱余公玠諭蜀之二年也。閤公之學與德、檄赴司尊禮、請分教廣安、而以昌州酒正刾辟。公懷𠠫隱居求志者五年矣、至是一出、有五載彈冠尚覺忙之詩上余公、用蜀便宜十二事、上廣安趙守偰旱十事、與前進士楊直卿講論先天圖、手編伊洛心傳録、以導子姪淳祐五年乙巳、公年五十九。制閫檄公攝大寧秋官、公曰、昔吾先君子以憲臺辟變門司理、而不果遂。今吾獲此、豈我緣分致然。遂之官。趙侯延公講易、帥子弟請問尊

禮。是歲著本草集方成、有昌溪即事等詩。淳祐六年丙午、公年六十。制使椎隱余公推敬之久、乃以學博行修、恬於進取薦、漕使學齋史公以藴於學識、無所競緣薦、憲使勉齋楊公以學問淵源允爲師範薦。公顧之澹然。會炎卯奏明類省、公於是携子入對。季全父適薦江西漕來登省、會於臨安、不勝其樂。有與全菴賡詩及樂府、與文考功活菴論易、有十二卦綱旨書契及咸九四屈伸相感等説。淳祐七年丁未、公年六十一。公雖授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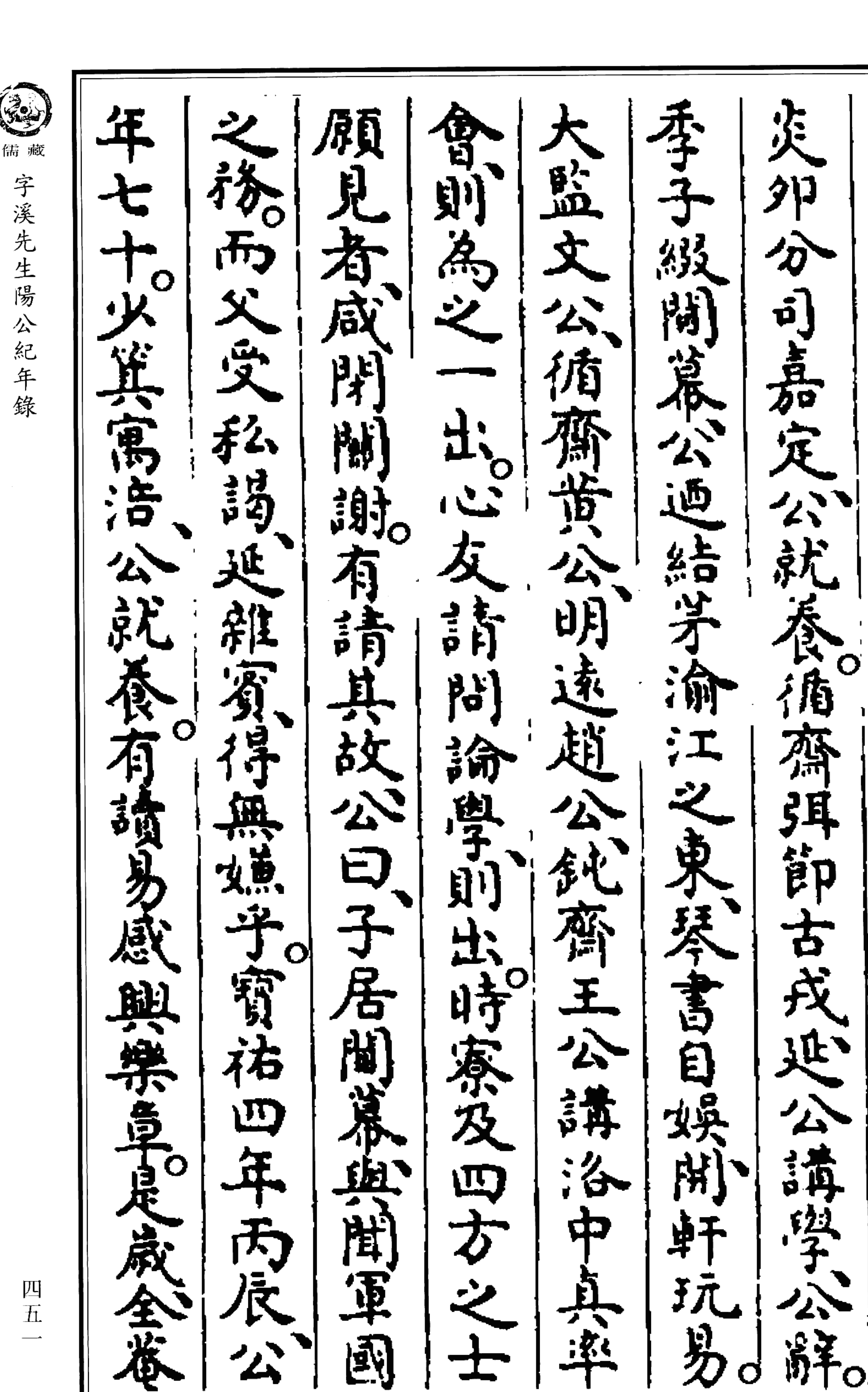
勑，而初筮告歷畧不復問，至是癸卯始訪得之於公安。公乃欲以酒官四考成績致仕，庶希贈典，而部法難之，公乃止。季全父强之，遂俛受紹慶學官，以足考第。有與星渚趙公德父講學書，艮齋劉公進危言書。濱山謝公在給舍，欲留公振鐸白鹿書院。公固辭。淳祐八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湖北漕使袁公鼎東議白荆閫，以竹林山長處公，公固辭。用余制使等薦，依選法改從政郎。冬十月，赴紹慶教官任。核學廩積弊，均生員稍食，為教先講習

而後藝文。淳祐九年己酉、公年六十三。春、充忠、萬、梁山、達州鮮考試官。秋、充省試別院考官。制閫舉改官親民任、以示薦賢之賞、公固辭。編類武泰志成、跋文公啟蒙卷後。淳祐十年庚戌、公年六十四。編類朱文公易問答語要。有與宋壽卿論律呂納甲、與姪昂論學、與黃循齋論易等書、作九獻圖、五世廟圖。淳祐十一年辛亥、公年六十五。黔倅缺官、郡侯王公以閫檄俾公攝貳、公力辭、劄狀至五六上、得請乃已。王侯以改官親民舉公、且以任

滿增秩之賞，保申吏部，公固辭，去官。冬十一月，至涪。李侯震午以北巖書院堂長邀公於道，公謂北巖乃程夫子傳易之地，而涪實吾師最公昔日傳道受業之邦，遂為之留，堂規一仍白鹿，士之信從者衆。有祭伊川、和靖、達微、山谷、蓮蕩文。考功郎中文雲山、利漕黃循齋、制參趙明遠以明新職教之任邀公，公固辭。於是不復問津仕路，而就養於夔州節推子舍。淳祐十二年壬子，公年六十六。新栞文公易説精要成編，題曰文公進學善言。

郡守李侯阜致養老尊賢之禮，請問易學。公一本程、朱之正，爲之卦義、朔望講論，名曰易學正説。子弟諸生記而錄之，父遂成書。作讀易書懷、少年看花行以示兒姪。寶祐元年癸丑，公年六十七。與税巽父論啟蒙小傳，與湖北漕袁君鼎東論進學，與紹慶守趙公汝廩論易。趙守延公講學，公辭。奉使都大夫監平舟程公遣禮幣聘公，公辭。寶祐甲寅，公年六十八。先是紹慶秩滿居休，至是四年矣。公慨然曰：昔者圖考第、覲干贈典，以光九京，意謂

六考滿京便可陳明。令法當先陳乞休致、遷官、然後待郊、始有贈典。夫以退休求進秩、本心安在。吾不為也。季全父自廬陵貽書勉公、且責二子不能祗服厥事、公竟不從。曾黃循齋將漕利東徑、以公廉退之節聞奏。奉聖旨、依格與通直郎、賜六品章服。命下之日、公不以為喜。洛教闕員、梅溪劉公叔子守涪、以伊川代大中請郡士宇文中允與漢州學故事禮公、公固辭。古愚余公晦諭蜀、建閣之初、訪求遺逸、知公學自考亭門人、遂厚幣延致於涪、公力辭。是



歲為從子昂訂正讀易記。寶祐三年乙卯，公年六十九。癸卯分司嘉定，公就養，循齋弭節古戎，延公講學，公辭。季子綴開幕，公迺結茅渝江之東，琴書自娛，開軒玩易。大監文公、循齋黃公、明遠趙公、鈍齋王公講洛中真率會，則為之一出。心友請問論學，則出。時寮及四方之士願見者，咸閉關謝。有請其故，公曰，子居閫幕，與聞軍國之務。而父受私謁，延雜賓，得無嫌乎。寶祐四年丙辰，公年七十。火箕其寓浩，公就養有讀易感興樂章。是歲，全卷

辛于撫州臨汝。公命李子逆孤孀以歸而教育之。寶祐五年丁巳。公年七十一。與璧山楊明夫論陰陽消長與宋壽卿合鄉士就渝。講明鄉約。寶祐六年戊午。公年七十二。癸卯以閫命往播州應辦糧餉以備南徼。會敵整居西州。蒙古主自將深入。公詔之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宜乞師旅。策使且調揚兵。以紓父母邦之急。開慶元年己未。公年七十三。敵圍四合。斷流涪會。以阻江道。公為斷橋之策。寨上制閫。夏。江流肅清。公携子

孫就居荊州之白水鎮。朝廷以公陞朝官、遇寳祐五年大禮覃恩、加父龍潭居士宣義郎、母馮氏孺人。公泣下曰、不得生榮死而後贈、顧亦何益。景定元年庚申、公年七十四。皇上冊建青宮、賜爵一級、加公朝奉郎。又以炎卯陞朝遇大禮、加公朝散郎。訓辭曰、一人元良萬邦惟慶。賜爲父後者爵一級、漢制可考也。日者青宮肇建、緜禮崇成。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以爾有子、列於朝籍。式敷殊渥、以勸天下之孝。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朕庶幾焉。往服寵光、益綏壽嘏。公詔子曰、吾生平遠棄乎榮名、何心於此。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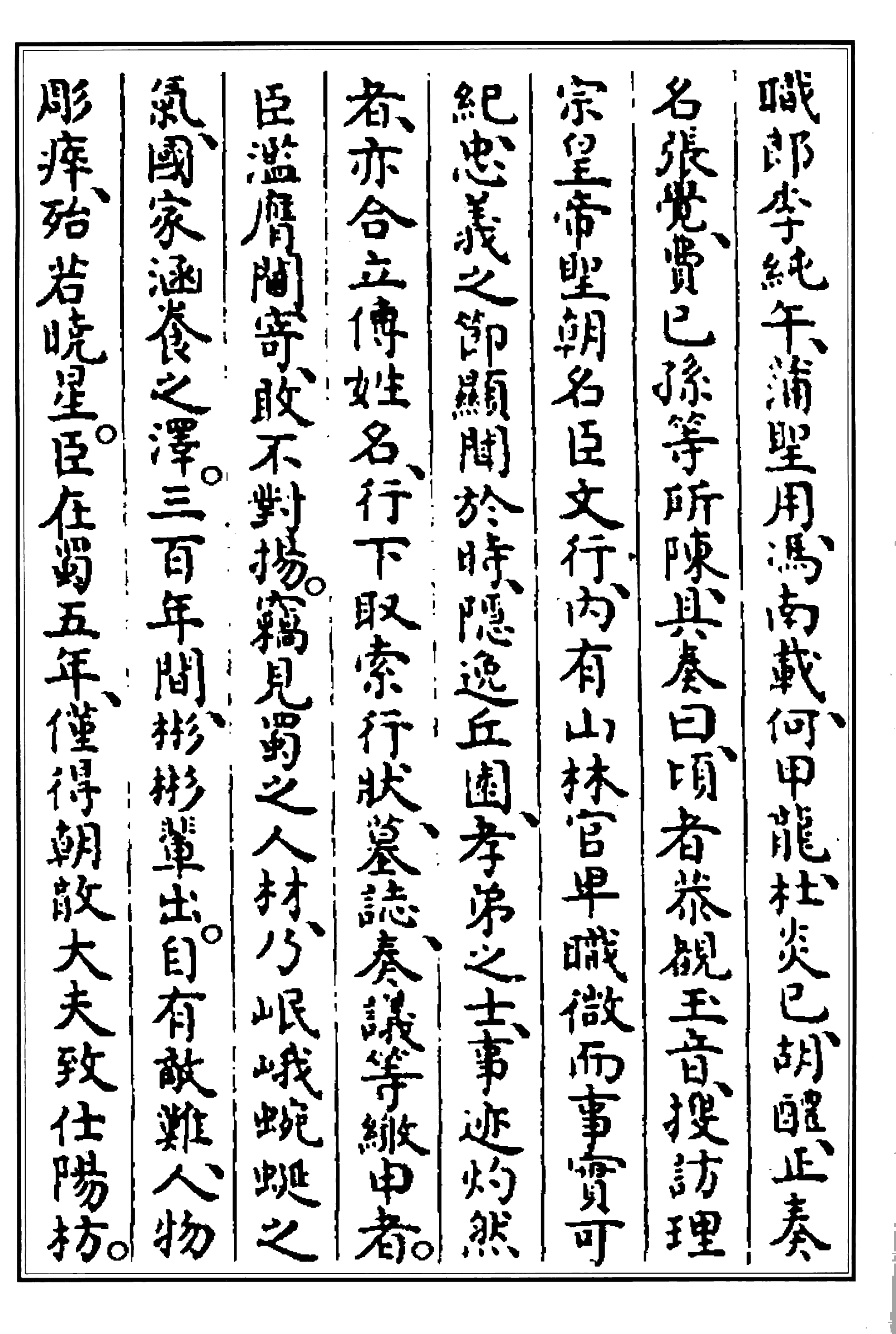
君命至重敢輕視乎。汝尚勉旃、期毋負國。九月、公苦瘡、臥病凡三閱月、未嘗有呻吟聲。每夜呼二子及姪昂、各以所疑問。子姪請曰、侯病少間。公曰、病自是瘡病、於吾義理之心何與。於是講論未嘗絶口。一夕、忽夢文周孔三聖相接語言、夢侍性善講學。病間詩曰、識簡凝陰消又長、喜些真火熄還生。公至是頭童者髮、齒脫者齯。景定二年辛酉、公年七十五。先是戊午、族姪醴、族孫義方父子奏名、猶未入對。至是長男少冀、從子昂、族孫恪皆

奏名、公為之喜、且書戒諸子、以發榮盛大為懼、其各譙毋自牧循天理、杜人欲、謹操修、毋自滿假。有與王希允書、東西天度月令等圖。景定三年壬戌、公年七十六。就養於峽州至喜亭、與親朋講學不倦。有與趙傳之論艮卦義書。是歲、以炎卯遇景定元年大禮覃恩、加公朝請郎。景定四年癸亥、公年七十七。就養於桃源之廣溪、實少箕窩舍。守歲有學易假年天若許、橫書長作傍梅人之詩、詳見文集。景定五年甲子、公年七十八。以景定四年

大禮畢恩、加朝奉大夫。冬十月、季子守珍、公教忠之言、詳於家訓。公奉理皇遺詔、不勝悲悼、曰、老臣父子叔姪受恩深厚、君即天也、第衰老投閒、不能致毁。惟啜粥累月、以當喪制。然心喪則待三年、庶不悖聖賢之訓、而盡臣子之禮。令上皇帝咸淳元年乙丑、公年七十九。自夷陵還蜀、詔子舍舉張栻人之喪、改葬於荆州白水之濱。命丙卯以捧表恩官惕德新、以奉曲江之祀。咸淳二年丙寅、公年八十。玩大學易本義、校讎書。命丙卯以中奉

奏薦猶子炎巳、即弟堂長全卷之子也。咸淳三年丁卯、公年八十一。以炎卯進秩中奉恩加公朝散大夫。命長子以吉龍泉尉成資、辟四川總屬歸侍。命猶子昂千辟渝州節判、相會講學。命季子炎卯省試畢、乞祠侍養。冠猶子炎巳而字之。每西望故鄉、追思祖禰、輙感慨涕零、拳拳以儉德誨子孫。秋分、書未濟之義以示猶子昂、因大書白雲清風之句於几上。十月甲寅朔、以易筮過未濟、因舉下經終於水火不交之說、以誨炎卯、炎巳。王師

以提至、公喜、舉酒樂甚、作詩慶制閣開州寧西之提掌書賀友人趙德父入侍經幃。庚申之夕、感異夢、明旦呼子孫以夢語之、竟日歡洽。辛酉、詔、癸卯將旨護別省。壬戌、分果核遺子孫僮僕、應接親朋、有喜色。癸亥黎明、與坐於床、呼諸孫娛侍、語以家事、湛然而終。咸淳四年戊辰。二月十六日、合封於江陵府松滋縣堆玉坪香爐峰山寅山之原。三月、制使節度曹公據合州文林郎任榮從政郎王震午、杜申孫、蕭鳳友唐夢震趙酉泰、度武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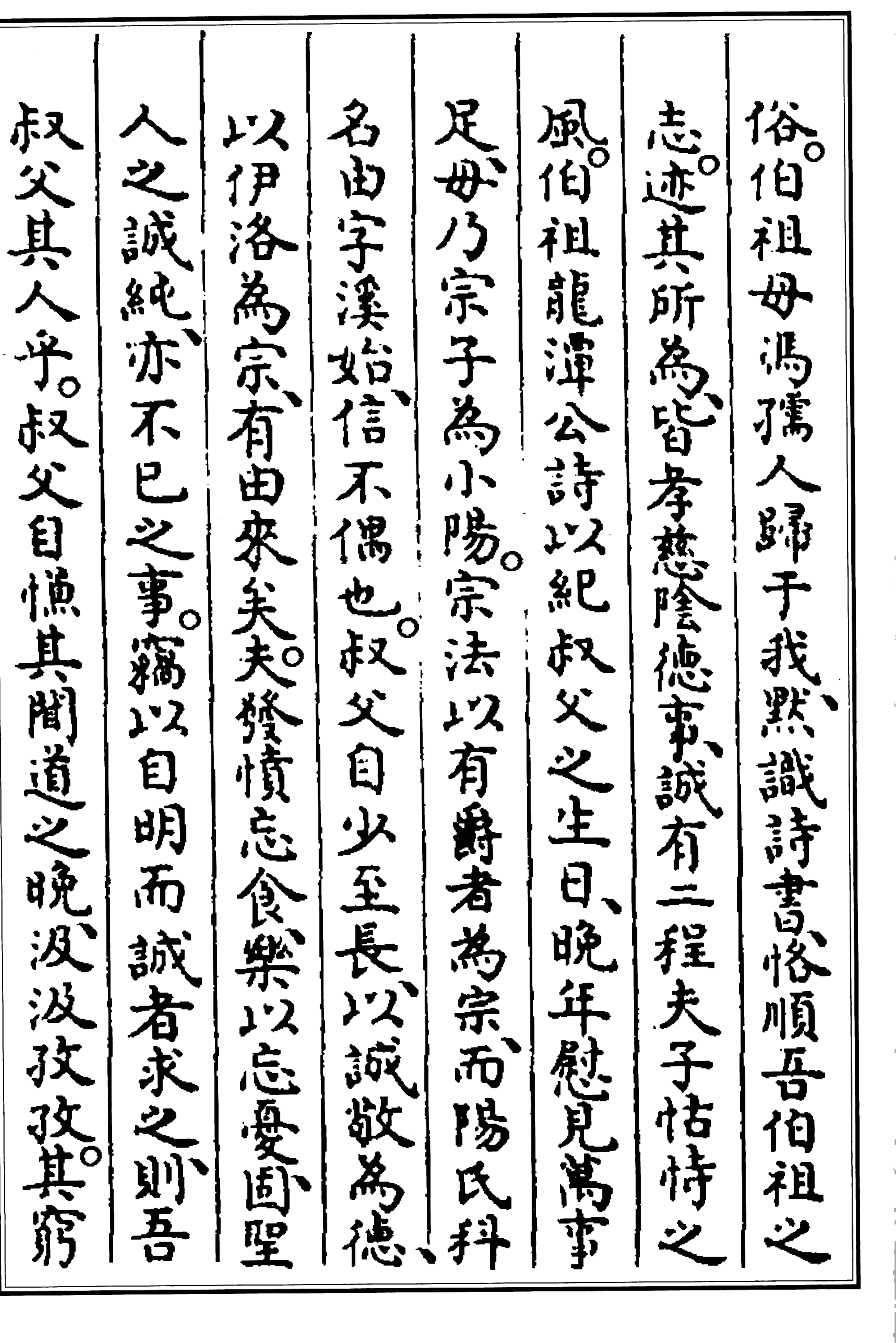
職郎李純午、蒲聖用、馮南載、何甲龍、杜炎已、胡醒、正奏名張覺、費已孫等所陳，具奏曰、頃者恭覩王音，搜訪理宗皇帝聖朝名臣文行，內有山林官卑職微而事實可紀、忠義之節顯聞於時、隱逸丘園、孝弟之士、事迹灼然者，亦合立傳姓名，行下取索行狀、墓誌、奏議等繳申者。臣濫膺閫寄，敢不對揚。竊見蜀之人材，乃岷峨蜿蜒之氣，國家涵養之澤。三百年間，彬彬輩出。自有敵難、人物彫瘁，殆若曉星。臣在蜀五年，僅得朝散大夫致仕陽枋。

生於合州巴岳之陽、字水之上、弱不好弄、趣尚不凡。長受業於文公朱子之高弟禮部侍郎、侍讀度正講明理學、最爲精切。繼在涪陵、從布衣晏淵游。晏亦親受業於朱子者、一見即授以師傳易學。於是屏居家山、以所得於度晏者服膺焉。其平生大概事親盡道、孝行著聞、讀聖賢義理之書、闢佛老異端之說。齊家以禮、訓子以忠、睦族以義、處友以信。日用躬行、於天理民彝殊無欠闕。五旬推第、五載遯身、懷物家居。閫臣推挽、俛就冷官、蓋

僅六句、慨然不仕。披閱二十餘年、治心養性、尚友古人、以求道為工程、以貪名為深耻。家庭之內、和順有則、二子俱叨奉常、西蜀人士交口稱譽之。年踰八袠、遂以考終。有門人所集易説圖象講義等十二卷。其文皆有益於世教、允謂一國之善士。官卑職微、隱逸丘園、遯世無悶、實有可紀。今合州鄉士文林郎任榮等所陳、陽枋平生學本朱氏、孝行足稱、請以其行狀文字繳進、乞加旌別、以示風化。且其子炎卯官叨中奉、爵列男封、願移其

子之爵，用表其父之名。臣敢以實聞，仰稱明詔，欲望聖慈特與陽枋下史館立傳，不但發揚先朝嘉遯廉退之士，其於砥世礪俗，實非小補。所有陽枋行狀、易說等書，輒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八月初三日，繳進入内。二十八日，奉聖旨付後省看詳。

咸淳戊辰夏，二弟自臼水墓廬，以叔父字溪大夫年譜見示昂於巫陽，三復感愴。追惟我先代志尚詩書，伯祖父從政孝覲最篤，積學最勤，高尚好古，不同流



俗。伯祖母馮孺人歸于我、默識詩書、恪順吾伯祖之志。述其所為、皆孝慈陰德事、誠有二程夫子怙恃之風。伯祖龍潭公詩以紀叔父之生日、晚年慰見萬事足、毋乃宗子為小陽。宗法以有爵者為宗、而陽氏科名由宇溪始、信不偶也。叔父自少至長、以誠敬為德、以伊洛為宗、有由來矣。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聖人之誠、純亦不已之事。竊以自明而誠者求之、則吾叔父其人乎。叔父自愧其聞道之晚、汲汲孜孜。其窮

也、不去貧賤而遠從道學之師。其達也、不樂仕進而一求爲己之學。蓋發憤忘食而終日自强、樂以忘憂而一物不累、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故其晚年理道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始於曲能有誠、終於至誠無息。吾叔父有焉。昂懼後之習其書者、或以其無事以娛餘年、遂謂叔父無所用心、則誤矣、於是乎書。

七月戊寅、猶子昂感泣拜手。

陳本堂先生年譜

清・趙霈濤　編撰
尹　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清光緒三十一年奉化趙氏活字本

《陳本堂先生年譜》一卷，清趙霈濤編撰。清光緒三十一年奉化趙氏活字本《陳本堂先生文集》附録。

陳著（一二一四——一二九七），字子微，一字謙之，號本堂，宋鄞（今浙江寧波）人，寄籍奉化。寶祐四年進士，初監饒州商税，調光州教授。景定元年，爲白鷺洲書院山長。累官著作郎，忤賈似道，出知嘉興縣。咸淳間擢太學博士，除監察御史，知台州。宋亡，隱居四明山中，自號嵩溪遺耄。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著爲宋末元初名儒，以能文稱，然四庫館臣謂其「詩多沿《擊壤集》派，文亦頗雜語録之體，不及周、樓、陸、楊之淹雅。又獎借二氏往往過當，尤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説理之文自闢門徑，南渡後輾轉相沿，遂别爲一格，不能竟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可謂定評。所著今存《本堂集》九十四卷。清樊景瑞撰有《宋太博陳本堂先生傳》。

陳著年譜，有清孫鏘編《本堂先生年譜》一卷，考著生於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卒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八十三；今人陳宏美撰《陳本堂年譜補正》，則謂著生於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卒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五十七（參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卷六）；本譜則考著生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卒於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八十四。同一人物，抑何生卒年歲紛紜至是？今考《本堂集》卷五二《至德觀記》，後有其子深跋云：「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稿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絶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一日不夢見父母。」則著生卒年月自已了然，亦可見赵氏所譜嘗鉤考本集，言之有據。且自光緒二十一年草成初稿，至三十一年再印，幾經訂補，並非妄下斷語者可比。又如五十八歲下城固鎮條，辨史志及《宋元學案》之誤，以及改名陳公嶺，明言非陳著去任，百姓因懷思而更名者，亦非盲從舊志不加甄别者可比。誠如江迥跋所云：「今是谱即由《本堂集》逐事参稽，旁加订證」，「辨而有徵，多能發人所未發」。末附本堂諸子考，集各家之長，亦「辨而有徵」云。

自敘

余記性不佳、凡閱過之書、百不能舉其一、即偶爾引用、動輒多誤。光緒初元、陳氏重修家乘、獲見本堂先生文集鈔本、未及卒讀。越七年辛巳、余族亦重修家乘、復假先生集觀之、不過採其有關於一村之景而已。既而先生之族裔孫鶴亭茂才育姜覓寫官鈔錄全集、余粗校十餘卷、至癸巳孫中翰玉仙刊行後、又讀一過、終不克貫穿其事實。今夏初、擬輯剡源鄉志、復將全集繙閱數四、其事實仍未了了。昔玉仙久欲訂爲年譜、遲遲未出、

閏月老病少間、不揣荒昧、編輯先生年譜一卷、藉以考其生平之出處歲月之後先。而家無藏書、遺漏必多、且穿鑿傅會、實不免焉。伏祈　博雅君子補其闕略、正其謬訛、是即余之師資已。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七月既望、醉仙甫趙霈濤識於剡曲草堂。

案、孫玉仙太守校誤十一條、江後村廣文校誤七條、後不悉注。壬寅五月初十日

去夏、以聚珍版刷印五十部、適值米價奇貴、平糶官

米、未遑覆厥。後復閲全集、與宋史核對、遺漏舛誤、實覺不少、遂增補删改、再印五十部、以救吾過。癸卯九月四日。

是年、印工因循不果印、今乘陳氏重修家乘已竣、再印一百部、以貽同好。乙巳如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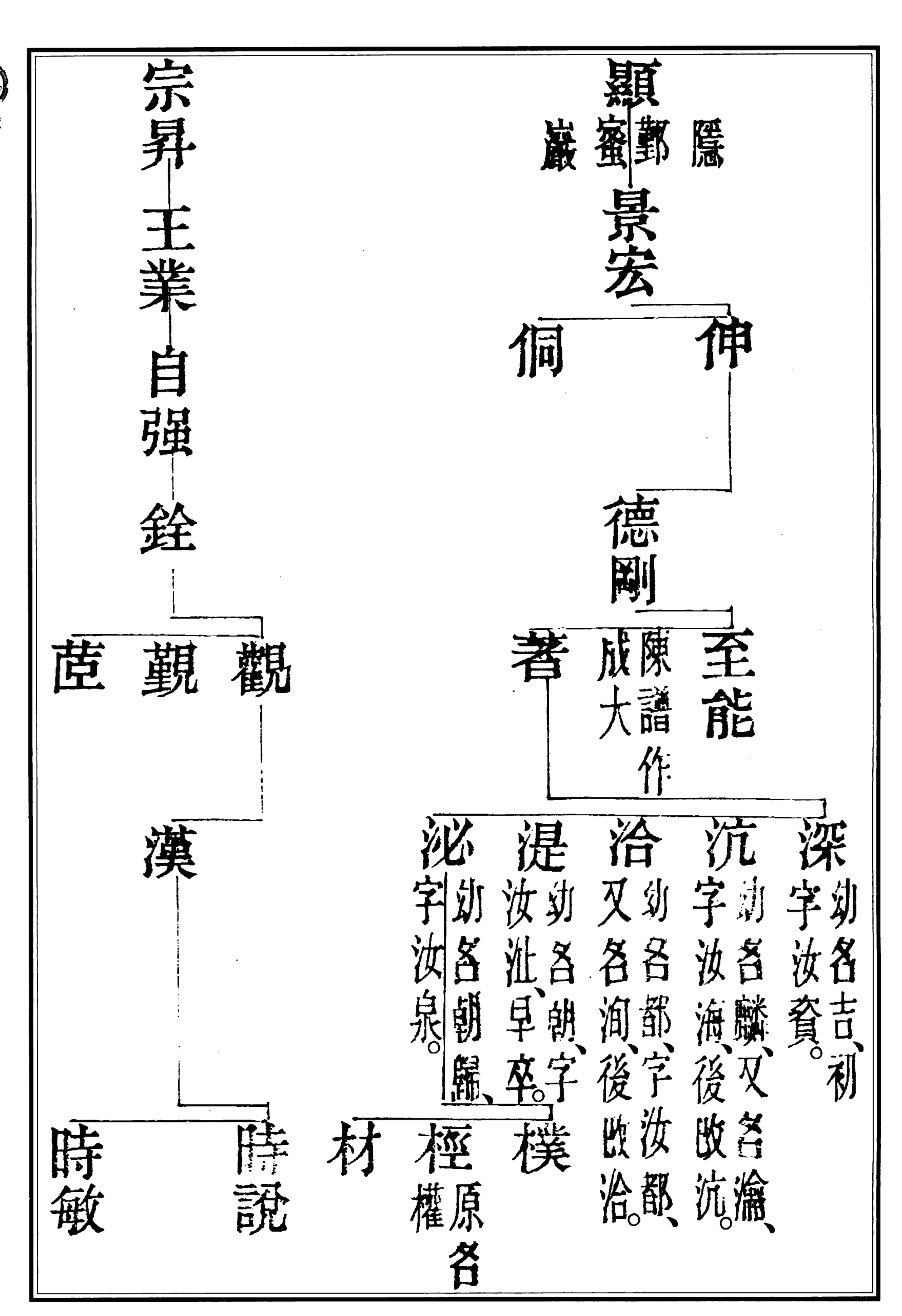
陳本堂先生年譜

里後學趙霈濤輯
長男文衡校字

世系

南唐司憲丞扶夷子、台之泉水人。自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歸、錢氏留爲奉化尉、遂居剡源之芧渚。後子孫遷三石。

陳棠
- 大同
  - 曾孫：簡遷、鄞寶、幢
- 大方
  - 元善
    - 延溥
      - 伯玭
        - 顯（另圖）
        - 䫀
        - 顏
          - 恭
    - 延握
      - 伯和
        - 宗昇（另圖）


顯
隱
鄞
蠻
巖
景宏
伸
徇
德剛
至能
陳譜作成大
著
深 幼名吉、初字汝賓。
沆 幼名麟、又名瀹、字汝海、後改沆。
洽 幼名郤、字汝郤、又名洵、後改洽。
湜 幼名朗、字汝沚、早卒。
泌 幼名朝歸、字汝泉。
樸
桯 原名權
材
宗昇
王業
自强
銓
觀
覲
莅
漢
時說
時敏

案、本集答劄教趙實父文炳書中、有二子深、沆竊稍於學校、次二子洽、泌漫靈書二語。又與林仲實僉事桂書中、有兒沆於赤城受提獎造就、兒洽身事復之深、翼之困者極矣二語。知先生在日、淪已改爲沆、洵已改爲洽矣。年前不及細檢、故初印從江說、及今檢出、故再印仍從孫說。癸卯九月霜降日識。

案、三石陳氏家乘載、後周顯德二年、趙巖撰宗支世系記。巖死在後唐同光元年、顯係後人僞託。蓋

夫直齋陳振孫譔白文公年譜云、世祀綿邈、譜諜散亡、惟當用春秋見聞傳聞之義、斷自近始。若必遠推古昔、傳會本支、則固不能亡抵捂矣。霈濤閱庚子山、白香山年譜、一以世系圖諸後、一以世系冠其首。因仿直齋之意、據先生文集、參以陳氏家乘、約略次爲世系云。

宋甯宗嘉定七年甲戌六月十二日、先生生。先生文集次韻兒瀹六月十二日登東皖嶺詩、首句有欲壽吾前泪一行之句。剡源集有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徵太博五言古詩十首。十二、十三差一日、茲從文集。

先生姓陳氏、諱著、字子微、一字謙之、小名必大、號本堂、晚年取所築之堂以自號也。奉化剡源鄉三石人。高祖顯、第進士、授主簿、累遷戶部尚書。政和二年言、復相蔡京、士民失望。貶知趙州。歸隱鄞之蜜巖。顯弟顒、任司諫、亦以疏詆蔡京、謫監酒稅而卒。弟顏、字宰心。政和二年進士、授迪功郎。顏子恭、字謙光。郡舉賢良、爲邑令、歷遷寶章閣待制。曾祖景宏、祖伸、爲國子祭酒。慶元初偽學論起、七上章辨之、朝廷以伸爲狂論罷斥。尋拜吏部尚書。韓侂冑北伐、又上書切諫、出

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父德剛、爲人醇正明決。嘉定丁丑進士、歷官戸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以論濟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除知福州。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淳祐二年卒。妣竺氏。參先生文集、陳桱通鑑續編、成化郡志、縣志、鄞縣志三補耆舊傳。惟景公二字、據陳譜增之耳。

通鑑續編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院事。成化志因之。錢竹汀鄞志謂、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

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院爲執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他官之可冒也云云。然顯言蔡京、伸諫伲胄、德剛貴彌遠、先生殆似道、通鑑續編中俱載之、序之者周伯琦、陳基、張紳、姜漸也、使事屬子虛、諸公肯序之乎。宋史不載者、偶闕之耳。陔餘叢考曰、宋遼金三史、卷帙繁多、時日極促、宜其

疏漏蕪雜。孔歐孟曰、宋史失之太繁、然南宋以後文苑僅數人、循吏竟至缺如、是仍失之略矣。趙氏翼曰、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者。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朵擊之、死。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粘罕子婦、婉容自經死。此二事忠節凜凜、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尙傳其書、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大家、而宋史

均無傳、此皆史家之疏也。據此、正不得以史無其人而疑之也。其譏造譜者不通史學、殆謂成化志採自陳氏家譜耳、意在專駁陳譜、不知已明明斥楊南里不通史學而誤採之矣。又謂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伸、若德剛、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傅會、似竹汀亦未深究本堂集者。集中代弟觀謝解啓、有曩從父冠南宫於丁丑、比伯氏擢上第於丙辰一

聯、此從父卽先生之父德剛也、則德剛爲嘉定十年丁丑進士無疑、何以寶慶進士題名亦無之也。又回刻交代李宰啓、有學不爲官、家世科名之偶繼語、則先生先世之多科甲又無疑。江案、寶祐三年謝解啓有鄉鄰相目、頗知弓子之爲箕語、亦可爲世科之證。又祭姊丈童慶纁文、有口口口毋、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遊二千里語、則德剛紹定六年之除官福建更無疑。惟制置使與簽書院事無證佐耳。許宋珏道光時鄞蜜巖人。曰、寶慶志撰自胡榘、胡黨史氏、而德剛方以論濟王觸史怒、肯

爲其父立佳傳乎。延祐、至正諸志未能核實，故至成化而始見也。集中文多似語錄，乃講學家著作，豈必誇耀先世爲榮哉。鄞新志又引鮚埼亭外集云、袁清容作陳覲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棱棱如此，是謝山亦深疑之也。與錢氏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傅會之説同。霈壽案：集中深瀹既聚示之詩，結句三世一門詩禮在，不曰風雅在，而曰詩禮在，是明明守禮之世家矣。曾是

守禮之世家、而疑其風節之不棱棱乎。其送丘一鶚秀詩、有吾父本儒家、詩禮夙自將、乃以吾母妻、相期早騰驤、誰知古罍洗、不入盤盂場諸語、似與德剛遷工部尚書忤彌遠奉祠者亦相吻合。惟奉文本心樞密書、先人久館於外、以晚年得歸爲喜、疑簽書院事不過一二年而罷、罷後即友教四方耳。案寶祐四年登科録一卷、不著撰人姓名、亦不知作於何時。陳著五甲十七人、年三十二歲、本貫鄞縣武康鄉。鄞志據之、以先生爲鄞人。四庫提要

因之。浙江通志、雍正府志作奉化人。考先生登第年已四十三歲，此云三十二歲、亦不合。夫人之履貫、莫要於自序、文靖公書堂講義曰、著幸生文靖公舒先生之里。前妻童氏墓表曰、奉化陳必大。先生乳名棲巖記曰、奉化陳某。復越悟本寺主僧文蔚惠丹劄詩、有我住小丹山下村之句。次韻酬王景雲見和詩、有我家西谷子鄞東、東望雲山百里中之句。其曰嵩溪遺耄陳某、丹霞遺耄、丹霞陳某、丹山遺耄、丹山陳某、丹霞山人陳某、不一而足。此外曰

四明陳某、四明遺耆陳某、奉亦四明之境也。先生次子沆剡源九曲圖記亦曰、予家其下、先太博無恙時、予兄弟日侍几杖。剡源鄉之里曰嵩溪、三石居剡源九曲之中、有丹小山、丹霞洞、則先生之爲奉化三石人彰彰矣、似不當以登科錄爲據也。

據鶴亭述、光緒壬辰、癸巳閒、徧訪鄞縣走馬塘、倉基、寶幢、蜜巖諸陳氏、閱其宗譜、皆以先生爲奉人、先生之父若祖以上爲鄞人、是皆未深究本堂集者。集中祭亡男朝兒墓文曰、母抱歸避於三石之

祖居、則先生以上之七八世不皆世世居此也哉。

嘗閱倉基德化葛相國徐季和侍郎、致祥陳子相孝廉方正、勷章薇年總憲華四先生譜序、咸謂倉基遷自走馬塘、走馬塘以宋端拱間莊靖公矜爲始祖、至十三世孫極。而三石譜以五代時縣尉崇爲始祖、至極十一世、其始祖截然兩派、不知何以將三石之子孫牽連而合之也。雖走馬塘舊譜燬於建炎兵火、三石譜亦曰被兵燹所燬、不言何代何年、然三石譜若矜、若軾、若誌與謐、若采與秉、與

禾、若時與曙、[illegible]、暶、曦、均不敘入、源流固自晰然矣。至寶幢以簡爲始祖、據三石譜乃崇之元孫、靈巖以顯爲始祖、乃崇之五世孫、其世次猶確有可考耳。

八年乙亥、二歲。

九年丙子、三歲。

十年丁丑、四歲。

尙書公是年登進士第。

案、咸湻十年先生代弟觀謝解啓、曩從父冠南宮於丁丑、卽指其父也。是科一甲第一人爲吳潛。

十一年戊寅、五歲。

十二年己卯、六歲。

是歲先生能文。成化志

十三年庚辰、七歲。

十四年辛巳、八歲。

十五年壬午、九歲。

十六年癸未、十歲。

十一月十七日、兄至能卒、文集。○陳譜名成大。年二十七歲。以陳譜慶元三年丁巳生推之。

案、先生祭童氏姊文、有十歲而哭兄語。丙寅年、有先兄至能遠忌五古一首。

十七年甲申、十一歲。

秋九月、尚書公以戶部侍郎兼侍讀。通鑑續編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十二歲。

尚書公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續編

二年丙戌、十三歲。成化志

三年丁亥、十四歲。

紹定元年戊子、十五歲。

次姊卒。文集祭董氏姊文

案、集中有女兄歸蕭氏、夫死、誓守柏舟。郡聞於朝、賜旌表隆節七律、此女兄疑是先生之大姊。然祭董氏姊文有兄弟姊妹四人語、似蕭氏姊又是先生之堂姊矣。

二年己丑、十六歲。

三年庚寅、十七歲。

四年辛卯、十八歲。

五年壬辰、十九歲。

六年癸巳、二十歲。

尚書公除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貲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上默然。續編成化志

端平元年甲午、二十一歲。

以尚書公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續編成

化志

案、成化志增樞密二字。檢宋史職官、簽書院事郎簽書樞密院事也。想是隨拜隨罷、不然、先生何以言先人久館於外耶。

二年乙未、二十二歲。

三年丙申、二十三歲。

鄉人釀賞鳳花慶春澤祠二首。①

母竺夫人卒。祭姊文童慶純文、有□□□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逝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能起訴。

案、集中有次韻舅氏竺一九成名鏞詩、次韻前人補試落歸曹娥待潮詩、與舅氏竺一九成求芋詩、公棠溪次待舅氏竺一九成舟偶成詩、次韻舅氏竺一九成試黜鵲橋仙、卜算子二詞。

嘉熙元年丁酉、二十四歲。

七月如浦城、二十三日到永康界、有減字木蘭花詞、浦城外界黎嶺西水碓頭阻雪三日七律。並文集。案詩中有少年二字、姑附是年。

二年戊戌、二十五歲。

是年、族弟觀生。以贈弟觀之王傳必館詩中語推之、當生在是年。

三年己亥、二十六歲。

四年庚子、二十七歲。

案、尚書公還家、當在亥子二年之間、不然、先生又何以言晚年得歸爲喜耶。

淳祐元年辛丑、二十八歲。

娶童氏、諱翁柔、字子徽、同邑進士居善之女、鄉貢學正斗春字志道之女弟也。嘉定九年丙子閏七月己酉生、時年二十六歲。文集童氏墓表

案、以墓表推之、其來歸當在是年。

二年壬寅、二十九歲。

尙書公卒於家。

案、鄞志引成化志、端平元年、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據先生童氏墓表、童氏歸先生在淳祐元年、既歸、事舅孝敬、則尙書公之卒在童氏來歸之後矣。又咸淳丁卯跋董長卿詩編、有先君歿且廿六年語、逆數之正在是年、成化志誤、鄞志遂仍而不改。

孫中翰鏘曰、尚書公卒年、成化志實承續編之誤、此條萬不可解、亦萬萬不能從者也。不知當日四明先生何以憒憒如此、豈其未見本堂集耶。

三年癸卯、三十歲。

四年甲辰、三十一歲。

五年乙巳、三十二歲。

授學吳隱耕名禶。字景年、燕餘。

案、集中有燕餘寄月窗兄七絶三首、謝單景山名樞載酒同賞牡丹過燕餘七絶一首。又祭吳隱耕文、

有昔我東書、寓君燕餘、坐閲七年、情親意孚語。易昌化縣謝啓、通饒啓均有授徒鄉曲、懷冉冉其中年語、姑繫甲辰以後七年。

六年丙午、三十三歲。

授學吴隱耕燕餘。

七年丁未、三十四歲。

授學吴隱耕燕餘。九月望、賞月、有滿江紅詞。

泊丈亭、有減字木蘭花詞。前文集凡有年無月者、繫於一年之末、後倣此。

八年戊申、三十五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壽吳景年祺七律。又一翦梅、西江月詞二首。寄內童氏惜分飛詞。並文集。集中不言年分、姑附是年。

九年己酉、三十六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十年庚戌、三十七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十一年辛亥、三十八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挽陳菊坡樞密卓二首。據宋史理宗本

紀、陳卓感湣十一年七月薨。

十二年壬子、三十九歲。

十二月乙亥、前妻童氏卒、年三十有七。文集墓表

寶祐元年癸丑、四十歲。

春賤七律。文集。玩末聯語意、當在是年之三月。

二年甲寅、四十一歲。

正月壬午、葬童氏於家北一里鄭陾之西。案、今猶有鄭家陾山名。作前妻童氏墓表。文集

繼娶趙氏、名必興、字友艮、華亭知縣同邑崇𤸲字元章之女、三學舉禮(?)侍郎(?)崇(?)擴

必昌字景文之友弟也。文集參邑志

案、集中醉中示舅觀自遣詩、有六十家婆八十翁之句、則先生長趙氏廿年。時年二十一歲、生於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集中次韻兒掄登東院嶺詩、有湖母橋花隊臣生之句。集中不言娶趙氏在何年、以壬子十二月董氏之卒推之、先生被期之服、至癸丑十二月乃除。其祭外舅趙元章文亦有我已未第、公方擇壻語、似先生之娶趙當在是年。

三年乙卯、四十二歲。

是年秋、初趙必普字德修得高郵軍、借五里塘杜園安歇、先生在其館中。德修忽夢先生四首有蹇氣狀、力爲解脫之夢覺、以語先生、謂今秋必預薦、且賀之甚喜。是秋、果叨鄉舉之薦。文集謝湖南帥啓原注 九月十二日揭曉、叨預薦名。 十月一日、有謝解啓、謝監試束倅趙叔禮希侍啓、謝西倅余景初昕啓、謝南倅趙元禮準啓、謝教授某啓、答口宰招鹿鳴宴啓六首、俱稱門生鄉貢進士陳某。並文集 鄉貢鹿鳴宴次韻制使陳方叔昉勸駕五古、 鄉貢鹿鳴宴次韻七律。並文集

案、是時鄉舉、卽今之舉人也。

四年丙辰、四十三歲。

入京到西渡七律。文集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以下六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生成五甲七名進士、第二甲第一人爲謝疊山枋得、第二十七人爲陸君實秀夫、鄭王應麟充覆考檢點試卷官、其舅應鳳亦一甲第九人、慈溪黃震、卽次女洮之太翁、其長孫正孫爲先生贅壻。甯海胡三省、卽三女壻之翁、荆溪蔣巖、卽本堂集書跋者、俱同榜進士。得人之盛、是科爲多。宋史理宗本紀、參文集、寶祐登科錄。

案、宋史陸秀夫傳、景定元年、登進士第、登科錄誤也。

五年丁巳、四十四歲。

六年戊午、四十五歲。

七月二十日、往鎮江考試題注吳江縣、作七律文集

案、邑志、調光州教授、光州屬河南、是時河南盡爲元有、安得教授光州耶。

開慶元年己未、四十六歲。

任白鷺州書院山長。文集謝啓原注云、吉州白鷺洲書院、乃江古心右丞相萬里所

創。案、鄭志作鷺洲、誤。集中明明言白鷺洲、鄭志安得反駁廬縣志作白鷺洲山長爲誤耶、殊失攷檢。

作書院講義。冬、歸自廬陵。文集祭孫耕奉文。案、劉任白鷺洲山長而歸也。十二月廿二日、江西蕭帥逢辰舉詞云、學優而仕、行稱其文。文集

景定元年庚申、四十七歲。

三月、謝蕭帥舉從事郎以上啓。通賀吉守寶謨王直閣秘兼江西倉啓。並文集　長子吉初生、後名深。案、先生作長兒吉初生日詩、首聯有吾年五十五、汝生方九年之語。又喜弟觀得孫詩、有我昔四十七、正室熊始抱之語。臘月、招宗族親鄰寓飲簡。並文集

二年辛酉、四十八歲。

正月、赴臨安。案、集中祭舒氏女甥文、有辛酉春初、別汝而行之語。又祭趙氏外舅袁安人文、有歲在辛酉、維春之首、拜遠於庭、急裝以走語。 知昌化縣。 相國吳潛以先生才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先生曰、甯不登朝、不爲此態。遂出爲安福令。嵊縣志、鄞縣志。案、紹興府志作福安。宋無此縣名、從宋元學案乙之蔣傳作福甯、亦誤。 爲湖南帥準、有謝湖南帥寶謨趙直閣必普辟帥準啓、並文集。案、通家鉉翁徽劉原注云、景定辛酉王戌、爲湖南帥準。 監三石橋酒庫、有謝浙漕提領趙右選與嵓辟三石橋酒庫啓。 十一月丁丑、公主下

嫁、宋史理宗本紀代趙必普賀皇帝表、代賀皇后箋、代賀皇太子箋。十二月癸卯、册封永嘉郡夫人全氏爲皇太子妃、理宗本紀有代趙必普賀皇帝表、代賀皇后箋、代賀皇太子箋。並文集賀馬觀文光祖除知院兼參政劄。文集。檢宰輔表在十二月。案、㟙縣志監饒州商稅、豈其在監酒庫之後耶。

三年壬戌、四十九歲。

隨湖南安撫趙必普自長沙回至魯港、有摸魚兒詞。監蕪湖茶局、有謝江淮提領趙侍②副書與辟蕪湖茶

局啓。沿江制使寶章姚學士希得舉詞云、奮從儒素、有學有文、見諸職業之閒、精甚廉勤之譽。有謝舉關陞啓。通太平守江淮提領陸右撰景思啓。並文集

四年癸亥、五十歲。

二月、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使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

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充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先生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

宗社、瘠民則必施章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徐經孫條其害、亦致仕。其所舉陳茂濂聞經孫去、亦謝事歸。時稱三烈。續編　秀水縣志

宋史徐經孫傳、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似道、罷歸。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

案通鑑續編、出知嘉興府。府字疑衍。上文云似道

大怒、則所謂出知者、即左遷也、豈有不左遷知縣而反超遷知府乎。成化志朗府字、極爲有見。

秋、童氏姊卒。十月二十三日、有祭童氏姊文。並文集案、文内有特差監提領江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備差遣語、則爲著作郎當在十一二月矣。除著作郎。又案、上疏陳罷買公田、想是爲著作郎時追論之、非在二月也。

五年甲子、五十一歲。

七月甲戌、彗星見於柳、凡月餘、詔求直言。王應麟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時直言者多

近權臣意，故應麟及之。宋史理宗本紀、王應麟傳。　十一月，賀姚希得陞樞密啓。文集　案：宰輔表在是年十一月。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五十二歲。

六月己丑，名理宗原廟曰殿章熙。③宋史度宗紀　代王爚上皇帝起居表。文集　冬，同金陵制幕諸公遊舊烏衣巷、新來燕堂，制參董靜字居烈　有詩，因次韻七律。文集

二年丙寅，五十三歲。

十一月十一日，行止阮橋宿。　霜天曉角詞二首。

先兄至能遠忌，十七日，行都謝氏家寓，作五古。並文集

三年丁卯，五十四歲。

六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王爚辭免大學士知慶元府，代謝皇帝表。文集　宋史王爚傳　又代謝皇太后牋，賀沿江大制使馬觀文祖光除參政劄。竝文集　檢宰輔表在六月。

九月，跋叢長卿名祥斗，號梅簷。詩編。文集

四年戊辰，五十五歲。

長兒吉初生日，以四十字示之五律。文集　改知嵊縣，赴任，計通啓三十五篇。文集啓原注　先是，宗室外戚有居嵊者持一邑權，前令率被譴去。且布黨僻地，剽虜

行人役於家、及造戶契、占人田產。先生至、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紹興府志 作勸農文。嵊縣勸農途中示同僚二首。催科劄。禁奪僕榜。與婺守趙侍郎汝楳書。文集

五年己未④、五十六歲。

再勸農文。申諸司乞寬催科劄狀。作董應之墓銘。三女清生。並文集 嵊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二首。又崇壽節疏文二首。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二首。又崇壽節疏文二首。並文集

案、度宗四月九日生、景定五年十二月、詔以生日爲乾會節。謝皇太后生日爲壽崇節、咸淳三年上尊號曰壽和、五年九月、加上壽和聖福皇太后。第五疏內壽崇和福四字、當是壽和聖福之誤。疏文八首、當分爲兩年事、今姑總彙於此。

六年庚午、五十七歲。

上劉帥劄。　二月、回剡學職請講劄。　剡學講義。　作三勸農文。　答全察使（柴卿）第二、第三劄。　上家憲劄。　上京尹潛戶侍（說友）劄。　上劉帥乞振糶𥟝劄。

勸耀三榜。禁奪僕榜。施文集

七年辛未、五十八歲。

祭馬觀文裕齋光祖文。按慶宗本紀、致仕在五年七月、本傳卒無年分、玩文中語意、當在致仕後一二年。嵊縣滿考謝常師林家憲王大資劄三首。在嵊四年、遷通判揚州。去、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鄞志案、蔣傳錢志作固嶺、攷嵊縣志、陳公嶺在縣東七十里、舊名城固嶺、則作固嶺誤、宋元學案作城國嶺、更誤。民依依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案集中過陳公嶺五律、宿陳公嶺七律、則知嶺本名陳公、非因先生之去任而改名陳公也。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問何以教我、先生曰、義理

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嵊縣志　回剡交代李宰興宗通啓。　嵊縣印⑤回家東郭道中七律。　解剡孝嘉道中答溪民羣恋遮轎問新知縣如何二首、并寄李宰。　聞剡人望回七絶。　剡民望回再回剡宿陳公嶺七律。　出剡北門道中七律。　解剡回家過陳公嶺五律。並文集　十一月、差遍判揚州。特除京簽謝啓原注

八年壬申、五十九歲。

正月、特除臨安簽判。特除京簽謝啓原注　六月、家鉉翁兼權

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度宗本紀　賀新除浙東家憲啓。四子湜生、幼名朝。竝文集

九年癸酉、六十歲。

四月、跋汪文卿涫梅畫詞。秋、作吳伯立墓誌銘。代弟觀謝解啓。竝文集

十年甲戌、六十一歲。

擢太學博士。文集　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持白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先生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蔣巖序。案、鄞志繫德祐時、俟考。　考類試

院呈同官七律。案詩中語意、疑預參文衡時作也。族弟觀登是年進士第、有答謝京尹曾戶侍淵子賀弟中省魁錢劉。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魁劉。改臨安通判。並文集賈似道歸越，治母喪、鄭志案、原文咸淳元年。考宋史本紀、咸淳十年、賈似道母喪、起復視事、則元年當係十年之誤、故改正之。語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先生率諸生上疏切諫、以爲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不聽。似道銜之、比還朝、欲遠竄、上不可。續編成化志。案、集中聞西兵復至及爲逃隱計詩、有天下蒼生是誰誤、當年悔不壞廷麻句、此疏劾似道之實據也。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六十二歲。

以先生爲監察御史、將傳除祕書監。邑志　二月、賈似道以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宋史瀛國公本紀　時元兵三道大入、詔天下勤王、在甲戌十二月吉水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結溪峒蠻、有衆萬人。文天祥傳　元兵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死之、唐震傳　有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書死在二月、文在七月。　五月、作四子名字說。文集　七月、謫賈似道爲高州團練使、貶循州、籍其家。宋史瀛國公本紀　八月、至漳州、鄭虎臣拉殺之。賈似道傳　文天祥提兵至臨安。文天祥傳　十一月、元克獨松關、文天祥與張世傑議戰、陳

宜中白太后降詔止之、先生上疏、乞從天祥之議。宜中不聽、出先生知台州。（續編）不就。（邑志）歸自行朝。（文集張正甫墓誌銘）趙孟傳知慶元府、先生有賀趙戶書（孟傳）與鄉郡書。（文集）答前人書。（文集）常楙提領戶部財用、（常楙傳）與常戶侍（楙）書。（文集）家鉉翁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家鉉翁傳）有賀家侍郎（鉉翁）尹京書。與文宋瑞樞密書。文山以書招先生、辭以衰病未瘳。（並文集）作張正甫墓誌銘、有挽詩、五律七律各二首。次韻梅山弟感時四首。（並文集）案、玩詩中語意、疑在是年。

二年丙子、六十三歲。

挽少保王平章爚五律二首。文集 案宋史宰輔表、王爚薨在元年乙亥十二月。

三月、元軍入臨安府、瀛國公本紀 虎都鐵木祿諭下明、越等州、元史鐵邁赤傳 沿海制置使趙孟傳以慶元降。敬止錄

避難南山之西阮。元兵過剡源、衣食之計爲過軍所掠盡。文集 答戴帥初架閣書。避難雪竇之西阮、遊西麓菴七律。避難西阮用韻。外舅趙崇纛卒、先生以文祭之。並文集 案、文之起處不言年月、玩文內句語、其卒當在避難之時、故繫於是年。

七月、四子湜本名乾 卒、有祭亡男朝

兒墓文。　九月、跋俞西秀詩。並文集　十二月、元兵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被執不屈、械至杭餓死。瀛國公本紀、陳文龍傳。先是、先生有回紹興僉判陳狀元到任通劄、與陳簽判文龍劄。　奉趙巖起制使孟傳為鄉人求免稅書。　山居避難六首。並文集　案、以詩中宦遊倪峯二十載推之、晁在是年。　避難五律。案、詩中有幾喪卜商明句。　還家得讐報復回避所五律。　次韻觀弟避難五古。並文集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六十二歲。

避難南山之西阬。　三石為過軍通驛、或紮寨、或剽

捩衣自袍笏至於布縷、食自盎甕瓶至於顆粒、器用自坐臥者至鍋鉢、無一獲免者。文集與葛靜一監簿書回途望黃沙阬懷朝兒七絕。九月、菊爲所擻。與葛靜一監簿稱僧書。答趙宰拱辰書。答戴帥初架閣表元書。並文集

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六十五歲。

正月廿六日、夢見朝兒、作招魂詞三章。三月五日、過雲南今村董竺湘家舊寓南軒、懷朝兒詩。十一日、爲桑麥說苦詩。脾疾大作七律。次韻梅山弟感

春七律。 五月朔、跋弟莊梅軸。 九月、本堂落成。又作菊集所檄。 黃東發震來訪、同東發遊杖錫山、次韻前人食素餛飩。杖錫山別前人各一首、次韻前人取別二首。 遊雪竇杖錫七首。 答黃提舉震送本堂記書。 與張師道制幹書。 與曹秋水夢合書。案剡源集佚文、夢合即說之從姪。 答內□竺湘姜□兄陳子得、策范君範、杕樊謙齋、伯攜梅山翁、苣一示圓院周主僧東隱、上乘院主僧如岳饒䇲室小劄八首。並文集

二年己卯、六十六歲。

二月、厓山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宋亡。宋史瀛國公本紀

答陳監丞碩書。文集　幼子泌生、乳名朝歸。以七十三歲與白廷玉書中語推之、當生在是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六十七歲。

感慨君國時事、見之詩文。蔣序　次韻戴帥初元表九日詩。文集　案、詩內有遡來二十五年、處處羅過兵之句、故附是年。　十月、跋吳傅朋帖。文集　寄賦黃東發湖山精舍詩。案、文集無年月、姑附是年。

十八年辛巳、六十八歲。

跋東坡帖。文集　與黃仲正⑦儒雅書。據袁桷撰墓志、儒作叔、八十五卷差歸妻

亦作叔。挽黄提舉東發三章。又挽黄祖勉斐幹三首。文集

閏八月，答張師道制幹書簡。文集　案，七十七卷第二首書中，有閏月二字，是年閏八月，當在是年。奉文本心樞密書。文集　任廣平書塾山長，作書堂講義。舒文靖言行考

初編年譜時，列任山長於先生未第之前。乙未夏，讀孫中翰刻文靖集，恍然自失，當在宋亡以後。十月十九日，中翰復自京寄來校語，駁正之，念從其說。姑附是年。

案，玩詩中誰料生芻奠，今年又乃翁語，當是祖勉

卒後、東發乃卒、而鄞、慈兩志二人均不詳其年、亦不言卒於何年。宋元學案於震傳曰、宋亡、餓而卒。於夢幹傳曰、宋亡、無仕進意。震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夢幹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卒。是年、震亦卒。而先生挽詩注有戊寅十月、訪於山居一語、則其卒疑在庚辰、辛巳二年、故姑繫唁書、挽詩於是年。

十九年壬午、六十九歲。

曹説卒、剡源佚文有曹泰宇居士挽辭三首。九日有懷⑧

七律。十月，跋蘭亭帖。並文集　十一月，長子深爲黄翔鳳字子羽，號虚谷。贅壻。文集：深再請期黄氏，得吉劄。　十一月，元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宋史文天祥傳　與黄子羽山長翔鳳書。文集　書慈溪張孝子祠記後。案，文集無年分，始附於此。

長女滋，適董村竺□□。

二十年癸未，七十歲。

二月，答黄子羽山長書。　六月十二生日，書於本堂七律。　答董霆生日壽詞。　答董月嶠、寬仁董帥幹、元龍趙景文教授、昌必⑨山范景山淵餽生日小劄四首。並文集

戴帥初以五言古詩十首見壽。剡源集 深出贅歸省再往婦氏家五古。冬至後、與妻對酌、偶醉、遂賦見梅有感七律。與曾南金制機鋼書。並文集

二十一年甲申、七十一歲。

三月、跋童氏子名之懋、字竹詠。詩集。夏到杖錫、憶戊寅秋同黃東發遊七律。八月、名女洮字汝玉說。並文集 案、與曾南金書、次女潤已許東發長孫。知洮劫名潤。深自婦氏歸侍五古。十一月、題孝門吳子舉瘦稾。題梁楷書郵樂圖。夜夢在舊京、忽聞賣花聲、有感、至於慟哭、覺而淚滿枕

上因趁筆記之七古。 次子淪娶嵊縣竺梅潭中自之女、與竺梅潭親家書。爲文集 案、淪娶竺氏無年分可考、惟乜十歲與曾南金書、有長兒深猶在妻家未歸、次女潤已許京發長孫、次兒淪次海皆執事所熟識者諸語。乜十三歲答白廷玉書、有四男子、二已娶、四女子、二已嫁諸語、邢淪之娶竺氏潤之歸黄正孫、皆在甲申、乙酉兩年、故均繫於是年。

次女洸適黄夢幹之子正孫。字儒長 正孫爲先生贅壻、十八年乃歸。文集、參黄溍撰正孫墓志。 代徐君攀龍壙記。文集

二十二年乙酉、七十二歲。

正月七日後、紀時行七古。 二十日、遊慈雲寺三首。

二月、題淪追贈傅弈、孔道輔詩後。 四月立夏日、

作清高堂記。弟觀爲衆奉里神於丹山僧舍、有五絕、因趁韻。重午酒邊四句書宜晚。十二月、姪溥生男、命曰迎孫、因賦八句。長孺以新生子求命、曰相兒五律。並文集

二十三年丙戌七十三歲。

人日、與內姪汪景囦卷十囦作淵同飲於宜晚二首。二月廿五日、梅山弟爲孫試週、遂賦。三月、童氏兄斗春卒、有祭童志道文。五月朔、閒坐偶成七律。十一月十六日、迎孫試周八句。答竺梅潭送長女彌

月書。　答白廷玉珽書。　朝歸生日七律。並文集

二十四年丁亥、七十四歲。

二月、書東坡風雪竹後。　三月上巳日、跋天台童氏子飯牛稾。　跋任東野諸賢墨寶。　書天台陳榆收景參山房圖後。　立秋、書邑中文盟集後。　七月、祭集賢學士趙巖起孟傳文。　作蔣質甫墓誌銘、又挽辭一首。　到倪寓回七絕。　贈弟觀之王傳心館數語送行五古。　作范龍友芷屋說。並文集

二十五年戊子、七十五歲。

正月、書柴張父庢草帖。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二月、作吳山甫坺竹修室記。十一月長至、名笠果孫說。書道士貝鶴隱詩集。書蔣氏族譜後。答胡表仁制機元叔書。與白廷玉書。名女清字汝則說。並文集　案說云、老父八十三歲、書於本堂。考清出適胡氏、實當先生七十八歲之年、豈有既嫁五年、而猶作名字說乎。清生於辛嵊時、其及笄之年、當在七十五、則八當爲七字之誤、三當爲五字之誤。

二十六年己丑、七十六歲。

正月二日、遊慈雲、爲叟齡作。文集　四月、元魏天祐誘

執宋謝枋得至燕，不食而死。宋史謝枋得傳　閏十月，盧震龍葉洞眞觀成，先生有記。題盧竹溪立洞眞觀石。自齋說。次兒瀹再到婦氏家。與俞景周架閣湘書。錢塘白珽詩序。並文集　案，序末乙丑，乙字當是巳字之誤。若是乙丑，先生年五十二歲，正當筮仕之年，斷無自稱嵩谿遺耄之理。況序中明明有年已七十有六之語乎。作故節幹范君墓誌銘，又挽辭二首。文集

二十七年庚寅，七十七歲。

丙子、丁丑年避難南山之西阬，今春投北山雨雪竇間，其地名適與前同，因記以八句。文集　案，詩中有十有四年夢句，知

在是年。　五月，作天甯寺主僧可舉語錄序。　六月，余生日，悶中示諸兒詩。　仲冬七日，醉書梅山弟家。八日醉書。並文集　三子洵娶黄氏。案，文集無年分，姑附是年。

二十八年辛卯，七十八歲。

二月，三女清適甯海胡景參省三之子幼文，字德華。有與胡景參書、胡甥幼文書。文集　案，十一卷次韻胡甥留別詩注：字德華，疑幼文名德華，俟考。　十日，送女清出適還，次韻弟觀代主留客五律、七律各一首。　四月，跋史芝厓名孫賀詩。　五月，贈詹仲和還杭序。　作僧可舉眞贊。　脾疼大作五律。

贈仁木上人山遊序。　八月，作見山説。　雪竇僧善來重建資聖禪寺成，作雪竇山資聖禪寺記。　深兒歸自杭，梅山弟有詩，因次韻。　跋東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並文集

二十九年壬辰，七十九歲。

七月，作奉化縣學記。　作參前亭記。　作彝訓堂記。

九月十五，三子淘生子，先生名之曰庭元。文集　題奉化圖志揭首。初，縣尹丁濟以先生先朝宿望，聘修縣志，疏爲十卷，列七圖，其首是冬成。文集、參邑志　十一

月初四、書夢事付洵。 與石料院(德祚)書。 送道士十

二姪歸金觀。(並文集)

三十年癸巳、八十歲。

元夕、醉梅山弟家七律、又次前韻。 名慈孫說。 作

林氏清隱山房記。 三月、送春醉吟。 五月朔、作汪

誠可字說。 胡貴常雲寄說、又字說。 梅逸林隱君

祠堂記、又題七律。 丙子友良字說。(並文集) 六月、答

趙景文、王之朝(立孫)、竺梅澶、董賛仲(雷發)、舒公凱(灼) 雪竇

山主僧少野、林國器(公輔)餽生日小劄七首。 次韻胡

景參制機見壽二首。六月、題道統三書後。八月、作鄭雄飛巖棲記。重陽、坐邑中旅舍七律。十月、書胡仁伯正叔二生字說後。書徐醫餘慶堂記後。示諸兒沁園春詞。送邑宰丁既之濟任滿七古。又置酒取別因示五律。次韻黃巖高志韻名昕寄壽。題吳應奎遊山紀勝。作史景研允齋記。答湯復齋知縣維祺書。書金壇湯宰書。妻兄趙必昌卒、有祭趙景文文。內兄舒津卒、有祭舒通叟大博文。作屠退翁哀辭。壽內六十、眞珠簾、燭影搖紅、戀

繡衾詞三首。答竺少博、董聲仲饒內子生日小劉二首。次韻弟苣醉中示弟觀七律二首。董君藻之子時修隨其師戴時可名實興來見、八句勉之。送兒深赴婺之月泉山長、送兒沆再之婺、送沆赴台州學錄、送兒沆再之台學併似許樁山張在軒、送兒沆赴昌國學錄歌行各一首。並文集 案、深、沆之赴婺、赴台、赴昌國均無年分可考、姑總彙於此、以見爲貧而仕之意。

三十一年甲午、八十一歲。

正月次韻張子華寄示正月四日與其兒及俞叔可

兄弟四人會飲詩。人日、作王氏族譜序。作蔣定叔樵吟集序⑩。二月九日、偶成七律。自注、時庭元方能言子曰。銘發石君瑞祥名德墓誌。三月、題炳同上人古杭風景圖。四月十一日、與婦小酌玉蓮花前有感。六月、書鹵簿小圖後。名曾姪孫炯字孟晦說。中秋、跋萬壽主僧圓鑑藏朱文公答潘端叔書。十月、跋舒舜侯名岳祥、號閬風。壽康精舍記。十一月、名族曾孫芸生說。作馬千里驥名之墓誌銘。答剡教趙實父文炳書。賀僧雲岫住智門寺小劄。送洵之越七言。

送戴時可之薑氏館。佚文集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八十二歲。

正月人日、作史居甫字說。　跋范尙書楷蓬關唱和集。　跋閒仲和註陸放翁劍南句圖。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跋韓君美居仁城西十絕。

作蔣定叔樵吟集序。　二月、作族弟蔭梅山記。　三月、作邑士送韓君美經歷解任詩序、代寶鼎現詞、又與韓君美經歷書。　閏四月、祭石君瑞料院應祥文。

作交翠窗記。　五月、作賈養晦斂求齋記。　六月、書

內兄舒通叟饋八十、趙景文饋八十書二首。答王之朝餽生日小劄。七月、名范修字德甫説。九月、題再書戊子歲所與汪景淵諸詩後。祭邑教蘇德淵水淼文又代邑士祭前人文。十月九日、醉中二首。跋史獨善奏議。書卓生甫深衣述後、追挽五律二首。與生甫令嗣書。作梁宰觀經驗良方序。跋黃祖勉所藏董源字叔達、南唐後苑使。山水圖。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十二月、作邑士和景平貝約齋三詩序。並文集名女泮字汝和説、許字鄭安□□之

子。　回史氏劄。文集無年分、姑繫是年。

二年丙申、八十三歲。

正月、作陳恕可識全軒記。　作鄉人驤賞鳳花慶春澤詞二首。　四月朔、題晦菴齋居感興詩卷首。　題劉向説苑卷首。　題文中子。　六月、答林國器餽生日小劄。　十月、祭禮部尚書王伯厚應麟文。　跋僧德恩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　書史猷父屏右圖銘序後。　書四明衣冠盛事録後。　跋史景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　題天台潘少白

太老續古集。作吳學志哀辭、與吳山甫拔書。作慶元路治中拜降奉議德政記。與湯復齋書。與陳立可誼高書。與白縣丞萇書。題王之朝所惠扇。書王寓菴遺文。與胡景參書。贈胡甥幼文還侍序。作吳誼甫墓誌銘。並文集 永嘉陳友龍議復文公書院、趙必基圖寶鹿山以進、先生規示之。任松鄉集

與越悟本寺主僧文蔚。書復惠丹劑七絕。似法椿長老還住淨慈七古。並文集

大德元年丁酉、八十四歲。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作應長卿墓誌銘。與應誠則書。胡應之墓誌銘。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文明

書陳孔晨隱居圖。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與主僧妙贊書。六月，作蘄升奉化州記。十月，作葦聲

仲八斑溪延清堂記。作程德益至德觀記，時十月二

十五日甲寅，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男深識。

並文集

歷代統紀佚

子徵精於史學，晚歲家居，撰歷代統紀，以淑子弟，伯周

琦通鑑續編序陳旅爲之序。

本堂文集九十六卷。

霈壽案、是集編次多舛、如七律中孟春書懷詩、首有老健二字、係晚年所作。隔三首卽編以入京到西渡詩、有得意歸來期可數、榴花如火照高標句、乃是四十三歲丙辰年赴試時所作。五古中新揭州學扁額入求賦詩、係元元貞元年奉化陞州時所作、隔三葉卽編以剡縣次韻張彙夜月聯句詩、乃知嵊縣時所作。歌行中癸未冬至後與妻對酌詩、編在後紀時行

乙酉之後。名幼女湝字汝和說、編在名三女凊字汝則說之前。洞眞觀記、甲申七十一歲作、編在清隱山房記、癸巳八十歲作之後。題奉化圖志揭首、壬辰七十九歲作、編在孔晨隱居圖、八十四歲作之後。霜天曉角二詞、乃丙寅以後所作、編在嘉熙元年丁酉之前。五律中避難用瀹韻、在丙子、丁丑年、與十四年後詩竝編。跋韓君美藏西十經、歲在乙未、與八年前丁亥題羅漢圖竝編。詞不編於頌贊之後、誤編於騷辭之前。八十九卷挽詞一葉、亦不編入九十卷、九十

二卷青詞二篇、又不編入九十三卷。如斯之類、不勝枚舉、豈當時先生之子汝資未嘗編次與、抑後人傳寫者錯亂之與。據四庫提要、僅佚講義一卷、則二十八、二十九、六十七、七十六、八十七此五卷、及四十五、八十八、九十四、末全之三卷、固儼然全璧也。文瀾閣本堂集亦鈔自仁和丁氏藏本、與刊行之本無異、孫内翰玉仙他日讀中祕書、其必鈔錄寄歸以補刊之。將闕者不闕、而不全者亦全矣、跂予望之。

溧、先生長子、乳名吉初、字汝賁。幼能詩。娶慈溪黃翔鳳之女、震之姪女也、爲婺月泉山長。文集

瀹、先生次子、乳名麟、字汝海、後改流。幼能詩、先生次韻詩極多。娶嵊縣竺自中之女、爲台州學録、又爲昌國學録、有剡源九曲圖記。文集

澗、先生三子、乳名都、字汝都、後改治。娶慈溪黃氏。文集

官越州提鎮。有陳氏舊衎擬命序。文集附卷

湜、先生四子、乳名朝、早慧、七歲卒。文集

淞、先生幼子、乳名朝歸、字汝泉。文集表彰家學、訓釋歷

代統紀惟謹。陳基陳四明通鑑續編序至元二年、爲杭州西湖書院山長。兩浙金石志。案、至元當是至大或至治之誤。據先生文集、泌之生在至元十六五年[11]、若二年、泌尚未生、安得爲山長耶。泰定元年、爲遂安教諭。遂安縣志又爲饒州教授。志成化子三、樸、極、材。

鄞縣新志案、奉化志言、理宗時、眞德秀上疏、乞收人望、謂直辭敢言如陳泌當紀敘。考宋史本紀、理宗端平二年、參政眞德秀卒。著擧進士在理宗寶祐四年、據登科錄、時年三十二歲、去眞德秀之死已二十二年。本堂集名幼子泌字汝泉說、在丁酉之歲、爲元成

宗太德⑫初。而云幼子及冠易名曰泌、則泌當生於宋亡之時、何得有眞西山乎。可謂妄已。○案、此論極詳核。

孫氏鏘本堂諸子考、錢曉徵鄞志辨證云、成化志言、子宓、亦有文名。考本堂四子、深、瀹、洵、沆、無名宓者。新志案云、本堂有泌生日詩、有次見泌韻詩。陳旅安雅堂集明言著幼子泌。舊志以泌爲宓、不過筆誤、而辨證竟以幼子爲沆、則何據乎。集中四子名字說、深字汝貧、瀹字汝海、洵字汝都、湜字汝泚、又有名幼子泌

字汝泉說、幼及冠、易名曰泌、則泌卽湜之改名、何嘗有流者。余謂錢志固失、而新志亦未盡得也。案本堂四子名字說、深本名吉初、淪本名麟、洵本名都、湜本名朝、别有幼子名泌、不待言矣。今集中附錄有劉源九曲圖記、係陳沆作、注云字汝海、本堂次子、則沆爲淪之改名無疑。又集中有送兒沆再之發、送兒沆赴台州學錄、送兒沆再之台學、送兒沆赴吕國學錄四首歌行、是錢志謂沆爲本堂子不誤、特不嘗謂是幼子耳。附錄又有陳氏替衍擬命序、係陳治作、注云字

汝都、官越州提鎮、本堂子。而集中有送洵之越一詩、則洽爲洵之改名、又可知矣。又集中有祭朝見墓文、朝見哀辭等篇、書簡中往往言丙子、丁丑間失一最小子、則湜已不在數中、新志何云湜改名泌乎。且自有泌字汝泉說一篇、何知必爲湜之改名乎。新志又引奉化縣志、謂既以泌爲著子、而其兄復有沆、其弟且有漢、更出於譜牒之妄、此亦誤也。夫沆即瀹、爲泌之仲兄、在是集顯有可證。漢之名不見於集、而奉化舊志特混言之耳。檢之袁清容所作陳觀墓志、知漢

係觀之子。觀以咸淳十年進士官新城尉、集中稱爲族弟、則漢又明明是本堂之族子也。

江孝廉迥案曰、子淪改名沆、洵改名洽、校錄之說詳矣。然沆之名屢見於集中、而洵至官越時尚未改名、此後亦終未道及、僅於附錄中見之、恐未足據。蓋淪、洽音韻差同、洵之改名、卽在淪既改之後、亦不宜取與淪同音之洽。附錄中洽字當係洵字之訛。考乾隆志、亦作深、沆、洵、則知淪改爲沆、而洵未必改爲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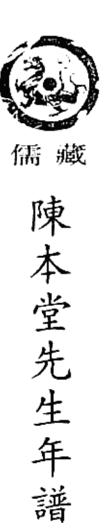
樸字子章、（文集附錄）能詩、（四明詩彙）仕爲儒學、（浯溪集　案、附錄思歸詩注、常

州訓導。有詠道編、雲軒集。

極字子經、初名權、文集附錄束髮受歷代統紀、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爲圖、傳諸同志、數爲筆紀二百卷、藏於家。陳基通鑑續編序又爲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盤古至高辛爲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爲一卷、宋爲二十二卷。張紳序其考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謏聞者所能盡識。陳基序自開闢以來、至於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遺、述史者未有若此之詳且盡者。張序後寓長洲、作思歸詩。附錄入明爲翰林編修、四庫提要後以非罪死。宋元

學案。從子瑜，洪武十八年進士，官刑部侍郎。黄潤玉宗儒堂記

觀，先生族弟，字達觀，能詩，登咸湻十年進士，爲新城尉。宋亡不仕，與先生徜徉溪山，賡歌唱和，極怡怡之樂。後館於鄉里。



校記

①此條與元貞二年八十三歲所作重出，此處疑誤。又，「祠」當作「詞」。

②待：當作「待」，見《本堂集》卷五六。

③曰殿：當作「殿曰」，見《宋史·度宗紀》。

④未：當作「已」。原稿已用朱筆圈正。

⑤「印」上當脱「解」字，見《本堂集》卷一四。

⑥二：當爲「四」之誤。

⑦黄：當作「王」，見《本堂集》卷七七。

⑧有惑：當作「有感」，見右引書。

⑨山：當衍，見《本堂集》卷八五。

⑩按：《本堂集》卷三七《蔣定叔樵吟集序》末云：「八十二歲書。」且此序又繫於次年成宗元貞元年條，此處爲誤繫。

⑪十六五：據文意應作「十五六」，此係原著者筆誤。

⑫太德：當作「大德」。「太」、「大」蓋形近而誤。

陳本堂先生年譜書後

語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蓋古之君子、雖功名事業足以震耀一時、尤必賴後之人考論而譔次之、始蓋有以讀其書、而想見其生平。本堂先生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所著本堂集、舊無刋本、而郡邑諸志所載、刻舛忤佞諸大端、又不免爲後儒所疑、此雖於先生無少損、而吾黨之不能實事求是、亦何能辭其責也。歲癸巳、孫玉仙司馬既與陳鶴亭茂才募刋本堂集、而醉仙趙丈乃復綢羅諸書、成本堂先生年譜一卷、今將付諸剞劂、而以稾

寄予。予觀其說、辨而有徵、多能發人所未發。夫錢竹汀諸人、似非不讀本堂集者、而形諸辨論、輒與集中文字相刺謬、疏矣。今是譜卽由本堂集逐事參稽、旁加訂證、而數百年之疑案、如冰渙然、眞奇作哉。嗚呼。本堂先生之文章氣節、誠足令後人感發而興起、而趙丈之耄而好學讀書、能求甚解、又豈吾黨之所能及歟。讀既竟、爲書數語於後、以誌欽佩云。

光緒二十有七年重九日、長壽江迥謹跋。



舒閬風年譜

干人俊 編撰
吴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年間油印本

《舒閬風年譜》一卷、卷首一卷、附録一卷，近人干人俊編撰。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油印本整理。

舒岳祥（一二一九—一二九八），字舜侯，以舊字景薛行，宋寧海（今屬浙江）閬風里人，學者稱閬風先生。弱冠識陳耆卿，獲從吴子良游，以文名滿天下。寶祐四年進士，攝知定海縣，爲湖州掌書記，金陵總餉陳蒙以黄州分司大軍倉辟入總幕，沿海制置使鮑度以五鄉酒官辟入閫幕。德祐初，曾淵子承謝堂意辟爲户部酒所準備差遣，辭不就。歸鄉不仕，教授田里，築亭館臺榭，植竹樹花果，曲折爲徑如篆文，命曰篆畦，時與賓友吟咏其間。元大德二年卒，年八十。岳祥有文名，吴子良以賈誼、終軍、李賀、王令、邢居實比之。宋亡後，義不仕元，而詩文多故國黍離之悲。著有《蓀墅稿》、《史述》、《漢砭》、《補史》、《家録》，成於宋亡以前；《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游録》、《深衣圖説》共二百二十卷，作於宋亡以後，均已佚。今存《閬風集》十二卷，清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事蹟見門人劉莊孫撰《舒閬風先生行狀》。

本譜爲近人寧海干人俊撰，自序稱「凡四卷，可四萬言」，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油印本，僅二萬餘字，分卷首一卷、正譜一卷及附録，不知何故刊削。且自序及卷首並稱「宋舒閬風年譜」，而卷一則題「宋舒岳祥年譜」，似嫌草率。然叙生平事蹟尚屬齊整，開創之功，實不可没。今據以點校，譜中引文，偶有誤字，茲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閬風集》覈訂。

舒閬風年譜自序

吾寧古稱荒域、僻處海濱。晉唐之間、人物無聞。迨至趙宋、群賢彪炳、而氣節之士尤盛、葉西澗、舒閬風、胡梅磵、劉樗園皆其卓著者。葉爲南渡名相、有年譜一卷、其子應友撰、浙江通志著録。舒、胡、劉爲宋遺民、即全謝山所稱天台三宿儒也、而其年譜則未之見。余生三先生之鄉、與其故里僅一峰之隔、且余村雁蒼之麓、爲其同避元亂講學處。每返鄉里、謁其墓堂、瞻其芳躅、而三先生拳拳故國之思、仳離慘惻之狀、時呈心目、感慨不已。因嘗思撰其年譜、以昭揚焉。辛巳春、鄞奉陷淪、閬風故里毗連其境、余心戚戚、遂於先生忌日起草是譜。秋間執教柏坑奉中、暇方續撰、而風鶴頻傳、遂又中止。壬午春、以三門偏安、改任古中教導、復續輯。五月、蛇盤洋敵登陸、一夕數驚、事又中輟。癸未秋、奉中遷入鄉之裏岙、余以主纂新寧區志、復回教其校、時邑有文展會之舉、促余速成斯譜、旬日脱稿、然淺陋草率、非初意也。甲申秋、余以纂修縣志之餘、欲博證諸志、重爲增訂。詎鄉里匪火、以稿藏不慎、遭雨濕成團、數經薰曝、仍多不可辨。今年春、攜來天台、偷閑重訂。六月廿七日、閩甌敵寇突竄天台、遂携稿冒雨避北山。七月八日、敵踪已遠、始返城寓、專力斯篇、閲月書成、凡四卷、可四萬言。時寧海城陷一月又十二日也。嗚呼、先生身遭國變、入鄞入剡、寄居棠溪、逃匿荒山、不避吏即避兵、流離坎坷、可謂已甚。後六百餘年、余爲輯其年譜、顛沛困阨、一若其生前者、此真千古傷心人也。先生學出自水心、宋元學案已詳、所著見國史經籍、永樂大典本猶存。余不文、焉足傳先生、而所以兢兢於此者、有冀博雅君子以此爲藍本也。民國乙酉八月十六日、即寧海敵退後一日、新寧干人俊叙於天台華樓巷寓所。

宋舒閬風年譜卷首

寧海千人俊初稿

明一統志、舒岳祥、天台人、以文學師表一代、奉化戴表元從而受業。大德間、表元爲東南大家、其學得於岳祥者爲多。案大清一統志略同。

宋元學案、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録、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昔遊録、深衣圖説、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閬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閬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篔窗、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

謝鐸赤城新志、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終承直郎。年二十六時、以文見吳荆谿、荆谿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後果以文學名。奉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間、爲東南大家、其學得於岳祥者爲多。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録、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傳、叢肆、昔游録、深衣圖説、凡二百二十卷、學者稱爲閬風先生。案兩浙名賢録。

康熙浙江通志、舒岳祥、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初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與商軍國之政。蒙以讒去、沿江制閫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温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册以往。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盤折抑挫而後用之、徑棄去不顧。踰年、賈敗、始知岳祥審去就之義。弟斗祥、性文雅、好學尚禮、淳祐進士、官長洲令。案康熙寧海縣



志、台州府志略同。

光緒台州府志、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七歲能作古文、年二十六以文見吳子良。子良驚喜、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諸人、恨得之晚。寶祐四年登進士第、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蒙以讒去、沿江制閫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温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因辟爲户部酒務準備差遣。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册往。①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挫抑而後用之。命下、徑棄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敗、始知岳祥去就之義審。終承直郎。宋亡不仕、隱居教授、爲赤城書堂長。嘗避地之奉化戴表元、從其受學。初與袁洪遊、洪遣子桷往師之。晚益覃思著作、詩文皆稱心而出、不事雕繢。著有深衣圖説、三史纂言、史述、漢砭、補史家録、蓀墅稿、避地稿、蝶軒稿、梧竹里稿、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録、都二百二十卷。學者稱閬風先生、祀鄉賢祠。子五人、庭堅、仲容、仲堪、叔獻、季臨。叔獻官新昌教諭、亦能文。弟斗祥、字景韓、好學尚禮、淳祐七年進士第、官長洲令。履祥、字景申、讀書孝謹、舉州學教授、娶臨海謝氏女、以椒房之戚、有恩賜坊、初號松崖、晚自號獨樂翁。又有林處恭、臨海人、性行醇篤、受業於舒岳祥、隱居教授、弟子極盛、著有四書指掌圖。

光緒寧海縣志、舒岳祥、字景薛、一字舜侯。寶祐四年進士、官終承直郎。童時出語驚人、博通五經。年二十六時、以文見荆谿吳子良、子良稱其異稟靈識、如漢終、賈。爲文刊黜浮華、本之於道。初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與商軍國之政、暇則談文講道、不煩以吏事。蒙以讒去、沿江制閫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温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册以往。

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盤折抑挫而後用之。命下，徑棄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敗，始知岳祥②審去就之義。宋鼎革，不仕，爲赤城書堂長，教授鄉里，其規約如藍田、麗澤，一時人文之盛，五邑無比。剡源戴表元、四明袁桷並從岳祥遊。晚益覃思著作，詩文皆稱心而出，自有不履不衫之致。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盧同，其宗旨可見也。當時與甬上王應麟並以文名海内，所著見藝文。居閬風里，學者稱爲閬風先生，祀鄉賢。舊志、府志，參四庫全書總目、寧海典略。按：通志作臨海人，非。

校記

①戴：原作「戴」，據本譜「宋咸淳九年癸酉」條引劉莊孫撰《行狀》改。

②祥：原無，據文意補。

宋舒岳祥年譜卷一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一歲。

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乙亥、先生生。

有先生庚辰元旦試筆詩可證。詩曰、數我初生歲、今爲第二年。光陰六十過、輩行幾人全。試把新詩寫、閒將好夢圓。兒孫扶出拜、蘇酒讓渠先。閬風集卷三

是歲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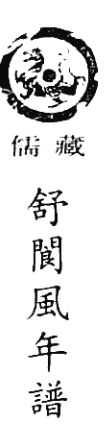
又有喜孫繩祖彌月詩可證。詩引云、臘月朔、第二孫繩祖彌月、喜其與翁同十一月、而又皆乙亥時也。因賦以祝之。詩云、繩祖初彌月、清晨抱見翁。頗憐頭額大、兼愛月時同。句法何時就。家聲待汝洪。吾年八十二、方見汝成童。

是歲、先生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歲。

劉正仲閬風行狀云、初、公之生也、其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夢人授公母安人以珠綱、拙齋問其狀、以爲與奎象類、故始名奎。略

宋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元一二二〇年二歲。

宋嘉定十四年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三歲。



六月、宋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綱鑑

宋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　**四歲**。

宋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　**五歲**。

本學派祖葉適卒。年七十四

水心學案舒傳云、略然自水心傳於篔窗、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宋元學案

六月、天台賈涉卒、賜謚忠肅。宋史

友人王應麟生。玉海深甯年譜

宋嘉定十七年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　**六歲**。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更名昀。帝崩、昀即位、是爲理宗。封皇子竑爲濟陽邵王。綱鑑

宋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　**七歲**。

始能作古文。略

袁桷清容集先君師友淵源録云、舒岳祥、台州甯海人、七歲能作古文。

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宋史

秋七月、彭義斌狥莫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駡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綱鑑

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討平之。綱鑑

宋寶慶二年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八歲。

能悟象山之學。

劉正仲撰閬風行狀云、拙齋少從其宗人文靖公璘學、得象山大意。微以語公、輒悟。閬風集附録

業師吴子良第進士。台州光緒志

詔贈舒璘謚文靖。宋史

妻父及邑人鄭發第進士。邑志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其里鄰西洲之鄭、東蒼之葉、鄭由發運公霖、尚書公發、葉由丞相太傅公夢鼎、以讀書科第起家、爲台盛大之族。王耆、諸王有渭翁、與孺人之父處士昺、與鄭、葉諸公以讀書應舉相往來、有聞於鄉。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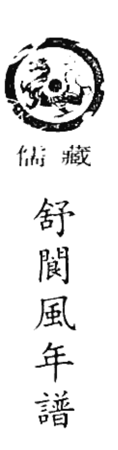
宋寶慶三年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九歲。

能會朱陸深微之論、作原性諸文。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是時國家方表章建安朱氏學。公稍長、聞其説於耆老大儒、作原性諸文、寔能會朱陸深微之論。略　閬風集附録

是歲春正月、詔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綱鑑

宋理宗紹定元年戊子、公元一二二八年十歲。



先生父復堂以是歲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①舉場預薦。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復堂以紹定戊子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②舉場預薦。其後當以累舉恩補官、不拜。略

宋紹定二年己丑、公元一二二九年**十一歲**。

陳耆卿貿窗除秘書郎。光緒台州府志

妻父友邑人鄭霖發兄第進士。邑志

宋紹定三年庚寅、公元一二三〇年**十二歲**。

十二月、立皇后謝氏。后臨海人、丞相深甫之孫。

四月、門人胡三省梅磵生。考胡身之墓碑作寶慶六年

宋紹定四年辛卯、公元一二三一年**十三歲**。

陳耆卿除著作佐郎。台州光緒志

蒙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宋紹定五年壬辰、公元一二三二年**十四歲**。

鄉人胡一之上湖人第進士。

宋紹定六年癸巳、公元一二三三年**十五歲**。

是歲、先生與王耆奥王昺之女王孺人訂婚、孺人長先生七歲。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孺人年二十二而後歸於我。蚤喪母，③父病末疾，孺人一意順奉，扶翊卧起，湯藥饘粥必親必躬，初不忍嫁，誓老於親旁。既而考疾稍能自支，不欲遂其不字之志，乃遲之以歸我。略

又云：略孺人長予七歲。略

鄉友劉莊孫正仲生。劉氏譜

蒙古伐金，取洛陽，金主走蔡州。

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公元一二三四年十六歲。

是歲，陳耆卿兼國史館編修官，除將作④少監。台州光緒志

宋端平二年乙未公元一二三五年十七歲。

三月，蒙古滅金。

是歲，先生與王孺人結婚。孺人年二十二

祭妻父王公文云：嗚呼！我年十七，爲公之壻；年三十二，哭公之逝。閬風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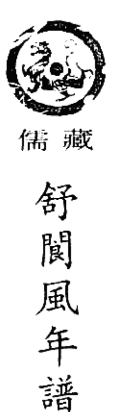
邑人儲國秀第進士。邑志有傳

蒙古都和林。

宋端平三年丙申、公元一二三六年十八歲。

同年文天祥生。歷代名人年譜

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公元一二三七年十九歲。



友人葉夢鼎賜出身制科。邑志有傳

宋嘉熙二年戊戌、公元一二三八年 二十歲。

鄉人張玘裏岙人第進士。邑志

宋嘉熙三年己亥、公元一二三九年 二十一歲。

是歲、識陳耆卿先生。

劉正仲撰舒閬風行狀云、弱冠識篔窗先生陳公。略 閬風集附録

孟珙復襄陽。

宋嘉熙四年庚子、公元一二四〇年 二十二歲。

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公元一二四一年 二十三歲。

友人王應麟第進士、年十九歲。玉海深寧年譜

鄉人李起潛深甽人第進士。

蒙古大破北歐諸國之聯軍。

宋淳祐二年壬寅、公元一二四二年 二十四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除祕書丞、提舉淮東。光緒台州府志

宋淳祐三年癸卯、公元一二四三年 二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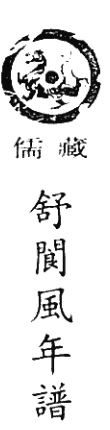
是歲、先生遊臨海、於荆谿座中識董楷、董樸弟兄。

祭董正翁文云、癸卯之秋、僕遊霞城、荆谿座中識君弟兄、論雖罕同、心自此傾。丁未進士華翁董樸先登吾季、與焉、爲同年生。君於丙辰賜第集英、僕厠榜下。略　閬風集十二

宋淳祐四年甲辰 公元一二四四年 二十六歲。

是歲、以文見吴子良。子良驚喜、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諸人、恨得之晚。台州光緒志、吴子良閬風集序。

吴子良閬風集序云、余自丱學文、諗游從於海内、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邪。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噀雨、叱霆捩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淡、雁嘈嘷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贍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傖、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乎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礲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説、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



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巋然以行學立閬風、上追前哲、而啓從來者必生也。閬風集

鄉人孫乾、孫桂發均樟樹人第進士。

門人奉化戴表元生。

戴先生墓誌云：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弟子禮。略 袁桷清容集

宋淳祐五年乙巳、公元一二四五年**二十七歲**。

是歲、業師吴子良爲兩浙轉運判官、提舉兩道。吴自撰州學六賢祠記

宋淳祐六年丙午、公元一二四六年**二十八歲**。

是歲、業師吴子良除左郎官。台州光緒志

蒙古定宗貴田立。

宋將孟珙卒。

宋淳祐七年丁未、公元一二四七年**二十九歲**。

友人董樸第進士。

弟舒斗祥第進士。

康熙浙江通志云：弟斗祥、性文雅、好學、尚禮、淳祐進士、官長洲令。略 閬風集附録

宋淳祐八年戊申、公元一二四八年**三十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以朝散大夫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自撰赤城集序

宋淳祐九年己酉、公元一二四九年**三十一歲**。

始出應進士舉。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己酉、予始勉出應進士舉。偶濫鄉試首薦、既而就省闈鎩退而反、予自悔此出林壑改操矣。略其無意功名於此可見。

宋淳祐十年庚戌、公元一二五〇年**三十二歲**。

是歲、先生岳父王公逝世。

祭妻父王公文云、嗚呼我年十七、爲公之壻。年三十二、哭公之逝。略　閬風集卷十二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公元一二五一年**三十三歲**。

蒙古憲宗蒙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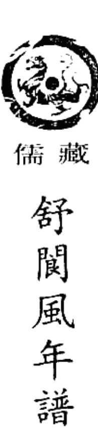
宋淳祐十二年壬子、公元一二五二年**三十四歲**。

宋理宗寶祐元年癸丑、公元一二五三年**三十五歲**。

宋寶祐二年甲寅、公元一二五四年**三十六歲**。

宋寶祐三年乙卯、公元一二五五年**三十七歲**。

是歲、先生中舉。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既而再中乙卯舉、遂忝丙辰科進士。略　閬風集卷十二

是年友人王應麟差揚州學教授。玉海深寧年譜

宋寶祐四年丙辰公元一二五六年　**三十八歲**。

是歲先生第文天祥榜進士。

其家創築篆畦、有好翁亭、乘桴亭、羽人臺、燕嬉舟、楊柳栰、長友亭、書味軒、芰荷洲諸勝。

篆畦詩序云、篆畦者、予宅西之小園也。閬風集卷十　又云、畦創於寶祐丙辰、今三十年矣。閬風集卷十

同年同邑第進士者有鄭瑶、方壽朋、吴思睿、王剛中、胡三省等。

友人王應麟試博學宏詞科中選。玉海深寧年譜

宋寶祐五年丁巳、公元一二五七年　**三十九歲**。

蒙古入寇、圍襄陽。

宋寶祐六年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　**四十歲**。

春二月、友人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宋史

劉正仲撰閬風先生行狀云、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馬參政光祖。閬風集附録

友人王應麟通判台州。深寧年譜

蒙古滅大食、建伊兒汗國。

宋理宗開慶元年己未、公元一二五九年　**四十一歲**。

十月、友人吴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宋史

劉正仲撰閬風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吴丞相潛。略閬風集附録

賈似道乞和於蒙古、鄂州圍解。

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公元一二六〇年四十二歲。

四月、友人吴潛罷。宋史

是年、先生鄉人趙公時䕫邀攝霅州湖州書記。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有趙公時䕫鄉人也、守霅、以檄公攝其州掌書記。遇度廟登極、例有犒軍錢。時朝廷方廢十七界會子、而以關子與十八界會子並行。民間訛言十八界亦廢、軍人必欲得關子而後謝、突入府廷、噪讙府、軍時未有見關、倚公辦集。立論過軍人、公立杖主計吏、以便宜立具見關、曉以一言、皆諾而退。已而陰察倡亂者誅之、若無事。趙公將聞於朝、辟爲真、公謝止之。閬風集附録

宋景定五年甲子、公元一二六四年四十六歲。

蒙古世祖入都於燕、改元至元。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公元一二六五年四十七歲。

邑人王渭應翰林修撰。

賈似道封魏國公。

宋咸淳二年丙寅、公元一二六六年四十八歲。



宋咸淳三年丁卯、公元一二六七年 **四十九歲**。

是年、門人袁桷生。歷代名人年譜

先君師友淵源録云：舒岳祥，台州寧海人。略 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慶元時，與之遊，復作書俾桷往師之。袁桷清容集

秋、友人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宋史

劉正仲撰閬風行狀云：略 而故相葉信公時在西府，亦以文字官薦，先被旨考授國子生補試，旦夕且除職事官。略 閬風集附録

門人胡三省差充壽春府府學教授。胡身之墓碑

友人王應麟除禮部侍郎。玉海年譜

宋咸淳四年戊辰、公元一二六八年 **五十歲**。

從弟舒景雲第進士。光緒志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 其弟景雲由太學内舍登進士第，官至奉國軍節度推官⑤。略 閬風集附録

鄉人孫銘、二都人 馮唐英、石孔人 李應雷上胡人 同第進士。

宋咸淳五年己巳、公元一二六九年 **五十一歲**。

友人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宋史

三月、友人江萬里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宋史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江丞相萬里。略　閬風集附録

宋咸淳六年庚午公元一二七〇年**五十二歲**。

是歲、門人胡三省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某見而⑥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全祖望胡梅磵藏書窖記

六月、江萬里罷宋史

友人王應麟知徽州。玉海年譜

宋咸淳七年辛未公元一二七一年**五十三歲**。

蒙古入寇。

蒙古改國號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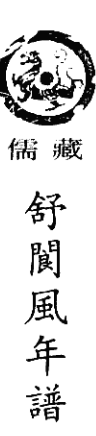
宋咸淳八年壬申、公元一二七二年**五十四歲**。

是歲、謝敬齋昌元惠先生笻杖、有憶笻竹杖詞。

詩序云、謝敬齋昌元所惠、出入與俱、五年矣。丙子避地、留致庵、歸訪之、已失所在。

詩云、笻竹杖、笻竹杖、敬齋惠我伴瓊蕩。萬里岷江下峽船、大竹一筒中貯兩、四明直在海東頭、我得一條長在掌。蛟龍已蜕脊骨全、色如黄玉中心堅。節圍五寸莖似筆、重如鐵石聲鏗然。杖兮杖兮吾與爾、曾入千巖萬壑裏。虎豹遠遁兮魑魅不逢、走及狙公兮追及鹿子。忽不見兮誰從、寧入水兮爲龍、或以撾馬兮其毁不逢。日暮兮山空、篁竹鬼歗兮霧雨其濛。

十二月、詔召友人葉夢鼎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宋史



宋咸淳九年癸酉、公元一二七三年 **五十五歲**。

友人謝堂欲留先生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事。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辟書上會恕齋謝樞密以節度使奉朝請名戚里、好賢下士、欲留公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將成一家之作、奏入經筵備講讀。公將從之、曰：此豈不差賢於數千里從人作吏者乎。何惜以此成謝公之美。乃謂其門人太學劉莊孫曰：向嘗與子有西湖之約、便當載筆硯、書册日就湖中共成此事、可乎。謝公聞之欣然。寧海志藝文内編

樊城陷、襄陽降於元。

宋咸淳十年甲戌、公元一二七四年 **五十六歲**。

是歲、風京⑦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先生爲户部酒所準備差遣、以賈似道當國、徑⑧棄去不顧。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公爲户部酒所準備差遣、賈魏公時當國、以此職爲朝士梯級、賈亦素知公名、嘗欲用爲朝士。以公尚氣簡直、向人不肯作輭媚語、不即用、將盤摺抑挫、久困而後用之。命下、意有所不樂、徑棄去不顧。知公者亦莫解其去意、踰年而賈敗、始知公審於去就之義、見機而作也。光緒寧海志藝文内編

鄉友胡三省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官至朝奉郎、自是隱居二十餘年、屏謝人事、以著書爲樂。胡身之墓碑

鄉人鄔濟民、江瑶人俞宗可馬墺人同第進士。鄔邑志有傳。

邑人李湞孫、范邦惠同第進士。李邑志有傳。

元將伯顔大舉入寇。

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公元一二七五年　五十七歲。

二月，友人江萬里故相以元人狥饒州，城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内，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宋史

同月，文天祥起兵勤王。宋史

同月，友人李芾遣兵入援。宋史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李尚書芾云。閬風集附録

同月，賈似道有罪免。宋史

七月，貶賈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拘似道之子於别室，即厠上拉似道胸殺之。

十一月，友人王應麟除禮部尚書，旋以疏入不報，東歸。玉海年譜

是年，門人戴表元歸剡源，先生有喜帥初歸剡詩。

詩云：吴客多留越，君尋古剡歸。民貧官箠急，歲歉米船稀。嶺鹿三丫入，谿鱸一尺肥。榆林知可隱，安得翅能飛。閬風集卷三

是歲，同年慈溪黄震移浙東提舉常平，兼福王與芮王府長史。

先生亂後有擬寄詩、詩引云、往時予有湖湘之遊、同年黄東發提舉以清江楮衾贈別、藏之四年矣。山房夜寒覆之甚佳。亂後不知東發避地何處、作此擬寄。詩云、我昔向湘潭、故人貽我別。珍於錦鯨贈、未數綈袍脱。温如陽春曦、白似臘天雪。香收禪榻雲、光映書齋月。政爾獨眠佳、毋使惡卧裂。陰寒不内侵、和氣無外泄。自從離亂來、袍緼罄攘奪。惟此寄僧房、與書俱不滅。我生本蠹魚、自愛紙中穴。宛如蠶作繭、蛾吐眉眼茁。夜來初肅霜、子美衾似鐵。忽憶此青氈、覆我儉且潔。中有布衾銘、此銘無冷熱。閬風集卷一

夏四月、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使、開府紹興。宋史

十二月、友人謝堂賜同進士出身、除知樞密院事。宋史宰輔表

宋德祐二年丙子公元一二七六年 **五十八歲**。

是歲春、避地雁蒼、爲僧日損作跋。僧日損詩曰、今歲春避地雁蒼、有日損師者、歸自白巖。略 閬風集卷十二

初避居奉化棠奥袁仲素家。

⑪廣孝庵記云、略丙子避亂、初至棠奥、袁君延至其家、聚其尊穉而處焉。閬風集卷十

初避居新昌雪溪董紹孟家。

養志堂記云、今自新嵊泝源而上、至於雪溪、往往以雪得名。略余因避丙子、己丑之亂⑫、兩至其地。略

閬風集卷十

雪村聞鵑詩⑬殆在此時作。詩云、故國亡來身已非、千年猶訴不如歸。參天古木魂迷路、誰與黎侯賦式微。閩風集卷九

伯顏入臨安、擄恭帝北去。

夏五月、張世傑等立端宗昰於福州、改元景炎、張世傑奉帝走潮州。

是歲、寧海慘遭兵禍。先生有詩。

詩引云、丙子兵禍、自有宇宙、寧海所未見也。予家二百指、甑石將罄、避地入剡、貸粟而食、解衣償之、不敢以淵明之主人望於人也。因讀淵明乞食詩、和韻書懷、呈達善、亦見達善燒痕藁中有陶公乞食、顏公乞米二帖跋尾也。詩云、淵明不可及、適意惟所之。無食不免乞、折腰乃竟辭。主人必義士、知心如子期。厚饋既賙急、復酌我以卮。談諧有真味、斯人定能詩。柳惠未失正、魯男豈可非。學陶何必乞、書此以自貽。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宋端宗景炎二年　公元一二七七年　**五十九歲。**

是歲、先生年五十九、有自壽詩曰、閬風老人五十九、白頭飢凍荒山走。偶然脱命得生還、閭里相看驚老醜。今朝初度最可憐、五子三孫在眼前。老妻欲作無麪餅、問訊鄰嬢渠未肯。海水潮小未登魚、霜後黄柑亦自疏。窮人作事天不與、只有紅梅相媚嫵。爲渠一笑買村酤、老夫自歌稚子舞。明年六十更可謌、大亂不死奈我何。

八月初九日、倒坐籃輿而歸、有詩紀其事。

詩小引云、丙子兵禍、台温爲烈。寧海雖經焚掠、然耕者不廢。丁丑、饑爲有秋、但種秫者少、以醉人爲瑞物。吾亦似陶靖節、時或無酒、雅詠不輟也。八月初九日、連日雷雨、谿路阻絶、山房岑寂。此夕初釀濁酒新漉、數酌、竟步秋樹、陰潭魚可數、望前峰老楓數十株、已無色、白鳥飛翻去來、是中有惠崇大年筆。家人遣兩力來迎、因倒坐籃輿而歸。或問之、戲答曰吾日莫途遠、故倒行也。記以三絶。

十一月十六日作跋王棐孫詩。

文曰、自京國傾覆、筆墨道絶、舉子無所用其巧、往往於極海之涯、窮山之顛、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者、變爲詩歌、聊以寫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略）故國之思溢於言表。

月中桂子記殆是年作。

月中桂子記云（略）每遇中秋月明、輒憶此時事。今年五十九、對月悵然、此至清之精英也。（略）

初次省阬存思庵有詩可證。

詩引云、七月望日、避地省阬存思庵、留題。時章林出⑭、白石可爲水晶、有旨差路縣官同金玉提舉、差夫取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爲上户、求雞羊酒米油鐵、無以應其求、且不堪其屢也、來避於此。予念自丁丑之亂至此、凡三避矣。僧舊屋更新、悵然有感、因賦之。詩云、去家無十里、過岑即他鄉。避地身三到、傷時淚數行。高檐齊古樹、新屋背斜陽。我欲相鄰住、青山志未償。

亂離苦況、讀之黯然。

張世傑奉帝（端宗）走秀山。

六月二十八日，曝書《龍舒山致庵有題蕭照山水詩序》云：蕭照山水四軸，得之金陵，縑素朽敗，然林壑縹緲，煙靄滅没之態可見。丙子兵火，以寄藏崇菴，幸存，第蹂踐汙損，可爲惻然。汙此畫者，其桓玄之客歟？何寒具之跡尚存也。丁丑六月二十八日，曝書龍舒山致菴，拂拭泥滓，人與畫爲之相唁也。詩云：煙雨峰巒無古今，斷崖迷徑静愔愔。隔谿樵子遥相語，昨夜春流爾許深。林窮磵絶石崖傾，臨水幽朋更欲登。擬共前峰成小隱，曉來雲盡見高稜。何人一舸下清谿，列壑攢峰想舊棲。不雨石林元自溼，無雲山路只長迷。翩翩涼樹小茅堂，揖客柴門去棧長。山外横舟蓬不啓，誰知世有送迎忙。清淡之至。

元至元十五年戊寅　宋景炎三年　公元一二七八年　六十歲。

五月，作《跋陳莒自畫梅作詩文章哀婉欲絶不忍卒讀》。其文曰：見梅山此軸，忽憶承平盛時，行孤山之麓，沿馬塍之隅，朝觸雪而往，暮蹋月而還，所見梅往往聯跗疊袂，拗枝摺幹，嫣然入宫苑標律，非三家市上籬落間物也。又移百梅於平皋之上，橋斷岸絶，蹇驢策策，風戟戟吹面，翛然獨往，香低影壓，自有一種瘦硬風格，邐來避地，鄰巖石磴，數梅出於瀟風晦雨摧剥之餘，泯默相唁，意趣慘淡，非前時比矣。今與君共坐於緑陰之下，披畫閲詩，其清妍如舊都所見，其老勁如平皋所植，其凄絶如鄰巖所對也。平生神交盡在是矣。畫然，詩亦然。君蓋進於技，悵然有感於予心者，因書其卷後。閬風集卷十二

八月，爲同里劉士元卿月作《劉士元詩序》。閬風集卷十

九月，爲馬峰俞宣民作《俞宣民詩序》。閬風集卷十



九月望日，爲劉莊孫作劉正仲和陶集序。閬風集卷十

解梅嘲詩，殆在此時作。

詩云：昨夜鵂鶹聲婉孌，斗覺春隨呼喚轉。今朝檢曆知立春，屋角梅花笑初䁕。向人帶笑復含嗔，嗔我今爲異代民。我語梅花勿嗔笑，四海已非唐日照。爾花也是易姓花，憔悴荒園守空嶠。閬風自是可憐人，六十年來逢立春。安危治亂幾番見，到此三年哭斷魂。我是先朝前進士，賤無職守不得死。難學夷齊餓首陽，聊效陶潛書甲子。星回世换市朝新，頭白空山與鬼鄰。更有横金拖紫客，臨危不死隱藏身。

閬風集卷二

夏四月，宋端宗崩，弟昺立，改元祥興，還厓山。

文天祥被執。

是年，先生年六十，有感懷詩。

詩云：時事傳來日日新，信疑相半向誰詢。一寒一暑成吾老，多雨多愁過却春。酒畔暫休無限事，花前難買自由身。百年猶有四十在，須見昇平作幸民。閬風集卷六

一片孤忠，流露於字裏行間，帥初愧之矣。⑮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云：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閬風、劉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愧之矣。當立祠以祀之，舒、劉二子而帥初姑置焉。

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六十一歲**。

鄉友葉夢鼎卒年八十。

有少師丞相國公西磵先生挽歌二首云、宰輔平生望、儒酸貴日同。諸賢親盛德、末俗仰高風。道喪悲謌鳳、時乖歎卧龍。經綸兹日泯、憂愛與身終。咸淳無正史、德祐少完人。他日修公傳、終身作宋臣。淵明還死晉、商皓本逃秦。壯士原無淚、西風自溼巾。⑯

十二月望日、爲同邑王任作王任詩序。閬風集卷十

二月、元軍陷厓山、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

元至元十七年庚辰 公元一二八〇年 六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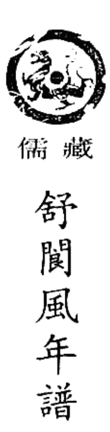
是年、避地雁蒼。

跋劉正仲作潘君石林記云、時予避地雁蒼、孤絶無鄰。雖未識君意、甚羨之。今觀正仲爲君記石林、正予昔所經行之地也。故因潘君而識之、且以補地志之闕文也。閬風集卷十二

是年、作雁蒼二石鼓銘。

銘曰、閬風之西、華頂之東、山曰雁蒼。與蕩埒崇、綫蹊初入、盤谷有容。花流澗户、雲涌梵宫。兩僧款予、更躋其峰。循蘿援蔓、稚子肯從。翠斗旋轉、瀉溜濺淙。引物扣之、如鼓逢逢。非雷非霆、可警聾聾。孰知其然、水滿石中。此腹空洞、寂感則通。顧無坡仙、窮辯石鐘。我來避地、坐蔭長松。以不説説、萬籟號空。⑰閬風集卷十二

五月二十二日、作跋劉正仲作潘君石林記。



正月初七日、爲東麓陳士表作陳儀仲詩序。閬風集卷十

十月朔日、爲魏天與作愛閒堂記。閬風集卷十一

又二月十八日作零陵石詩。

詩引云：潘少白前歲惠予零陵石一片、方不及尺、而文理巧秀、有山水煙雲之狀。予以作硯屏、始成、因賦長吟以遺之。庚辰二月十八日。詩云：白雲際天隅、峰峰争秀出。浩浩水石灘、歸鳥時滅没。我欲茅三間、巢此重疊峰。我欲舟一葉、釣此蒼茫中。君從何處得此石、千巖萬壑在方尺。李成范寬格深秀、闢仝荆浩骨峭特。殆非一人之所能、欲窮其源不可得。君言此物出零陵、遠近來去皆天成。是中能著元次山、刻詩勒頌留孱顔。後來柳子曾作守、銘記摹寫無遺閑。二子去後精魄在、文章散落水石間。鬼神往往竊餘巧、戲弄筆墨留斑斑。贈我以作書硯屏、林楓石月秋泠泠。蕭齋静對如有聆、元子柳子突出也、大奇、今日之事我爲之。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 公元一二八一年 六十三歲。

是年、先生年六十三歲、有辛巳自壽詩。

詩云：六十三翁自荷天、亂餘骨肉幾家全。不材幸度龍蛇歲、多病休催犬馬年。我老思親空有恨、人生不飲更堪憐。差池九子森童冠、屢舞交酬且眼前。閬風集卷七 自述身世、凄凉欲絶。

四月、先生卧病、戴表元來訪於閬風、歸至中途、有詩見寄、因次韻和之。

詩引云：歲庚辰冬、帥初與正仲約過閬風、既而予坐病、二友亦不果至。辛巳四月、帥初特來訪予、時尚

在病中、爲予留山庵一宿而去、似不欲勞予應酬耳。歸至中途、有詩見寄、予次韻因貽正仲也。詩云、杜宇嘸時多是雨、酴醾開後便無春。惜花底學千金子、對酒還思兩玉人。良藥草中閒長葉、幽禽花裏巧藏身。青山百里通來往、衰病何曾厭客頻。

初、先生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曾有詩與正仲、帥初二友。

詩引云、正仲訪余棠谿、帥初來會。正仲時余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書呈二友。詩云、晴雲高擧雪雲低、日日占天候不齊。菘白僵成芠白筍、麥黄淹作韭黄齏。江湖吐日鼉唏甲、山路成泥獸印蹏。老去欲休官不許、夜來魂夢舊山谿。閬風集卷七

帥初和之、有次韻閬翁將歸故里之作。

詩云、春風不揀客簷低、吹亂鄉愁與夢齊。白肋夜罾沙石鱠、黄芽冰瓮峽園齏。餘生有累真蛇足、萬事無言一兔蹏。從此藏名作編住、山中亦有武陵溪。剡源佚詩卷四

又有閬翁許以首夏過榆林、然後始歸、再次韻詩。詩云、久知老子思歸魯、且爲諸生緩去齊。麥麨春深黄可糗、菜苗冰凈碧堪齏。夢中身世餘牛背、句裏江湖半馬蹏。已掃軒前壁如練、待賓醉墨照巖溪。剡源佚詩卷四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公元一二八二年 **六十四歲。**

殺宋丞相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癸未、公元一二八三年 **六十五歲。**

劉正仲於是年留篆畦半歲。

篆畦詩序云、同志劉正仲居梅林而遯於鴈蒼、每一過余畦一相唁也。前後唱和多矣。就中過余最久者惟癸未留半歲、有子戚而歸。

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公元一二八四年　六十六歲。

七月二十七日、先生元配王孺人卒、享年七十三歲。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孺人長予七歲、生於宋嘉定壬申二月二十八日、卒於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七日。略

是歲、劉正仲四至篆畦。

篆畦詩序云、甲申春冬凡四至、今歲又爲余來、窮老不相亡、來當未已也。略　閬風集卷十

甲申正月二十日、遊盤谷道院、贈石澗鍊師詩在此時作。

詩云、滄海連雲族、青山遠驛塵。回旋成小隱、想像著幽人。桃樹徧臨水、梅花諱說春。扶輿穿確犖、空翠溼衣巾。閬風集卷五[21]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公元一二八五年　六十七歲。

三月望日、自撰篆畦詩序。閬風集卷十

是歲冬、門人胡三省通鑑注於此成編。謝山藏書窖記

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公元一二八六年　六十八歲。

是歲、門人胡三省始作通鑑釋文辨誤。謝山藏書窖記

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公元一二八七年 **六十九歲**。

三月上巳日、自撰百一老詩序。閬風集卷十

行至元鈔。

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公元一二八八年 **七十歲**。

是歲、先生年七十、有賤生之日邀正仲子堂小酌詩。

詩云：開歲恰七十，吾衰病已頻。從今數正旦，一月有三辰。甲子添新誌、乾坤寄老身。晚年方學易、此意

爲誰陳。閬風集卷五

又老冬詩云：四十年前不畏老、酒豪踢雪買梅花。如今七十愁年盡、遠客悤悤夢到家。閬風集卷八

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一二八九年 **七十一歲**。

是歲六月十六日、始就棠溪袁仲素家。㉒閬風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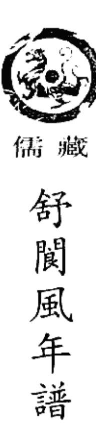
是夏、避地奉化棠谿袁仲素家。㉓

蝶軒稿序云：是夏、避地奉化棠谿袁仲素、季厚兄弟、樂善好事人也、爲予灑掃一室、延入居之。予慨然

有感於先生之言、因名所寓曰蝶軒。略　閬風集卷十

是歲春、先生書焚廬毁。

蝶軒稿序云：己丑春、盜起、兵作、書焚、廬毁、身外無餘物矣。略　閬風集卷十



蝶軒稿起草㉔。

正月二十四日、避地鹽楹、入省阮存思庵、和舊韻。

詩云、到此於今四、情深即故鄉。新松知改徑、舊竹不依行。平施天猶病、周回日載陽。鄰人飯鷄黍、厚意未能償。雪蘖羊羔白、菘芽栗肉黃。爲誰端有此、正爾未能忘。覺後心無慍、修來面有光。道人參妙趣、八炷石爐香。閬風集卷三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公元一二九〇年 **七十二歲**。

三月、由棠溪歸閬風故園。

有詩引云、余避難明越、五遷至版坑棠谿、袁仲素兄弟邀館其家。己丑六月十六始就之。明年三月、歸閬風寓鳳棲塘田舍。行視篆畦、故物無一存者、惟咸平故松及瑶池無恙耳。作歸故園二首遺正仲。詩云、千家桑梓兵餘痛、十世楸松火後悲。瓦礫成灘無鳥雀、荊蒿如杖有狐狸。咸平樹在枝柯損、晚易書亡目錄遺。半樹瑶花微雨裏、向誰寂寞淚將垂。辟兵辟寇走他方、六徧移家路轉長。百醉與君同出處、五窮隨我共行藏。柳花暗度誰家竹、燕子寒歸何處梁。最羨劉家好男女、隱抛家事客原嘗。閬風集卷七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仲素惠先生羊酒、作生日。仲素惠羊酒、作此奉謝詩。

詩云、去年蝶軒饋羊酒、主人憐我空無有。座上六客皆解吟、一翁不吟開笑口。今年病叟早還山、烹鷄炰鼈翁對媼。五男四婦六稚孫、更有曾孫依乳姥。往來兩載總遭荒、瓦缾聊以挹酒漿。山蔬滿盤白雪白、野橘堆飣黃金黃。荒村得此已自足、群奴飢啄撐空腸。忽聞棠谿有書至、袁詩陳賦兩輝煌。一松正

可枯、蘖比五雛真與羣鷄争。舉家病瘧涉三月、一日計減一斗糧。留儲到此作素供、問君何爲特殺生。臟神見夢羊蹋菜、便呼茗椀來祓禳。君當戒屠我辟穀、輕身與蝶同飛揚。閬風集卷二先生清貧、於此可見。

是歲、秋爲白蓮寺住持景荃作重建台州東掖山白蓮寺記。

重建台州東掖山白蓮寺記云、庚寅秋、余目暗耳聵、方欲棄筆硯習禪觀、有蒼蓋真逸道士葉龍起、持白蓮住持景荃書致殷勤於余、其徒又狀其寺之本末、請記其偉。閬風集卷十一

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一二九一年 七十三歲。

正月二日、作蜨軒蚕作詩。

詩云、㉕鴉背閃晴天、輕明紫翠煙。天將人老大、形與影周旋。鳥語推晨枕、梅花照夜編。池塘春草句、此意有誰傳。閬風集卷五

是歲、劉莊孫在㉖雁蒼。

先生貽正仲詩云、月生鯨海上、人在雁蒼中。一巘環村轉、雙谿到海同。百年能幾見、七十有三翁。爲此當心惻、詩成走遞筒。閬風集卷五

是年、戴表元遊浙西。送帥初㉗遊浙西殆在此時作。

詩云、吳下吾遊地、因君思又飄。水花香外雨、沙鳥夢邊潮。載酒浮官舫、吟詩上驛橋。三高祠下遇、爲賦楚辭招。閬風集卷五



四月十七日、爲新昌董景愈作養志堂記。閬風集卷十

先生在養志堂記一文對養志之道頗多闡明、其言曰：略生曰、昔者孔門三千、各言所志、咸當其才、惟點也獨言浴沂風雩之趣、脩然在事物之外、而夫子與之、僕不敢潛也、然有志焉、青山以爲屏案、流水以爲金石、奉親讀書於是、觴賓俎友於是、彈琴詠詩亦於是、庶幾點之萬一、有以承先生之教而不媿、儻可進乎。余曰、是足以紀矣、嗚呼、若生者、可謂得賞勝之要、攄幽之機者歟。略

是年春、間鄰家食早麥、聞之有喜。

詩云、七十三翁飲上池、始知穅籺也生肥、麥鬚似筆山雌下、荷葉如錢海鳥飛、天運無窮人自老、川流不返志多違、舊時此日嘗新日、早筍窗前一尺圍。閬風集卷七

是年先生年七十三、有端午感懷詩。

詩云、曾飲昌陽七十三、老來大布當輕衫、豫儲當採三年艾、緩計空尋六日蟾、楚俗舊時沈黍恨、唐宮此日賜衣霑、梔香滿院人如玉、尚想薰風半捲簾。閬風集卷六

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公元一二九二年七十四歲。

正月、胡子持、孫平叔、劉正仲諸友於雁蒼建赤城先生祠、賦唐律一十韻以紀其事、詩在此年作。

詩云、句讀從朱老、經書本釋翁、於藍青所出、他石玉堪攻、文啓吾鄉秀、心知百代崇、推尊非苟合、議論自難同、名節道鄉峻、詞章淮海雄、諸公交贊譽、此老定磨礱、舊祀壖宮側、新祠佛寺東、開山猶別子、傳鉢許宗風、俎豆干戈後、詩書煨燼中、千年期勿壞、印印此心通。閬風集卷五

是歲，戴表元由吳歸奉化先生賦詩。

詩引云：去春帥初嘗約爲榆林遊，欲烹羊釀酒爲小孟嘗。既而僕歸鳳樓，後帥初亦往西浙，遂不果。今帥初已歸，當踐前言，但同遊之客達善已下世矣。因黄甘便作詩以叙其懷。詩云：戴子遊西浙，藕花香滿船。因思今日日，又是去年年。揚果珍閩荔，榆林下剡川。烹羊曾有約，已失碧桃仙。閬風集卷五

十一月望日，撰寧海縣學記，於尊孔氏、隆儒術，發表偉論。

略自古一統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術者也。漢高提三尺劍，誅秦滅項，干戈甫定，過魯祠孔氏。秦灰既冷之後，孔壁未發之前，有此偉特，可爲萬世法。東都建武，有唐貞觀，亦一統之時也，皆用此道。立太學，幸國子監，命名儒折衷衆説，集成疏義，使學者有所趨向，豈不偉歟！是故自古一統天下之主，必尊孔氏而隆儒術也。夫一統之主必若是者，何也？六經者，理義之統也；理義者，人心之統也；人心者，天下之統也。崇經術所以明理義，理義明所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天下之統定矣。統者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心相授受之統也。孔子心得堯、舜之統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孔子家傳之統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㉛。極者，一統之所也。是以歷代帝王必得此心之統，而後一天下之統也。孔子之徒，儒家者流，博學、審問以求其説，慎思、明辨以究其歸，終於篤行以踐其道，不雜於異端，不惑於小知。有天下國家者用其説則治且安，不用則危且亡。古之聖賢，無六經外之人物，善乎儒者之用心也。其爲學一出於孔子，其用心亦若孔子而已。居無一畝之宫，而區區欲爲有天下國家者治其天下國家，抑何迂也。然而安四海之民而不以爲泰，建萬載之業而不以爲功，此帝王所以尊其師而

隆其術也。皇帝蓋深得統天下之要矣，此則天下之士之幸也。閬風集卷十一

二月既望，爲奉化棠岙袁仲素作廣孝庵記。略

余以己丑夏避婺寇至其地，袁仲素、季厚闢堂下榻若久故焉。余家三百指，其至如歸。時余杖策度黄甘，貰貸以給朝夕餔。二袁向人不作難色，余以是賢之，欲載其事附見於余集中，使有傳焉，然未得其目。暇日，行其考潘奥之墓道，有石誌峙焉，乃戴帥初作也。載袁君鎮行事，歷叙丙子避亂初至棠奥，袁君延至其家，聚其尊稺而處焉。然後知二袁於我禮敬之意，有自來矣。閬風集卷十一

元至元三十年癸巳 公元一二九三年 七十五歲。

獨坐遺興殆在此時作。

詩云：昏眼迷煙雨，修眉隱樹林。杜鵑知夜半，蟋蟀俟秋吟。静悟平生事，閒思萬古心。蹉跎七十五，既往莫追尋。閬風集卷五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公元一二九四年 七十六歲。

是歲，先生與王應麟、劉正仲、陳西麓相倡酬於梅墟陳氏之世綸堂。玉海深寧年譜

正月望日，爲梅林應瑞孫作故豸峰應君墓誌銘。

銘中有云：丙子歸附之初，路府倚之以定寇，從權處變，持其巢穴，獲彼渠魁。路府欲奏官之，君力辭以免。己丑，玉山之寇洊至，寧海軍帥咨之，招集流散，分别淑慝而全活者甚衆。路府欲以其功再聞於上，君以勞致疾，歸卧湖橋，荏苒不起矣。嗚呼！道固多方，權非一法，天實爲之，可爲浩歎。數必有窮，雖天亦

不能亨其施也。閬風集卷十二哀世悲天之心、於此可見。

哲學家培根卒。

伯顔卒。

帝崩、皇孫鐵木耳立。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七十七歲**。

升江南諸縣爲州。

元元貞二年丙申、公元一二九六年**七十八歲**。

六月十二日、王應麟卒、年七十四歲。張大昌深寧年譜

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公元一二九七年**七十九歲**。

是歲夏六月、故孺人王氏墓之左右、遭火燎爲焦土。

自撰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丁酉夏六月、穴之左右、遭融風煽焰、燎爲焦土。嗚呼！能免於强兵大盜之毒手、而不免於芻童牧豎之遺燼、使人痛傷也。略 閬風集卷十二

元大德二年戊戌、公元一二九八年**八十歲**。

正月望日、撰梅林七星塘記。梅林應氏譜

臨亡前二日、賦天門雜詠三章。

其云、棋尋五老智識長、茶煮八公肌骨仙。㉜應是青牛遺舊跡、㉝不知白鹿去何年。此絶筆也。

六月十九日卒。

後五年、大德壬寅正月戊午、鄉友胡三省卒、年七十有三。胡身之墓碑

孫茀侯、戴剡源年譜作至元二十四年卒[34]、年五十八歲、誤。

至大德三年庚戌、公元一三一〇年三月、戴表元卒、年六十有七。

泰定四年丁卯、公元一三二七年袁桷卒、年六十一歲。

校記

①漕：原作「曹」，據《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改。

②同①。

③父：原在「喪」字下，據《閬風集》卷一二《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乙正。

④將作：原作「收使」，《南宋館閣續録》卷八載耆卿紹定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爲將作少監，據改。

⑤度：原脱，據本譜末附《舒閬風先生行狀》補。

⑥而：原無，據文意補。

⑦京：原作「景」，據本譜末附《舒閬風先生行狀》補。

⑧徑：原作「經」，據右引書改。

⑨止：原作「正」，據《宋史》卷四一八《江萬里傳》改。

⑩獨：原作「濁」，據右引書改。

⑪廣：原作「慶」，據《閬風集》卷一一原題改。

⑫兩：原作「而」，據右引書卷一一《養志堂記》改。

⑬詩：原作「所」，據右引書卷九《雪村聞鵑》改。

⑭白：原作「自」，據右引書卷三詩題改。

⑮帥初：原作「師初」，按戴表元字帥初，與舒岳祥交往，《閬風集》中多言及帥初，而無師初其人，據改。下二處同，徑改。

⑯商：原作「高」，據《閬風集》卷三《少師丞相國公西磵先生挽歌二首》其二改。

⑰説：原脱，據右引書卷一二《鴈蒼山石鼓銘》補。

⑱以：原脱，據右引書卷二《零陵石》詩補。

⑲泠泠：原作「冷冷」，據右引書改。

⑳我：原脱，據右引書卷七《辛巳自壽》補。

㉑卷五：原無，據《閬風集》補。

㉒仲素：原作「仲奇」，據右引書卷一《村莊麥飯虀笱有懷達善正仲帥初因寄袁仲素季厚陳用之》、卷七《歸故園序》、卷一一《廣孝庵記》改。

㉓仲素：原作「中素」，據右引書改。後同改。

㉔草：原作「早」，據《閬風集》卷一〇《蝶軒藁序》改。

㉕鴉：原作「雅」，據右引書卷五《辛卯正月二日蝶軒蚤作》改。

㉖在：原脱，據右引書卷五《貽正仲》補。

㉗同⑮。

㉘教：原作「初」，據《閬風集》卷一一《養志堂記》改。

㉙計：原作「寄」，據右引書卷六《端午感懷》詩改。

㉚蟾：原作「詹」，據右引書改。

㉛歸其有極：原無，據右引書卷一一《寧海縣學記》補。

㉜五：原作「王」，按「五老」與下句「八公」爲對偶，據改。

㉝牛：原作「年」，據文意改。

㉞十：原無，據上下文例補。



光緒寧海縣志藝文、閬風集二十卷、閬風家録三卷、篆畦集九卷、蝶軒稿九卷、避地稿十卷、蓀墅稿三卷、梧竹里稿、舒岳祥撰。見四庫全書提要、台州外書。閬風集十二卷、按兩浙名賢録載岳祥著史述、漢砭、暨三史纂言共六卷、深衣圖說一卷、類凡二百二十卷。焦竑經籍志載閬風集二十卷、今所見惟詩九卷、雜文三卷、蓋亡失過半。岳祥晚逢鼎革、遯迹終身、益覃思著作、詩文中隱隱有不忘故主之意。赤城新志云、今其家有刊板。

閬風集十二卷提要、永樂大典本 宋舒岳祥撰。岳祥字舜侯、寧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奉化尉、終承直郎。宋亡不仕、教授鄉里以終。兩浙名賢録載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録、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續叢、殘叢、叢傳、叢肆、昔遊録、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今多散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岳祥閬風集二十卷、世亦無傳。檢永樂大典中所載岳祥詩文、間題篆畦、蝶軒、蓀墅諸集名、而題爲閬風集者居十之八九。似當時諸稿本分帙編次、而閬風集乃其總名。今原書卷第已爲永樂大典所亂、無可辨別。謹依類裒輯、釐爲詩九卷、雜文三卷、仍其總名以閬風集名之。又集中有百一老詩序、蓋即所賦老漁、老獵之類、似原本亦別爲一集。然所闕已多、不成卷帙、故亦不復分析焉。岳祥少時以文見吳子良、子良即稱其異秉靈識、如漢終賈。晚逢鼎革、遯迹終身、乃益覃思於著作。其詩文類皆稱臆而談、不事雕繢。集中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盧仝。又云、平原駿馬開黄霧、下水輕舟遇快風。其宗旨所在、可以想見矣。

舒閬風文集序 余自丱學文、諗游從於海内、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沓

不可①復得、輒過②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③、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邪。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噀雨、叱霆捩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④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澹、雁嘈嘷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贍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詣、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傖、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礲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騃騃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愼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巋然以行學立閬風上、追前哲而啓從來者必生也。臨海吴子良序。

重刻閬風集叙、光緒甲午以前、予從四庫全書中鈔出鄉先正舒閬風集十二卷。時海宇無事、從容文學、意以鄉賢遺著録之、以資矜式、未及究其身爲遺臣、艱難困苦之若是也。自宣統三年辛亥八月、武昌變作、海内騷然。予官京朝、義不能去、風鶴迭警、一鐙熒然。是年臘月、下詔遜位、繼以兵變、自壬子以迄甲寅、三年之間、避地天津、上海、青島、嗣返故里、復寓上海。或以兵災、或以匪警、或以荒年無所得食而去、流離瑣尾、困苦萬狀、與閬風遭宋末元初之變、入鄞入剡、寄居棠谿、逃匿荒山、窮途凍餓、無一不同。而其集中書

事、即事、避地、貸食、罪言、雜言、詠物、託興、贈友、感舊諸作、拳拳故國之思、仳離慘惻之狀、又無一不爲予寫照者。嗚呼。此非予親歷其境、何能知其心之痛耶。烏程劉翰怡京卿、侍其本生父澂如學士避地上海、亦身遭此變者、其孤懷耿耿、搜求古籍、甚備、校刻嘉業堂叢書、取閬風集刻入之。其不第爲表章鄉先哲遺著可知也。予又念寧海宋末多遺民、閬風與胡三省身之、皆登寶祐四年文丞相天祥之榜。志行高潔、無愧於丞相。身之通鑑注、失而復完、今於世。其竹素園稿百卷、則已無一字存矣。閬風著述百數十卷、僅存十一、翰怡爲梓行於六百年後大亂之餘、其猶不幸之幸與。予生閬風同縣、會遭斯變、先後同符、校讀一遍、率述身世之大略如此。所謂千古傷心人、大都共此懷抱也。至四庫是集、輯自永樂大典、重録本、誤字錯見。翰怡又別得一鈔本、校訂多處。王玫伯觀察又寄所録四庫本所無詩文與吳子良閬風集叙諸篇予、並益以光緒寧海縣志所載閬風行狀、別爲補遺附録、附諸卷末云。乙卯春正月、寧海章梫叙於上海寓廬。

舒閬風先生行狀、光緒寧海縣志二十藝文內編。公諱岳祥、字舜侯、以舊字景薛行。台寧海閬風里人也、故稱閬風先生云。蓋舒氏本出姬姓、皋陶之後。至唐有曰恒者、爲武昌將校、生四子、曰元輿、爲唐宰相、曰元肱、元迴、並登進士第、曰元褒、舉賢良方正、官至司封員外郎、居婺。元褒生守謙、爲校書郎、自婺徙越台明之間、今皆有舒氏、其族有名公巨人、皆越徙也。其徙台而爲遷國之宗者、曰師錫、守謙之子也。師錫生公受、仕吳越錢氏、爲金馬召三都。宋興、隨錢氏入朝、告老還里。公受五世孫蒙、生三子、長曰琉、宋宣和間、睦寇作亂、傾家助軍、遣琉提民兵破賊、桐巖憲臣韓侯以功奏補承節郎。承節之孫曰倫、於公爲曾祖。倫生櫄、是爲

拙齋先生、於公爲祖。樗生純、是爲復堂先生、於公爲考。復堂以紹定戊子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⑤舉場、預薦。其後當以累舉恩補官、不拜。以二子並登科第入官、累封宣議郎。有曰鹿臣者、中江東漕舉、其子夢庚由太學舍人選登甲科、官至國子學録、別於蒙之仲子者也。有曰景愈者、中鄉舉、其弟景雲由太學内舍登進士第、官至奉國軍節度推官、別於蒙之季子者也。於是舒氏三族俱以進士起家、遂爲寧海名族矣。其初實由復堂發之。自蒙而下至公七世、爲大宗。公生而氣豪骨老、童時出語輒驚人、落筆不肯隨人後。踔厲風發、士林老宿莫不屈輩行與之交。拙齋少從其宗人文靖公璘學、得象山大意、微以語公、輒悟。是時國家方表章建安朱氏學、公稍長、聞其說於耆老大儒、作原性諸文、寔能會朱、陸深微之論。弱冠識篔窗先生陳公、公以語荊溪先生吳公、見其文奇之、比之賈誼、終軍。序之曰、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枒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噀雨、叱霆捩電、朝暮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淡、雁嘈嘷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興亡理亂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辨博近軍、贍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險、令也激、居實也傖、生豈此之儷乎哉。吳公初待公以文字官選、疑未嫻爲吏。每試以民事、移櫝日紛下、條分件剖、辭采爛然、益奇之、乃知公材可大用、不第中文字官選也。旋攝令定海、未幾、丁復堂憂。服闋、注監廣德贍軍酒庫、未上。有趙公時褰、鄉人也、守霅、以檄公攝其州掌書記。遇度廟登極、例有犒軍錢。時朝廷方廢十七界會子、而以關子與十八界會子並行。民

間訛言十八界亦廢、軍人必欲得關子而後謝。突入府廷噪讙、府軍時未有見關、倚公辦集、立論遏軍人。公立杖主計吏、以便宜立具見關、曉以一言、皆諾而退。已而陰察倡亂者誅之、若無事。趙公將聞於朝、辟爲真、公謝止之、蓋不欲以粗材見目於人、而自是益務斂藏。會匊坡趙公與旹尹京、公素相知、以江漲税官辟入府幕、將面薦之上、而故相葉信公時在西府、亦以文字官薦。先被旨考校國子生、補試、旦夕且除職事官。既而哭景韓之喪於長州、繼丁母安人王氏憂。服闋、會故人山泉陳公蒙總餉金陵、以黄州分司大軍倉辟入總幕。居常相與商論軍國之政、暇則談文講道之秦淮、登冶城、遊東山而招謝安、歷長安而酹李白、周覽晉宋南渡古今之遺跡、賞勝江山、不煩以吏事。陳公後以移用軍餉用讒者得罪、毫髮於公無預。裕齋馬公、恕齋吳公相繼爲沿江制閫、争辟公、皆不就。謂人曰、主我者以罪去、而吾固利獨留邪。士益以此高之。歸而謁選、待次越之理掾。復遇故人於山鮑侍郎度除沿海制閫、以五鄉酒官辟入制閫。已而於山罷去、繼者皆願留公、而公益自厭、將歸遂其初志。故人黄正翁楷除湖南轉運、寓書於公曰、知先生宦情已薄、尚有意湖湘之遊乎。公曰、往時荆溪公守潭、瀟湘岳麓之勝恨未能一寓目焉。倘有餘緣、當一一訪公舊遊也。辟書上、會恕齋謝樞密以節度使奉朝請、名戚里、好賢下士、欲留公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事、將成一家之作、奏入經筵備講讀。公將從之、曰、此豈不差賢於數千里從人作吏者乎。何惜以此成謝公之美。乃謂其門人太學劉莊孫曰、向嘗與子有西湖之約、便當載筆硯書册、日就湖中、共成此事、可乎。謝公聞之欣然、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公爲户部酒所準備差遣。賈魏公時當國、以此職爲朝士梯級。賈亦素知公名、嘗欲用爲朝士、以公尚氣簡直、向人不肯作輭媚語、不即用、將盤摺抑

挫久困而後用之。命下、意有所不樂、徑棄去不顧。知公者亦莫解其去意。踰年而賈敗、始知公審於去就之義、見機而作也。先是、公嘗修葺家園、娛奉二親、臨高眺遠、築亭館臺榭、列植竹樹花果。歲久成陰、於其曲折爲逕、如篆文、命之曰篆畦。公既不仕、將於此優遊卒歲、以逸其老。扶輿策杖、穿幽透深、時與賓友詠歸高堂、講論黃虞、談諷孔老、致足樂也。獨不免奪於憂患橫逆者、其數數然。其去是而寓他所者、於雁蒼於國峰、於越之雪溪、於明之棠奧、或避吏、或避兵、道途所經、冰雪顛沛、人所不堪者、處之超然。大篇小章、把酒成詠、其氣浩乎其不衰、而卓然獨立之志不少挫也。然亦藉北方豪傑知公爲江南人物之冠冕、咸施慕敬、或以郡太守、或以部使者、屈之學校、行尊老之禮、用以警動流俗、示意於吏民。其在學校、能爲公禦侮之子路者、梅林應明叔也。以此亦得以燕樂高年、而一以斯文自娛。其見於所爲詩文、皆可考也。公之文、其於南北者、今皆刊本。凡作於丙子以前者、有蓀墅稿四十卷、史述十八卷、漢砭四卷、補史一卷、家録三卷。若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録、深衣圖説、總二百二十卷、皆丙子以後所作也。嗚呼。公之用心於斯文、可謂盡矣。然其文之出於平實正大、由諸老之淵源而泝諸孔孟、其果盡於此乎哉。公之少作、荆溪公既評⑥之、而人得以知公之道。其作於中年者、明潔而清峻、麗密而深雄。其作於莫年者、詩益精妙、文益宏肆、大約如丹漆白玉、不假雕飾、晶采焕發、如深山大澤、珍異所産、寶藏所興、日月之光景、煙雲之姿狀、出於自然、不可摹寫。世未有知而評之者、固有待於後世之子雲。嗚呼。使公及顯用於當時、得行其道、以其芒末發之於文、爲大詔令、爲大典册、將與六經並傳、豈特如是而已哉。歐陽公以文章顯、其道行於天下、然猶自恨其文無所發。有如公之不幸而發之山林

草野、流離傾側、寂寞無人之地、所與上下議論者、不過俗儒寒畯、隱約耕釣之徒、毀譽止於禽魚、褒貶止於草木、豈不可歎也夫。豈不可悲也夫。雖然、自昔聖人賢士、其言之存而至今者、例皆窮愁不得志所爲。然使斯文藉此有傳、苟有得以鳴國家之盛、爲唐虞典謨、爲商周雅頌、推其道之所出者、如水下流、衣末裔之於其本領、其事固未可以一時計、一身論也。天生其人、以扶植斯文而存孔孟之道於萬世之下者、固應如是。世之所謂窮達得喪者、宜不得而與焉。公平生爲人、意度超邁、精神散朗。方其年少、以材氣自負、於人少許可之者、固疑其門庭高峻、可望不可親也。然親之者、但見其坦然樂易、語無城府、一觴一詠、時發清言、灑然有魏晉間風流。人有負之者、事已輒止、一笑釋然、未嘗宿怨藏怒。其晚年益去崖岸、苟有一藝一善可稱、見無不納。始乎疑公者、反謂容接太廣也。初、公之生也、其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夢人授公母安人以蛛網拙齋。問其狀、以爲與奎象類、故始名奎。其卒也、先一年夢有神人傳帝命、授公梅花城長、嘗爲梅花書塾三十章記其事。明年、公果卒。嗚呼異哉。梅花之有城、吾固知其神仙境界也。神仙之說、世不能必其有無。使天地間果有梅花之城、非公孰長之哉。公之精英、其得之天者如是、固人中之神仙也。公卒時年八十、無疾病、對客談笑、吟詩作字、日不廢、略不見有老人衰憊意。一日、賦天門雜詠、甫成三章、其一章云、棋尋五老智識長、茶煮八公肌骨仙。應是青牛⑦遺舊迹、不知白鹿去何年。此絶筆也。越二日而卒。沐浴隱几、略無俗言。門人以故事士有易名、私謚公文靖先生。公生於宋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其卒以大德戊戌六月十九日。安人王氏先卒、有丈夫子五人、庭堅、仲容、仲堪、叔獻、季臨。女一人、適故宗正少卿方公猷之孫應飛、亦先卒。孫男六、延祖、早卒。繩叟、楊叟、宏叟、熙叟、溪叟。曾孫光曾。其五子將

以今年十二月壬申奉公柩葬於傅嶺之南、其地乃公葬王安人時所卜、公窆以其右爲壽藏。以其地後遭樵火、欲易之、卜今地不食、遂從其舊。公之葬也、宜得聞人爲之銘、其五子命莊孫曰、銘者必先狀其行、爲底知先人行事之詳者、宜莫如子。誼不得而辭也、乃取其家系譜、詩文歲月、序其梗概。嗚呼、莊孫豈知公者哉。文既成、其五子復請序其官。按宋制、第進士以選人入官者、法以六考得五舉主、改京官、始通籍得上殿、凡仕官常人皆能致、又有不由此法而登貴顯者。公以丞相文文忠公榜下及第、凡二十餘年、書考得舉、僅如法合改官、奉議郎、此不足爲公言也。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吳丞相潛、江丞相萬里、葉丞相夢鼎、馬參政光祖、李尚書芾云。大德三年九月既望、門人劉莊孫狀。

校記

①可：原作「种」，據本譜「宋淳祐四年甲辰二十六歲」條引本文改。

②過：原作「遇」，據本譜「宋淳祐四年甲辰」條引《舒閬風文集序》改。

③植：原作「值」，據右引書改。

④「如」上原衍一「如」字，據右引書删。

⑤漕：原作「曹」，據《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改。

⑥評：原作「平」，據文意改。

⑦牛：原作「年」，據文意改。



王深寧先生年譜

清・張大昌 編撰
吴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一年刊本

《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清張大昌編撰。民國二十一年約園刊《四明叢書》第一集本。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字伯厚，號厚齋，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常寺主簿，以言邊事忤丁大全罷。起爲台州通判，以太常博士召，理宗朝官至著作佐郎。度宗咸淳元年，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奉祠。六年，起知徽州。七年，召爲秘書監，遷起居郎。八年，權吏部侍郎，以母憂去。德祐間再爲中書舍人，累遷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因封駁留夢炎薦章不報，遂東歸，自號深寧老人。元元貞二年卒，年七十四。應麟號宋末大儒，著述多達六百八十九卷，今存三十餘種，其中《困學紀聞》二十卷、《玉海》二百卷、《詩地理考》六卷、《小學紺珠》十卷、《詞學指南》四卷影響最大。詩文集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已佚。明鄞縣鄭真、陳朝輔輯其遺作爲《四明文獻集》五卷，清葉熊復輯三卷，彙爲《深寧先生文鈔》八卷。事蹟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王深寧先生年譜》，有清錢大昕、陳僅（與張恕合編）、張大昌所編三種（《四明文獻集》本《深寧先生文鈔》及《四明叢書》第一集，均有三譜合刊本）。陳譜據《王氏家乘》及應麟子昌世所作《壙記》，參核錢譜及史傳，對錢譜多有釐訂。其後張大昌復據錢、陳二譜，參覈文集、史傳，重加編訂，於前二譜補正尤多，且引據資料豐富，考訂較精，王存善謂「張輯經吳子修學使、王雪澄按察校讀，當少訛誤矣」，故今錄此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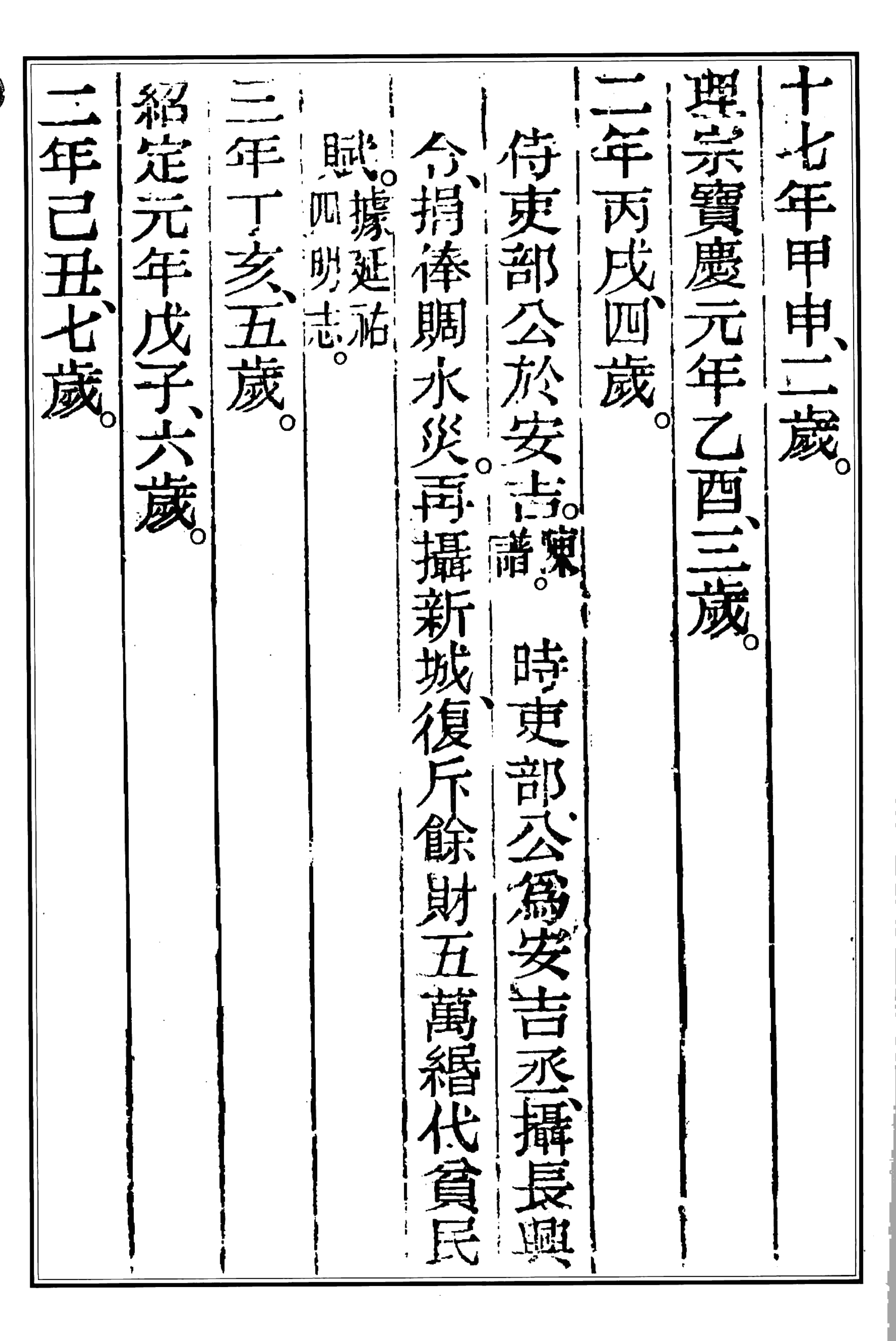
王深寧先生年譜

仁和張大昌小雲輯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先生生。

先生姓王氏、諱應麟、字伯厚、又字厚齋、行廿二。以七月二十九日寅時生。本貫開封府祥符縣。曾祖安道、字時中、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於鄞。陳譜。按、嘉靖寧波府志、鄞縣治南一里、宋禮部尚書王應麟所居、至今稱王家府。謝山全氏湖語、深寧先生封鄞縣伯、故所居亦稱錦里。今考先生故居在城西南廂鄞縣學前白鶴廟之東、廟相傳爲先生書堂遺址、卽所謂汲古堂書庫也。王家府、錦里名皆不傳。祖晞

亮字寅仲、武經郎。錢譜云、黃溍撰王昌世墓誌云、朝散大夫。陳譜按、高斯得撰先生父王撝墓誌銘云、大父安道、建炎渡江、從名數於四明、官至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郎①、轉利州觀察使。父晞亮、武經郎、贈朝奉大夫。父撝、字謙父、博洽多聞、性耿介、非其友不與語。幼學於樓昉、爲文醇深、善議論。案、博洽以下二十五字據康熙寧波府志人物傳。卽以是年登蔣重珍榜進士。後官至朝請大夫、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院說書、直祕閣、知溫州。三字據雍正浙江通志選舉注。卒贈正奉大夫。妣陳氏、贈碩人。按錢陳兩譜均未載先生母姓氏封贈。考登科錄應鳳名下云、外氏陳、先生自製墓銘、稱先妣陳碩人。



十七年甲申、二歲。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三歲。

二年丙戌、四歲。

侍吏部公於安吉。家譜。時吏部公爲安吉丞、攝長興、分捐俸賙水災、再攝新城、復斥餘財五萬緡代貧民賦。據延祐四明志。

三年丁亥、五歲。

紹定元年戊子、六歲。

二年己丑、七歲。

三年庚寅八歲。

弟應鳳生，字仲儀，小字若鳳，與先生生同月日。錢譜。宏簡錄道學本傳，父撝，同日雙生二子，曰應麟、應鳳云。錢譜謂應鳳後先生八年生同日，誤。竊按寶祐登科錄，應鳳名下稱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九日寅時生。寶祐四年先生年三十四，而應鳳年二十七，錢譜所據者此。陳譜恐未合。宏簡錄雖有此說，而宋史本傳及先生自製墓誌、子昌世所作壙志，祇稱同日生，未有云同生於某年月日者。今姑依錢譜所載，附繫於此。又按，應鳳行第二十三，娶羅氏，亦見登科錄。

四年辛卯九歲。

是年先生通六經。錢譜。

五年壬辰十歲。

六年癸巳，十一歲。

侍吏部公於臨安。陳譜。

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歲。

二年乙未，十三歲。

三年丙申，十四歲。

嘉熙元年丁酉，十五歲。

二年戊戌，十六歲。

從鄉先生吴參倚學。錢譜。

三年己亥，十七歲。

吏部公遷國子監正、將作監主簿。案、錢譜不載。陳譜無將作監主簿五字。據康熙寧波府志。先生隨侍入朝。　是歲、吏部公同年進士余天錫參知政事、屬吏部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堅卻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傅內翰、番陽三洪、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吏部公性嚴急、每按題設蘸座、命坐堂下、刻燭以俟、少緩、輒呵譴之、由是先生文益敏捷。陳譜。　按、吏部爲樓迂齋高弟、始忤史彌遠、繼忤丁大全、位終不達、文章氣節推重一時。先生之淵源家學、蔚爲大儒有自來矣。

四年庚子，十八歲。

四月，史嵩之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吏部公乞補外以避，通判婺州。據康熙寧波府志、參宋史本紀及宰相表，按陳譜謂通判婺州在明年七月，似未合。　八月，先生試國子監中選，試題安人天民之福賦，鑒翮當雲霄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論，策問蜀帥北使，次問士氣，末問教胄子。陳譜。

淳祐元年辛丑，十九歲。

二月，別院省記奏名。試題：口道德賦，當春乃發生詩，統紀法度如何口口論，策問科舉，次問道學，末問理

刑。案、是科杜範知貢舉、見咸淳臨安志。　四月、御史臺覆試。試題人君之道無私論。陳譜。　五月、廷試乙科登徐儼夫榜進士、賜及第出身。親試策問正學、吏治、邊防、邦計、耕屯、荒政六事、太祖肇基、高宗中興規模。　六月、聞喜宴、賜御製詩、涼菲膺圖屢改元、賓興六詔五陳譜闕此字、據咸淳臨安志。臨軒。勵精思振清明政、策秀欣求讜陳譜闕此字、據咸淳臨安志。直陳譜作敬、上下均闕字。恐誤。今依咸淳臨安志。言。致陳譜闕此二字、據咸淳臨安志補。陳譜敬字恐即致字之譌。主莫如仁與義、立身休計飽和溫。時艱全藉賢經濟、勉力應無負選掄。　七月、侍吏部公於

婺州，從王埜受學，習宏詞科。初，眞文忠從傅伯壽爲詞科，埜與文忠相後先，源緒精密。先生二十六字遂得呂成公、眞文忠之傳。據延祐志、陳譜。又從徐鳳受習之。據清容集。按，袁桷清容集陳志仲墓誌有云：宋季詞科，呂成公、眞文忠傳諸徐鳳，徐鳳傳諸王公應麟，諸書均稱從王埜，不言從徐鳳，未知先生從徐鳳在從王埜之前後。今姑繫此，以備參攷。先是，先生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據本傳。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祕府，凡見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

出。據至正直記。陳譜附注此於乙巳作廣恩崇福寺記下、云先生自登第至試詞科、在朝之日甚淺、其假館閣書未知當在何時、附記於此。竊按本傳明云登第言曰則應列於是年、實無疑義。若至正直記所稱乃先生分類輯玉海之始、故胡助云公專力二十餘年而後成、當亦在是年肇始也。至所云祕府則公廨案牘正多庋藏、未必專以在朝而後以祕府稱、況至正直記以為撰困學記聞、則所稱祕府不必皆內府也。

二年壬寅、二十歲。

是歲史彌鞏知婺州、與吏部公同事相得。史公五子、能之、胄之、皆先生同年、及有之、肯之、育之、均侍焉。據史鄂州墓誌增十字。兩家子弟相好也。陳譜此條移辛巳年末。案先生史鄂州墓誌云、

淳祐初，余始第進士，侍先君子吏部婺州倅。明年，少師公來守郡，君侍焉，兩家子弟相好也。錢譜本此，列是年，陳移之，殊誤。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盧囚受賕，刑獄使者不直之，命吏部公審實。公言誠無是事，晉之怒，而婺之士民咸謂公處置實當，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據延祐四明志。

三年癸卯，二十一歲。

調衢州西安主簿。錢譜云，無年月可考，姑繫於此。陳譜移列於壬寅年，别無據證，今仍依錢繫此。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四字據本傳。先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討

不知所出，先生以理諭服之。錢譜。　吏部公攝知婺州，去之日，以羨餘數籍於官。據康熙寧波府志。

四年甲辰，二十二歲。

吏部公以祕書丞知徽州，郡廩無三月之儲。暨解去，粟支一年，帛萬匹，所宜得錢，復以助少府之用。遷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據延祐四明志。

五年乙巳，二十三歲。

侍吏部公入朝。陳譜。　調浙西提舉常平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錢譜。　秋，作廣惠崇福寺記。　吏部

公上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據延祐四明志。

六年丙午、二十四歲。

十月、先生赴西安。陳譜。

七年丁未、二十五歲。

六月、昌國令沈𣟽重建昌國學大成殿、作重建昌國大成殿記。據延祐四明志。

八年戊申、二十六歲。

十月、差臨戶部平江府百萬倉。錢譜繫甲辰、陳譜依壙記繫此。 長

洲宰扁其縣圃曰茂苑。先生告之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先生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他有所據乎。先生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錢譜繫甲辰、文簡略。今與監倉併移此。據困學紀聞。

是年、長子艮學生、字茂章。

摹刻正月天中節放生池戒宰烹御札成、有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表。據四明文

獻集、參咸淳臨安志。

九年己酉，二十七歲。

三月，陞從事郎。陳譜。

十年庚戌，二十八歲。

十一年辛亥，二十九歲。

吏部公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預修四朝史，撰輿服志六卷。陳譜作四朝史編修官，恐誤，蓋當稱國史院編修官爲合。茲依府志，作預修四朝史，宋代未嘗專設四朝史官也。輿服志原作四卷，茲據浙江通志改。理宗賜

吏部公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先生代撰謝賜表。

吏部公因額其里居堂曰汲古堂，所撰文曰汲古文集。據鄞縣志。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淸之等上玉牒、日曆、會要及光宗寧宗寶訓、寧宗經武要略。先生有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又有代宰臣以下賀奉安光宗寧宗寶訓寧宗經武要略今上玉牒日曆會要禮成表。據詞學指南、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十二年壬子、三十歲。

理宗賜吏部公御製周易徹章詩、先生代撰謝賜表。據四明文獻集。

吏部公以直祕閣知溫州。據延祐四明志、浙江通志選舉

職官、寧波府志人物傳。四月、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主管。

七月、考試臨安。陳譜。八月辛巳、詔改明年爲寶祐元年、有代賀改元寶祐表。據四明文獻集宋史本紀。十二月、吏部公卒於溫州任、先生丁父憂。陳譜案、壙記云、淳祐十二年、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主管帳司。是歲、丁吏部公憂。寶祐三年服闋、差揚州州學教授。按、吏部以十二月三日卒、年六十九。錢譜謂卒於寶祐元年癸丑十二月、則十二月所乙卯方再期、不得除服赴差揚州、當以壙記爲定。

著有汲古文集、樂事錄。據鄞縣志。

寶祐元年癸丑、三十一歲。

二年甲寅、三十二歲。

十一月、皇子忠王祺冠。有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三年乙卯、三十三歲。

二月、服闋。陳譜。三月、差揚州州學教授。錢譜。陳譜詞、繫銜云從事郎、新除揚州州學教授。按、先生試宏至明年二月、歷時已久、似不得稱新。豈差命雖下而以試事實未及赴任、故仍從初銓之例歟。附疑俟考。

四年丙辰、三十四歲。

二月、以從事郎新除揚州州學教授、試博學宏詞科中選。十二日、試第一場、題二首、十字據詞學指南。昭慶軍承

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周山川圖記十三日試第二場題、八字據詞學指南。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堯衢室銘。十四日、試第三場題、八字據詞學指南。天禧編御集序、漢華平頌。錢譜。三月、有旨聽擢。陳譜。四月、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錢譜。五月、集英殿策進士、宣入殿廬充覆考檢點試卷官。考第既上、帝欲易第

七置其首。案、龔開文信國傳作第五。先生讀畢、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遂寘第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先生弟應鳳是科年二十七、治賦、一舉以迪功郎應試。十四字據寶祐登科錄。廷對、披腹盡言、六字據成化四明志。亦以第二甲第九人登第。錢譜。

五年丁巳、三十五歲。

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陳譜。按、錢譜在前一年丙辰。　七月、除國子錄。制曰、朕欲以理義淑人心、以教法新士習、師儒之官其誰宜、僉曰爾文杓篤實無華、蠶洗其質也。

爾用存修潔有守、金玉其相也。爾似道識度老成、斂實而秋也。爾應麟才思汗瀾、敷華而春也。儀于周行、聲聞藉甚。是用進文杓於東博、升用存於經博、擢似道於武博、應麟則掌成均之法以飭之。夫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此晨入之誨也。爾豈遜於愈者哉。朕將有考於斯。可。陳譜。

十月、改宣教郎、依舊職。陳譜。

庚子、詔皇子忠王祺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皇女進封昇國公主、有代賀皇子加兩鎮公主進封昇國表。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六年戊午，三十六歲。

六月，除武學博士。制曰：朕新美多士，遴擇庶官，文武之教雖殊，而所以教則一。以爾得吉蠲然其文，淵乎其道，其陛師屬，以迪胄子。爾耕學茂而醇，辭麗而則，其口博通，以淑生徒。爾應瞵見聞，殫洽才思，爾然其範韜鈐之士。爾口璞年耆德明，氣和守正，其舉糾繩之政。夫古之學者必時，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而干戈羽籥之容，亦在所必講。爾其惟勤惟思，往以身率，使正音鏘訇於金石，則在泮之莪菁矣。陳譜。　是年，先

生上疏言、陛下閱理多、顧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彊爲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宏士氣、下情畢達、操紀綱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吏部公名、曰、爾父以陳善爲忠、可謂繼美。錢譜多刪節、據本傳增。

開慶元年己未、三十七歲。

正月、爲禮部點檢試卷官、有代知舉謝賜御札表。

二月、除太常寺主簿。制曰、奉常□□□□□陳殷置輔隸、其畀非才識兼茂、聞望素高者不畀也。爾應麟博

聞強識、積學多聞、固嘗以異科顯矣。由右序而稽佚宗、榮進豈易量哉。聲教四達、文治勃興、非國家盛事歟。尚其勉之、毋但曰供簿正而已矣、則朕以懌。陳譜。

三月、出院。陳譜。　五月、輪對後殿。時丁大全以會計得幸于上、擅奏擬臺諫、承風旨。大全招先生諭意、將拜爲御史、而大全諱言邊事。先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必失軍民心、非修攘之計也。願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悦之言自寬。帝愀然

曰、邊事甚可憂。先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由是與大全忤。是日即以臺諫論罷。錢譜。

十月辛未朔、丁大全罷。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賈似道爲右丞相。陳譜。

是年、弟應鳳應博學宏詞科中選、詔褒諭之。先是、應鳳中甲科、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弟也。蓋以異自見、及入選、人以三洪並稱。錢譜文多刪節。據本傳、參四明、鄞縣諸志。

又案、是科試題見詞學指南及鄞縣志。②第一場題、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安撫司兼知瀘州授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四川宣撫副使兼知潼川府措置修築沿邊城堡團結民兵捍禦瀘敘思播鎮遠諸處邊面兼屯田使加食邑食實

封制、漢郡山川風俗記。第二場題、代提舉國史已下進重修孝宗皇帝實錄編類寧宗皇帝御集表、堯謁者箴第三場題慶曆新修太常禮贊、唐定戎關圖序。有代玉牒洪兵書謝成轉通議大夫表、又代洪兵書謝表。據四明文獻集。按、集稱洪兵書求載其名。考宋史、是時有洪天錫、洪芹二人。天錫傳不言居兵書、洪芹傳云開慶元年權禮部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則此稱兵書當爲洪芹無疑、故繫此。

景定元年庚申、三十八歲。

九月、轉奉議郎、添差通判台州。錢譜在寶祐六年、注云、此據延祐四明志。宋史謂大全罷起通判台州、非也。陳譜依壙記繫此、與宋史合。

二年辛酉、三十九歲。

弟應鳳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遷主管架閣文字。按、咸淳臨安志載應鳳撰景定二年辛酉五月浙西安撫司僉廳廳壁續記、有云、應鳳以未至辱授簡焉。又云、敢正列其義、庶幾相規若古僚友。是曾授是職之顯證。本傳於詔褒諭之後稱添差職、似亦屬應鳳言也。咸淳臨安志又載景定重建廣嚴院記、稱王架閣應鳳撰、則主管架閣文字亦足徵信。殆同由詞科進官途、則添差遷秩三無不同、惟年月無考、添差似非自此歲。今姑依撰記年月增繫於此。

三年壬戌、四十歲。

八月赴台州。陳譜。按、家乘云、是歲長子良學登第。而壙記未言、浙江通志選舉六、是年方山京榜亦無良學名。凡家乘中如此類皆不足徵信、今盡削之。

四年癸亥、四十一歲。

二月、轉承議郎。陳譜。　五月、除行太常博士。制曰、奉常、漢樂官也、博士皆以專經選。今惟禮樂是司、視成均尤重、且率爲緊官要轍之儲。爾以詞學進身、文譽滋著、亦既任師儒之責矣。明禋秩典、召而歸之、講明主幣之文、品齊俎豆之事。往殫爾職、嗣聽異除。文字官非爾誰屬。陳譜。　七月、供職。陳譜。　九月辛卯、祀明堂、爲前導官。有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葉熊按、故事、禮部郎官草百官箋表、博士、禮部郎屬也、故表不稱代。　湯漢爲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

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漢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眞儒也。錢譜。使眞文忠在、願同在弟子列。會漢髦年力祈去、遂薦先生於似道。使字以下、據延祐志。　陳譜此附咸淳元年。云按宋史湯漢除太常少卿在度宗登極後、錢譜附於景定四年。寧波府志亦云、應麟爲太常博士、湯漢爲少卿。比屋而居、皆失之、不考。竊按陳氏所考、亦殊未得。宋史湯漢本傳云、遷太府少卿、升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臺諫、乞休致、擢太常少卿、補外、爲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卽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是漢兩除太常、一在登極前、陳失之、不考尤甚。錢譜除太常博士在景定元年、因繫於元年。陳乃謂錢譜附四年、誤。況錢譜及寧波府志、均僅云爲少卿、據本傳於爲太府、太常固無年月。然府志云會漢髦年遂薦先生於似道、是指漢乞休致時。陳直增爲

太常少卿，尤爲失考。何若稱少卿以闕疑。況至咸淳元年，則似道已因先生撰表驚異，何取乎漢薦邪。今依壙記，繫爲太常博士於四年，即附繫之，仍稱爲少卿而不稱太常，庶與傳亦不相悖。

五年甲子，四十二歲。

除行祕書郎。制曰：郎於祕府，職亞南宮，非得名流曷稱厥職。爾應麟見聞彈洽，學殖淵源，嘗登詞翰之科，則宜游宏達之林矣。維容冊府，蓋將養貧望，培器業，以大其所成就也。賦三都，奏二漢，無取焉，勉爾猷爲，對予寵渥。陳譜。七月甲戌，彗星見於柳，芒角燭天，長十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凡月餘。據宋史天文志。詔

求直言。先生率同舍五人扣閽上書、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權臣、故先生及之。錢譜文簡略據本傳。八月、輪對延和殿、有旨繳進。兼沂靖惠王府教授。九月、赴講堂講禮記。遷行祕書著作佐郎。錢譜繫在度宗登極前、與壙記合。陳譜繫十二月、恐非。○制曰、書省有位、非元元本本殫見洽聞者、不得與於斯文也。爾應麟精筆妙墨、蚤擢詞科。記事纂言、見謂博識。文采炳蔚、學殖深

長。讀中祕書，既並游於東觀。攝名表印，嘗草奏於南宮。序遷史筵，益觀文筆。緬懷元豐更官初，皇祖大訓以爲非蘇軾不可。兹豈直取人於詞藝閒哉？尚企前修，益培遠業。《陳譜》。

十月丁卯，理宗崩，度宗卽位。三日③庚午，宰執文武百官詣祥曦殿表請聽政。先生兼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撰請御正殿三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十一月壬申，宰政以下日表請視朝。故事，嗣君御殿，丞相四上表，卽允。一夕，百官會臨宮中，似道命省吏致命於臨次曰：「嗣君入纂大統，禮宜加多，願郎

中增撰三表。先生即臨文具以進。錢譜簡略，依本紀、延祐四明志增。又案，錢譜云奉旨增撰，陳譜云有旨增撰，然增撰出自似道之意，非由度宗，不謂之爲旨。撰賀冬至節表。據四明文獻集增。原無年月。按文中兩稱甲子，明係是年表賀，因附繫於此。

推登極改元恩，先生轉朝奉郎。制曰：生民立君，故尊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阼之初，是人臣委質之始。粤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爾勞。陳譜。朱貔孫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有代謝華文閣學士知寧國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朱貔孫傳。案，集中不著所代人姓名，考宋史朱貔孫傳云，度宗即位，以舊學故雅

欲留貔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惟傳中不載年月，今依繫卽位之年末。

十二月甲辰，以上生日爲乾會節，撰請上乾會節名四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草嗣榮王與芮賜詔書不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大宗正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④。據四明文獻集、參三朝政要本紀不載，政要云上卽位時。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四十三歲。

正月戊申，乾會節，進功德疏，撰謝獎諭表。據四明文獻集、本紀。

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有旨攝直學士院。陳譜。



二月、理宗靈駕發引、有慰度宗皇帝表、慰皇太后表、慰皇后表。及理宗靈駕至攢宫安奉、又有慰度宗皇帝表、慰皇太后表、慰皇后表。據四明文獻集。趙葵授少傅、先生草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據四明文獻集。集中注云二月三日、考本紀及宰相表均不載。趙葵本傳云、咸淳元年加少傅。

三月、兼權禮部郎官。丞相賈似道護山陵禮畢、癸酉、乞解機政、六字據本紀。令作辭表三通。吏拱立以俟、先生從容授之、似道大驚異。案錢譜、陳譜均類繫於增請視朝三表後、今據

本紀繫此。又按、三表今俱佚。甲申、葬理宗於永穆陵。虞主至行在、羣臣詣殿行九虞祭。第一虞至六虞太常卿行禮、第七虞至九虞皇帝親行禮。先生撰九虞祭告文九章。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禮志凶禮一。四月、考太學補試。陳譜。閏五月、兼翰林權直學士院崇政殿說書。陳譜。六月、經筵進講周易、讀稽古錄。陳譜。七月、除著作郎。制曰、昔神宗謂著作郎非蘇軾不可。聖眷厚矣。然軾未嘗一日安其位、其爲名表郎、爲翰林學士、則皆元祐初年也。爾種學績文、遂登朝列、今由少著升大著、且一日盡踐

軾所居官，望彌厚矣。其益以軾之文章節義自勉，以稱予意。陳譜。

是年，程元鳳授少保，草程元鳳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本紀、宰相表不載、元鳳傳在度宗初即位，無月日，附年末。下同。高斯得兼侍講，草高斯得依前起居舍人特授侍講誥。據四明文獻集、參高斯得傳。案，集目作侍讀，刊本誤，考本傳作兼侍講，至擢翰林知制誥，始擢侍讀。

二年丙寅，四十四歲。

正月，除守軍器少監。制曰：朕妙揀臣工，分典戎器，以詞

臣領、率循神考之規。繇望郎進、有若阜陵之瞻。爾精採力索、殫見洽聞、承明著作之庭、稽古禮文之事、尤易辨問之學、兩漢制誥之風、爲邦之光、若爾大雅。蓋國家明政必閒暇之時、而器械精能須文學之士。已若茲監、以修我戎、其課參軍、而升儤直、忠信爲甲冑、可殫武庫之材。文章瑞朝廷、尙懋儒林之業。陳譜。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先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帝問以下十九字、據本傳。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宜謹感召。陳譜。按、錢譜在丁卯、今依宋史訂正。命舉廉吏、草舉廉吏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集目旁注詞科二字、恐非陳譜。　升兼學士院權直。

三月、援淳熙詞臣倪思故事、乞免兼禮部郎。有旨依所乞免兼。陳譜。　九月、轉朝散郎、除將作監。制曰、梓慶之論、靜心者能爲。輪扁之言、讀書者有取。欲觀聖人之作、疇若匠氏之功。以爾振發純英、滋漸名訓。更日番入時則賴以質疑。三年弗言、時則資之作命。往服乃事、以修我戎。甫兹視朔、宜爾陟序。朕奉苑囿無所資益、雅監遂號於觴清。若室家惟其塗茨、鴻業正思於潤色。靡有虛張之繕、可以大肆於文。直中繩曲、

中規，爾尚助予而勸學。材有美、工有巧，朕方用汝以爲良。若時超遷，嗣有殊渥。陳譜。帝視朝，謂先生曰：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欲、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縣、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輪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陳譜祇載輪對語，餘據本傳。

十一月，賜緋魚袋。陳譜在元年乙丑，據壙記繫此。陳說沿家乘之譌。

十二月，先生叔父宗正少卿正甫公拯卒。陳譜。

三年丁卯，四十五歲。

正月己丑朔，郊，先生爲禮部郎官，奏解嚴，撰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黎明肆赦，先生撰郊祀大禮赦文首詞、尾詞。案：撰擬以下廿四字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補日。又案：赦文見咸淳遺事。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辛丑，皇太后受冊禮，先生以太常博士爲前導壽和太和冊寶官。參本紀。禮成，封贈謝氏，草謝堂該明堂恩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父奕昌特贈太師追封魏王，母吳氏特贈齊魏國夫人四誥。據四明文獻集、參謝太后傳。

戊申，帝詣太學，行舍菜禮，以曾參孔伋升

十哲之位⑤、配食大成。先生撰酌獻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樂章二首。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二月乙丑、詔賈似道專拜平章軍國重事、左右相葉夢鼎江萬里皆畏避去、似道亦求去、上懊恐不知所以。先生在經筵奏言孝宗朝闕相亦逾年、上亟取慰諭之。似道大疑上語安所從得、後知從經筵所授、深忌之。據元祐志、參本傳。按陳譜祇載數語。然素重先生、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少思自貶。恢以言告先生、先生笑曰、忤相之患小、負君

之罪大。是月草資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陳譜。三月、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錢譜。以明堂恩數轉官。據咸淳遺事。惟彼文曰、右史王應麟除禮部侍郎、然除禮侍乃此年事、誤入於彼時也。草呂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荊湖安⑥制置大使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荊鄂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霍邱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據四明文獻集。案、此制本紀無考。原文中有云、稽定郊祀而允集壇、稽正月於漢典、見宗祖而躬執禮參元日於唐儀。乾度昭清、坤儀肅穆。閶金支

羽林之樂、時則興鼙鼓之思。觀玉路辰斿之口、時則念旂常之績云云。則此制當是明堂恩數轉官也。四月、次子昌世生。陳譜依家乘附元年、今據黃溍墓誌銘、依錢譜繫此。六月癸酉、美人楊進封淑妃。草楊淑妃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八月、輪對。陳譜。按、此見家乘、意當日必有嘉謨、今不可考。乙丑、草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通俗辨覺。十月庚申、復開州。草賜呂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獎諭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增。詔又見咸淳遺事、在七月。甲戌、大雷電。據本紀補日。咸淳遺事作十一月戊子、與紀異。先生奏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

命令不專、姦衮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十四字據本傳。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益惡、斥逐之意遂決。陳譜。按、本傳、冬雷事、在遷起居舍人之後、竊疑本傳或與咸淳遺事同、故在十一月。錢譜繫四年九月庚申、似誤。

是月、除祕書少監。制曰、我朝治合古則、熈興景化。五星聚奎之歲、兆於文明。上帝羣玉之府、處以儒素。爾學醇而富、詞麗以則、講論經理、諸老生未能言。藻繪上命、古訓誥無以過。今其命爾貳我書省、飾我王度。少遂乃從臣之選、中禁非他司之比、所典領者重。對時

嘉遇、尚克丕欽。陳譜。　升兼侍講。制曰、朕惟我高宗紹開中興、垂精典學。爰命臣震貳中祕監、執經講幄、緝熙光明之盛、垂法萬世、朕甚慕焉。以爾博綜百氏之籍、自成一家之文、代言鼇禁、以潤色皇猷、載筆螭坳以謹書國典、雍容金華之晩席、發揮聖人之微言。朕曰聞仁義之陳、庶幾三益之友。是用一日二席、陞侍細旃。爾其飽觀天祿石渠之藏、敷暢羲文周孔之祕、俾朕迪我高后之德、爾亦與有無窮之聞。陳譜。　上疏論市舶、不報。陳譜。　十一月、進講毛詩、禮記。陳譜。　除起居

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書行吏右禮工房。制曰、朕觀一陽之來復、登羣獻以同升。君舉必書、古有太史友王言作命、今爲三舍人。爾博學精通、靖共正直、講昭素之易、見遇於乾龍。類臣珪之文、可追於西漢。伊昔書洪範三德、上端拱一箴、介於兩省之聯、萃乃一家之懿。成爾顯德、配前人文。是用擢寘右螭、兼典西掖、事書之策、予將屢乎樞機、情見乎辭、亦尙思乎潤色。庶幾起居號令之重、常如準繩規矩之陳、則罔所愆、亦克用勸。陳譜。

經筵進讀孝宗寶訓終篇、轉朝請郞。制曰、歷

代寶爲訓於皇烈祖之謨。三王惟其師。允賴儒臣之益。爰肆開於經幄。用祇若於先猷。亦既徹篇。可後褒典。爾學博而有守。文贍而不浮。談經得聖人之微。摛辭鼓天下之動。琅然細氈之講誦。秩若成憲之昭明。予欲稺由舊章。爾惟訓於朕志。進升華序。將大多開。治願力行。敢替詒謀之德。學無止法。尙廑藥石之忠。

陳譜按。家乘。轉朝散郎在三月。陞權直學士院下。與壙記不合。且丙寅九月已載。不宜複出。依壙記移正。惟先生旣轉是階。而庚午慶元府學大成殿記。仍繫朝散郎。殊不可解。豈壙記亦有誤歟。附疑俟考。竊按彼散字或傳鈔之誤。

十二月。以柱史故事牒閤門直前奏對。

言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當國者疑之、方袖疏侍班後殿、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按、陳譜有云、御筆除職與祠。錢譜不載、蓋除職與祠在明年夏也。明年正月猶掌制。是年、先生與右丞相葉夢鼎以文章政事薦孫枝子璹於朝、命知臨海縣事。據至正續志孫枝傳。謝枋得自興國軍貶所放還、除史館。草謝枋得特授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昭忠錄枋得傳。

四年戊辰、四十六歲。

閏正月、草科舉詔。據四明文獻集、咸淳遺事。除祕閣修撰、主管

建康府崇禧觀。制曰：□□□□□□□□□□□□賢者出處之際，胡遽浩然。深慊予衷，用全體貌。爾性行端謹，問學淹該。緝熙光明，有類執經之益；討論潤色，無非宣誥之文。甫修立坳，乃懷居里。是用寵以書林，譔次之職，供以詞館，恬養之真。載思丹地之代言，於斯為稱。毋乃碧山之不負，行矣遄歸。陳譜。　夏，夢游真逸閣。撰真逸閣記。據延祐四明志。

五年己巳，四十七歲。

十二月，依舊職差知徽州。陳譜按，錢譜以朝奉大夫祕閣修撰。然據先生慶元

府學重建大成殿記，後繫銜朝散郎、祕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云云。錢譜誤以父諱近州名辭免不允。陳譜。也。

六年庚午，四十八歲。

三月，先生至徽州任。吏部公守郡，民稱清白太守。先生始至，父老慶曰：此吾清白太守子也。在郡遵節用愛人之訓，例所不取者，悉以予民。曰絹，曰折帛錢，皆蠲一分，先期代納。曰布麥錢，曰下戶鹽，隨衣折斛錢，曰坊場錢銀，皆爲民代輸。又減榷酤月額，免折帛茶租、月椿舊欠，除免糧錢，增活人倉田。又以十二萬楮

爲平糴本，有水旱則以告糴。始至郡時，帑緡八萬，去之日凡二十七萬。陳譜。　頒賜正月丁卯御製牧民訓、牧民銘於州廨，摹刻上石。有謝賜御製牧民訓牧民銘表，進御製石刻摹本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轉朝奉大夫。陳譜。　八月，洪燾重建慶元府學大成殿，撰重建記。錢譜。　刻羅願爾雅翼於郡齋，爲文序之。錢譜。　是年，嘗造邑人方回家，與談論彌日。據方回小學紺珠序。

七年辛未，四十九歲。

先生在徽州任。陳譜。　正月乙丑，皇子昰授左衛上將

軍、進封建國公。有皇子賜名進封建國公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七月、除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制曰內史掌王命外史掌書志職綦重也。迺今合二命而畀一儒、選顧不重矣乎。以爾學廣聞多、筆精墨妙、書林詞掖、皆嘗從事於斯矣。頃守新安、亦既期月、治狀云最、造入爲宜。茲命領東大雅之羣、仍兼代言之職、以蟠胸之典籍、爲近古之訓辭、顧不美歟。陳譜。先是劉克壯、湯漢、死、衆論掌制、以先生陳合、馮夢得三人爲首。馮、陳適以故去、先生守徽方踰年、似道始曰非伯厚不可、

因有是召。據延祐四明志。先生再辭、不允、有旨俟代。據延祐四明志。按、本紀是時湯漢求卒。十月、轉朝散大夫。陳譜。解郡組造朝供職。陳譜。書行吏右禮刑房、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制曰、王人求多聞、惟學遜志。羣臣示顯行、佛時仔肩。茲以爾汲古用功、績文覃思。太守與我共理、歌乃袴襦。大雅於茲爲羣、職司誥制。是維儀鴻之吉、宜侍清燕之閒。惟大學知修齊治平之方、而史志著古今得失之迹。資爾敷繹、迪朕就將。世南五絕之稱、識其大者。祖禹三昧之譽、企其齊而。陳譜。進講

禮記大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陳譜。十一月、除起居郎、仍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制曰、書動有史、莫重於左坳。貳職守曹、莫劇於右選。其貳厥事、取諸其能。爾節勁氣餘、學醇才粹。東壁圖書之府、領袖儒流。中舍册奏之工、黼藻王度。望孚已久、明陟爲宜。迺升侍極之華、仍攝廷臣之要。倚相能讀墳典、可知紀錄之公。王劇可掌銓衡、蓋取品評之審。往欽乃職、毋遜前聞。陳譜。十二月己亥、謝方叔特敍復元官職惠國公致仕、有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

國公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是年、草皆萬壽特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成都路安撫副使誥。據四明文獻集。

八年壬申、五十歲。

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草謝方叔特贈少師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三月、進講禮記徹章、賜御製詩、天高地下禮由分、聖哲于焉重糾紛。心法操存無不敬、治功顯設在斯文。會通自可躋明盛、品節因知重儉勤。遊夏講磨資衆彥、精微盡處是尊聞。陳譜。轉朝請大

夫。曰制禮設莊敬恭儉、具存載籍之間。學有緝熙光明、允賴羣儒之助。屆時竟帙、懋賞有蕃。爾業履粹精、文章蔚贍。螭坳載筆、仍參讞約之司。虎觀談經、具有切磨之益。乃若漢儒之禮記、無非孔氏之格言。三百三千、儀文悉備。多聞多見、考論無遺。雖明道未嘗計功、然用德所以彰善。特頒褒頌、爰進文階。大夫執圭、取彼春朝秋請之義。從臣第頌、弘我上嘉下樂之規。陳譜。

六月丁酉、有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七月、書行吏左戶房。陳譜。　元兵

久圍襄樊。上疏極言邊事、經筵指陳成敗順逆之説。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時朝廷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諫斥逐之。陳譜附七年辛未、非。據本紀本傳繫此。

九月、祀明堂、攝左相、進玉幣爵。陳譜。　丁丑、陳太碩人卒。先生丁母憂、歸居於鄞。錢譜。

九年癸酉、五十一歲。

六月、撰輯周易鄭康成注。錢譜。

十年甲戌、五十二歲。

七月、癸未、嘉國公即位。錢譜。 十二月、服闋、先生詣臨安造朝。按、陳譜造朝在明年四月、而二月又有云、二月有旨令慶元守臣勉諭赴闕、然四明文獻集中如高逵授少保制、本紀在二月、加張世傑授保康軍使制、唐震贈華文制在三月、則二三月皆在掖垣當制、安得謂四月始造朝哉。錢譜以爲三月服闋、亦未台。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五十三歲。

正月、葉夢鼎上封事、特授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草葉夢鼎特授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以參葉夢鼎傳。[8]

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草黃萬石依前資政殿學士

特升江西制置大使兼江西轉運使誥。據四明文獻集、薛應旂續通鑑。

草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築城獎諭詔。據四明文獻集。按、本紀李庭芝築清河城、以圖來上、詔庭芝進一秩、在咸淳十年八月。惟是時先生服未及禫、安有當制草詔之事。而庭芝別築他城、則本紀及傳無考、豈下詔在隔年歟。姑附正月末俟考。

李庭芝制置淮東、擢陸秀夫爲參議官。草陸秀夫特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使參議官誥。據四明文獻集、參陸秀夫傳。按、陸秀夫傳云咸淳十年擢參議官、或賜誥在隔年歟。姑附正月末俟考。

二月甲辰、高達檢校少保。草高達授少保依前寧江節度左金吾衛上將軍荆湖北路制置副使兼安撫

使馬步軍都總管府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節制知本府屯戍軍馬國始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草孫虎臣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庚申、賈似道潰師江上、畿甸震動。丙寅、趣文天祥入衞、草賜文天祥詔。庚午、令夏貴以所部兵入衞、草賜夏貴詔。令昝萬壽將兵入衞、草賜昝萬壽詔。以上均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時朝士多棄去、侍從班惟楊文仲留、詔旌二階。文仲疾甚、匄祠、命知漳州、草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文仲三上章乞休致，改知泉州。呂大圭知漳州，草呂大圭特授祕閣修撰知漳州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楊文仲傳。

三月，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制曰：彩筆代言，地莫重於修省。玉堂揮翰，職尤重於北門。妙選一儒，俾當兩制。朝請大夫王應麟，若古吉士，爲今聞人。蘊藉宏深，富諸子百家之學。文章爾雅，有三代兩漢之風。頃嘗典於絲綸，見謂工於黼黻。矧當事機倥傯之會，兹乃詞命填委之時。惟誥可以回迷民，惟詔可以戢悍卒。惟立馬一揮之制，各得其體。惟狡兔三穴之語，切中

其機。茲惟汝能、不匿厥指。昔在元祐、軾以紫薇而掌禁林。粤若建炎、藻以掖垣而兼翰苑。罔俾專美、其旨斯文。陳譜。

庚辰、草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印應雷特贈端明殿學士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乙酉、加張世傑保康軍節度使。草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贈江萬里太傅、益國公。草江萬里特贈太傅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江萬里

傳。

是月、陳宜中起復劉黻。草劉黻起復授端明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劉黻傳。黻初以集英修撰知慶元、至似道遺師復授黻不起。

草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都承旨依舊江西安撫副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龔開文信國傳、事在三月。

四月、内殿奏對、暫權給事中、吏部尚書兼掌外制、書行吏左户兵刑房。陳譜。

正謝、賜紫金魚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制曰：朕監於成憲、惟斆學積厥躬。佛時仔肩、以光明示我德。妙柬多聞之彦、俾居勸誦之班。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新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王應麟、高明而沈潛、閎通而博雅。造詣得儒先之奧、游夏淵源文章爲時人之宗、卿雲河漢。豈惟言語妙天下、方將仁義陳王朝。爰躋進讀之聯、庶幾納誨之助。昔蘇軾之在西掖、嘗侍邇英、而德秀之入翰林、亦兼經幄。此乃我朝崇儒之意、而況新政訪落之初。懋乃嘉猷、光乃前哲。正心誠意之說、朕所欲聞。陳善責難之恭、爾所素講。殫爾忠藎、輔我緝熙。陳譜。上疏陳十事、曰急征討、曰明政刑、曰厲廉恥、曰通下情、曰求將材、曰練

軍實、曰備糧餉、曰舉賢才、曰擇牧守、曰防海道。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勳王之師、厚賞以作氣、惟能戰、斯可守。陳譜。　甲辰、以高斯得言加贈江萬里太師、謚文忠。草江萬里特贈太師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及高斯得江萬里傳。　乙卯、本紀在五月丁丑。劉師勇復常州、以姚嵩知常州。草姚嵩特授帶行太府寺丞依舊知常州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昭忠錄。　己酉、命劉師勇守平江。草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平江府駐劄諸軍都統制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丙辰，詔夏貴入衞。草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草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李庭芝卒所部郡縣城扼守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戰其中，將士用命。丁卯，加李庭芝參知政事。草賜李庭芝獎諭詔，草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淮西策應大使誥。草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揚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草許文德特授揚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使兼淮東策

應使誥、草苗再成特授撰衛大夫依前知□州州防禦除帶行御器械知眞州誥。以上均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李庭芝傳。　五月甲戌、命李庭芝之津遣賈似道歸身終喪。草責諭賈似道終喪詔。據四明文獻集、注五月四日。按是月辛未朔。　己卯、草王柏特贈承事郎誥。　加張珏檢⑨少保知重慶府、草賜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詔。　庚寅、草勉諭王爚陳宜中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五月二十日。　丙申、遣使以元兵至、告天地宗廟社稷撰。遣守臣走告南嶽、奏告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神御文。　己亥、草趙與穗特贈朝請郎直

華文閣誥。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星見，雞鶩皆歸。十一字據宋史天文志。　草日食求言詔。據四明文獻集。詔又見三朝政要。　應詔言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錢譜。　進讀三朝寶訓。陳譜。　丙午，言開慶之禍始於丁大全，凡大全之黨在謫籍者，皆勿宥，從之。據本紀。　己酉，繳還章鑑、曾淵子錄黃，言韓震爲逆，二人實芘之，且淵子芘翁應龍，致有逸罰，又嘗竊府庫金以遁，庚戌，削鑑一官，放歸田里，淵子再削一官，徙吉州，誅翁應龍，籍其家。據本紀。　甲寅，王爚請相留夢炎，乞以經筵備顧

問、陳宜中請相夢炎、乞祠。草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加食邑食實封制、草陳宜中特授左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草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己未、草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誥、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夫人誥。據四明文獻集、參薛應旂續通鑑。　辛酉、草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涪州楊立詔。據四明文獻集、集注云六月二十二日。　家鉉翁

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　庚申、復徽還曾淵子貶吉州錄黃癸亥、貶韶州。據本紀。　七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暫行吏右。制曰、朕宏濟時艱、旁求衆正、夷典朕禮、所以立天下之經。說代予言、所以見王者之志。於昭並命、允謂得人。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肅括而宏深、高明而篤實。銅川之傳遠矣、厥有淵源。鐵筆之操凜然、不淆涇渭。屬

更大化，服在邇聯。其文字可獨行於中朝，其論奏可昭示於當世。以崇禮勁節並燭偃月之姦，以黼藻偉詞潤色中天之業。若疇時望，進貳春卿，俾綸掖之兼行，示橐班之增重。粵若穆陵之初政，惟時建水之名儒，未及分六省之書，已擢置少常之列。迺今併錫，視昔有加，疊五組其輝扶，若餘刃之恢拓。噫，禮信之士，則被廬伸蒐討之威；赦令之孚，則山東興忠憤之感。體予至意，懋爾遠猷。陳譜原注：兼給事中黄鏞行。時西掖獨員，送給舍行詞。

辭免，不允。制曰：朕當國事多艱之時，命卿貳春官，掌西

掖、豈緩於武而急於文哉。昔人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詔書之下、能令武夫悍卒感泣。文事必有武備、豈不信然。卿文行粹明、論奏剴切、足以折姦朋之鋒、植善類之幟。卿其爲朕辨上下之分以肅軍容、敷心腹之告以作士氣。渙號已數、需章爲贅、所辭宜不允。陳譜原注給事云云、同前。

庚午朔、江西制置黃萬石移治撫州、詔還隆興府。甲戌、草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黃萬石置司隆興府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先生請移賈似道鄰州。甲戌、移婺州。丁丑、徙建寧府。權直舍人方應發封

還錄黃、乞竄之嶺南。先生與黃鏞又言之、不從。據賈似道傳、參本紀。　辛巳、草賜夏貴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七月十一日。　癸巳、以夏貴知揚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草賜李庭芝詔。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　王爚嗾京學生劉九皋等言陳宜中擅權書、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壬辰、下九皋於臨安獄。癸巳、草賜左丞相陳宜中勉諭詔。據四明文獻集、參薛續通鑑。原注七月二十四日。　丁酉、草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七月二十八日。　戊戌、遣使召陳宜中還朝、草再賜陳宜中詔。據四明文

獻集、參本紀。是月、與右史徐宗仁乞追復饒虎臣原官、得旨、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據饒虎臣傳。按、傳稱禮部侍郎、不得其日、姑繫於此。草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據四明文獻集。八月、正謝、賜金帶。陳譜。壬寅、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草夏貴授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樞密副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陳宜中以母老辭、回永嘉。丁巳、遣使召還、草勉諭陳宜中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宋季三朝政要。加張世傑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總⑩督府諸兵。草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帶行樞密都旨特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草獎諭張世傑詔。據四明文獻集。戊午、趙淇除大理少卿、先生封還錄黃、言昔內外以寶玉獻似道、淇兄弟爲甚。己未、遂罷之。據本紀。甲子、以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草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議軍事江西安撫使特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誥。天祥辭免、草賜文天祥辭免不允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庚申、草張起巖依前武

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升除帶御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草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八月二十二日是月己亥朔。 是月、草楊立依前右武大夫加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誥。據四明文獻集。 九月辛未、加田謹賢福州觀察使、楊邦憲利州觀察使、趣入衛。草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恩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辛巳、有事於明堂、先生以禮部侍郎貼滌濯九

成。黎明、肆赦。撰明堂大禮赦文首尾詞。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九月十四日。以明堂恩數加封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制曰：嗟臣工而助祭、清廟所以頌於周。崇禮官而考文、明堂所以圖於漢。若稽古誼、肇舉宗禋。維時持橐之英、相我越紼之事。肆均駿惠、式協慶餘。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王應麟、心正而氣和、學博而識茂。欽予時命、旨覃典詔之文。咨汝秩宗、非屑玉帛之末。屬中辛之饗、報於先甲以思恭。

發帝之制，則爾潤色於皇猷。酌時之宜，則爾討論於王律。於昭穆穆，皇皇之祀，爰賴元元本本之儒。矧侍祠而肅然，咸秉聰而對越。神人歡洽，祉福函蒙。於邑始封，惟祭有澤伯之食四一，兹循六典之規。禮之儀三千，其懋中庸之學。陳譜。推明堂任子恩，子昌世授承務郎。草常楙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常楙傳。己丑，弟應鳳由淮西制置司參議官，九字據成化四明志。以文天祥薦，召爲太常博士，甫入國門而卒。所著有默齋稿及訂正三輔黄圖。

所著以下、據浙江通志。按、陳譜此繫咸淳四年、據陳合撰公母陳太碩人墓銘爲咸淳九年、云應鳳官至朝奉郎、太常博士。先五年卒。家乘所載爲信。竊按家乘、陳譜謂其不足據、此依家乘非也。登科錄載應鳳在寶祐四年時。二十七歲、其卒年則四十六、其非咸淳四年卒明矣。文信國在四年適爲似道劾罷、至九年始爲湖南提刑、彼時安有薦除。陳合墓誌謂先五年卒者。太碩人先應鳳五年而卒、非應鳳先陳太碩人卒也。蓋謂與先生爲雙生子、故必謂卒在四年、而實未合。至謂詞科漢郡縣山川風俗記爲所著書、則尤失之。今依錢譜附繫於此。

庚寅、草孫虎臣特贈太尉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是月、草李芾特授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湖北鎮撫使詔。據四明文獻集。

十月辛亥、以加張世傑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

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草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特授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誥、草勉諭張世傑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戊午、奏請立濟王後加封賜謚。陳譜。 是月、草楊立特授翊衛大夫依前□州觀察使升帶行御器械知涪州。據四明文獻集。 十一月庚午、草陳文龍特授同知樞密⑪兼權參知政事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宰相表。 癸酉、草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草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據四明文獻集。除兼禮部尚書，辭免不允。制曰：周官有宗伯大小之職，大禮則小佐大之事，小禮則大如小之儀。大者倡而小者隨，大者專而小者貳也。卿博學之識，貫穿九流，渾灝之文，斧藻兩制。言論雖歸於忠厚，封駁不避於權豪。爰陟貳卿，禮典具備。俾攝常伯，民譽必隆。周官大小之職，悉以付卿。昔叔孫不憚口口之難，虞廷不聽秩官之遜。亟其祗受，奚以辭爲。所辭宜不允。陳譜案：錢譜繫十一月，陳譜移十月。然辭免兼給事中，本紀在甲申日，若在十月，似不應隔二十餘日始有辭免不允之事。今雖不

得其日、仍依錢譜附十一月。甲申、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辭免不允。制曰：朕未有識知、博采羣英。孰司禮如珪之賢負台斗望。孰批敕如藩之正、號宰相材。以卿學質而文華、行端而履潔、在詞垣則封駁有直氣、居從列則獻納多嘉謨。是用酌之僉言、賁以二命。能貳秩宗、必能長寅清之職。能還誥命、必能專封駁之長。鎮之執五詔如初、軾之陳六事有益。佇聞忠告、何媿前修。矧國家艱難之時、非臣子辭遜之日。亟祇成渙、毋事沖謙。所辭宜不允。陳譜原注、兼權中書舍人方應發撰。時翰苑獨員、並送西掖草詔。辭

兼中書舍人、從之。丙戌、贈濟王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令福王與芮擇後奉祀、賜田萬畝。據本紀。遣先生致祭、撰祭濟王文。據四明文獻集。兼攝吏部尚書、草翁合特授試尚書禮部侍郎誥。據四明文獻集。草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誥。癸巳、以張世傑爲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草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應軍馬加食

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時江陵制置司朱禩孫、江西制置司黄萬石皆北降，夢炎猶除拜二人。先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以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勿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甲午，遂

東歸。陳譜、參本紀。十二月丁未、遣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宣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士、先生以力辭、不赴。錢譜。識者下二十五字據本傳。

二年丙子、五十四歲。

是歲、宋亡、先生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子昌世甫十歲、陳譜作十二、兹依墓誌銘。聽受無倦。自是昌世於名理經制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悉究。自是以下、據黃溍昌世墓誌。三月乙亥、十日。元兵至鄞、袁鏞與戰死、作悼袁進士鏞詩。據四明文獻集、參蔣

景高撰袁鏞傳。

是歲，戴表元執弟子禮來受學。據清容集戴先生墓誌。竊按墓誌云，咸淳辛未授建康府教授，在建康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後二年中秋歸，時王公應麟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弟子禮。竊謂其稱在建康，則當壬申至乙亥，遷臨安府教授。其後二年失秩，似當在丙子。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五十五歲。

袁洪遣其子桷來受業，桷年十二歲。五字據至正直記。居門下十年。五字據清容集師友淵源錄。〇按錢、陳二譜均繫二十四年丁亥，據至正直記繫此。又按錢氏疑年錄稱桷生咸淳三年丁卯，吳修謂甫里集伯長生咸淳二年丙寅。竊考清容集先夫人行述及外祖母張氏墓誌，皆自敘生於丙寅夏六月，是丙寅年生之說爲確。自丙寅至此年正十二歲。

十五年戊寅，五十六歲。

十六年己卯、五十七歲。

十七年庚辰、五十八歲。

八月、著通鑑地理通釋成。錢譜。案、本傳作十六卷、今存本十四卷。

是歲、長子昌學卒、官至兩浙運幹、年三十三。陳譜。

十八年辛巳、五十九歲。

五月、著漢制考成。錢譜。按、本傳、藝文志四卷、今存。

十九年壬午、六十歲。

作四明七觀。錢譜。案、文見鄞縣志、三千餘言。袞柄亦有七觀、作于延祐三年七月、趙孟頫書爲七觀帖。

作乾道四明圖經辨證。據四明延祐志。

二十年癸未，六十一歲。

二十一年甲申，六十二歲。

二十二年乙酉，六十三歲。

二月，夢前宰輔。錢譜云：謂陳宜中。以太學所上書求作跋語，寤而識之以詩。案：宜中在太學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削籍編管，在寶祐四年。見宋季三朝政要。

二十三年丙戌，六十四歲。

正月，著踐阼篇集解。錢譜。案：藝文志作一册，經義考作一卷，今存。孔昭孫爲慶元儒學正，以通家子執疑證訛，請益於門。時

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先生。昭孫憤然疏其謬誕數十事，鳴於憲府。據清容集孔昭孫墓誌銘。案誌稱已辨其非，殆傳鈔刊本之誤，今已莫可考證。然文中云與楠每連席請益，而楠自稱門下十年，故繫於此。

二十四年丁亥，六十五歲。

四月，作舒文靖先生璘廣平書院記。案陳譜繫德祐乙亥，蓋以文末有乙亥二字也。然文中云，文靖先生晚始對策，典教象山縣庠，德祐初元歸老故里，題戶曰廣平書塾。先生歿，門人有像祠於塾，奐飾堂序云云，其非德祐乙亥可證矣。乙字當是丁字之誤，今姑移繫於此以俟考。

二十五年戊子，六十六歲。

二十六年己丑，六十七歲。

是歲，台州胡元敍創建寧海赤城先生羅德業祠，作赤城書堂記。據台州府志。

二十七年庚寅，六十八歲。

城中握蘭橋旁民家穿土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文，謂其曾祖王元湉。錢、陳譜同。

鄞縣志引宋在玄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慕巢由之志，辭疾不就，作詩紀之。錢譜。詩紀事作浩。

奉化令丁濟重修社稷壇，作奉化社稷壇記。陳譜。

二十八年辛卯，六十九歲。

是冬，肅政廉訪副使陳祥分治慶元路，慕先生名德，屢爲造廬式之。時先生閉門不納客，爲之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錢譜。案：時字下二十字，據陳祥造清容集陳公祥神道碑增。

船十有四，聯貫巨纜。寧波府志。修州治城東東津浮橋，作修東津橋記。據四明志。案：原文云「由長慶癸卯迨今四百六十九載」，因繫是年。

二十九年壬辰，七十歲。

三月，山長曹漢炎倡建書院於慈湖先生楊文元舊宅故址成，作慈湖書院記。錢譜。　四月，作觀文殿學士



史字之墓誌銘。據四明文獻集。八月、作奉化縣重修縣治記。錢譜。九月、慶元路肅政廉訪使陳祥重建儒學成、作慶元路重建儒學記。陳祥建醫學成、作慶元路建醫學記。錢譜。

三十年癸巳七十一歲。

八月、陳祥建鄞縣儒學成。壬寅、作鄞縣重建儒學記。修義田莊先賢祠堂成、作先賢祠堂記。錢譜繫甲午十二月。考原文無年月、惟文中有云自紹熙庚戌迨今百有四年、則在癸巳是有顯證。錢蓋因狄桂所建祠堂記亦稱先賢祠堂記誤以彼記歲月繫此文也。重錄四明七觀舊稿、跋藏於

篋。案七觀跋云，余頗識鄉里故事，年六十始克爲之。後十年，篋中得舊稿，不忍棄，錄而藏之。

三十一年甲午，七十二歲。

十二月丙子，狄桂屬郡博士戴友復九先生祠祀甲午，作先賢祠祀堂記，並作九先生傳。據延祐四明志。按，九先生爲楊適、杜醇、王致、樓郁、王說、舒璘、沈煥、楊簡、袁燮。

是歲，先生與舒閬風、劉正仲、陳西麓相倡酬於梅墟陳氏之世綸堂，輯爲世綸堂雅集詩卷。據全謝山句餘土音序、參清容集、鄞縣志。有洛社耆英之遺意。據清容集書詩卷。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七十三歲。

二年丙申七十四歲。

正月、廉訪使完顏貞改建九先生祠堂於鄞縣尊經閣之右、作九先生祠堂記。錢譜。　六月十二日戊申、先生卒、先期自爲墓銘。陳譜。按、四明文獻集、浚儀遺民自誌文曰、王氏也、應麟名也、伯厚甫、字也。其先浚儀人、居鄞自曾大父始也。遺民、不忘舊也。世系則先君吏部正奉、先妣陳碩人誌銘、可見也。先君擢第之歲與弟太常博士應鳳生同日、嘉定癸未七月也。學以先君爲師、伯仲自爲友、閉門讀書、不妄交也。年十九第、進士乙科淳祐辛丑也。年三十四、以博學宏詞擢用寶祐丙辰也。初仕衢州西、安簿、監戶部百萬倉、主管浙西提舉常平鹽茶帳司、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登朝出爲添差通判台、州、以祕閣修撰知徽州。此在外所歷之官也。始入朝、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國子錄武學博士太常

寺主簿。又爲太常博士、祕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著作佐郎、兼禮部郎、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軍器少監、陞學士院權直、遷將作監、陞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遷祕書少監、兼侍講、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又召爲祕書監、兼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權禮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攝吏部尚書。此在內所歷之官也。瑣闥封駁不得其言、去詔中使趣召、懇辭、遂老於田園、德祐乙亥也。自初命至朝請大夫、賜服金紫、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此其封階也。性謹慤、寡慾介直、少通、不苟同流俗也。立朝恬靜、涖官公勤、處家簡儉、治郡潔己愛民、守先訓也。再入翰苑、三入掖垣、制稿凡四十五卷、才弱文不逮古也。嗜學老不倦、爲困學紀聞彙次之書、有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通鑑地理考、地理通釋、通鑑答問、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王會篇、輯古今言行爲蒙訓。其文稿曰深寧集、然不足傳也。自爲誌銘、倣樊川濳山也。生稱逸民、死表其阡曰前進士王君之墓、歸

全筴幟、而任。三之報、有媿於古之。人也。銘曰、學古而迂志壹而愚。其、仕其止、如偓如圖。不足稱於遺老、或庶幾乎守隅。歸。從先人、戰兢免夫。

十二月辛酉、葬於鄞縣東四十五里同壙。陳譜云、舊名同谷山。子昌世作壙記。據四明文獻集宋吏部尚書王公壙記文曰、先生王氏、諱應麟、字伯厚、世居開封之祥符。曾大父諱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轉和州觀察使、始居四明之鄞縣。妣陳氏、龍氏、並贈宜人。大父諱希亮、朝散大夫、妣張氏、封宜人。父諱撝、朝請大夫、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封太碩人。先公於嘉定十六年七月庚午與叔父太常博士諱應鳳生同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衢州西安縣主簿。八年、差監戶部平江府百萬東倉。明年、升從事郎。十二年、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主管帳司。是歲、丁吏部公憂。寶祐三年、服闋、差揚州學教授。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有旨升擢、添差浙西安撫幹辦公事。五年、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除

國子錄、宣教郎。六年、除武學博士。開慶元年、除太常寺主簿。景定元年、轉奉議郎、添差通判台州。四年、轉承議郎、召爲太常博士。五年、除行祕書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度宗登極、轉朝奉郎、攝直學士院、權禮部郎官、兼翰林權直、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二年、除守軍器少監、升兼學士院權直、轉朝散郎、遷將作監、賜緋魚袋。三年、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經筵徹章、轉朝請郎。四年、除祕閣修撰、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五年、仍舊職、差知徽州、吏部公舊治也。六年、轉朝奉大夫。七年、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遷起居郎、兼吏部侍郎。八年、經筵徹章、轉朝請大夫、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攝吏部尚書。以明堂恩封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自是歸諗田里。逾二十年、號深寧叟。以元貞二年六月戊申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嗚呼痛哉。娶鄭氏、繼

娶李氏，先卒，並贈碩人。繼舒氏，封碩人。子男二，長亘，學，承務郎，兩浙運幹糴買官，先公十六年卒。次昌世。女二，長適通仕郎史萬卿，次適通仕郎戴泳，蚤卒。孫男文遠，曾孫男二，楙孫、去疾。女一。昌世不孝，忍死將以是年十二月辛酉奉靈窆於湯堂鄉同墨之原，從祖父兆，先志也。葬日薄，謹述官爵始末，以識罔極之痛云。孤子昌世泣血謹記。

所著書目，案元阿殷圖埜堂云，先生著述之書，逾三十種，今之存者，未得及半。其年月略可稽者，已按年附繫，故復列書目如左。

古易考一卷。佚。見袁桷師友淵源錄，又見浙江通志引經義考。此種宋史本傳、藝文志均不載。

周易鄭康成注。存。見前，宋志、傳均不載。

詩考一卷。存。宋史藝文志、本傳均作五卷、經義考云六卷。序文、見四明文獻集、稱詩考語略。

尚書草木鳥獸譜。佚。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無卷數。

詩地理考六卷。存。宋史藝文志、本傳、甬上耆舊傳均作五卷。按志傳稱五卷、或以詩譜地理考附末、不列卷數。

詩辨。佚。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無卷數。

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六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浙江通志。此種本傳不載、經義考詩上有毛字。

補注王會篇。存。見本傳、而藝文志不載、舊鄞縣志作王會九州異物獻會解、經義考作周書王會解。

集解踐阼篇。存。見前。

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浙江通志。此種本傳不載。

論語考異二卷。佚。見浙江采集書目、鄞縣志。此種宋史志傳諸書均不載。

論語鄭康成注二卷。或謂爲惠氏棟僞託，未詳。

孟子考異一卷。佚。見浙江采集書目、鄞縣志。此種宋史志傳諸書均不載。

六經天文編。存。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存。宋史本傳、志不載。

通鑑答問四卷。存。至正四明志作五卷。

通鑑地理考一百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存。見前。

漢制考四卷。存。見前。

困學紀聞二十卷。存。

筆海四十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玉海二百卷。存。

蒙訓四十四卷。佚。見宋史藝文志、而本傳作四十卷。壽鏞案李振裕刊本道光府志俱作七卷。

小學紺珠十卷。存。

小學諷詠四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補注急就篇六卷。存。

姓氏急就篇二卷。存。

詞學題苑四卷。佚。見宋史本傳。

詞學指南四卷。存。先生應詞科六題及詞學所業諸作，均載是書。四明文獻集采之，其目今不具錄。又按，鄞縣志以四明文獻集爲先生著作，然集本鄭眞所輯，非祇先生一家言。今皆佚，僅存先生詩文五卷。國朝陳漁冊、張鐵峯捃拾他書排纂，增三卷，合梓之，題深寧先生文鈔，實則非其舊也，故均不入所著書目。壽鏞案：四明文獻集皆佚一語非也。余依南潯張氏鈔本鈔得二卷。

玉堂類稿、掖垣類稿四十五卷。佚。案墓誌稱再入翰苑，三入掖垣，制稿凡四十五卷。延祐四明志亦作內外制四十五卷。宋史本傳作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四明文獻集選采數十篇，餘文皆佚，而二書先生自識跋語，集中猶存，一在卷四，一在卷五。今以史傳核考

年月、依次附繫。其無年月可繫者、尚有仲秋潮汎吳山忠清廟設醮青詞、隆興府靖安縣管下利澤昭應普安王屈平特封利澤昭應普安清祐王誥、荊門軍玉泉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特封忠壯義勇武安英烈王誥。

深寧集一百卷。佚。見宋史本傳、而藝文志不載。延祐四明志作文集八十卷。全謝山云一百二十卷、未詳。各志及四明文獻集諸書所載凡有年月之文、皆依次附繫。其無年月者有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德潤齋記、詩考語略序、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史、鄂州墓誌越大夫贊。以上見四明文獻集。天興廟記、吳刺史澤民廟記、澤民廟詩七古。以上見鄞縣志。寶慶寺記、李猷傳、諸經通義序、識氏桃源世譜、保傳、傳序、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書王庭秀磨衲集後、鄭鍔周禮解義題辭、八賢贊。以上見深寧文集摭餘篇。又案、北江詩話、陽湖莊刺史炘博學能文、生平墓⑫深寧品學、輯其文多至數卷、未

見。

局世先生次子，以恩廕補承務，未及祿而宋亡。錢譜。人皆稱爲承奉公。王厚孫墓誌銘。字昭甫，幼端粹，齠齔時，仡然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黃溍撰墓誌銘。入元，弗仕，⑬游其門者多老成博雅之士。浙江通志王厚孫傳。先生所著述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於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爲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肰語，皆所不道，尤精易筮，占驗如前知。先生名重當世，謂宜錄其嗣人

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亦不苟爲阿附。黄溍撰墓誌銘。大德辛丑，欲廣傳先生遺書以成先志，俾張仲友屬牟應龍序小學紺珠以付梓。小學紺珠牟序。至治二年八月，又遺書應龍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泰定二年，肅政司副使馬速

忽、僉事孫楫助以入梓。困學紀聞牟序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子二，厚孫、寧孫。黃溍撰墓誌銘。著有靜學文集稿二十卷。鄞縣志。

厚孫，字叔載，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叔龢、趙孟何、戴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治詩，得舒璘、李元白原委，久益充積博洽，人多咨問之。袁桷自翰林歸，問所學，對曰：近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

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漸成虚誕之風，宜懲其弊。栴著四明志，分撰二考，與論歷代史高下得失甚備。栴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説名理，辨析疑難。朔望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説，抑揚反覆，聞者悚然。三試不偶，棄舉子業，用詞學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廉訪副使署郡

直學，辭職。年，應龍言之，乃就。拔授象山教授，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李國鳳以便宜用遺逸，署衢州路教授，復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升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赴。貝瓊撰墓誌銘。至元中，以先生所著玉海稾失後復得，降指揮於慶元路刊刻。至正三年，阿殷圖埜堂知其多闕誤，久未訂正，迺屬厚孫重加校訂，得誤漏六萬餘字。玉海或譏序。袁桷所撰四明志於僉事苦思丁，將毁其板，厚孫白王郡守元恭，得不毁，因屬撰至正續志十二卷。

滎陽外鄉飲酒禮久廢，郡守屬與鄭覺民遵儀禮
史集。考訂之。晚年益以詩酒自娱，論宋季事，謂至正史
官多詮次失當，且極論陳桱續通鑑之失。明洪武
九年卒，年七十有七。據此則厚孫生於大德四
年庚子，距先生歿已四年。子
二陸、錢譜作陸茲，據黃溍、貝瓊兩墓隲。錢譜陸同、
誌銘，文中數稱陸名，皆不作陸。隲。陳譜作
子二，無同名。考黃溍昌世墓誌銘云孫三，陸同孫
隲。貝瓊厚孫墓誌銘云長陸次隲，然則同孫或寧
孫子或紉殤，著有遂初稾三十卷。貝瓊撰
已不可考。墓誌銘。
寧孫，字叔遠。陳譜衆寧孫之字，偏考誌載皆作叔遠、
蓋取諸葛語，非有誤，惟何以取同祖兄
名爲字，可疑。錢譜作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
叔達，與諸書不合。

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於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事戴東皋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學孫奮然直之。鐵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榮陽外史集。至正三年、為慶元路齋長。慶元路王侯去思碑陰。後為白鹿洞山長、無子、以兄子隲為後。錢譜。隲二子、宗傳、中傳。宗傳還為陞後。陳譜。

附錄

陳著祭禮部尚書王伯厚文、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祭於故內翰

尚書王公之靈。公之聞望，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長江。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霄闊步，凌歷兩制。凡大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册，日星其光。代主之言，爲國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既簡在，宵衣之心。時不我與，天乎難諶。與雲俱飛，三島之上。言采其薇，布衣纁帳。執經於席，問字於庭。其淑我鄉，幾兩周星。誰知其中，難言如海。能無知者，猶有予在。前歲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雖不盡言，有不盡意。余八十三，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訃音

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於寢外、而莫卽路。今茲默暄、始獲造門。予亦朝露、其能久存。天高地遠、江空歲晚。公兮有知、歆予一奠。尙饗。

袁桷廣招、深寧先生乘蚪上征、江海殄瘁、湘纍遺痛、十載猶一日也。柳車爰行、瞻望永隔、門人袁桷竊取宋玉招魂、述廣招以反其義。其詞曰、竊獨悲此騷𢇁兮、身鞠恧而莫明。服三后之貞則兮、兼忠純以内兢繩。古義以自抗兮、懍微躬之莫勝。懼天命之不吾與兮、晚更號以深寧。委靈魄於玄宅兮、挾淸神以上征。重

華慘其無容兮[14]、矚下矩之險隘。侈九夷之曠邈兮、申前聖之遺戒。一去而莫返兮、八靈孰能以震驗。乃命小臣戴綖秉旄、注精高冥而下招。曰、茫茫封邱、膚豕萃只。炳靈奔飛、沓交會只。嬋嫣凊芬、孰返旆只。縱橫幽房、雜寵[15]怪只。魂兮歸來、其益以駭只。東門熒煌、平蕪層陰只。靈宮紫芝、萎以泯只。流鈴摇空、訴兮淫只。玄蛇蒼鼠、若攫馴只。魂兮歸來、激越吟只。蹀躞蹂躪、白蟫飛只。滅方鑿迂、傳致以肥只。鬬青綴白、眩纖奇只。祈楊黄華、詞體儀只。魂兮歸來、彼相疑只。沃隰修

眕，鞠蘙茂只。狂夫治游，胡憯後只。南山白石，曷以永年只。式撷其徽，恨周原只。歸來歸來，其孰能庥魂只。愁雲旋宇，陰籟振幕只。素空霏塵，濤畫激雹只。虎蜼黄目，屏陳設只。精蘩後置，爛藻施張只。伊嗚仰天，雜猖狂只。甘腥慾睢，禮不可防只。魂兮歸來，悉無以當只。魂兮乘桴，登瀛壖只。海觀日浴，爛紅殷只。晳容長裾，襲古先只。漆書竹簡，遂研鑽只。崑崙穹隆，疑有至人只。妙顏紫黚，休德日新只。吐珍納和，與道爲鄰只。雕題祝髮，禮讓興仁只。桂蠹咀吞，味芳辛只。幽蘅嘉

芷佩孔文只。相羊湘纍、肸若存只。承挹清塵、徘徊翩翻只。天光淳燿、會弁森扈只。肅容展威、受多祜只。斬几破觚、斯黃輔只。龍圖昭回、布高矩只。開陰蔽陽、庶類蕃嘉只。捫歷箕尾、建崇牙只。剪理姦巫、靜無譁只。照示下土、循羲媧只。河公海神、瑰以迅只。貝宮鮫室、祕怪雜孕只。瓊英琪柯、錯繽紛只。鞭龍誅蛟、霈澤湛潤只。魂兮遠游、戢淩紊只。揚歌舒嘯、化幽憤只。重曰、嗟所思之不得見兮、儼冰雪之遺容。緊遲遲而容與兮、松柏日其蔥龍。悵幢帷之咫近兮、長蚪脫焉以追

風。蜺塵居之險艱兮、捨崇蘭之新封。塤箎迭其和奏兮、聯雲車以陪乘。粲琳琅之遺編兮、俾泯絕之足證。匪離羣以自絜兮、誠不忍夫騖騁。超整駕以言從兮、懼見譏乎後聖。揖虛漠而言旋兮、耕書田以振厲。諒神明不吾欺兮、庶終承乎嘉惠。千秋兮靡長、白雲兮相望。魂兮歸來、其毋我忘也。

祭王尚書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尚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眛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

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于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躪訛踵陋。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孰據其全、以爲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溫、前旋後麾。窮源崑崙、賓日扶桑。磅礴萬類、衆曷敢當。積潤涀瀁、舒光煒煌。探巖排碕、纖巨畢藏。若農有秋、箱輸廩峙。若龍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歜古味。爰薦合⑯宮、以享以涖。灌膏養腴、心君清澄。讜言訪對、屈軼在廷。羣疑未決、神龜示

靈。化被姦饕、殍風泠泠。天運倏邈、公亦永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掊泣而歌、謂天莫聞。劒失其光、藺銷其薰。柴桑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遠耆、秉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龍蛇、其理莫詢。訴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逮今弗振。桷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冀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

臾、望公以哭。蹻蹻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卻立鬼魅。秉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嗷如茲觴、之志罔慝。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尚享。

袁枏輓王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定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頹落日、乘鶴叩蒼雲。　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詔、深衣晚任眞。

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氈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眉黎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淚滴塵瓻。

鄭覺民送王叔載教諭象山四首之一、恭維尚書公道輝燭乾坤。望古浩千萬、撫抬恣咀呑。坐值時運移、閉門守深根。春陽熙九寓、英曜日盛蕃。後學競奔走、衆屬此文孫。

全祖望宋王尚書畫像記，往者太原閻丈百詩篤嗜深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入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又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零落，其在紹之上虞者，亦不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歸，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慈溪村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亡宋遺民所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已等之彝鼎，況大儒如先生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予於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

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既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曾淵子輩同書曰遁、安矣。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

其何所出。然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藎與馬丞相碧梧同科、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正朔、并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詈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

不令百詩見之也。

又宋元學案應麟、字伯厚、從王子文埜受學。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

又深寧學派、四明之學多出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氏、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

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

王應麟其學侶曰王應鳳、韓性。其同調曰黄震。其子曰昌學、昌世。門人曰胡三省、戴表元、黄叔雅、鄭芳叔、袁桷、王惟賢。孫曰厚孫、寧孫。孫胡三省子曰幼文、戴表元門人曰袁桷、鄭芳叔子曰覺民，孫曰駒、曰眞。

王深寧先生年譜

深寧先生年譜自錢氏陳氏外、尚有張氏所輯、於錢譜多所補正、與陳譜亦有異同。茲併三家印之、以資互證。張輯經吳子修學使、王雪澄按察校讀、當少譌誤矣。丙辰三月存善記。

校記

①郎：當作「使」。

②安撫司：當作「安撫使」，見《玉海》卷二〇二。

③日：當衍。

④「户」下當脱「制」字，见上下文例及《四明文獻集》卷四原題。

⑤按：此繫曾參、孔伋升十哲於咸淳三年，蓋誤。據《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云：「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顔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則此年升十哲者爲顓孫師，而孔伋升十哲之位在端平二年正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本紀》。

⑥「安」下當脱「撫」字，見《四明文獻集》卷四原題。

⑦劉克壯：當作「劉克莊」。據宋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及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克莊曾任中書舍人，卒於咸淳五年。

⑧黄萬百：當作「黄萬石」，見《四明文獻集》卷五原題。

⑨「检」下當脱「校」字，見《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

⑩「總」下當脱「都」字，見右引書。

⑪「密」下當脱「院事」二字，見《四明文獻集》卷五原題。

⑫墓：當作「慕」。

⑬杜：當作「仕」。

⑭分：當作「兮」，見《清容居士集》卷二《廣招》。

⑮龐：當作「庬」，見右引書。

⑯合：當作「公」，見右引書卷四三《祭王尚書》。



謝枋得年譜

崔驥 編撰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重排

《謝枋得年譜》，近人崔驥編撰。原載一九三五年刊行之《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

謝枋得（一二二六—一二八九），字君直，號叠山，弋陽（今屬江西）人。寶祐四年進士，除撫州司户參軍，棄去。五年復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寧府教授，未赴，吴潛辟爲江東西宣撫司幹辦。景定五年，爲江東漕試官，發策十問指責賈似道誤國，謫興國軍安置。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信州陷，隱於建寧唐石山中，後變姓名賣卜建陽市中。宋亡，寓居閩中。元至元二十六年，參政魏天祐强其北行，至燕不食死，年六十四。門人誄之爲文節先生。

枋得處南宋滅亡之際，倡大義，詆權奸，提孤軍以保封疆，愛國精神，彪炳史册。雖政事未盡其才，然儒門四科，猶爲特出，堪稱宋末名儒。其著述今存《詩傳注疏》三卷、《碧湖雜記》一卷、《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五卷，編有《新編武侯兵要箋注評林韜略世法》一卷、《千家詩》等，評點有《檀弓解》一卷、《陸宣公奏議》十五卷、《文章軌範》七卷，詩文集有《叠山集》。事蹟見《四部叢刊》影印明景泰五年刻本《叠山集》附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二五本傳。

枋得年譜，除近人崔驥所編外，今人俞兆鵬編有《謝叠山先生繫年要録》（《江西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崔譜繫事雖未稱盡善，然於枋得生平事蹟，大致勾畫明晰，可資參考。兹據《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所載整理重排，譜中引文及明顯誤字，據《四部叢刊》本《叠山集》及中華書局校點本《宋史・謝枋得傳》覈訂，不一一出校。

宋理宗寶慶二年丙戌、生。

寶慶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亥時生。見集首世系

宋史謝枋得傳、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縶。

元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

寶慶三年丁亥、二歲。

紹定元年戊子、三歲。

紹定三年庚寅、五歲。

聞辛棄疾事慕之。

辛稼軒先生墓記、先伯父嘗登稼軒公之門、枋得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

紹定六年癸巳、八歲。

端平元年甲午、九歲。

端平三年丙申、十一歲。

嘉熙元年丁酉、十二歲。

嘉熙四年庚子、十五歲。

淳祐元年辛丑、十六歲。

慕辛棄疾之節概。

辛稼軒先生墓記、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

淳祐十一年辛亥、二十六歲。

泰和鷺州書院成、有跋。

按鷺州書院記跋云、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周必大卒於寧宗嘉泰四年甲子、下推四十八年、列此。又文中言吾邦雖復有數書院、猶以爲不足。既稱吾邦、則枋得是年應在泰和也。

淳祐十二年壬子、二十七歲。

寶祐元年癸丑、二十八歲。

寶祐三年乙卯、三十歲。

舉於鄉。

寶祐三年鄉薦。見世系及神道碑

寶祐四年丙辰、三十一歲。

登文天祥榜進士二甲第一。除撫州司户參軍、不赴。

寶祐四年、枋得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丞相董槐及宦官董宋臣、意當擢高第矣、及奏名、乃知抑至二甲第一人。授撫州司户參軍、即棄去。初、枋得父應琇爲潯州僉判、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至死。至是槐爲執政、而枋得及第、竟不堂參而歸。見世系、卷首疊山公行實、神道碑及本傳。

康熙間錢塘吴陳琰桂蔭堂集宋寶祐丙辰科題名録記、此録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敕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爲王應麟、對讀官五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準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録錢五百貫文。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兖國公、鄒國公。二十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給降題名小録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黄申、敘同年於禮部貢院。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爲户。時有以遠祖爲户、有以祖父爲户、或自爲户者。南宋户口例也。原記。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爲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兒、小字君和、年三十一、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縣新政鄉儒林里、父爲户。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鄉長建里、父爲户。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喻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

絶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末簡載文公對策一道。

上程雪樓御史書、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

韓雍韓襄毅公集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於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疲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

蘊德堂諸孫校神道碑云、薛鑑載登第事於寶祐元年癸丑、載除教授事於寶祐四年丙辰、二事俱謬。

寶祐五年丁巳、三十二歲。

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未上。

寶祐五年、召試教官、枋得復出應試、中兼經科、除建寧府教授、未上。見神道碑及本傳

回主簿交代劄之五、某鉛槧晚生、世居邵武烏州。世系云、疊山公祖居會稽、歷三十三世、遷閩、徙居邵武烏州、至四十四世。學優而仕、代不乏人。在嘉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鼎甲、獨某不克亢宗。少也三預賢書、迨其强仕、某年猶未脱場屋、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今闕。趨來梅川、甫書不考、乃蒙大鑒張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繡使李先生俾攝信豐。按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俱以一削收録、於是羈留幕底者兩年。回識薄職、不無曠瘝、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僥倖書滿、幾生脩結、得際交承。洗竈拂篆、以爲告新之圖、某之志也。掩瑕匿過、以爲淑後之計、則執事事也。引領車書、拜手以白。

按、枋得在信豐事、諸傳未言何年。然枋得以寶祐四年登進士、五年再試得教官未上、此後不知所授何官。自此三年爲開慶元年、則擢兵部架閣。又明年以賈似道行打算法罷、既新忤似道、宜不爲官。神道碑景定元年云坐廢、宋史云幾不免。景定三年明言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則攝信豐事均不洽情理、最洽者要在寶祐五六年之間也。故列此。又上程雪樓云某三十一而入仕、而回主簿劄亦云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今闕、均無隔一年入仕之語。宋史言明年試得教授未上、而神道碑無未上二字、不免參差。而薛鑑事又不同、竊疑神道碑及宋史或誤、俟考。

寶祐六年戊午、三十三歲。

開慶元年己未、三十四歲。

元兵渡淮、趙葵辟枋得、枋得率民兵起義以應、擢兵部架閣。

開慶元年九月、元憲宗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幹腹南來、歷邕桂境南至静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吕文德提兵援蜀。十月、吳潛入相、賈似道爲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向士璧守潭州不下。十一月、賈似道入黄州會元憲宗死、似道乞和北兵退。以上見宋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是年十月、趙葵一作吳潛、有辨正。辟枋得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捍饒信、出楮幣十萬貫神道碑。宋史作

錢米。給之枋得乃說鄧傳二社諸大姓得民兵數千人、神道碑。本傳作萬餘人、三朝政要作二千餘人。守信州、擢爲兵部架閣。見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蘊德堂諸孫校神道碑云：按宋史誤以趙葵爲吳潛。其詞曰：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薛鑑於寶祐丙辰則云辟吳潛幕。蓋用宋史；於景定辛酉則云辟趙葵幕、又用本集。離一事而兩紀之，誤之又誤矣。夫募兵之舉原因兵警，史稱開慶元年己未七月，元兵渡江、圍鄂州，取臨江、瑞州，江西大震、十一月以趙江東西宣撫使，與碑正合。若丙辰歲則未有兵警也。至景定二年遣使打算諸帥，若向士璧、史巖之、杜庶俱與趙葵同得罪、吳潛不與也。其無兩事審矣。又按公爲趙葵上賈相啓與宋史事事脗合。如云乃以三州責之一士，即饒、信、撫也；云戍兵絶餉、大姓假錢，即鄧傳二社也。云方吟洗甲之詩，乃有償金之責，即兵退覈費也。宋史所訛止是吳潛二字、方山不能訂正、特爲詳辨。

景定元年庚申，三十五歲。

賈似道行打算法、枋得出萬楮錢爲趙葵償民軍所費、有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

景定元年，元兵退，賈似道入爲執政、趙葵罷宣撫司、似道乃會軍興出入簿，覈諸軍軍費、枋得毁家爲趙葵償，仍坐廢。見神道碑及本傳

三朝政要、五月兵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璧守潭城、費用委

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洪、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徐李杜追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於賈似道云云、因得免焉

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出車還邑、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惟公惟天。略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略盛時不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爲社稷之計。略車轔馬蕭、雖恨捐金之晚、弓弭矢箙、即云上簿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爲父摧子甯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以禮。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狂愚、參中原文獻之傳、頗知大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事空談、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邱之兵。清朝將以勸忠、宣幕因而假寵、非有祖逖千人之廩、又無張巡百里之權、用官券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請餉、問逢子敬之指囷、大姓假錢、多藉軍帥之作保。方狂虜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之一士、賴元勳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勞、豈其全軀保妻子之臣、皆讒人者、不念援枹先士卒之伍、將屬子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邇列。略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況子文之家已毀、顏氏之瓢屢空、慈母忍貧、久缺南陔之養、室人徧讁、何止北門之憂。略强爲師說、誰資子弟以萬鍾、亦有誥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興言及此、撫己知危。略使稼軒之帑屢空、無辭於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冤。萬形有弊、惟理難磨、一心合天、何事不濟。略特在出爾反爾之間、即爲生我育我之時

景定二年辛酉、三十六歲。

星變、曆者言文運將晦矣。見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三年壬戌、三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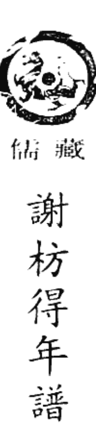
上丞相留忠齋書、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先生者乎。

景定四年癸亥、三十八歲。

景定五年甲子、三十九歲。

枋得教士建康、命題指謫賈似道專權誤國、坐安置興國軍、居興國軍疊山、因以爲號。

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事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似道等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甯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迴天意。見三朝政要是時、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憤似道竊政柄、害忠良、誤國而毒民也、因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漕使陸景忠銜之、上稟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訕謗、追兩官、興國軍安置。時馮夢得知信州、恤枋得家。枋得乃獨赴謫所、因謫所山自號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



禮。見行實、神道碑、本傳、三朝紀事。

上丞相留忠齋書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

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一劉禹錫石頭城烏衣巷二絶句註予客金陵、見名流題詠多矣、撫時懷舊感慨興亡、豈無驚人語、李太白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宫花草迷幽逕、晉代衣冠成古邱、許渾詩云英雄一去豪華盡、只有青山似洛中、王介甫詞云六朝舊事隨流水、但衰草寒煙凝緑。葉水心晉元帝廟記云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且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寒烟衰草之外、其亦有可哀已。皆未若劉夢得二詩之妙、有風人遺意。石頭城在金陵之西、去六朝宫殿舊基三十餘里、東晉因石頭城之險築城壘、屯重兵、今遺址尚可考、旁有清涼寺、女墻城雉也、俗呼爲女墻、又曰箭眼。山圍故國周遭在山、無異東晉之山也。潮打空城寂寞回、潮無異東晉之潮也。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淮水東邊之月、無異東晉之月也。求東晉之宗廟宫室、固不可見、求東晉之英雄豪傑、亦不可見矣。意在言外、宰有於無。朱雀橋烏衣巷乃東晉將相功臣所居、猶漢西都冠蓋如雲、七相五公也。東晉將相、惟王謝兩人功名最盛、宗族最蕃、第宅最多、由東晉至唐元和四百年、世異時殊、人更物換、豈特功名富貴不可見、其高門甲第、百無一存、變爲尋常百姓之家、正如歐陽公所謂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躊躇而悽愴、朱雀橋邊之花草、如舊時之花草、烏衣巷口之夕陽、如舊時之夕陽、惟功臣王謝之第宅、今皆變爲尋常百姓之室廬矣。乃云舊時王謝堂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風人遺韻。兩詩皆用舊時二字、絶妙。金陵四圍皆青山、與洛陽相似。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李太白云、山似洛中多。劉禹錫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曾景建詩云、青山四合繞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如今成樂土、新亭垂涕亦無人。

按、揅經室外集提要謂、枋得是書能得唐詩言外之旨、且罕傳本。故録此段。見例所謂客金陵、應在是年。其餘諸詩各注事蹟、多無可考。

按、興國有二處。在武昌府者、宋爲興國軍、元改路、明爲州、清因之、民國改縣、尋又改爲陽新縣。在贛州府者、宋所置興國縣、至今因之。行實、神道碑、本傳及三朝政要並云謫居興國軍、則枋得所謫爲湖北之興國也。神道碑又云、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號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明韓暘字伯暘、一作陽。有思庵集。文見廣信府志。重修疊山書院序亦云、謫興國軍安置、公謫所講道自適、守皆及門執弟子禮、因所居山自號疊山。疊山之名、蓋肇於此也。則疊山在興國軍可證。至信州有疊山書院、是後人思仰先賢、而於其鄉里祠祭之、非指疊山山川在是也。神道碑云、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朝、爲疊山書院。明周廣崑山人、字充之、有玉巖集。文見集中。疊山祠碑云、嘉靖元年、廣既至信州、謁先生之像而拜焉。周視垣宇、苔侵於壁、蝸篆於室、小徑紆潛、浮屠障蔽。因謀諸太守張翀新之。又明李奎字文耀、弋陽人、有九川集。疊山書院序云、信郡城南之麓、有疊山書院。既建之三年、御史韓公永熙將巡撫之命、按臨是邦。明日、謁拜祠下、顧瞻形勢、川合山迴、閱視庭階、窗明户敞。此則所叙書院也。或以爲疊山地在

上饒橫峰之間係誤指書院地址爲興國軍疊山之處也。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四十歲。

在興國軍。

咸淳二年丙寅四十一歲。

在興國軍。

咸淳三年丁卯四十二歲。

遇赦歸、賈似道以史館召之、不赴。

咸淳三年赦放歸、似道奇其才、欲收爲己用、召以史館、令余安裕諭意。枋得曰、似道餌我耶。不赴、閉户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人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謨若輩、皆知名士、介然自持、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見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按余安裕爲枋得之甥、集中雜著有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一條、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云云。

咸淳四年戊辰四十三歲。

咸淳五年己巳四十四歲。

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今年六十三矣。見上丞相留忠齋書

咸淳六年庚午、四十五歲。

作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有云：襄樊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黄州官舍、家無餘財。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云云。

咸淳七年辛未、四十六歲。

謁辛棄疾祠。

與劉秀巖論詩書：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爲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嚴凝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

【附録一】與楊石溪書：宋朝盛時、文章家非一人、歐、蘇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發爲詞華、經天緯地、天下學士皆知所宗。隱然絜宋治於兩漢之上。七十年來、文體卑陋極矣。天運循還、必有作者、是不難、亦爲之而已矣。枋得有興起斯文之意、倡而無和、言而莫聽。近來始得張伯大與習之、楊以成字習之、石溪乃號也、白石人。兄弟能卓然自立、不從俗浮沈、豈特時文當爲天下雄、今之同志、即後之同傳、枋得深有望焉。

按、歐陽修卒於神宗熙寧元年、蘇軾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自軾之卒以下七十年、爲理宗紹定四年、枋得才六歲、則七十固未能斷始於何年。然是文可與論詩相發明。附録於此。

【附録二】行實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

【附録三】神道碑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説、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鋭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悉類此。

辛稼軒先生祠記、器不大、不能以運天下。余談稼軒久、知其人。於同志會於金相寺、過其庵、可以想見夫器大。夜宿祠堂前、公平日爲官、但以隻鷄斗酒爲膳。明日奠以隻鷄斗酒、庸人謂武侯祠堂不可忘。悲其定中原、興漢室、有志而不遂也。天地間好功名、必待真男子、儘多器大者得之。吾黨必有成稼軒之志者、毋忘此會。同志者、關大猷、子遠、應君實、伯誠、虞公著、壽翁、南方應得、人王濟仲、胡子敬、雲晁、藍國舉、張海潛、顏子宗、吳志道、袁太初、林道安、鄒人傑、淑貞、吳仁壽、李仁叔、趙平民、外有稼軒之孫辛徽慶、美加會。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辛稼軒先生墓記、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

至三更不絶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能無抑鬱。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録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録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鷄斗酒、酬於祠下、文曰云。

咸淳八年壬申、四十七歲。

咸淳九年癸酉、四十八歲。

咸淳十年甲戌、四十九歲。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五十歲。

任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神道碑、德祐元年、連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

按、儒富莊二絶第二首云、東觀羣儒作好官、東書不許散人看、何時遂作西林友、讀得韓文熟已難。第二句自注云、余與李叔翔、馬碧梧、李伯玉躋寶章閣校書、故云。又爲張子惠作甯庵記云、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則枋得實嘗入史館。然神道碑敘景定元年以趙葵事坐廢、宋史亦云

幾不免、至景定五年中間事無可考。自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謫在興國軍、咸淳三年得赦、似道以史館召之不往。至德祐元年二月、似道始敗、未幾元兵下饒州、是年枋得募饒州兵勤王、爲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明年宋亡。則枋得入史館、非在景定元年至五年間、即是年似道敗以後。提刑江東以前事。集中屢云平生實就官不滿八閱月、則入史館亦必甚暫也。

又第三句自注云、西村即儒富莊舊址、余與叔翔諸人同爲親友、共筆硯於此。第四句自注云、當年同窗時、立程每晨各讀韓文三首、成誦爲樂。余追念今昔、情事如昨、因感而作焉。詩與事年月並無考。附此。

德祐元年、吕文煥導元大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吕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知信州、募兵援饒州。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明陳中州斗山先生傳、乙亥、元兵入臨安、兄伯鎮來自京、奕持兄擗哭大成殿、仰天呼曰、賈賊負國、吾故知必有今日。移書疊山曰、吾無爲矣、天下事疊山勉之。遂棄官入山。

按斗山先生、姓王、名奕、字伯敬、玉山石田人。宋亡、入玉斗山隱居、稱玉斗山人、與謝枋得交甚摯。集中有和贈枋得詩十餘首。所著斐稿二卷、梅巖雜詠七卷、斗山文集十二卷、今傳遺集三卷、有四庫本。陳中州、明青田人、嘉靖間爲玉山縣教諭。

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五十二歲。

宋亡、枋得兵敗於安仁、又敗於信州、奔入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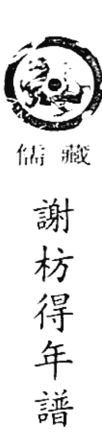
德祐二年正月、元丞相伯顔大軍至臨安、宋皇太后遣使奉璽降。吕師夔與武萬户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吕兵馳至、射之、矢皆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枋得累戰敗、不能軍、遂失信州。乃變姓名、棄家入建寧唐石山、轉入蒼山茶坂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風漢也。竟得脱。行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其後大勢已定、遂居閩。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

蔡氏宗譜序、予避元竄建陽之唐石、敬謁我理宗皇帝御書廬峰書院、祀蔡西山先生父子、予則再四叩拜而起、毛髮倏然而森凛也。

上程雪樓書、某五十一休官。

上留忠齋書、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

按、仙隱觀詩云、秋雨閒十日、緬懷秋山空。煙霞固嘗態、敗葉鋪山紅。平生五大夫、投老一秃翁。相看各蕭索、事付不語中。五大夫臆是、一、兵部架閣、二、校試建康、三、史館、四、沿江察訪使、五、江



東提刑、江西招諭使也。

雲衢夜月長虹跨陸登雲衢、會同海宇皆車書。日斜市潰夜喧息、月來雲浄天無疵。水劫金蟆形不槁、常生玉兔藥常搗。可憐滄海幾桑田、照耀古今人盡老。

華峰霽雪朔風吹折寒梅枝、嚴凝涷合彤雲癡。華峰屹立亘今古、堆累積聚皆昏迷。楊花飛舞盈三尺、蝫翅交加呈六出。朝陽發燄照乾坤、萬壑千崖消粉飾。

按原注云此書林十景、在建陽縣崇化里。原詩凡書林、筆峰、仙亭、暖翠、龍湖、春水、南山、脩竹、岱嶂、寒泉、龜嶺、暮霞、雲衢夜月、仰寺疏鐘、寶應朝陽、華峰霽雪十首、録其二。

題龜峰三十二峰峰最高、脚踏高處真人豪。遠觀靈山一培塿、俯視彭澤無波濤。眼明始見滄海闊、心閒却憐人世勞。後百千年誰獨立、萬古一覽皆秋毫。

武夷山中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斗山先生傳丙子安仁之敗、疊山入閩、奕邀就定計。

按其下又云居兩月、雪樓御史物色之、遺俱入閩。無何、奕山就執北行云云、枋得自安仁之敗至就執、凡十三年、不得言無幾何也。疑有誤。

宋史本傳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世系同

按宋史不著年月、然富陽離杭州最近、元兵下富陽、必在本年、故列此。

世系、兄君禹鎮越、學生與元兵戰於九江、被執不屈、斬於市。

神道碑又有兄君禹在九江亦不屈斬於市。

宋李養吾讀疊山先生北行詩跋、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絶出。

九江潰後、惠予書曰署爲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爲志也。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章謀和議落人疑忌

中、械繫良久。

按宋端宗二年丁丑以後、文天祥起兵匡復、江西境内起應者、最遠不過撫、吉、時隆興已開府、駐

重兵、則隆興已北、九江一帶、必無宋遺兵、故君禹等起事、史雖未具年月、當在此年也。

世系、弟君舉、任大理寺評事、德祐丙子、元捕親屬、遯迹適居、弟君禄亦遷居。

行實、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宋史李夫人傳　謝枋得之妻李氏、乃饒州安仁李梅山

之女也、適謝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

中、武萬户按、武秀也。以枋得豪傑、恐其煽變、迹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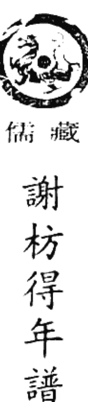
草木而食。

北行詩跋、閩人居亭曰虞氏、爲信所蹤、竟殞深囹、虞嘗注易、没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

端宗景炎二年即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五十二歲**。

妻李氏就俘於貴溪。

行實、執得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於建康。



神道碑、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跡至。宋史李夫人傳、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山、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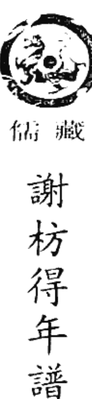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填於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青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爲此妖言。司曆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爲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當事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廪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嬴鼠、饞涎吞吐、不敢啄嚙、學宮似尊貴、實卑賤、禄不足以救寒餓、曹類啁啾、相呼而謀、摧肌剜肉於儒户、儒不勝其苦、逃而入他途者十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户、儒者百六、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

按、儒富莊第一首、一從孔氏去、藏書直至秦、人不喜儒、意同。

景炎三年帝昺祥興元年、即元至元十五年、**戊寅、五十三歲**。

妻李氏自殺於建康獄中、二弟君烈、君澤皆死。

神道碑、夫人李氏有德容、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君烈、君澤、三姪、一女、二婢俱死於獄
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廣陵獄得釋。熙之歸自廣陵、卒。定之賢而善文、累薦不起。行實同
宋史李夫人傳、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
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
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北行詩跋、二子從母遊金陵、聞汹汹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
伯姪同禍、彌慘。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
上留忠齋書、妻子、孌婢以某連累故、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塚十一年矣。
行實、母夫人以老疾得免。
宋史李夫人傳、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
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北行詩跋、李氏既死、君烈等殉難、列婦及子婦懼傷太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太夫人。見二婦不膏
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將何逃？信興羅織之獄、所親如薛、如詹、捐重貲得無
恙。」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筆談、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
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



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從容、略無愁嘆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原注、鉛山葉有大說。
江西通志烈女葵英傳、謝氏葵英、弋陽人枋得女、適安仁通判周銓爲妻、早寡無子。聞母李死於獄、父死於燕、闔門盡節、遂盡鬻奩貲以造橋。橋成、投水死。鄉人嘉之、名其橋爲孝烈橋。
安仁縣志載安仁倪倏晉孝烈橋記、謝枋得女適金竹源周氏、早嫠無子。聞母李氏爲元兵所執、不屈辱死。後又知父爲魏天祐拘繫赴燕、不食四十餘日死。乃悉出其貲、築夫水次所居之橋、易木以石。橋成、赴水死。時人義之、因以孝烈名其橋。昔賢詩有至今溪上連宵月、照徹貞魂萬古心之句。按、江西通志載甯都鄭獬所作孝烈橋詩末二句。隆慶庚午、予館於朱氏、始至其墟、溪水澄碧、英爽波浮、乃躬滌仆碑、樹於道左。朱生文琢復樂施鳩工、仍謝女之制而更新之。而橋之名益著。涉是橋者、忘揭厲之勞、而思謝女之烈、激忠矢節、百世而下、莫不興起、與清波湯湯、億劫無斁、則斯橋之成、所係匪渺渺也。乃爲請於邑侯謝公汝韶、勒石而予爲述其略、以風世云。
安仁縣志順天孫躍龍孝烈橋序、原注、橋在安仁崇義鄉二都、跨洪源澗。饒州府志上海朱在鎬孝烈橋引、一橋至微也、其成與廢至闊遠也。鄉之人朱一光一新者、吾不知其蹈禮義、讀聖賢之書否、而傍徨追賞、從數百年後、傾家折産以成。數百年而上、一凌霜皎日之志而不惜。
按、江西通志西江古蹟尚有鄭獬、胡儼等孝烈橋詩詠數篇、無關宏旨、不録。
蔡、沈之後人、宋亡後爲元民户、有蔡希暨、希塾、希仁、遭酷吏破家、且奪其田地、又累及同堂兄弟、罰

至、驛站養馬、枋得憐之、爲書呈福建尚書省府、得蒙寬恤、行建寧路建陽縣、將沈八孫希清等、特賜出站、與儒户一例優免。見蔡氏宗譜序、序作於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一月既望。

集中有爲蔡文節公兒孫免差料書。

祥興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十四歲。**

二月、匡山破、陸秀夫負衛王投海死、宋滅。

元至元十七年庚辰五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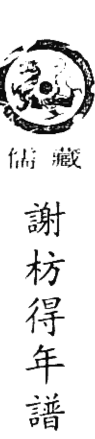
至元十八年辛巳五十六歲。

至元十九年、壬午五十七歲。

至元二十年、癸未五十八歲。

至龍虎山。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書、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歎。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蕭冰崖詩卷跋、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窮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與菊圃陳尚書書、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避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薾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有詩、見前德祐二年下。龍虎訪仙巖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五十九歲。

大赦得出。

行實、至元甲申、黄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於茶坂、設卜肆於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

按、黄華、山名、在福建建甌縣東北、殆宋遺民最後鬥争之地。

枋得賣卜、不取錢、惟索米屨。久之、人多有識之者、延至家課子弟。見前德祐二年事下

思親詩、九十萱親天下稀、十年甘旨誤庭闈。臨行有愬慈心喜、再睹衣冠兒便歸。

其二、九十萱新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閭日望無他念、一片好心天得知。

其三、九十萱親天下稀、人無容力荷天慈。衣冠禮樂江東聚、此是癡兒奉母時。

其四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爲。楚王肯立韓公子、良也歸韓亦有辭。

其五九十萱親天下稀、教兒只誦白華詩。溪冰山玉人無愧、百拜慈幃喜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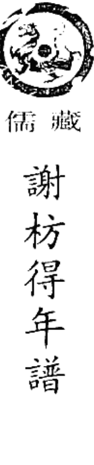
按枋得母是年蓋九十一歲、其云九十萱親、概言之也。

至元二十一年乙酉　六十歲。

乞醯、平生忍酸寒、鼻吸酢三斗。先民恥乞字、乞醯良可醜。賣鷄買魚烹、鷄魚誰舍取。將爲水晶鱠、聊悅苦吟口。主人曰無醯、調和只宜酒。一夜嚴霜寒、池冰堅可扣。雖知酒不冰、流澌魚可走。旁觀粲然笑、易牙知此否。始知五味和、鹹酸必相有。提壺我有求、君甕肯發瓿。宿諾惠未來、望梅渴已久。似聞君釀醯、巧心出楊柳。楊柳屬他人、腸斷香山叟。舉瓢酌醯時、又意玉纖手。一顧一心酸、淚珠滿翠袖。此亦人至情、可不告朋友。古人有乞漿、得酒意愈厚。又恐酒具來、太歲正在酉。自注：時年乙酉歲。

謝惠酢啓、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末、可觀敬老之誠。物雖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噞喁、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嚅嚌、又笑醯鷄。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恭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遂令寒窶之庖、獨知曲折之味。

按枋得晚年蓋甚貧、故母死無以爲葬、衣物米酒多人所資助。集中有求紙衾詩、覓茶詩、及謝宋亦山惠米啓、謝人惠米線、謝麵、謝惠椒醬、謝人冬至送鳧酒諸詩、謝人惠紙衾啓、謝張四居士



惠紙衾、謝惠楮衾、謝劉純父惠布、謝送夏衣、謝惠藥諸詩，惟乞醯詩有年代可考，故全録之。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六十一歲。

丁母憂。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於朝，以枋得爲首，辭不赴。

妣桂氏，封碩人，二月二十六日卒，年九十三。見世系、神道碑、上程雪樓御史書。

至元二十三年，元帝求江南人材甚急，集賢學士、行御史台侍御史程文海薦宋臣三十人，據神道碑。本傳云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以丁憂辭，不肯赴。見行實、神道碑、宋史本傳、三朝政要。

上程雪樓御史書：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禄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遺，乘傳上京，弓旌召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

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稾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説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喪親未克葬，持服未免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皇帝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嶽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皇帝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自不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頗識詩書，頗知禮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没，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

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閫、徐方直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踰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皇帝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首拜。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秦漢以下有斯人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歎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攜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

有好善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而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者。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六有歸其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疏、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科儀、隨人喜舍、此爲好事。

謝黄禪師華嚴會供餐、十兆九萬拜、求道心如惔。毗盧頂上珠、直欲一手探。流年急如梭、長歌愧仙藍。勇尋趙州關、何畏白髮鬖。

按枋得集中多與道、佛、醫、卜、相、畫人物往還文字、疑皆是晚年所交結者也。賀蔡芳原判鎮爲道士啓云：滿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賤、遊神清静、道家尚可以逍遥。與天師張簡齋書云：閩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傳法、能奉行正一教法的有契人、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惟建安周君震其尊父質軒先生、年六十四、精神豐度如三十少年。家在城府、不妄友一人。某遊建上、一見如故、交辱館粲於迎仙道院者兩旬。持敬乃其冢子也、晨夕事玉虚元帝如嚴君、與道士桂武仲書云：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質軒先生、有道之士、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趙信庵、王脩齋之風。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異顧、館粲兩旬、聽其議論、挹其精神、翛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圓峰道院祠堂記云：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境上民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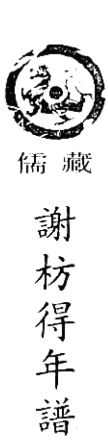
院於圓峰山、祠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凡捐助力財者、皆祭祀之。昔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其時皋陶子伯益之後、猶有嬴趙、而臧文仲悲傷憯惻如是也。使其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皋陶哀當如何。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禾黍、東遷之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爲人臣而念其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爲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賀玄天上帝生辰表云、伏念臣一善蔑聞、百殃寧免。逢南方之喪亂、何地逃生。賴北極之明靈、助天濟世。化道衣疏云、某人熟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儀容、入我觀門、共成道法。此外有許旌陽飛昇日賀表、和道士陳天隱詩三首、賀道士阮太虛詩、贈秋山道人詩等。觀音經序云、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無可呼籲者矣。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地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景祐真君生辰疏云、緬思唐世、爰有忠臣、助兩賢而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翼載、江淮得之安全。幽爲神、明爲人、節義無慚於天地。生當封、死當廟、英靈永鎮於華夷。茲遇乘東維之旦、誰無拱北極之心。祀城隍疏云、恭惟城隍土主、乃武乃文。佐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河。暨公聖者疏云、全危身於離亂、歎生活之艱難。曰虞虐吏之誅求、時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温飽、五年而屢告饑荒。賴有覆載、疾疫無憂。東山白蓮堂脩造疏云、要識白蓮净土、世世

無窮。請看火日出山、朝朝如是。東嶽廟裝塑天堂地獄閻羅疏云：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人而後入。白蓮社經堂疏云：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此外有鳳林新建蓮堂疏、福善生辰疏、重建觀音寺疏、永福堂塑佛像疏、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獻善頌等。贈何古梅學醫云：笙鶴一去二百年、東南忽變爲腥羶。爲血爲肉生靈苦、在者瘡痍何日痊。上界真人有同性、不學神仙學孔孟。有術醫國無人知、要爲吾民救微命。我聞上帝最好生、活人功多朝玉京。請看耆叟至陶葛、神仙多是良醫成。東西干戈二十秋、人無貧富眉長愁。遺黎若要家平康、但願良醫自天降。贈宋相士云：墮甑看無益、乘軒計亦疏。忍貧吾自解、過論子姑徐。但得耆而艾、飽觀詩與書。時乎一杯酒、此外盡從渠。贈畫梅吴雪塢云：誰能奈得此雪過、春風去後終須還。千紅萬紫爭爛漫、梅竹携手隱空山。皋陶庭堅不祀苦、程嬰杵臼存孤難。豈無當門獨立者、五更風雪不相干。其餘有贈儒醫陳西巖、贈卜者魏易齋、贈相士吴楚峰、贈相士郭少山、贈畫士劉信可二首等詩。枋得雖遊於方外、而觀其文字、寄感遥深、蓋心懷不可言之悲痛、不可斷絶、故爲寄託以自解也。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六十二歲。

元忙兀台奉旨召之、不赴。

宋史本傳：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丞相義之、不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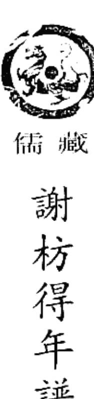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六十三歲。

元江浙行省參政管如德求賢士於江南、留夢炎薦枋得、不赴。九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召枋得、執之北行。

至元二十五年、元江浙行省參政。據上留忠齋書。碑作江浙行左丞、本傳作福建行省參政、並非。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底人、元尚書留夢炎薦枋得、枋得以書辭謝。見神道碑、本傳及上丞相留忠齋書。

上丞相留忠齋、七月吉日、門生衰絰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有當言而不言、則其所以待知己、某不敢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皇帝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

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皇帝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皇帝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皇帝、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録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皮面、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皇帝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故國舊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宫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携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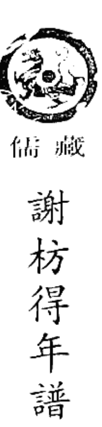
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始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耳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撚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信天。室撚曰、善哉善哉。吾計决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説、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撚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虚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此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皇帝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

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皇帝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録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説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孌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有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常握衆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説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户、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皇帝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羮藜含糗於皇帝之土地乎。皇帝之赦某屢矣、某受皇帝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

則不可。今既爲皇帝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皇帝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皇帝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皇帝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一二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皇帝、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者、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后上仙久矣、北望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皇帝欲根尋好人、不虧皮面、正當底人、某決不敢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倍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使江浙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録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

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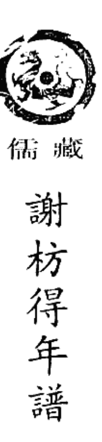
九月、元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以爲功、將如京師、使建寧總管撤的迷失往建陽驛橋僞召。枋得入城卜易、已而使其友趙孟逵來說之。枋得駡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初甚容忍、久而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强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多勸以死節昭天下忠義、枋得心許之。九月十一日至嘉禾、北發、遂絶煙火、食蔬果而已。既而絶粒、困卧久之、不得死。按、與魏容齋書云、九月吉日謝某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行實亦云、九月、參政魏天祐執枋得北去。而行實、神道碑、本傳並云、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枋得自九月斷食、至明年四月至京、凡六閲月乃死、世無此理。殆中途或嘗復食、如文天祥耳。碑云、二十六年正月北行。則與枋得九月書中云至嘉禾不合。然自福建北行、不逾月而至嘉禾、自嘉禾北行五六閲月乃至京師、相差太甚。或魏天祐中途有所勾當、則不可考也。枋得之北行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



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與參政魏容齋書。

與參政魏容齋書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皇帝遊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皇帝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人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皇帝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皇帝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録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茲某蒙大參相公縲絏而至大都、以縗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皇帝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

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並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
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
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
受。所有鈞翰、臺饋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亦願效一得
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
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
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
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
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懼。
魏參政執拘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二子及良友。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
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和毛靖可韻、孟韓相慕久懸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命、斯文將喪更由天。此生何恨爲
龔勝、來世誰能知少連。不信無人扶宇宙、是邦豪傑已潸然。
【附】毛靖可贈疊山先生詩、一襟書傳日星懸、湖海聲名五十年。事不求知惟此理、文之未喪豈皆
天。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傷魯仲連。看鏡倚樓秋已暮、風巾霜履重依然。
和葉愛梅韻、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從來孰重輕。綠鬢行藏堪檢點、白頭去就要分明。了知死別如



龔勝未必生還似子卿。緯地經天文不喪、許君獨擅大聲名。

【附】葉愛梅贈叠山先生詩 后土茫茫兩曆行、綱常事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人壯、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必盡公卿。早知莫賣成都卜、省得人知大隱名。

和游古意韻 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後死未爲非。文辭未必改秦館、敲扑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廟黍、得仁更不食山薇。儒冠有愧一廝養、何忍葵心對落暉。

【附】游古意贈叠山先生詩 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雙草履、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牀頭易、卧病惟餐隴首薇。儻過宗周見離黍、幾回新淚向殘暉。

和斗山送北行詩 耐寒松柏萬年青、無奈秋風欲送行。爲米折腰五柳緑、棄瓢洗耳一溪清。時來鳳誥千斤重、人去鴻毛一羽輕。讓效孔陶留介蹟、玉琊峰邃任良明。此詩集中不載、據斗山遺集中注文録出。

【附】王奕謝叠山先生己丑三月四庫本作九月、並誤、當作戊子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之倚歌以餞 皇天久矣眼垂青、盻盻先生此一行。遺表不隨諸葛死、離騷長伴屈原清。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誠關魯重輕。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

其二 襄漢無人替一肩、遂令杞國墜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此事公知三十年。盡愛中都爲宰相、豈知上界有神仙。縱饒不返南飛翼、也合津橋化血鵑。斗山遺集。

【附】邵武張子惠仁叔送叠山先生北行 流落崎嶇二十年、幾回灑血杜鵑前。一雙芒履乾坤窄、萬古丹心日月懸。案上靈龜原不食、樊中孤鶴且安眠。逃名不得名終在、行止非人亦有天。

其二、打硬脩行二十年、如今訂驗一儒仙。人皆屈膝甘爲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崇真院絶粒偶書付兒熙之定之并呈張蒼峰劉洞齋劉華甫。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饑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龍直上寥天一。

絶粒偶書丹府金童善主家、百神聽命静無譁。從今何必餐松柏、但吸日精與月華。

其二、軀唧甘露争先到、鳳吸醴泉隨後來。捉在太清仙酒甕、道人日飲兩三杯。

辭洞齋華甫二劉兄寒衣并序。離羅内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爲狗彘。凡勸吾入燕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爲別耶。

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原詩、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小孤山、人言此是海門關、海眼無涯駭衆觀。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瀾。堅如勇士專場立、危比孤臣末世難。明日登峰須造極、渺觀宇宙我心寬。

【附】王奕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詩、此是長江第一關、孤峰矯首聳遐觀。人今人古興亡事、帆去

帆來上下灘。廟有神明司地險、舟藏鬼蜮過門難。吾儕出處憑天道、浪自舂撞意自寬。

按集中北行詩、仍有和詹蒼崖韻、和曹東谷韻、和道士陳天隱三首、示兒二首、北行詩鈔有魏天應和疊山老師韻二首並序、蔡正孫和疊山老師韻並序、陳達翁送疊山先生北行、王濟淵送疊山先生北行誌詩、又李養吾有讀疊山先生北行詩跋、并未録。録其倡和原文俱有者。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書、某寓閩十三年。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序作於戊子四月甲子日。

宋史本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無深入、但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

有薦寫神黄鑑堯書。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六十四歲。

四月至燕、卒於憫忠寺。

枋得二月至淮安、淮安路教授謝西溪餞之於敬義堂、淮安士友多集、枋得爲詩送之。四月一日至燕京、先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帝所在、再拜痛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四月五日卒。據行實。斗山公遺集作七日。

八月、其子定之裹父骨以歸、葬於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源、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

枋得死之二十四年、門人虞舜臣乃率其徒築室買田、祠枋得於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元廷、爲疊山書院。又五年、關中李源道乃爲之碑。見行實、神道碑、本傳、北行詩跋、斗山公遺集。

按斗山公遺集有和疊山隆興阻風、和疊山小姑廟、和疊山舟過櫓港、和疊山拜李太白墓、再和前疊山峨周亭、和疊山拜虞雍公祠、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己丑二月飲疊山於敬義堂有詩、後三日僕至西溪見示、疊山已行矣、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等。則枋得沿途當有所吟咏、今原詩不存、故不録其和。

【附】王奕聞疊山己丑四月七日死於燕、聲名如此、付杯羹滿腹琅玕、不得呈諸士、倘能如孔子殺身未必死、盆成骨埋北壤、名山重冤入南天、上帝驚、當日刀圭成謾爾、金華仙籍再書名。斗山公遺集

行實所著有詩傳注疏、易説十三卦取象、易書詩三傳及注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批評陸宣公奏議、編次祕笈新書、選定文章軌範、並唐詩解、行於世。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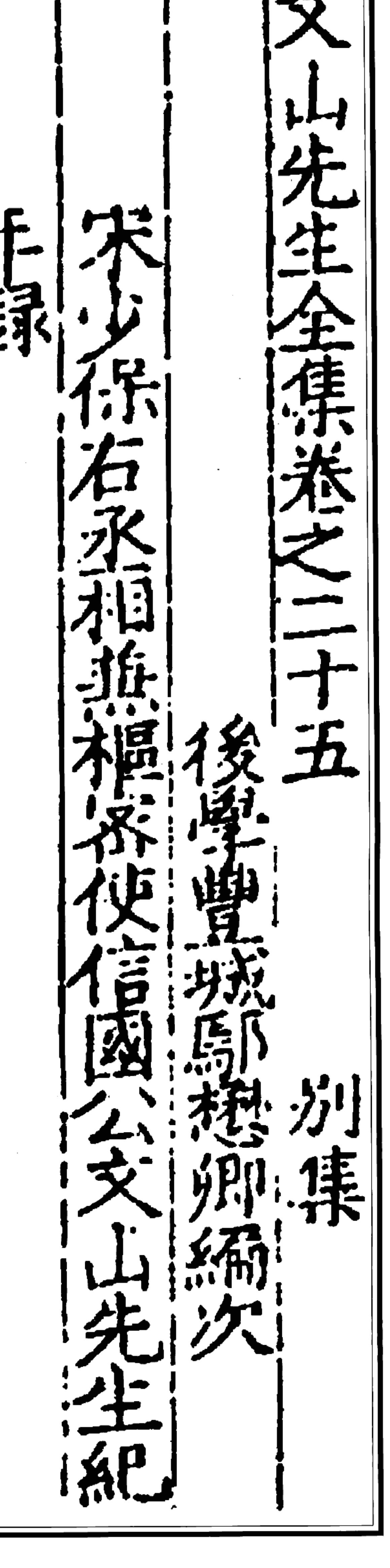
宋・文天祥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録》一卷，宋文天祥自撰，佚名補注。原載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甯寵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五。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原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爲名，改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寶祐四年舉進士第一，爲寧海軍節度判官。景定間累遷著作郎，歷知瑞州，除江西提刑。咸淳間除軍器監兼學士院權直，忤賈似道，乞致仕歸。起爲湖南提刑，移知贛州。德祐初，奉詔勤王，除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權兵部尚書，知平江府。二年，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入元軍請和，被拘，輾轉逃歸。端宗即位，復除右丞相，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抗元。景炎三年加少保、信國公，兵敗被俘，被囚大都，終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就義，時年四十七。文天祥是宋末著名的民族英雄，耿耿忠心，彪炳史册。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一八有傳。

文天祥在獄中，嘗自著《紀年録》。此爲現存最早之自撰年譜，雖較簡略，但叙事精準，實屬第一手資料，其價值不言而喻。其時杜滸還編有《丞相年譜》（《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惜未見流傳。今傳本有佚名編《宋丞相信國忠烈文公年譜節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本）、清許浩基編《文文山年譜》一卷（一九二七年杏蔭堂刊本），近人蔣守一、傅抱石、姚海坊、翁其榮亦撰有年譜，楊德恩所撰《文天祥年譜》（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較詳細。今人李安有《宋文丞相天祥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輯）、萬繩楠有《文天祥事蹟編年》（《文天祥傳》附，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別集

後學豐城鄒懋卿編次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録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録，宋大史氏管發國實，垂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顔丞相平宋録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録、集杜句詩前後卷，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

各年之下。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于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乘白鶴上天，宝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之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曾親覽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廬陵文氏，來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大父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字士表，人稱爲革齋先生，贈太師、恵國公。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庚子　嘉熙四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壬子　淳祐十二年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是歲、公夢召至帝所、帝震怒、責其不孝。公哀訴以臣實孝、帝曰、人言卿不孝①、卿言卿孝、賜以金錢四遣去。公出門、而震雷欲擊之、自嘆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擊、驚覺、汗如雨、後一舉登第而有父喪、但未解四金錢爲何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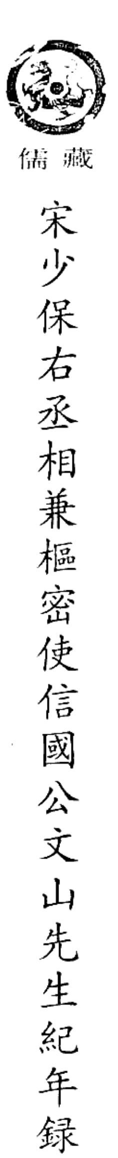
乙卯　寶祐三年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弟璧同舉。冬俱赴省，侍父革齋先生行。予既以字為名，字之者改曰履善，提舉知郡李迪舉送。

革齋先生與弟書曰：道由玉山，遇異僧指長男曰：此郎必為一代之偉人，然非一家之福也。

丙辰　寶祐四年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璧同登。及大庭試策，有司寘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為第一。臨軒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卧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



先生殁世。天府治喪榜下，士齎送道路費、糧給。兄弟即日扶護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並不受。

丁巳　寶祐五年

九月，葬董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者，予曰：仕如是其汲汲耶？郡佞欲爲言于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

己未　宋理宗開慶元年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闕命辭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做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聚同年、

待賀客、刊題名小録、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閤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授初階、内狀元授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庚申　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禄、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

辛酉　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餘、頗

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于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賤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　劉克莊行。

壬戌　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充殿試考

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陟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来歸、如鱗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繙黄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爲速、在爾爲晚矣。人之不可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於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耳。

癸亥　景定四年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所不屑爲之鈎考。栽決晝夜精力不倦、吏不能欺、懾服焉。八

月、以董宋臣復出為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東擔將出關、不相遣人謂公、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親就養。郡兵久後殯癈乍復、公撫以寬惠、鎮以廉靜。郡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綱紀、上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剏便民庫。去之日、填兵出前冥名、為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父益不忘。

甲子　景定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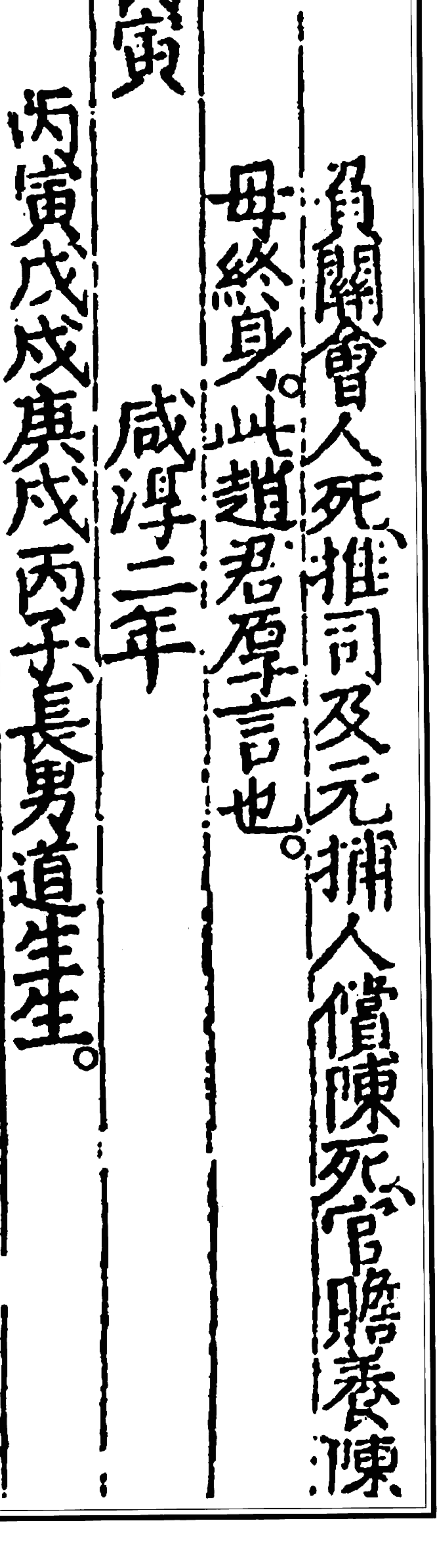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刑、辭免不允。

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推廣德意，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植稍振風采。四月，行部至吉州太和縣，有祖母梁夫人殁，于父所生母也。申解官承心制。聞臺臣黄萬石以不職論罷。是歲，閒文山。

臨江城中，僉地坊錢匠陳見百關會過于市者，欷曰：我等困苦，止欠此馱耳。羣聚至殺百關會人，慧力寺後山收捕司跡盗急，市荷擔行語負朗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鞫陳筆莚誣服，將受

刑辭其母曰爲子不能終養必有冤債無可說者望吾母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衙後李某家所得關會具在暗閣上竹籠内於吾死後止用訖關會具於酒賽謝神福内覆紙單籠上用草爲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爲陳訴越數日公到陳母乞屏左右持素紙以所夢訴公即命有司同陳母詣李閣悉如夢遂以李償



負闕會人死、推司及元捕人償陳死、官賠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戊戌庚戌丙子、長男道生生。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壬寅甲午丙寅、次男佛生生。二月、女柳生生。三月、女環生。九月除尚左郎官、辭免不允。十二月赴闕供職。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衰然之選、今其存者、

無不竝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即位、其省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黄鏞奏免所居官。冬、至、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寢新命。

己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鎮府事。府極彫弊、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爲郡、居上流斗絕、税務無所取辦、則椎剥爲民害、乎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醵錢立祠。

先是乙卯春、公家趁城三十里、日②冷水坑旅店胡翁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蜕爪其上。夢甚著、覺而異之、昧爽即擁帚掃除石、驗所夢已、而公至、則坐于石、更嚴。登言早寒、頋飯而去、詞意甚勤。公問故、以夢告、且曰、他日必富貴、頋垂憐我家。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經從、必飯其家、歲時

翁媪至，公家必優贈與。至是，公載家寧國弭任，歸午飯胡店，胡以宿諸請，公笑曰：諸擔中任擇取其一。胡屢辭不敢，則擇取一擔以告，公令衆啓擔視之，則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爲鄉里親友餽者，汝無用焉。命衆估時值，以其直與之。盖胡以公五馬貴，如他人皆輜重充溢，不知公行橐固朽然，是以任其自擇無嫌也。公之子孫過之，胡之子孫仍奔走迎送不倦，公家亦時優恤之。一夢之吉，乃纏綿受賚惠，異哉。此胡老之言也。



庚午　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監職，兼右司、兼崇政殿説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歸紹興，乞致仕，有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要君之志，予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内制相承，皆呈藁，當國改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予直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臺臣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奏寢新命。是年起宅

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居于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絕谷、低卬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而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烟竿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主人日領客其間、窮幽探勝、樂而忘疲。其北曰北涯、以南長潭為止、清遠深絕、蓋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滀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趨、盡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

誠隱者之居也。于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作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為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為起身白屋，遭逢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即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為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然，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開江上，有變即罷匠事，惟

廳堂僅成。

咸淳九年

癸酉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疏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運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易、城陷、義不辱、自沉而死。予瀝血擬袂、顛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為泝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賦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一月二十一日，承哀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沖幼。吾以衰耄，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既國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

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佑。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勳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辭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陛辭、乞斬呂師孟釁鼓、不報。十月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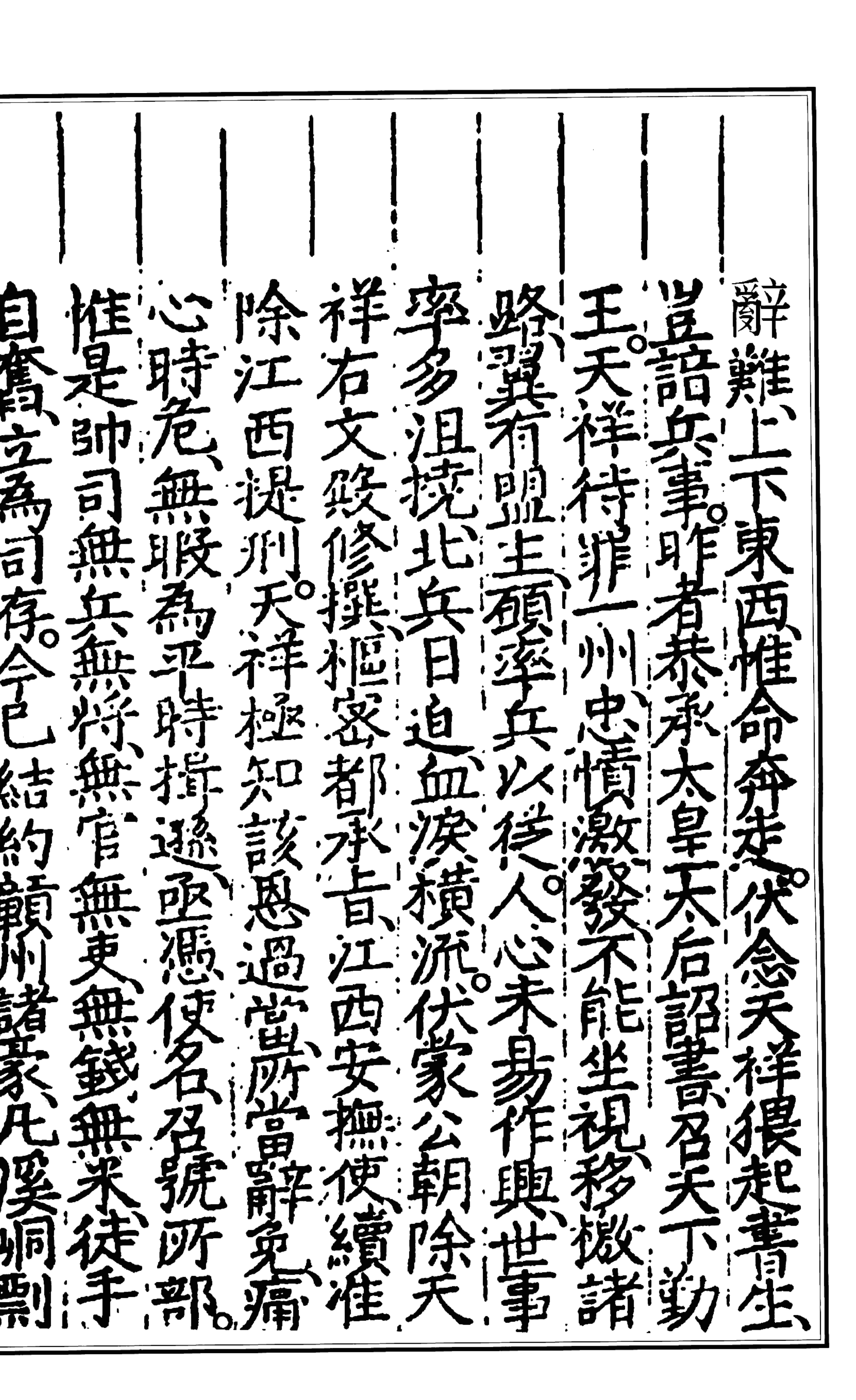
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觧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還師。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杭、守獨松關。

管吏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丘積粮。二月、賈似道駐師魯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董鑑乃啓除公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

老將王輔佐爲總統，領兵下吉州。王尋棄，以廣東統制方興代之。江西副使黄萬石有舊嫌，又忌公聲望出己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近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大史氏管發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山義聲一倡，而士豪繼踵，裹糧景從，斯亦壯矣。而或者猶以倡狂議之。時士友爲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潛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舌者，文山元不是倡狂。有吉文

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為隆興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可為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不可閑之城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州殿撰文都承，且照累劄，時暫駐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雋功。奏奉聖旨知。

察院孫嶸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准省劄，令江西副使黄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部勤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



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伏念天祥猥起書生、豈諳兵事。昨者恭承太皇天后詔書、召天下勤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冀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率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横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指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弛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立為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

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為大屯、來赴闕下。忽得留屯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鬬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衆、不堪安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瀝忠悃、告鈞慈特與放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指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闕下。　至衢州時、以公軍抗健有紀、所過

秋毫無犯。近臣交薦、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日、內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墨經從戎、仰藉朝廷威命、奬率江右、湖南、淮、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申省、乞別命重臣交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冊繳申。詔劄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工書兼督贊事、具悉。朕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明。惟朕嘉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

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爲安。蘇少常

伯進長貳卿、未足以酧賢勞。相臣膂師于外、命

卿參佐廟謨、集允文采石之功。夫移孝爲忠、以

國爲家、古有明訓、矧急危之秋、其往求朕攸濟。

理考親擢甡彥、以貽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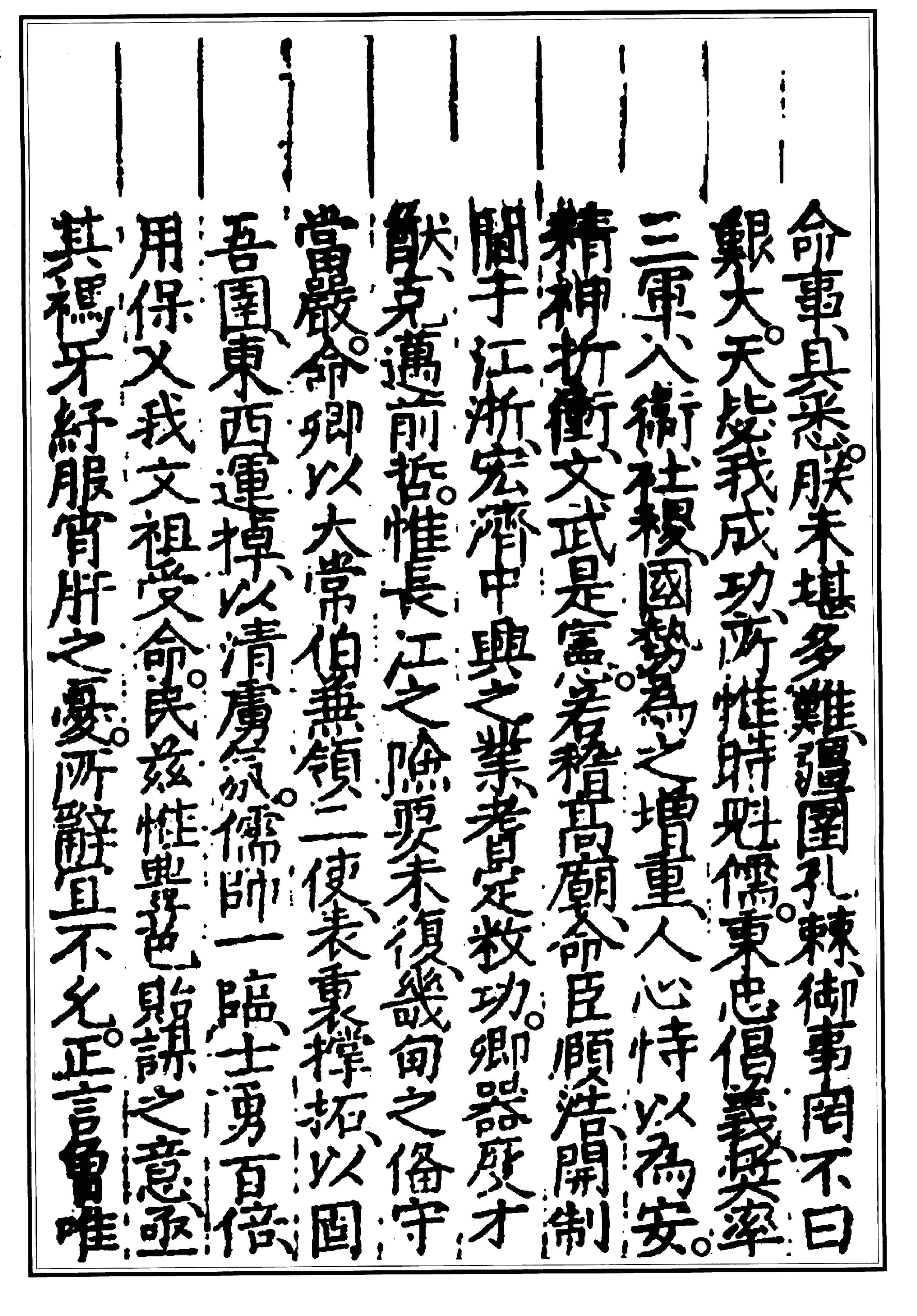
故兹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

江西安撫使、辭免不允。内批文天祥依舊工部

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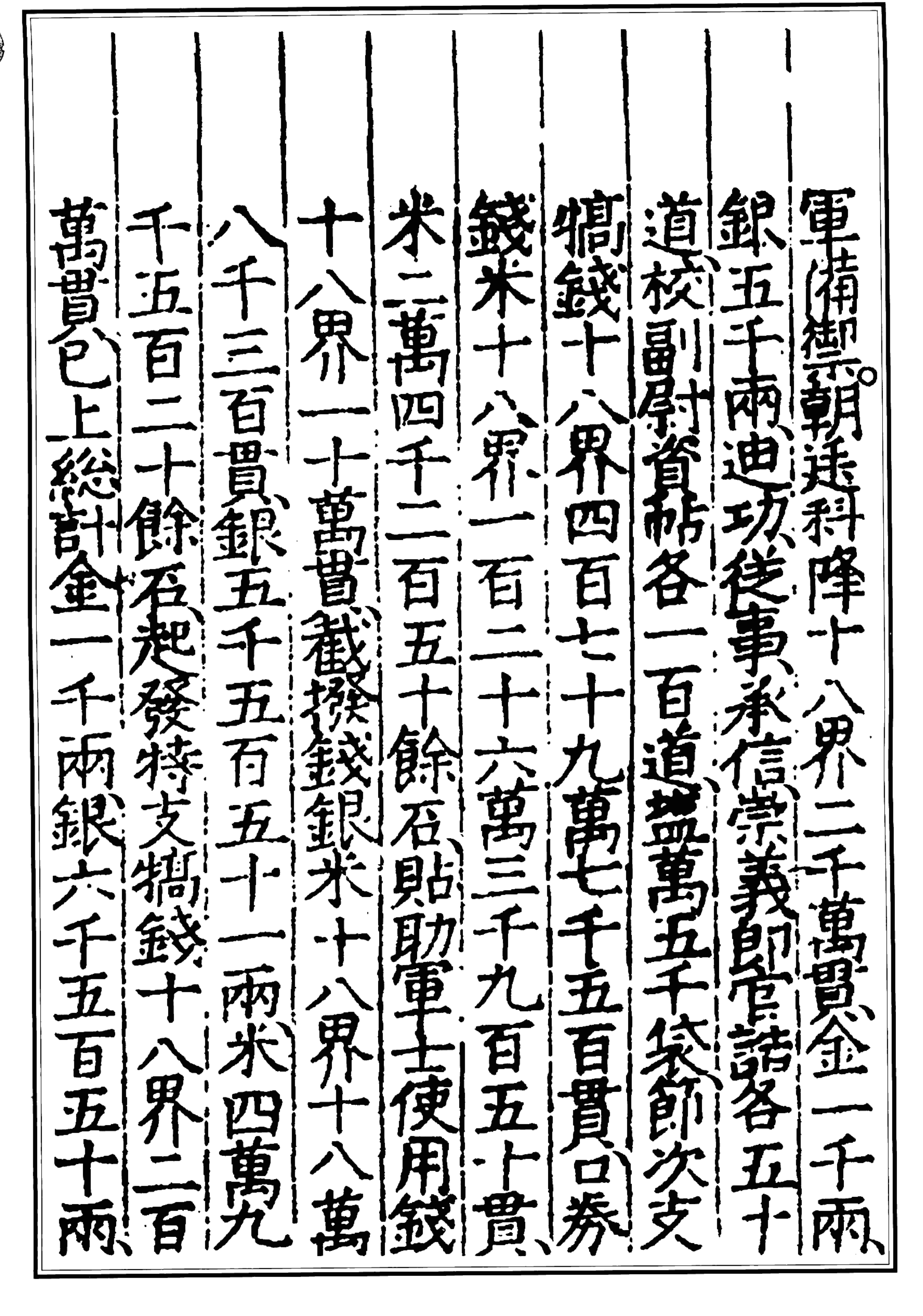
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勑三省進呈卿狀

辭免權工部尚書、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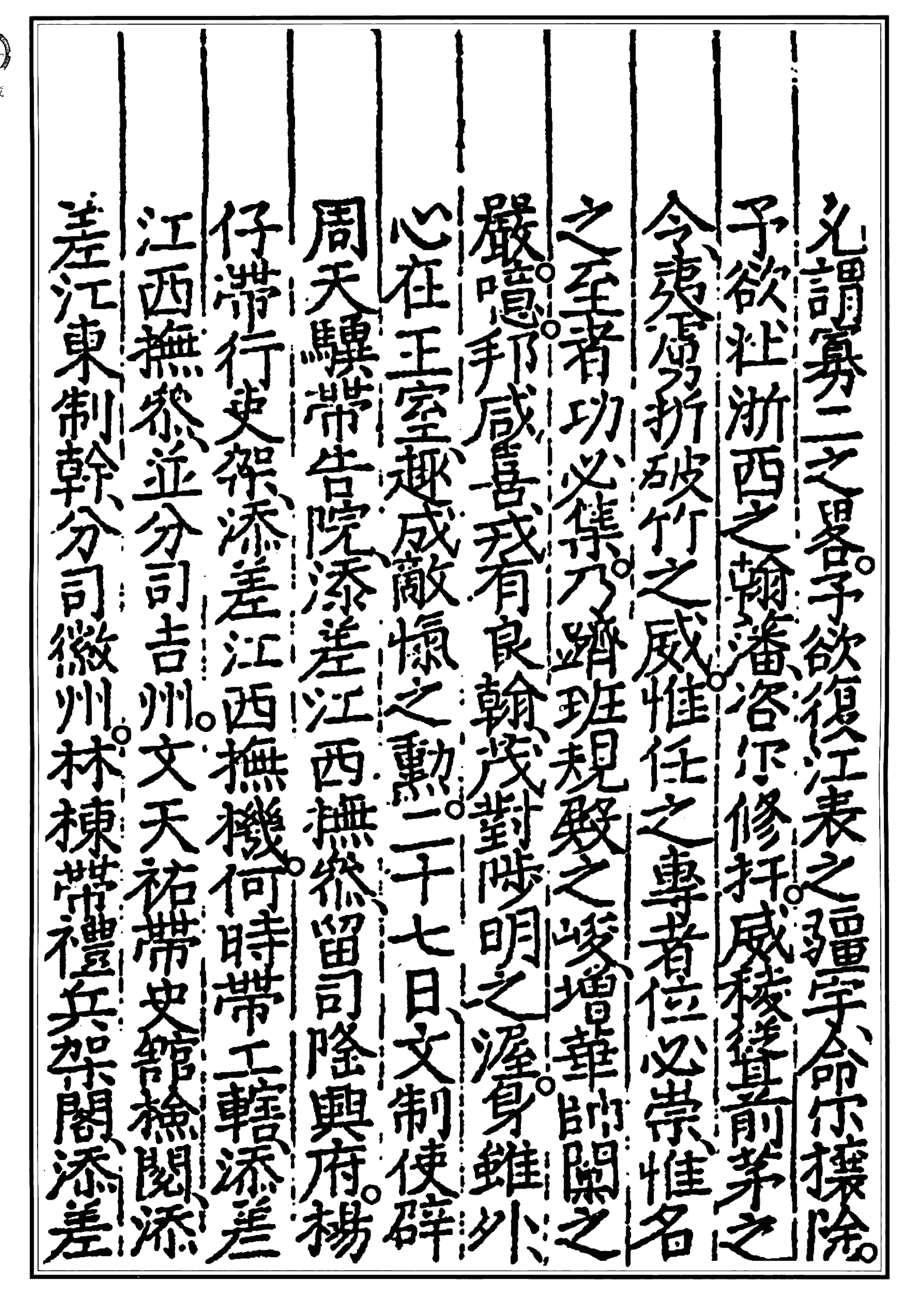
命東具悉。朕未堪多難，彊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天毖我成功，所惟時碩儒秉忠倡義，奬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眷稽高廟，命臣顛沛，開制閫于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者，是敉功。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幾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大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茲惟與邑賦誅之意，丞其稱牙，紓服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正言曾唯

奏炎門、與區、今初畢遠毗。倫魁儁望、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譁、③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命。九月初七日、勘會文尚書獎率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緊深可嘉。尚除已須三路制師之命、仍兼督府參贊、知平江府。令已日久、秋風漫致、事不可緩、合行催促、須議有揮、責令文天祥不候辭朝、疾速前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議支犒外、其餘諸項督軍頭目人、合與優加借賞、及辟置官屬、科降錢粮、一應合行事件、並仰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行。史云、文尚書開閫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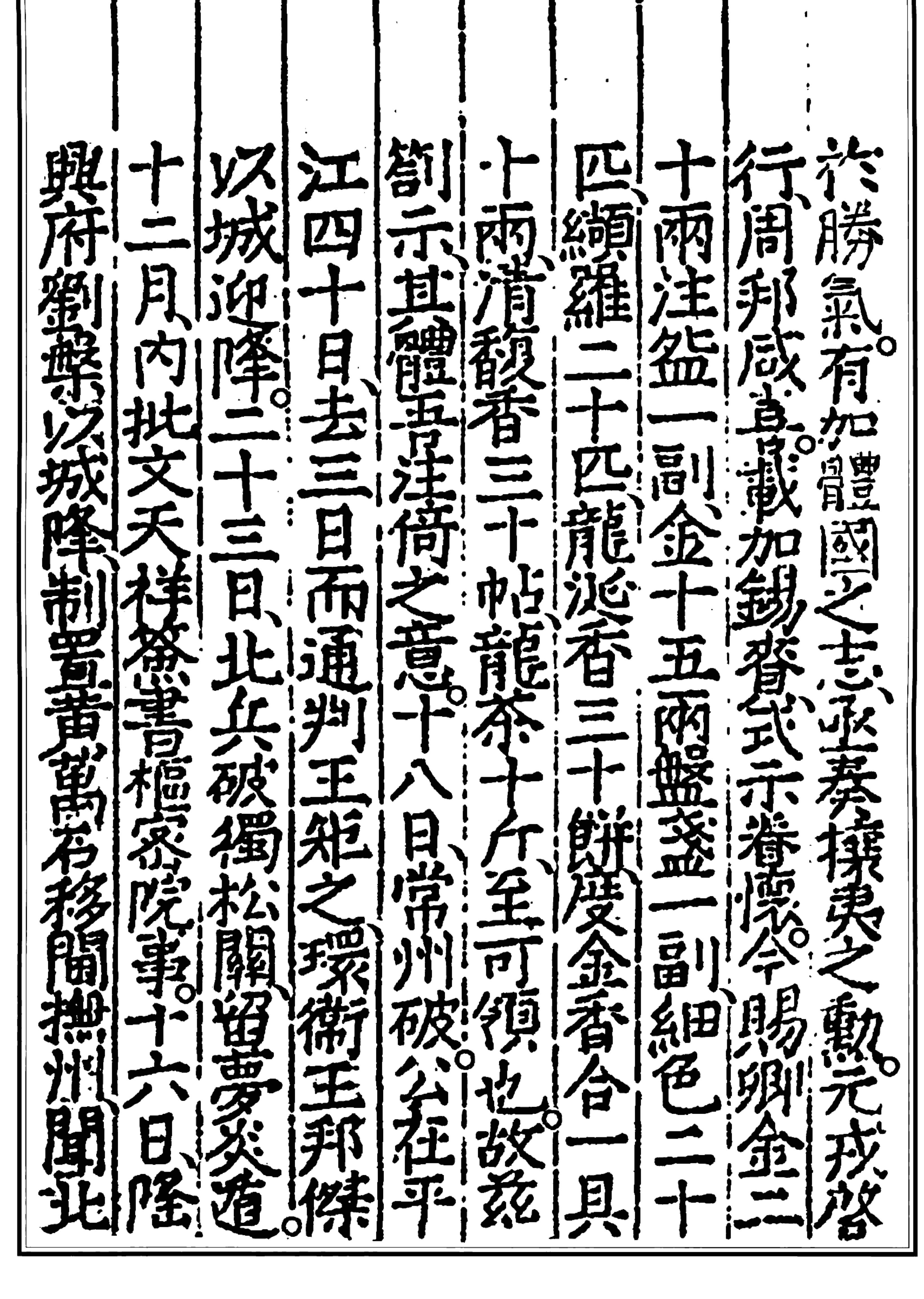


軍備禦。朝廷科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由功從事、承信、崇義郎官誥各五十道、校副尉資帖各一百道、塩萬五千袋、節次支犒錢十八界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五百貫、口券錢米十八界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貫、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餘石、貼助軍士使用錢十八界一十萬貫、截撥錢銀米十八界十八萬八千三百貫、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米四萬九千五百二十餘石、起發特支犒錢十八界二百萬貫、已上總計金一千兩、銀六千五百五十兩、

盐一萬五千袋，十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六千餘貫，官告二百道，省帖二百道，米十萬三千七百七十餘石。十六日，除端明殿學士，制詞曰，勑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藹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内以傳畿廷之彥，外亦褒帥閫之賢。王素之牧平凉，程戡之蒞益部，皆膺兹選，今得其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繡國，文有武備，義槩貫于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貸要之際，


乙謂寡二之畧。予欲復江表之彊宇、命尔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洛尔修扞。威稜聳前茅之令、衷憑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我有良翰、茂對歩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二十七日、文制使辟周天驥帶告院、添差江西撫幹、留司隆興府。楊仔帶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差江西撫參、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閱、添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架閣、添差

浙西制幹、分司常州。十月、弟璧晉除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誥詞曰：勅具官某、惟爾哲兄、以鴻儒魁望、倡義勤王、忠於爲國、而不謀家、乃命閫制、俯抒我難。爾競爽有令譽、處侍陔養、就出乘麾、恩義兩盡。寓直木天之峻、賦祿桐栢之祠、清且佚矣。孝友是亦爲政、往其祇若。季弟璮特與免銓、充浙西制司內機。十一日、賜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獎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趣贊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膚氛、精神折衝、益振揚



於勝氣。有加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四匹、龍涎香三十餅、慶金香合一具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詔示、其體吾注倚之意。十八日、常州破、公在平江四十日去。三日、兩通判王矩之、環衛王邦傑以城迎降。二十三日、北兵破獨松關、留夢炎遁。十二月、內批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興府劉槃以城降、制置黃萬石移閩撫州、聞北

兵至而遁。都統密宥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

城降。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不得

見。曰④賫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至皋亭山。

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

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以奉旨詣北

軍講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

大誼、詞旨慨慷、虜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

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予責伯顏留使失信、罵

吕文煥逆賊、引虜陷國、并數吕師孟叔姪罪惡、求死北營。虜留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放散西歸。二月八日、虜驅予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滸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紿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莊、卧敗牆葦中。是夜趨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完。初

七月，自甬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寨。十一日，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相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温州。五月，聞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正月初八日乙亥，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公議

以福王、沂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不許。張世傑偵董兵六和塔、公入請於世傑、京師義士可二十萬、憑背城借一戰、為守。世傑勉公歸據江西、已歸淮埂、以為後圖。十五日壬午、在朝臣一時俱逸。十七日、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趙吉甫、賈餘慶獻傳國玉璽、降表。是夕、宰相陳宜中遁、世傑遁。十八日乙酉、北兵至臨安北五十里、益王、廣王乃從母家出關渡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間走永嘉、公嘗陳此議也。十九日早、除公樞密使。時北兵已迫脩門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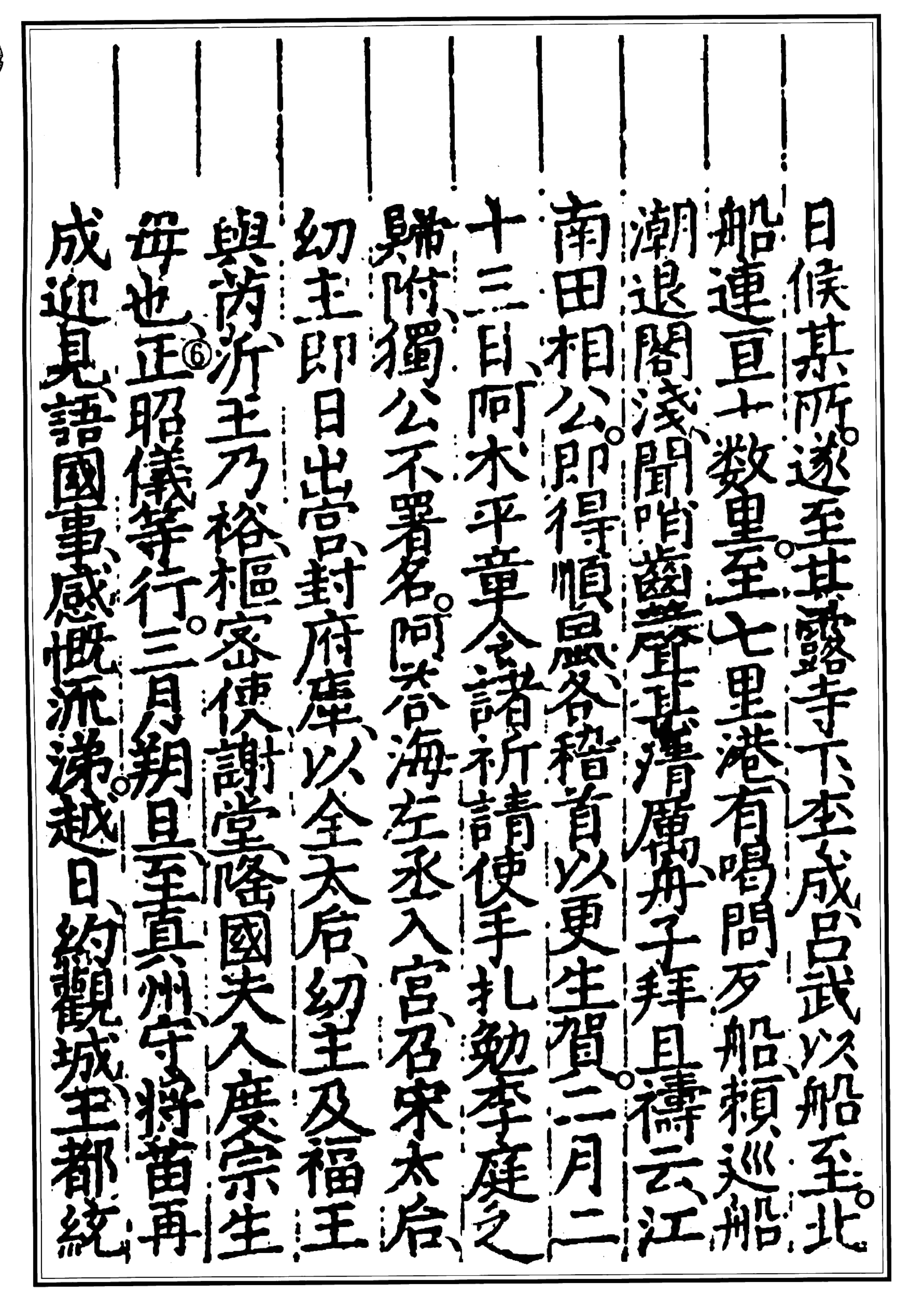
戰守，廷臣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吳堅左丞相府，會伯顏邀當國者相見，皆令公詣北軍講解。衆謂公一行為可以紓國難。國事至此，公不得愛身，意虜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公亦欲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二十日詣北營，至則留營中，唆都、忙古歹舘伴，深悔一出之誤，從吏者有意推隕公，不覺也。二十一日，宰相吳堅、賈餘慶等以國降，且降詔副以省札，俾各州縣歸附。左丞相吳堅等五人捧表獻土北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辛卯，伯顏遣



鎮撫唐兀月兒、宋趙與相等先罷散文天祥所招義兵一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牓。公聞之流涕不自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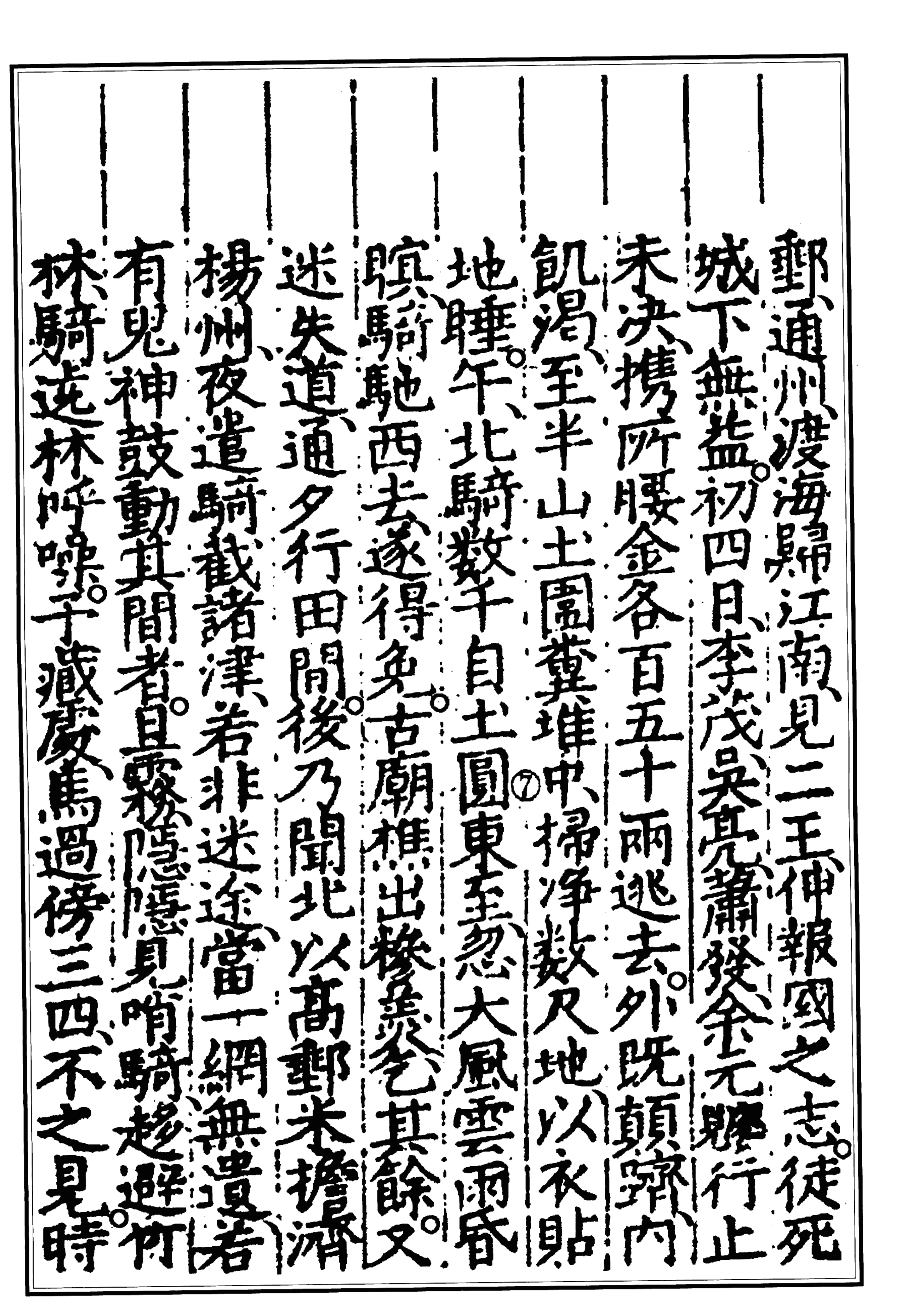
二月初八日、驅公隨祈請使入北。公不在使列、蓋驅遂之使去耳、盡出賞餘賚計馆。先一夕、公作家書已處置家事、擬翼日行則引决。家參政則謂公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公亦以身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先是正月十九日、客賛公使北、天台杜滸梅壑議斷斷不可、容遂之去。後二十日、公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公孤苦、

慨然相從、朝吉、改宣教郎、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十八日、至鎮江、請十九日渡江。公自入京、城外北兵營、日夜謀脫、不得間。至是益急、謀舟夜渡。杜遂醉遊於市、銀三百兩賄老校、引間道、走十里至江岸、以三人寄老校家。余元慶眞州故舊⑤銀千二百兩、得船。公河岸上沈顧家坐卧、從公者曰王千戶、狠突相隨、不頃刻離。是夕、公以明月行、買酒醉別鄉士、因以醉王千戶諸人、伺其寢熟、啓門出。杜抑飲妓家者小卒、提官燈、公變服從杜出。至人家盡歲、杜以銀與小卒、縱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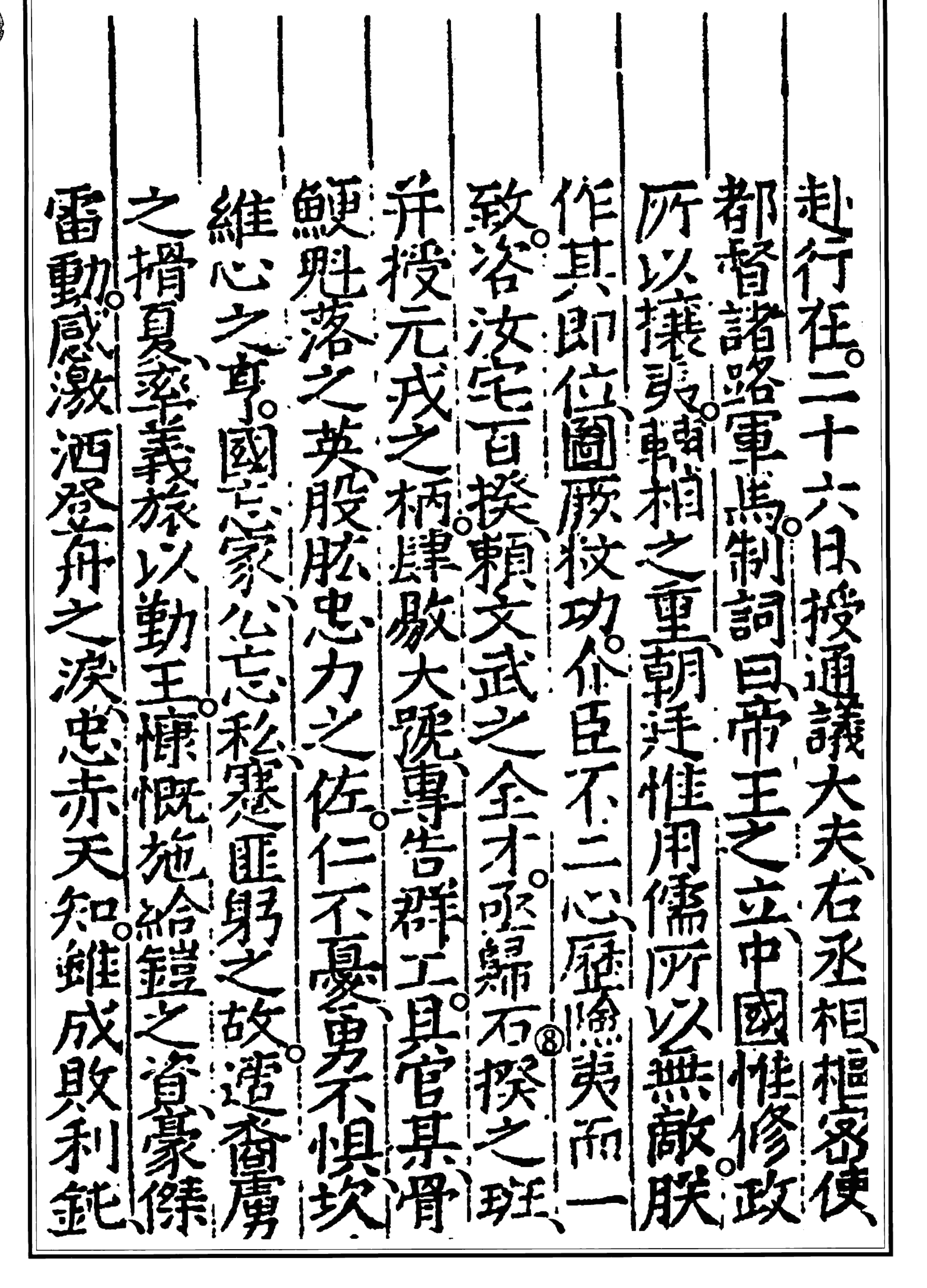


日候其所。遂至甘露寺下。李成、呂武以船至。北船連亘十數里。至七里港。有唱問歹船頻巡船潮退閣淺。聞哨聲甚清厲。舟子拜且禱云。江南田相公。即得順風。各稽首以更生賀。二月二十三日。阿木平章入令諸祈請使手札勉李庭之歸附。獨公不署名。阿合海左丞入宮。召宋太后、幼主即日出宮。封府庫。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與芮、沂王乃裕、樞密使謝堂、隆國夫人、度宗生母也⑥、王昭儀等行。三月朔旦至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語國事。感慨流涕。越日約觀城。主都統

遮至城外、出制司小引脫回人朱七三等供云、軍前見一丞相、差往真州賺城、制使遣提舉官來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張路分、徐路分來歸行囊衣物、五十卒弓劍送行。海陵唐杜客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説汝其審之。張、徐然之。行久之、云、安撫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口口是忠義、如何敢殺。相公遂與張、徐以賜金百兩、與五十兵、以銀百五十兩、乃相繼辭去。明日、至揚州。杜架閣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


鄧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初四日李茂吳亮蕭發金元驟行止未決携所腰金各百五十兩逃去。外既頗寧內飢渴至半山土圍糞堆中掃淨數尺地以衣貼地睡。午北騎數千自土圍東至忽大風雲雨昏暝騎馳西去遂得免。古廟樵出餐乞其餘。又迷失道通夕行田間後乃聞北以高郵米擔濟揚州夜遣騎截諸津若非迷途當一網無遺若有兒神鼓動其間者。且霧隱隱見哨騎趍避。何林騎遶林呼噪。于藏廢馬過傍三四不之見時

萬竅怒號、雜亂人聲、疑有神明相之。初七日、過樵夫、以舊舁至高郵、買舟。二十四日、至通州。得之譏者云：上下常與北騎隔三四十里。又云：鎮江走了文丞相、大索數日、許浦一路馳騎追捉。聞之駭汗、何僥倖甚也。通州守楊練使師亮出郊、聞而館公於郡、衣服、飲食、舟楫皆其爲料理。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四月八日、至温州。聞端宗皇帝於福安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議遂決。舊客張汴、鄒渢、部曲朱華等皆自閩來迎。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



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敉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⑧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群工。具官某、骨鯁甦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遹奮廣之揹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洒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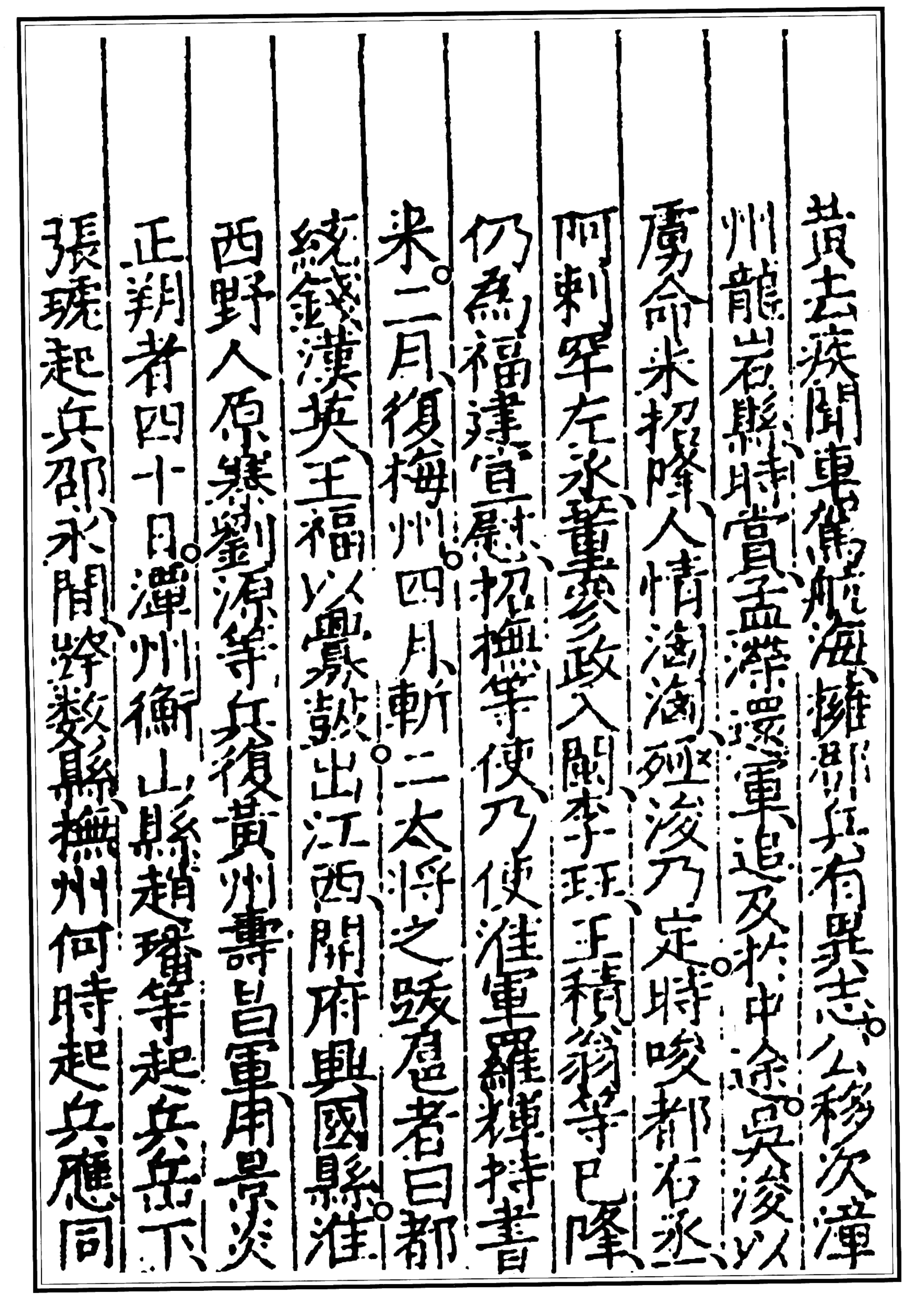
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燮，燮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吳虜之膽，及免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為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闖肇毅而追三宮，復鍾簴而安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荊棘於靈武之初，乎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為。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往思陵已登於亞相，史老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脩之專美。況同列崇阜

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宥。優督府琱戈之錫、峻文階黄繖之除。申招賊會、式隆寵数。於戲、春秋以歸李于為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惠吾何憂、爾共扶於興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迄畱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鄉于褒。逆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十一月入汀州、公遣督參趙時賞督諮趙孟濚、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遣督賛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雩都。時北軍逼福安、東縛航海、福安遂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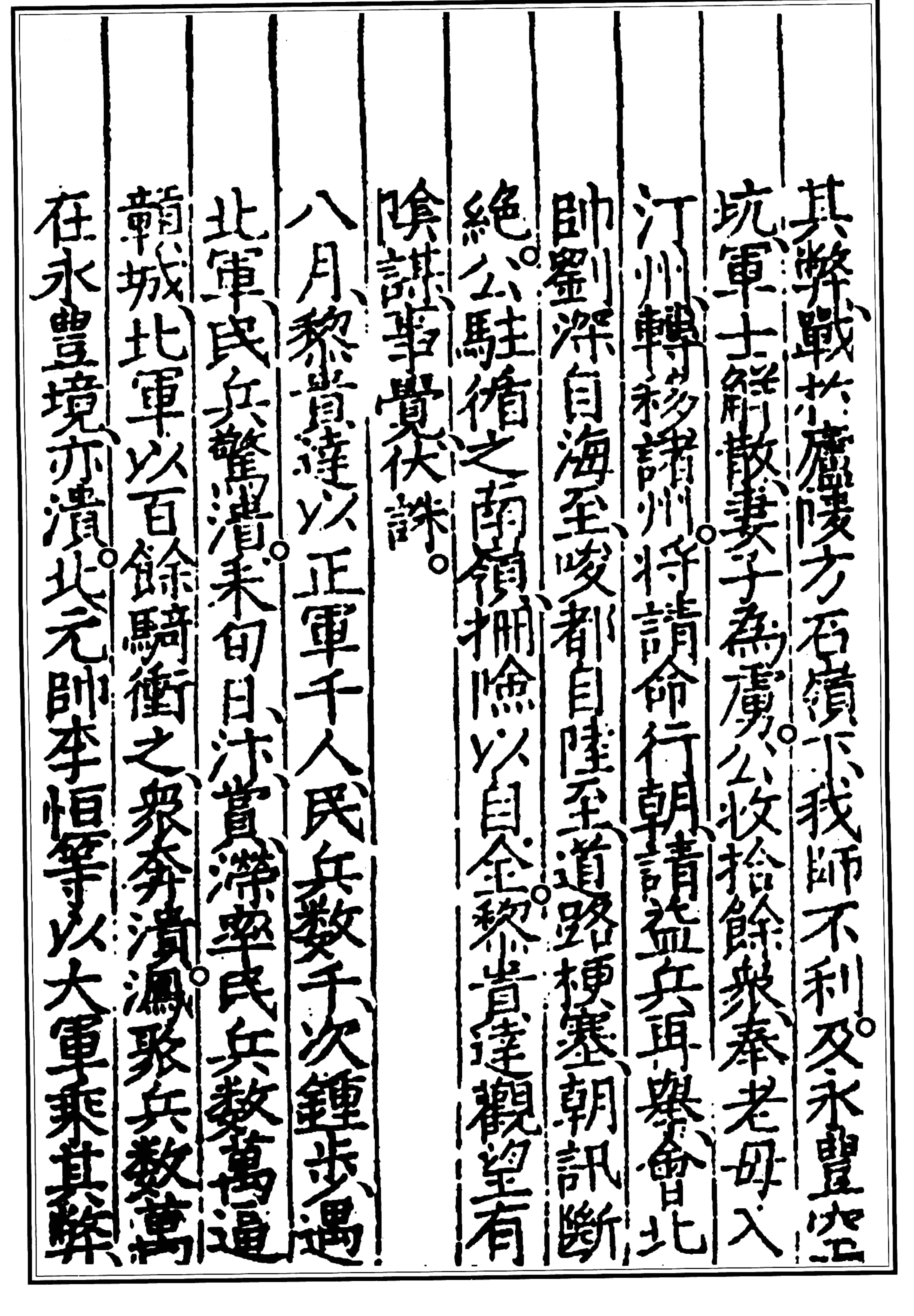
丁丑　宋景炎二年

正月，移屯漳州龍岩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禄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雩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黄從臨洪，表揚黄家傑響應興國軍，黄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為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合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正月，北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


黄去疾聞車駕航海，擁衆兵有異志。公移次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滐還軍，追及於中途。吳浚以虜命來招降，人情洶洶，誅浚乃定。時唆都右丞、阿剌罕左丞、董參政入閩，李珏、王積翁等已降，仍為福建宣慰招撫等使，乃使淮軍羅輝持書來。二月，復梅州。四月，斬二太將之賊虐者，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衆數出江西，開府興國縣。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兵復黄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者四十日。潭州衡山縣趙璠等起兵岳下，張琥起兵邵、永間，連數縣。撫州何時起兵應同

都督府、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使詣軍門受要束。七月、督謀張汴監軍、率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招諭鄒𣲗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攻太和。時贛惟存孤城、吉八縣復其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送欵無虗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舉之勢。福建斬汀州偽天子黄從、淮西兵復興國軍、黄州、復壽昌軍、湖南所在起義兵不可數計、四方嚮應。孔明有云、漢事將成也、天未悔禍。相望旬日間、贛、吉州皆以驚潰、北兵自隆興來、適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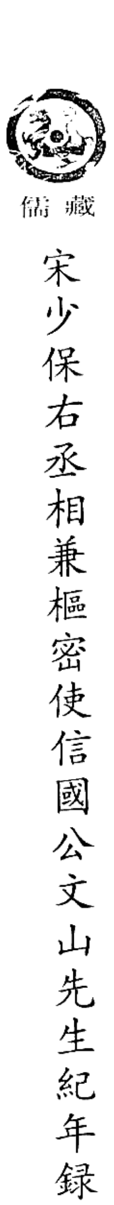


其弊，戰於廬陵方石嶺下，我師不利。及永豐空坑，軍士解散，妻子為虜。公收拾餘衆，奉老母入汀州，轉移諸州將，請命行朝，請益兵，再舉會北帥劉深自海至峻，都自陸至，道路梗塞，朝訊斷絕。公駐循之南嶺，栅險以自全。黎貴達觀望有陰謀，事覺伏誅。

八月，黎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鍾步，遇北軍民兵驚潰。未旬日，汴貫滯率民兵數萬逼贛城，北軍以百餘騎衝之，衆奔潰。瀰聚兵數萬在永豐境，亦潰。北元帥李恒等以大軍乘其弊，

追及於東固方石嶺下。都統鞏信率數十卒短兵接戰、北師駭其以寡拒衆、疑山中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前兩翼、屹不動。北愈疑。獲村夫引間道踰嶺至山後、闃無人焉。就視信等、創遍體死、未仆耳。以此北騎稽滯、公遂得遠去。

空坑陳師韓曰：二十七日、公至空坑潰卒困憊、藉地睡。公宿山前師韓家、夜得報、追騎已逼。陳送公由間道去、諸卒不之知也。追騎至、詰公所在、無知之者、遂攻破其寨、屠之。公行山逕逼窄、



民老幼負荷奔走塡塞，公窘迫不能前。既而山墜巨石，橫擁于路，追騎至，迂迴援緣，[9]前，公去遠矣。至今居民指為相公石。鄧古庭主簿曰：公既遁，追騎將及，是早重霧，尋丈遠不相覿，公猶聞後喧閙聲，[10]乃騎見轎中人風姿偉然，問為誰，曰姓文，騎以為丞相也，群擁至帥所，問之，必曰姓文，問轎夫，咸不知也，遍求俘虜人識認，乃肯曰：此趙通判時賞也。以此追騎逗留，公又得遠去。趙至隆興，與帥府罵不絕口，遂受害。

歐陽夫人曰空坑敗潰卒意公所向疾至隨護。公命五百弩手斫山樹爲鹿角[11]迤隘道頃之數人負傷至則五百弩手已摧踣不支。公即去夫人驚問故則追騎已林立于前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娘顏孺人黄孺人等皆爲俘虜。夫人沿路意有深水崄崖即投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帥所已失佛生必有愛其俊秀養爲己子矣。

戊寅 宋景炎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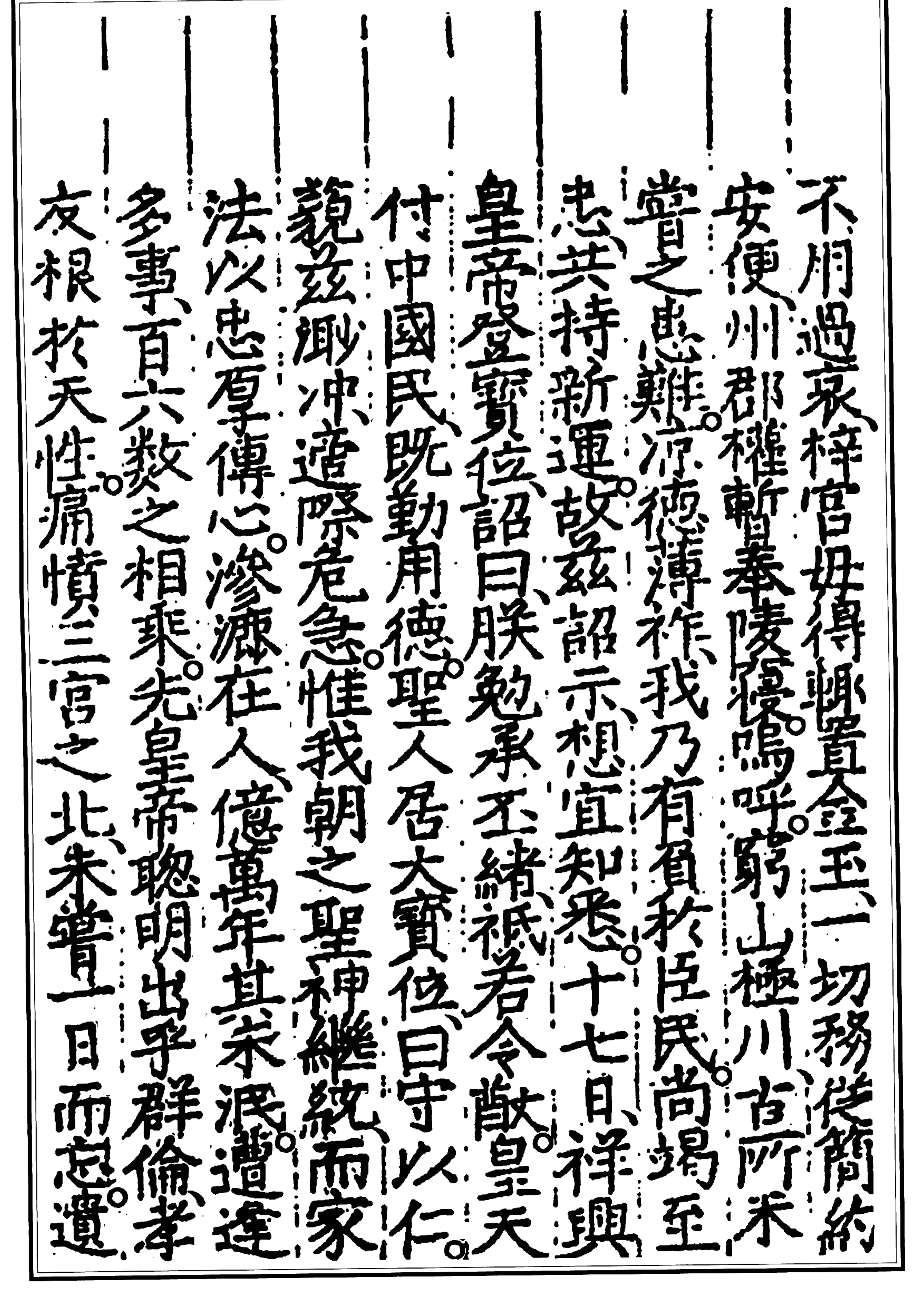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衛遣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厓山行府移船澳頭



入覲。八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九月，齊魏國夫人薨，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趍海豐。二十日，爲虜騎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客禮。

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厄之會，方大皇太后命之南服，黽勉于行，及三宫胥而北迁，悲憂欲死，卧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循托於我，涉歷而登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爲君，天未釋于有宋，強膺推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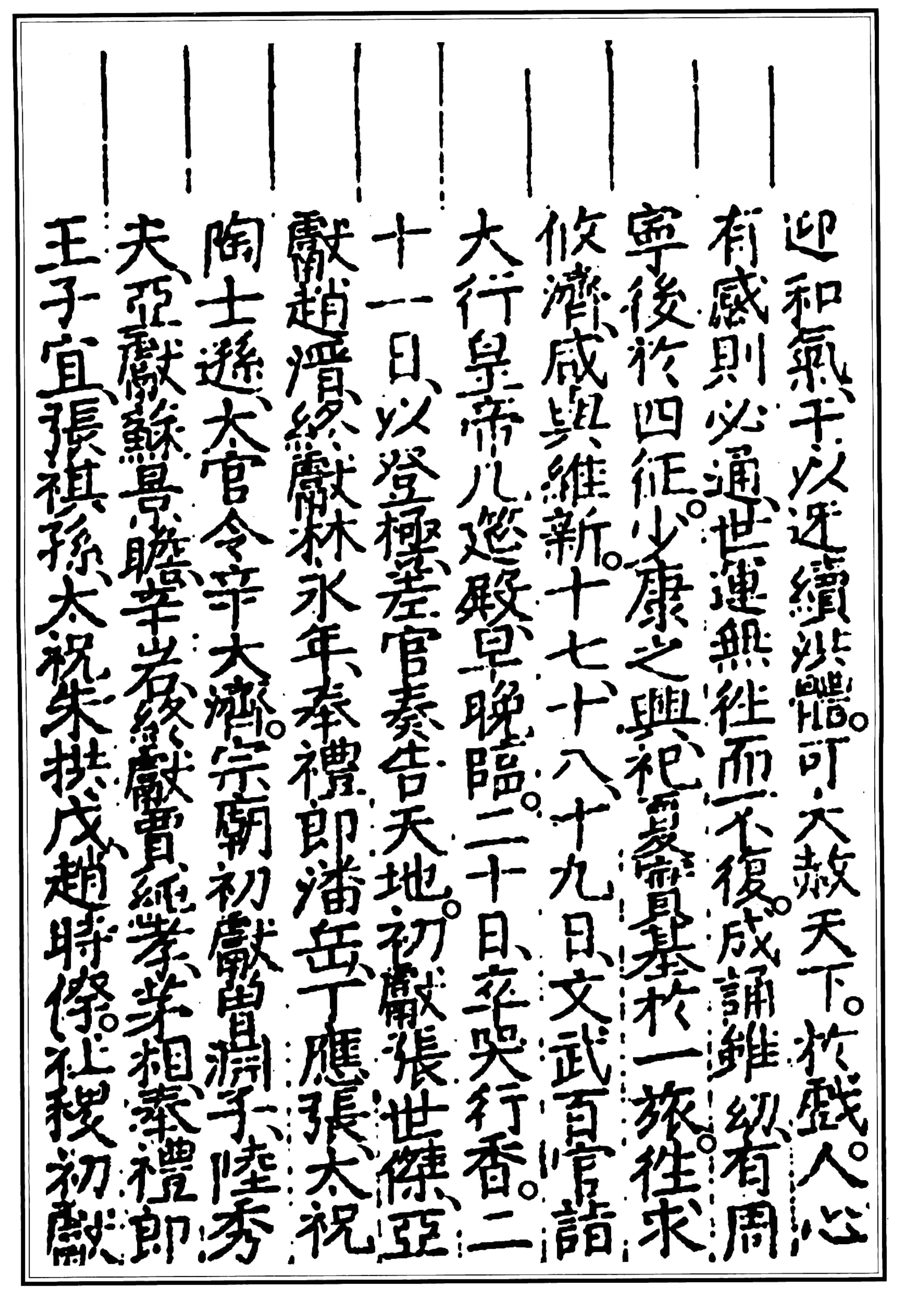
抱惧慚而衷虜無厭、旁侵甚惡。海將浮遊瀕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為之一擺、神明援於既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响其巳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古以遠離、樂非不良、數不可違。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式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又繫本根。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



不用過哀、梓宮毋得用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朕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尚竭至忠、共持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祥興

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既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日守以仁。藐茲眇沖、遭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群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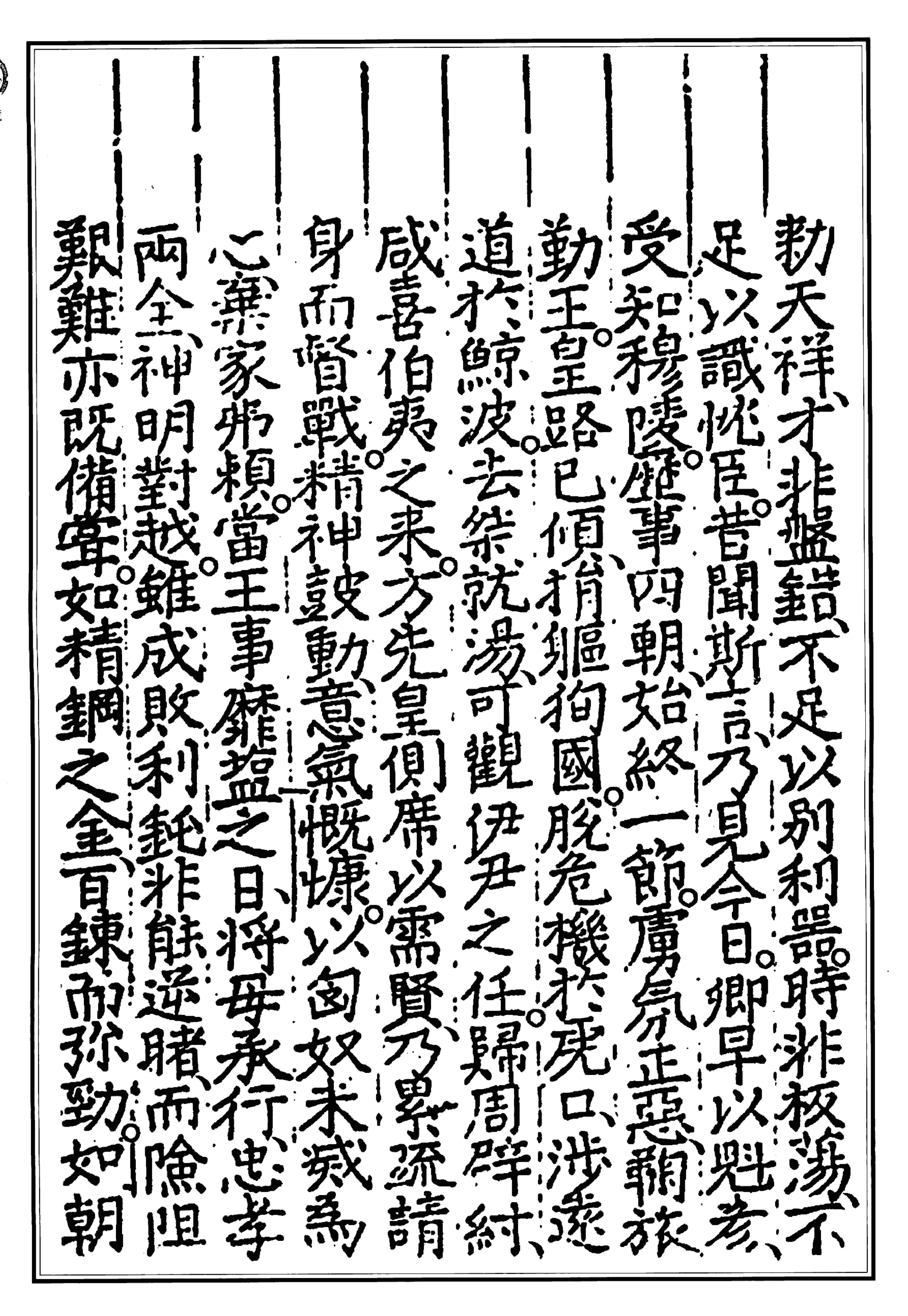
大投艱，不應後志。除宄剏址，惟懷永圖。托於神明，辰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啟憂、當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亟不其延。日月為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孫猶幸僅存，壹使為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讎。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況斯今，予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并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于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于以導



迎和氣于以迓續洪體。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維綏有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二十日立哭行香。二十一日以登極差官奏告天地。初獻張世傑亞獻趙潛終獻林永年奉禮郎潘岳丁應張太祝陶士遜大官令辛大濟。宗廟初獻曾淵子陸秀夫亞獻蘇景瞻辛岩終獻賈純孝辛相奉禮郎王予宜張祺孫太祝朱拱戊趙時傑。社稷初獻

蘇劉義亞獻，劉鼎孫終獻，趙崇[illegible]禮部郎中傅半千、曹郃、太祝徐天麟。二十二日，内批百官議謚號孝恭仁裕懿聖濬文英武勤政皇帝，廟號端宗。

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加上尊號。本傳云：五月，公始聞端宗皇帝崩于化州之碙川，今上即位，以明年為祥興。初三日，碙川神龍見祥，臣庶咸懽，合議：優異碙川，可升為祥龍縣，置令、丞、簿、尉，隸化州，免租稅、諸色科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内批：文璧除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六月，公規入覲，為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便奉表起居，仍自劾督師罔功。降詔獎諭，詔曰、



勑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别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忠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彦、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屬氛惡覇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狥國、脱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為心、棄家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毋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

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赤烏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恩。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俟來候吏，盡覽封章。爲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惓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耻除兇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渢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濼遥郡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杜滸帶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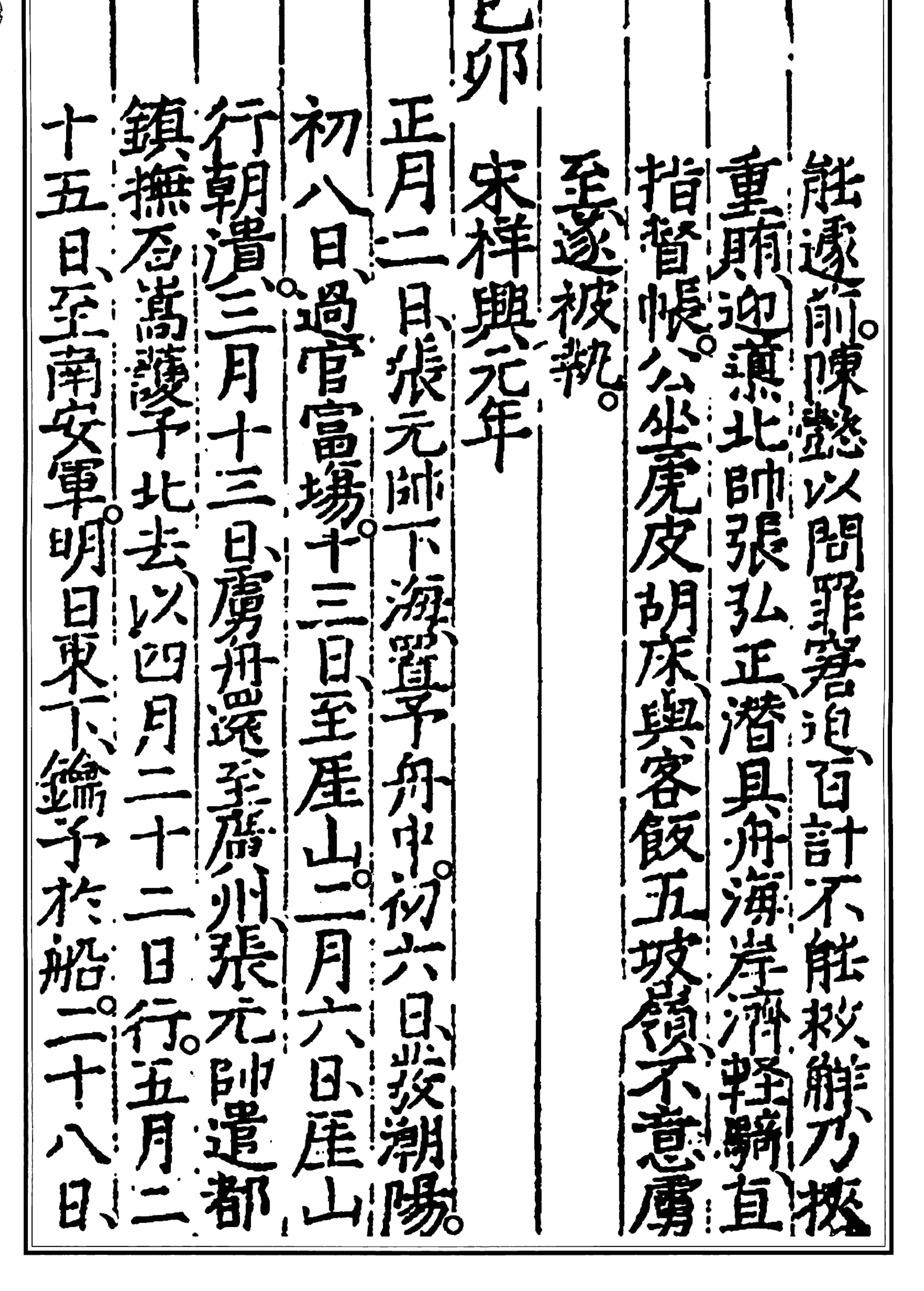
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鄒䃗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陳龍復帶行兵郎、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從範帶行閤門祗候、同都督府計議官、丘夢雷、林琦、葛鍾、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同都督府准備差遣。旨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梅三郡並已收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内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官、權知循州，李英俊帶行閤門祗候、差梅州通判、暫權州事。旨特依奏。文璋帶行大理寺丞、知粤

武州。公欲移軍入朝、優詔不許。公欲入廣州、凌衆王道夫始復廣自怨悼、公感重陽遺册、迎中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道占城、世傑以樞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蓋諸大將嘗受宜中超擢、樂其寬縱、忌公英氣、或以副貳受節制、意不便其至。八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賢氏齊魏國夫人、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百兩犒軍。公以書抵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遁荒、制詔勑令出諸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相拒。秀夫太息不能答。時同督府疫死者數百、



公亦数病。九月六日、母曾夫人薨、旨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人號五虎、本劉盜、據潮州、数叛附、人苦其虐、又不聽命、省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殪凶攻逆、稍正天討。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莒即墨也。劉興爲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数郡、恐喝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嶺、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

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虜健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虜營、踴躍請劍。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且天祥見伯顏高亭山、吾嘗在傍。遂以平揖相見、敘間闊如客禮、蓋歲除前三日也。先是遣鄒瀏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



能遂前。陳懿以問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辭乃挾重賄迎導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督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虜至、遂被執。

己卯　宋祥興元年

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護予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鎖予於船。二十八日、

至贛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伍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囚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予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果傳樞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兵馬司、枷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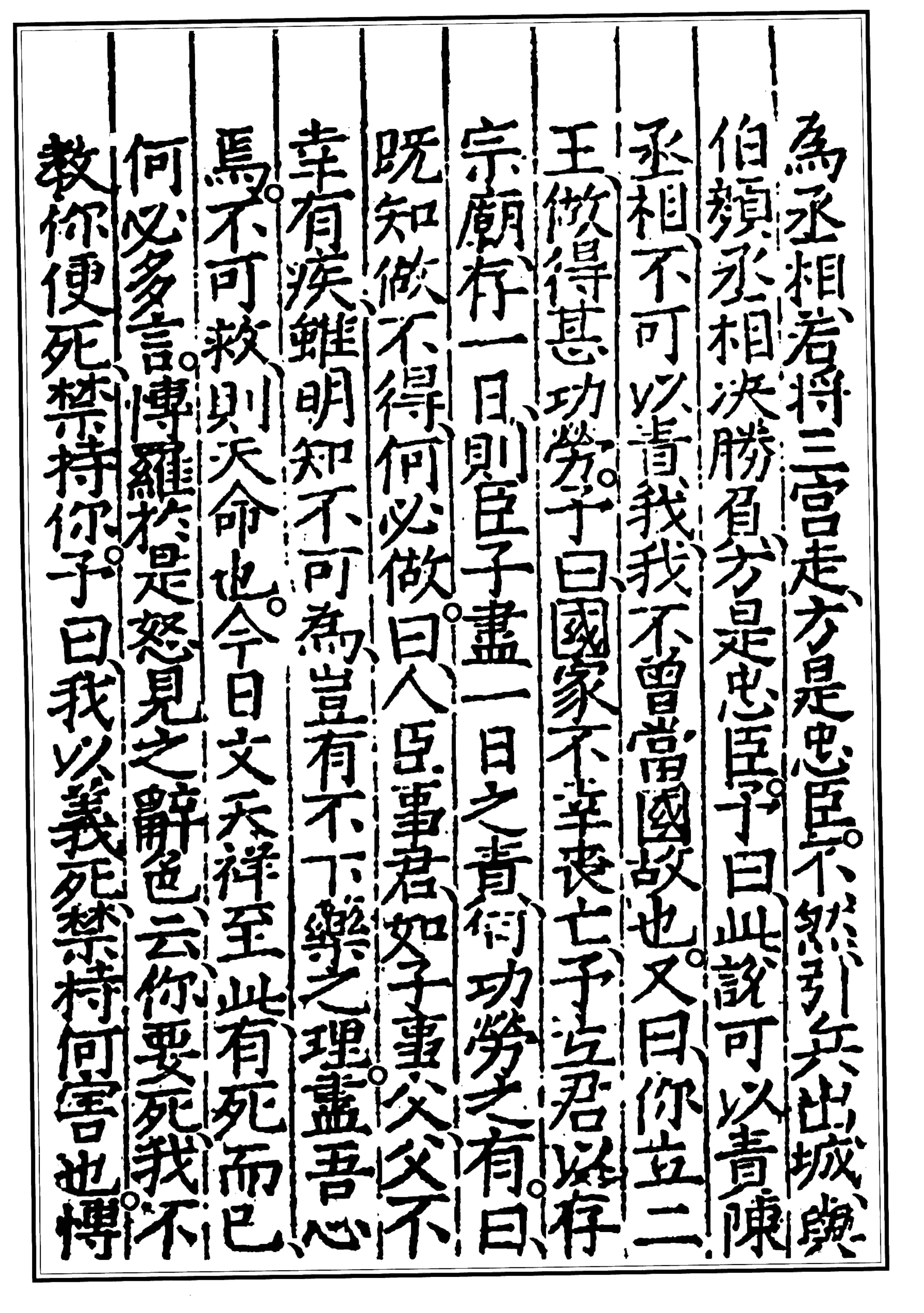


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爲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脱柳，惟繫頸以鍊，得出戶負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挐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

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自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為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幸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為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汝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

否乎曰、謂予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顔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為去之之。問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是忠臣乎。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别立君、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

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為辭。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你既



為丞相、君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説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

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即見殺乃囚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宣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一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逐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去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



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太畧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己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小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於明皇。卻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

傳啓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呂氏是平，勃諸臣所立，實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鄧傳云：正月十三日，至厓山，張元帥索公書諭張世傑降。公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強之急，乃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二月六日，厓山潰，公不勝悲憤，作長歌哀



之南北傳誦。三月十三日，還至廣州，公曰：「俟北方生殺之命。」弘範於公禮貌日隆，盡取公所亡妾婢僕從以奉之。十四日，弘範置酒海上，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公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爲忠孝，誰復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弘範爲之改容。是日，弘範具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奏於

朝。四月十一日、使臣還、言上有誰家無忠臣之歎言今善視公以來。公曰使予死於兵、死於刑、則已矣。而萬里行役、不得逃焉、命也。或曰、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誘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爲是非哉。二十二日、北行、與厓山朝士鄧光薦、偕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石嵩與襄家反議、出江西、應募奪、遂鎖公於船。公即絕粒、爲告祖祢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公將以心



事自諸幽明，即瞋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公且行，忍死以待。既至豐城，忽有見孫禮在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飯已，送之豐城岸，從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公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公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盡從容以就義乎？遂復飲食如初。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僅存一人，曰劉榮。六月初五日，至隆興，觀者如堵。北人有駭其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二日，

至建康。十三日，鄧光薦以病遷寓天慶觀就醫，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奪公江岸者，不果，以弘範命兵衞來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11]，公至燕，供帳飲饌如上賓，公義不寢食，乃坐達旦，雖示以骨肉而不顧，許以宰職而不從，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公。公至，則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為誰？公云：聞人云宰相來。馬云：知為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

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公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欲殺公而上意及諸大臣不可。張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故因之連年。冬於獄中遇靈陽子指示大光明正法。公自謂於死生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時有超然忘世之意。公獄中與弟書曰廣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繫吾足於是不食將謂

及吉州則死首丘之義也。乃五月過吉又三日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尚在江南或尚有生意遂入建康君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盡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惆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下之從衎枷頸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月吾舍生取義無可言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盡絶筆也。

庚辰

是歲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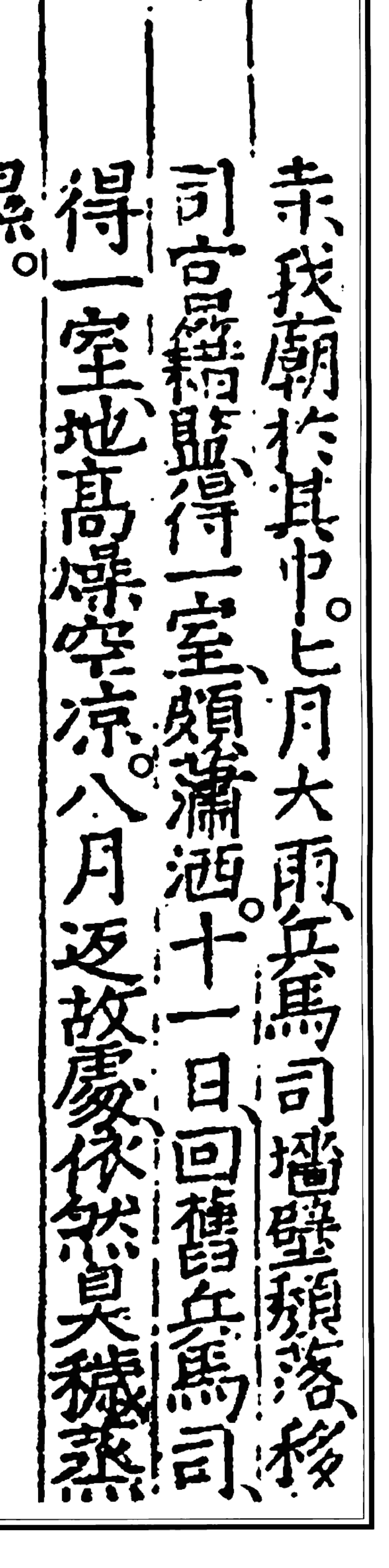
五月、弟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奏、其略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即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璧、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子歸附底。上曰、是孝順我底。

辛巳

是歲四。

正月元日、公爲書付男陞、公在縲絏中、放意文墨、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爲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爲絶句

二百首，且為之敘。其詩自五年至金陵為一卷。自吳門歸歸安，走淮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璧。婦夏、璧與孫氏妹歸，公翦髮以寄，不訣。與弟書曰：灃廬之西，坑有一地，已即元渭陽所獻，月形下角穴第，茂露非其正。其有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對之。陞子嗣續，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為悲痛，吾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建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



隶我廟於其中。七月，大雨，兵馬司墻壁頹落，移司宮爲籍監，得一室，頗蕭洒。十一日，回舊兵馬司，得一室，地高爽空凉。八月，返故處，依然臭穢蒸濕。

壬午

是歲春，作贊，擬終特書之衣帶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决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絶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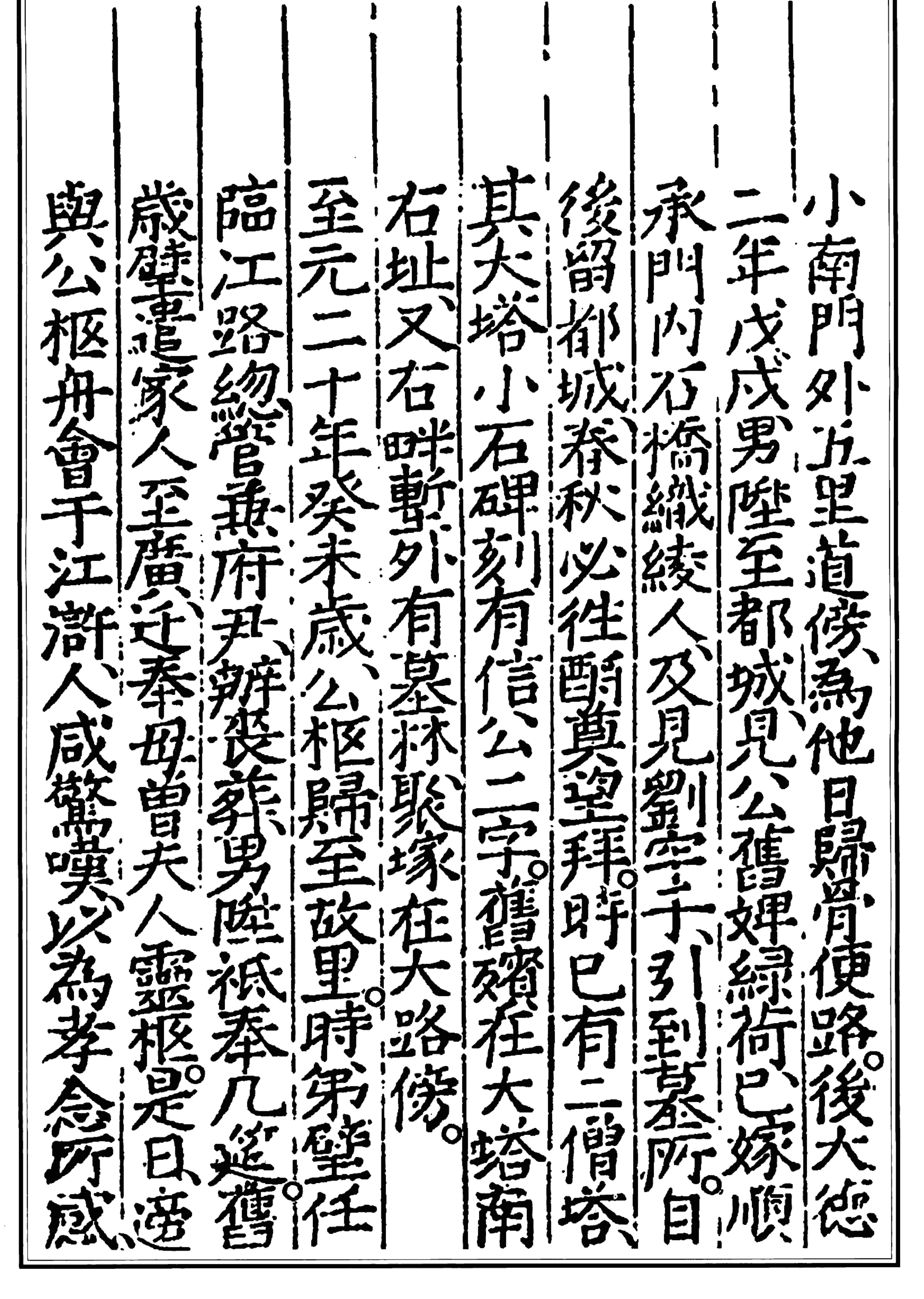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臥病發熱、右臂穀道傍患癰。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有。當是時、南人仕于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爲黄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畧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積翁等以書諭上意、公復書數年于兹、一死自分、舉其平

生而盡瘁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翁又奏其署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因而禮待之、亦可爲人臣好樣子。上默然久之、曰、且令千戶所好好與茶飯者。公聞之、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積翁乃不敢言。公死後、有以危言撼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言者遂止。積翁累以銀物餉公、福王與芮聞其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耶。餉以銀百兩、屬積翁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

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户奉事之尤至。麥述丁參政當開省江西、見公出師褒動、每言殺之便、又以公罪入、下千户所收其棋、並舉畢書冊。初、閩僧妙騰號琴堂、以談星見是春進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群臣有言瀛國、公族在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幼主、要來取文丞相。又有書于櫝者曰、兩衛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曰、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大臣議所謂丞相、疑為天祥。太子得櫝以奏、京師戒

嚴迓趙氏宗族往開平北。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公堅立不為動。上使諭之、其畧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戶所。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麥述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

以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時連日大風埃霧、日色無光、都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隣不得往來行、不得偶語。時翰林學士趙與票以宋宗室亦被監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聞門外弓馬馳驟聲者久之。人競究窓窺、乃是出丞相。頃之、又聞馳騎過者。及回、乃聞有旨教再聽聖旨、至則已受刑。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柩葬于都城



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為他日歸骨便路。後大德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婢緑荷。已嫁順承門内石橋織綾人。及見劉字千。引到墓所。自後留都城。春秋必往酹奠望拜。時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塔南石址。又石畔塹外有墓林聚塚在大路傍。

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璧任臨江路總管兼府尹。辨喪葬。男陞祇奉几筵。舊歲璧遣家人至廣。迓奉母曾夫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江滸。人咸驚嘆。以為孝念所感。

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葬師則吉水王仁山也。塋廬墓三年。世傳吉州太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喘騶徙，甚盛。即而覩之，乃公也。既而聞公死，諸老驚精，語曰：公兩任贛州提刑，去往贛江水泛溢。其勦上召募，江泛溢尤甚，師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暑，喜溪浴，與奕者同于溪，於水面以毯為枰，行奕決勝負。他人久浸不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

日旱暮或取酒炙就飲啖。是雁神物出世。没而爲神自其常也。潭是後又深黒不可測矣。公平生嗜豪爽以其危險制勝奇絶者命名曰玉曆金壽至單騎見廣爲四十局勢圖忘識其出處始來玉曆盡公所居山名也。又傳公方爲童子時游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而下職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之竊嘆曰没不俎豆是[13]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志氣素定、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鄧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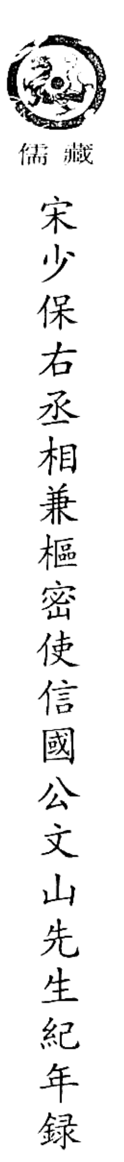
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揚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星，序列祠于先賢學士。既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貫齋李芾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益為五忠一節云。

歐陽夫人被虜後，即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數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栖真觀。日請一正一從分例。其女婢曰蘂哥。大德二年戊戌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養。遇時節，夫人輒咨嗟，囑舊隨家奴故陞亦為辦肉食品，邀鄰嫗



伴坐。諸士大夫謁拜所餽遺、令女侍尋妝貯、不他用。大德七年癸卯臘、至寧州、時從子陞子任寧州判官、寧州兌知事以夫人歸爲不應、赴陳草菴宣撫陳狀、委南康李清之推官臨問。陞子以夫人所受公主懿旨、高唐王鈞旨、所與路引及支給口食文憑呈之、李爲惻然、事遂消釋。明年、歸故里、凡親友餽遺、仍尋妝貯之。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祇乞保庇、擬建靈寶醮以謝。又叩佛氏乞保底、擬建水陸齋供以謝。寓豐州、累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祠佛

之賜、合以巳所得餽遺、正月元夕酧道醮、二月八日酧佛供畢此心頓、即死瞑目矣。二月望得痰疾。越四日、家人諸婦侍疾、聲聲語平昔事如常時。問浣婢索衣上舊香囊、浣婢見損汚甚、已棄之矣。急拾至、夫人持示、諸人曰、此伴吾未嘗須臾離也。瀋啓時、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於地下、爲無媿也。須之、命諸人退、俟吾少休。諸人候窓外、聞伏枕痰響、就視則氣已絶、實大



德九年乙巳歲二月十九日也。葬富田南二十里洞源。

郴小娘從公主下嫁趙王沙靖州，大德年間殁。

環小娘從公主下嫁岐王西寧州，弟姪輩間得會于都城。至正元年辛巳歲，猶傳聞其居河州，養老皆無所生。

校記

①繫：當作「擊」，見《四庫全書》本《文山集》卷二一。

②日：當作「曰」，見右引書。

③謂：當作「謠」，見右引書。

④曰：當作「日」，見右引書。

⑤「舊」下當有「也許」二字，見右引書。

⑥正：當作「王」，見右引書。

⑦圓：當作「圍」，見右引書。

⑧石：當作「右」，見右引書。

⑨前：當作「則」，見右引書。

⑩乃：當作「追」，見右引書。

⑪池：當作「扼」，見右引書。

⑫小：當作「少」，見右引書。

⑬是：當作「其」，見《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

⑭且：當作「旦」，見《文山集》卷二一。

⑮有：當作「右」，見右引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90
页数=890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521
SS号=1236558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5.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